

楊

文

懿

全

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蘇文壺

全集

序

鄞楊氏世家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土諺曰
楊家隴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鏡川
先生則西楊也其大父栖筠先生與黃南山以道德相
契鏡川猶得親炙之父梅讀先生通易經博覽百氏書
故鏡川又與諸弟皆傳其學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入翰林是爲景泰二年官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
府丞其學篤守程朱蓋得南山之餘緒四書五經各有
私鈔則取歐陽永叔六經非一世之書之說又采王魯

楊家譜序

一四
約原序本

齋書疑之旨以爲九籍者初或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
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
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乃欲
盡信而悉明之其傳本之錯譌重闕而必巧爲之說委
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程朱歐蘇正之補之未盡者
寧無望於後人乎則鏡川之學其疑古者歟又觀其私
鈔解曰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
生其後者若眞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
而其說反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洵夫歐陽永叔所謂以

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者
矣私鈔若干卷壽鏞未之見顧全謝山稱其深造實踐
又稱其就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立異於先儒也今讀
其文集其大者如尊經閣記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臨海
縣學記與胡憲副書黃南山墓碣銘次如農鳴醫喻醫
評與陸太守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其裨於風俗人心者
豈淺尠哉若夫立朝侃侃侍經筵啓沃尤多其言論著
於邑志傳中更可見其一斑與張主客論倭貢獻書歷
言自唐以至近代爲中國疥癬蓋知我國中之虛實山

楊文懿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川之險易得閒則張其戎器不得閒則陳其方物履霜
堅冰於數百年以前而孰知其禍之不僅疥癬乎先生
之言蓋窺之於微矣集旣殺青因縱論之民國二十七
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楊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府丞鏡淵先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尙書諡文懿公疾革命其弟守陟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邁六秩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歿殆十年守陟幸

楊文懿公文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遇覃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卽能領悟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撮

取議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
茂仁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
鈔奏議詩集今於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繕輯以
圖續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旣成以書來欲得序
而傳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
木蕃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
變化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閒則已目眩
神惑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
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

楊文憲公文集

序

二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如求貨寶於山海之閒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
陟天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
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恩念祖德圖聖
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尙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
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陟與茂元等尙圖所以繼
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弘治十二年九月朔旦弟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守陟謹序

晉庵稿序

始余方孩嘗作吟詩聲或謂爾秀才邪則莞然而若應其後家人屢詔之曰爾作秀才卽爲吟聲如初甫能言或口授以書一二過輒成誦五齡就家塾師先大父日記數百言於是六齡而學對句九齡而學詩歌十三而學舉子業十五而學古文爾後數歲雖先大父恆謂詩文爲學者之末務不以專命余又多疾疢不獲恆學然已有作成一囊矣十九而游京師數載歸食於家亦數載皆肆力於義理之學而其隙又習所謂舉業者然於

古文詩歌亦閒作焉散逸之餘僅存數百首錄之曰晉庵稿當是時方銳意於自昭之功而妄覲康侯之業故號庵曰晉而因以名稿焉二十六而舉於鄉所作殊寡明年忝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意將盡讀中祕書博采而精擇之然後發爲文章以追古作者而性實懶拙加以人事與私計之驅迫且僅期而以愛去矣其閒所作亦僅數百首錄之稿末而少時囊中之作悉雲散烏沒不復能記憶蓋棄之久矣今年春過守唐宗兄所偶取案中一編閱之則宗兄所錄吾之少作僅什之三

四舉無足觀者既爲攸爾發笑而童稚之志與其往還之區游居之侶粗具於是又爲之喟然而興嗟況失之於數十年之前而今復得之恍然若見夫舊交故僕於流離喪亡之餘雖其人無足道亦不能不顧恤之也迺搆歸重閱焉則又歎曰是固不足觀矣然近日之作與是亦何有大相遠者乎要之均爲覆瓿物耳去彼取此何其偏也乃錄之稿首嗟夫自童而冠而壯歲月久矣自鄉而京而臺閣師友眾矣而今昔所作無大相遠者則德業之不進可知也況今重憂屢病困窮拂抑之極

神志荒耗舊殖且落其能有加於昔乎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此昌黎之所以自訟也古之人少而騰異者長必有聞若胡致堂乳而夜啼鐙書示之則止白太傅始生七月能展書識之無字百試不差胡文定初能言母教以韻語兩過能記後或以道鳴或以文顯皆可謂不朽者矣余雖不敢擬古人之萬一然其少時亦頗異於凡兒也而今迺若此欲冀他日不與凡氓同澌盡而無聞也難矣此余所以赧然而慚悚然而懼惻然而永憂也雖然仲尼不云乎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今余年未至，猶可勉而進也。贈我名
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書此於集稿之首，以
識余感。且以見余志之有在，而須後日之成，何如云。
天順元年龍集丁丑，十有二月，吉鏡川子書于敬梅軒。

桂坊稿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
所著詩賦銘贊序記碑誌論說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
曰桂坊稿蓋爲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
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爲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
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
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
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悴乃
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其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

楊文公集

序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爲然衢童里婦肆口而
成亦皆典麗靖深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
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
仲舒韓愈歐陽修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
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
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
以有本而然邪先生以絕世之資而生當聖明之世其
氣充其學正自其少時爲科試之文已夔出流輩弱冠
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讎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

儲宮歷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而所學益博自六經諸
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其要而於所謂道者
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周邵程張之淵
源循董韓歐陽之槩獲其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
於行陣之間其意度閒雅如朱絃赤舄周旋於殿陛之
上其闕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滴乎茲
乎而不可狎翫也先生所自得者非子所能知然卽其
文觀之其深且粹矣乎子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馬
石田皆有志於修辭矣而於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峯
皆有志於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脫語錄之餘習求其華
實相副如先生之文者豈可多得哉先生不予鄙屬爲
之序辭不獲命乃述所嘗論者於末簡庶使讀先生之
文者有以探其本云

成化二十年歲在甲辰秋八月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盱江何喬新書

奉觀桂坊稿累月雖未能盡作者之意然亦閒有所得
恐遂遺忘輒用批點其所得者直猶鼯鼠之飲河取足
充其腹而已其餘安知非他人之深所取而大所服者
哉近世之文出天資者或歉於本原由學力者或傷於
摹擬僕雖識其大端亦兩病之莫能通也讀執事之文
乃知天資之美學力之邃交舉互用出乎等夷而文兼
取博求不以所有者自足此其成一家言可與鳴一代
之盛而識者猶謂其格君華國之大用未竟焉天相斯
文遂將壽執事而昌其詞於稽古右文之世哉歲晏天

楊文藻公文集序

入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寒旅宿蕭寺呵凍展讀每懼卷終然尤以束裝就道之
餘不能盡發執事之藏以卒業請益爲可憾也

弘治紀元龍集戊申冬十一月晦日新安程敏政題

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謂歐陽公知政教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二因筆之書以詔學者真不易之論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皆是物也岐之則爲異端爲小技學非其學而不得罪孔子之門者幾希我高廟以聖武起南服滅胡元還中國古帝王之政教於一旦列聖相承道化益隆士習益純以備自洪武以來鴻生碩儒後先相望而鏡川楊先生起近代文名滿天下尤以道德爲志功名富貴無足動其心蓋先生

楊文公集

序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栖芸先生得慈湖心學之傳至先生益大發之遂取高科入翰林三十餘年凡朝廷稽古代言之事必與執筆有諷有規不爲譁世取寵之作侍經幄則正言不諱總史事則直書無隱典文衡則因言考行收士最多而羣從子弟得於家庭以經術發身擢魁元官侍從服金紫者六七人先生退食自公以詩文自娛而重以天倫之樂不自知其身之在散地迫晚境也遇今天子登極恩始自學士進拜吏部侍郎於是年六十餘矣感上之知首進讜言屢騰辭牘上眷留之至

再至三人以是知先生之文誠有志於道德而不苟爲
空言者與先生不鄙棄走每有所作輒以見示走實不
足副先生之知而先生以其所著金坡稿若干卷俾序
其首走得而讀之曰休哉是所謂文焉者乎其體裁不
一一主於理不求合於時好蓋嘗僭評之其論政也首
格君則可以位丞弼其論財也究民瘼則可以爲計相
其論兵也悉邊務則可以督元戎其論刑也急洗冤則
可以當士師其論法也先去讒則可以總憲度誦其文
而未識其人者必以爲有魁梧不可狎之姿有懸幹不

可窮之辨有橫逸不可羈之才而先生德容粹然接引
後學惟恐不及言必中倫動合繩矩蓋其所志以道爲
腴而飽乎其德故其所蘊者深而粹所發者正而昌視
世之規規於求工以爲技者固霄壤之異哉今天子曰
勤聖學益明習天下事欲使政教出於一如古帝王之
盛而先生年益高德益劭位益尊其文之所發必蔚乎
炳然於大制作大政令之間所謂道德文章之不二者
行當大被於天下後世又不但如茲稿所存者而已顧
走方以庸猥見屏於時其言不足爲世重輕而先生命

序不已然使異時讀者開卷之際謂走之無似知頌先生之文若此聰明才辨之士鄉仰歆慕從可知焉雖不慚而序之可也先生所著別有諸經私鈔皆擴前賢所未發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將輔朱傳行世不在集中

弘治二年歲己酉春正月下濬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致仕新安程敏政序

楊文懿公文集目錄

卷第一

晉庵稿

致知銘

力行銘

持敬銘

割錦類編序

送高君序

戒酒箴

瑜瑕硯銘

求放心銘

窗左銘

窗右銘

雙柏詩引

金盃辨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畧刊本

家藏書目序

稽古韻略序

鈞玄類聚引

知人箴

論穆公用孟明

四維辨

無逸賦

巨石硯銘

覺怡壽堂詩集

送嚴司務序

閒中清玩序

卷第二

鏡川稿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三禮私鈔序

風木賦

遊招寶山記

祈晴有感詩序

存仁堂記

一善堂銘

送王生寧序

柏隱軒記

大學私鈔序

中庸私鈔序

論語私鈔序

孟子私鈔序

送呂彥成歸天台序

卷第三

鏡川稿

樓臺公文集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勉繼家聲軒記

蕙江八勝記

筆說

張德宏字說

五經考證序

尙書私鈔序

送李持序

玩易軒記

雲錦堂記

與馮汝止書

送楊時望歸嘉禾序

金氏定新宅記

復錢廷珍書

卷第四

鏡川稿

農鳴

說舟送陳存敬會試

送吳生瀾序

與陸太守書

醫評贈鄭謙叔

書成御史墓銘後

退思堂銘

醫喻

花香竹影軒記

陸儀吉字說

五馬朝天賦

卷第五

鏡川稿

吳山送別詩序

送孔生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徐生昇序

詩私鈔序

私鈔解

新鈔周易本義後序

書重鈔標題四書後

思訓堂記

心遠軒記

祭陳存敬文

昌陽傳

卷第六

東觀稿

叢林一覽序

少詹事劉公哀頌

五松圖賦

送徐教諭序

百耐庵賦

倦游辭

祭李祭酒先生文

跋褚遂良所臨禊帖

硯山志序

儋州盤石街記

送湖廣左布政使錢公序

送南昌倅虞君序

送陳士賢詩序

送進士徐君明德序

雪寓解

送彭教諭序

卷第七

楊文藻文集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觀稿

王時暉哀辭

送陸生珩歸吳興序

送陳指揮襲職序

題憶松堂卷

王巖周氏世譜序

送劉知州序

諸暨江東廟碑

送成先生序

送南京主事何君序

南京右僉都御史張公行狀

祭張僉都文

刑部郎中鄭公哀頌辭

永貞堂詩序

贈刑部主事毛公挽詩序

卷第八

東觀稿

北窗八詠賦

復趙郎中書

書先君子除夕詩後

題承德公手澤卷

木庵記

賀御史吳君輿璧陞大理寺丞序

戴廷輝墓誌銘

送張順孫歸鄆陵序

送御史滕君良輔擢副山西按察序

楊文公文集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水部主事倪君序

阮大河傳

茶酒說

胡氏族譜序

西塾觀書詩序

西澗戴先生墓誌銘

卷第九

東觀稿

漱玉軒記

鷺車閱武詩序

一松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送劉參議序

農樂記

賀章生元益中鄉舉序 送漕運參將楊侯序

贈侍講學士呂公哀頌辭

龍游縣通駟橋記

送太守張邵齡述職還巖郡序

梅溪處士挽詩序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卷第十

東觀稿

送王充獻陞山西憲副序

楊文舉文集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越勝覽序 南溪潘氏族譜序

湖山歸隱賦 夫子畫像贊

柏庵吳處士墓誌銘 集義堂記

童君原璞壽詩序

賀素軒魯公封戶部主事序

雙桂堂記 送鄧淳安序

送徐天錫赴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序

卷第十一

東觀稿

擬招辭

貞齋記

送尙質司卿凌君尙義使安南序

贈進士張暉吉序
桑榆晚趣詩序

怡愉樓記
處士王君墓誌銘

怡善翁挽詩序
送武昌同知馮君序

送福建參政許君序
徐節婦傳

送劉君仗和赴浙江憲副序

與錢學士書

卷第十二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觀稿

雪航稿序
迎碧軒記

順庵處士墓表
送方伯熊公致仕序

贈禮科給事中官君志仁序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復陳修撰緝熙書

送湖廣參議劉君序

送嘉興郡守楊君承芳序

河梁餞別圖賦
書舊易義後

贈田大理序

故南京刑部員外郎郭君挽詩序

卷第十三

東觀稿

栖霞先生小傳

送陳先生序

送連帥陳侯彥章序

胡允恭挽詩序

與柯孟時求志喜集序書

封編修王先生哀辭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騰霄之任序

送廣東憲副徐君之任序

楊文公文集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江西僉憲陳夢祥序

送張伯遠貳令懷安序 惜良玉賦

送戶部張郎中之萬全序

長齡鄭氏世德家乘序 懷德堂記

陳太常誄

卷第十四

東觀稿

送羅太史序

送南京駕部主事范君序

送瑞昌王大尹序

送浙江憲副楊公廷獻之任序

瑤林醉歸圖記

送張時用尹陳留序

祭趙學正先生文

送王進士令嘉興序

祭桂公瑞文

毛憲使贊

與江元勳書

耿檢討裕畫像贊

縣畫解

秋官主事丘君時雍歸觀序

與劉欽謨書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第十五

東觀稿

跋晦翁與趙子蒙書

贈南京戶科給事中蕭君序

送江西僉憲張君序

送戴大尹序

送游大昇序

勉庵賦

與王惟臣書

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孔明自比管樂論

南園趣詩序

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過侯墓誌銘

送河南憲副高茂卿序 送方必明序

贈御史鄧君崇正序 耕雲處士傳

卷第十六

桂坊稿

送劉君仗時知東鹿序 送林貳守詩序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贈御史姚仲遠序

石鐘山銘 送閻憲副何廷秀序

楊文憲公文集 目錄

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送劉大參序 壽王處士詩序

送董國器憲副序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送曹以誠序

卷第十七

桂坊稿

毛宗吉傳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賀御史閔朝瑛被敕命序

澗水長清圖詩解

張秋賦

遊天竺山記

莫玉堂洞記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馬處士墓誌銘

新刊性理文錦序

慶太孺人壽誕記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上梁文

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卷第十八

桂坊稿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二

西明館書
約園刊本

重興上蔡書院記

重建文明樓記

時處士墓碣銘

交游翰墨序

劉少卿紹和畫像贊

祭張暉吉文

重鈇誠意伯文集序

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送任僉憲序

與柯孟時學士書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送山東參政陳君時莊序

卷第十九

桂坊稿

愚軒箴

送廣西參政程君用元序

送楊朝重序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送趙生玉序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兼大理寺卿程公

楊文憲公文集

目錄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序

承恩歸侍圖序

祭毛士廣文

題東巡卷

孝節堂記

送陳叔玠序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開州察院記

宋禮部尙書黃公畫像贊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卷第二十

桂坊稿

策題

應天府鄉試錄序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新化縣學記

送沈大參赴河南序

樊山八景記

送吾景端序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大壽字記

題南齋魏尚書詩後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送李太守序

贈御史張汝欽序 東墅倡和詩序

卷第二十一

金坡稿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姚冢宰誄并序 麗澤會詩序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

誌銘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桃源春雨圖記

送刑部尙書陸公致政序

送胡僉憲序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故汪御史挽詩序

卷第二十二

金坡稿

石阜壽藏記

送范參政序

東山樂丘銘

丁太夫人葛氏墓誌銘 武邑縣學文廟碑

楊文藻公文集

目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商夫人輓詩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復魏知州瀚書

玉山縣學重修文廟碑 雲陽弭盜詩序

尊經閣記 示茂元書

謝張布政書 謝杜布政書

故華孺人墓表 適野軒跋

題江山無際圖後

卷第二十三

金坡稿

來鶴亭記

甯布政像贊

臨海縣學記

祭從姪茂亨文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

銘

與胡憲副書

送郡教鄭君序

端硯銘

卷第二十四

金坡稿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文舉公文集

目錄

十五四明叢書

鈞園刊本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遊雪竇山記

對鷗閣記

朝天倡和引

題雪景圖

紫袍玉帶硯銘

曾編修畫像贊

半林記

貞則堂頌

國子助教司馬君墓誌銘

祭王僉憲文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大理寺右評事王君墓誌

銘

誥封宜人邵氏墓誌銘 與黃行人書

贈余助教習

卷第二十五

金坡稿

七元文會詩序

徐太守更字解

詩壇雅韻序

大明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道碑

歸榮堂記

祭張邵齡文

內簡尺牘序

楊東隱全集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鈎園刻本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贈主事戴公挽詩序

祭錢克明文

陸處士墓表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卷第二十六

金坡稿

大盆石記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誌銘

復何布政喬新書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策題

順天府鄉試錄序

大益石後記

小湖山賦

送潘栗夫序

鎮閩臺記

周易本義直講序

卷第二十七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與吳尙忠書

重興汝陽縣學記

齊東縣漏澤園碑

送南京刑部尙書張公序

楊文懿公文集

目錄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庵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彭文憲公文集序

復尹侍郎正言書

獅子贊

三世承恩圖詩序

祭楊時望文

擬會試錄序

彭學士真贊

卷第二十八

金坡稿

中嶽廟碑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甘州布政分司記

送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送少參沈時暘序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

誌銘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誌銘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神

道碑

惠民渠記

江孺人壽詩序

與彭彥實簡

楊文齋公文集 目錄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朱廷璧

卷第二十九

金坡稿

故國子盧君墓表

忠愛集後序

園趣存稿序

明宣義郎節庵章公墓表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後樂園記

風憲說

復儲保余世英書

送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詩

序

伐老柳賦

恤民亭記

卷第三十

銓部稿

徐奉政誄

題剡源先生手札後

書駕部主事范君時澤墓誌後

四友亭記

賀甘肅行太僕寺卿錢公致仕序

楊文公集

目錄

十九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一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晉庵稿

起壬戌正統七年盡辛未景泰二年自十八歲至二十七歲所作

致知銘

人欲求道先致其知博學審問明辨慎思自心而身以至萬物表裏精粗無一敢忽窮彼萬理會于一原是謂知至可希聖賢

力行銘

人既知道當力於行始自孝弟尊師信朋至於百行無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不勉有過必改務遷于善日就月將不偏不息務底大成聖賢之德

持敬銘

惟知與行固爲學則必有主之乃致乃力丹書之敬堯典曰欽伊洛有錄考亭有箴口誦心持始終不易庶幾知行兩造其極

割錫類編序

予自少時大父日教以小學之道於書則先授之小學四書以次及五經親爲之倍讀講解而予力弱息微不

能高聲久讀但展卷默視一目下四五行不數過而已
然然踰旬越月則皆已忘之顧亦喜覽他書好爲五七
字詩餘未之學也年十三四始從澹庵呂先生學舉子
業嘗作義論下筆輒數百言不已先生頗稱許之他日
有先達覽而哂焉莫測其意後乃知義論必用四書五
經之辭方爲本色而予所用多雜以他書故見哂也蓋
舉子以語生見忌者自古有之矣逮今旣五六載猶未
改乎故習交友多規之而所讀五經遺忘殆盡每臨文
欲用其辭若招潰兵捕飛鳥收散失之珠璣落落乎其
難得也定省之暇因取五經并傳註分類而鈔之萃成
六卷庶可備臨文之採用耳蘇老泉曰繡繪錦縠衣服
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衣服則綈縉
之不若是編猶是也故名之曰割錦類編而爲之引

送高君序

世之有德藝材力者王侯將相可使輻湊于門才賢髦
俊可使屢滿於戶娃媼媿嬀之子可使雲萃於室輿臺
僕御可使鱗集而蟻附其他珠玉象犀田宅服用凡以
慊有生之欲而備身後之虞者皆可力邀而強取多積

而富有也若夫天地畀之父母生之寡者不可求而多
無者不可取而有智雖落天地力雖凋萬物亦莫能求
而取之者惟兄弟乎兄弟者同生父母之氣同長父母
之懷衣食寢處無一不同焉是骨肉之親非待外求而
人合也方其少時不待詔而相歡不俟令而胥愛所謂
良知天性者非耶及其既長則利欲蔽其良知物偽戕
其天性於是反以易致者爲難得視天屬不如人合矣
嗚呼三荆歎乎同株四鳥怨乎異林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故古之人之兄弟也豈有其被之歡別有陟岡之望
於善相推於惡相隱於宦達則相援於疾病則相扶於
患難則相死於喪亂也有原隰之哀而於復讐也不反
兵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雖有怨怒不替恩愛其情不能
以一朝忘也若夫急難則相恤安寧則相忘富貴則合
貧賤則離者是物類之不若也果足謂之人乎高君者
讀書達於古今孝友根於天性少與其兄相友人無間
言暨其兄舉進士京師君思之不置迺拏舟涉數千里
之遠來省問焉話南池之飲而詠西樓之篇既有日矣
迺幡然而南歸鄉之縉紳君子咸屬余言贈之余不能

文姑爲疏兄弟之義如此旣以美之亦以厲之庶古昔贈言之意云

戒酒箴 有序

余少頗嗜酒長而好學乃剛制之茲自京還里親舊招延往往至醉恐因是而德有不修學有不講故爲箴以戒之

於昭伯禹萬古垂憲而惡旨酒罔或沈湎曰余不臧幼且甘飲亦旣有知心恆懷懷人欲之萌投閒抵隙朽索弗維六馬其軼毋曰涓涓弗壅弗塞江河旣成悔之靡

楊文舉文集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糟焉成丘酒焉成池殞身之源亡國之基爰申明戒用警不德左顧右瞻朝兢夕惕飲至於三合歡而已毋或過踰沈湎弗恥同流滔滔予屹砥柱念哉敬哉追蹤伯禹

瑜瑕硯銘

瑜不掩瑕瑕不掩瑜玉之忠也端溪之產有瑜有瑕與之同也克掩其瑕以全其瑜惟子墨客卿之功也

求放心銘 有序

余歸自京師講學於林庵甫踰旬夜夢見一叟冠衣儼

蒲杖而立焉或謂余曰此康節先生也遂趨而拜之因請曰敢問學道之要何先答曰求放心再拜而寤余少聞家訓已知學道當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厲然性資庸愚復爲舉業所累學不能進嘗遊京師則又兩榮交戰勝負未決故至於今齒既二十有二矣而學視少時進不能以寸蓋由心之放也方此創艾而乃夢見先哲拜聞至言豈天牖其衷神箴其病俾之奮發淬礪專心一力以猛進於學而終造於道耶乃作求放心銘揭之壁上時覽而省焉

人之一心本居身內一念妄興放而在外雜出乎疇豚出於笠人則求焉收使復入至於厥心乃任其放不知求之使獸走壙千里萬里莫知其鄉淵淪天飛何聖不狂小子蚩蚩騎走南北心與之俱主嘗作客騎曰歸止心尙四馳惟學須靜擇幽以棲慕古儒先夢見其一誨以片言箴我百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務求放心以造於道惟心之放求卽在茲雖云在矣放已隨之惟敬惟誠無閒頃刻庶幾常存靡或他適將復其營萬卒聽令以守則堅以攻則勝嗟爾小子務師聖賢始是終是無

食爾言

窗左銘

爾祖縫掖爾父紘綆爾可弗學以忝其先學莫先於致知尤莫難於克己當秉燭以破幽必選鋒而攻銳見卓爾於一原養浩然以配義立正位而居廣居追千古而待百世庶有光於祖先而無愧於天地

窗右銘

爾談五經爾論五性爾可弗行徒文與佞意必誠而心必正過必改而善必遷日三省如曾氏躬四勿如子淵若用兵而決死如歸市而爭先內一德之無二外百行之咸全庶追迹於才傑而齊光於聖賢

雙柏詩引

子以瓦缶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其閒又得雙柏皆徑寸許亦同植焉輪月而玩之蒲則茂長矣而雙柏猶自若也噫柏之與蒲其材有大小固不翅千萬倍而同植於拳石之上豈其宜哉柏雖未爲大材其貞姿勁氣亦非蒲所能彷彿然不能與蒲爭秀其自若固宜也當是時一拳之石一勺之水柏與蒲俱也柏何以異於蒲哉

然吾見世之柱明堂棟大廈者大抵皆柏之材蒲固不得而俱也然柏之所以不能爲柱棟之材而迺與蒲伍者亦獨何哉不得其所故也使植之泰華之顛其能與蒲伍哉嗚呼天下之物不得其所者眾矣獨雙柏而已乎

金盃辨

少陵諸將詩有云早時金盃出人閒邵菴註引南史沈炯表有茂陵玉盃遂出人閒之語以少陵用此因避上句玉魚改玉作金余以爲不然杜詩引用故事若河內

楊文公集

卷一

七四明詩

一約園刊本

尤宜借寇恂者此正用之也若山陰野雪興難乘者此借用之也若羞將短髮還吹帽者此反用之也然皆仍其語耳豈有改其語而用之者哉觀其對雪用昏鴉字猶注所本其肯改玉盃爲金盃乎黃鶴注有盧充與崔氏幽昏崔抱兒還又與金盃之說事雖不經然亦玉魚之類也焉知其不借用之乎杜讀書破萬卷或他有所據則不可知當闕如也若謂其改玉爲金則今之學者皆擅易古語以強對已詩用黑以爲白更桃以爲李反西以爲東數八以爲七也亦何不可哉其不然也審矣

家藏書目序

余家在宋元時族擅富豪然亦多尚文雅而曾大考爲之尤累世所畜之書殆充棟矣國初法令方嚴一時故家大族鮮有不及者曾大考雖知幾獲免而亦爲重徭繁賦所困亡其故貲尋被訟獄之逼攜家避地委書於空室中多爲蟲鼠之所齧傷風雨之所泥爛鄰叟里童之所竊去其幸存者真泰山一毫芒耳吾祖暨吾父中興厥家百務倥偬而嘗以畜書啓後爲計亦未能遽如先世之畜之富也然積箱盈笥糞雜而無倫檢閱之際余甚病之乃作兩架置室中盡取箱笥諸書如唐人法分爲經史子集四類而以次布之架上庶易於檢閱自昔經類有誠緯小學二者俱不類經讖緯亡已久矣惟小學今移於子類之中昔子類有道學儒先諸書實皆類經故今移於經類之末焉旣而悉類次其目於冊作家藏書目序

稽古韻略序

予少作詩皆近體所用惟唐韻耳聞作古體則尤襲近體之辭而獨變其音律所用亦唐韻而已長乃欲以古

辭古韻而作古體詩賦則古辭多有全篇皆可覽記而古韻絕無全集惟散見於諸書間耳聞宋有吳才老嘗作韻補而朱子取以協三百篇之音蓋古韻之全集也累歲求之既不可得常欲用韻又不可緩乃緝閱古之諸書凡有韻語者詳考博采取其字之協韻者略倣唐韻之例而纂集之惟注反切之音於其下而不注其文義蓋以音與唐韻異故須注義與唐韻同不必注也集成一帙名曰稽古韻略姑以備一時之亟用俟得韻補則以覆轡瓠耳近者吾鄞徐先生恕見訪偶談及此先生言其家有錄本許以見遺蓋先生好學能文其所錄古書頗多此特其一耳後果遣人來遺予得之驚喜時既夜矣急張燈覽之以校予之所集數其字余集視韻補加多然韻補於字下各注其所出之書之語句甚悉於是歎服先儒之精詳而予粗略甚可愧也欲效而爲之且併注字義又欲蒐集而增廣皆未暇也姑序以見意

鈎玄類聚引

纂言必鈎其玄文人之恆習也羣書鈎玄今既殘闕三

史鉤玄不可得見矣余窮理之際見經史子集之字句有偉奇而可喜者輒分類而鈔之併鈔其本注積久滋多乃淨錄爲若干卷名曰鉤玄類聚蓋將以備賦之用也賦雖或比之童子篆刻雕蟲壯夫所不爲者然古名世大儒亦多爲之古賦若相如之子虛子雲之甘泉左思之兩都率多偉辭奇字覽之不識者故其文尤卓異世莫能及蓋賦之有偉辭奇字也如畫之有彩繪如樂之有鼓鐘所以震耀鏗訇乎人之耳自不可闕者故不賦則已賦則必有偉辭奇字乃可以庶幾乎古欲用偉辭奇字而胸中未有若相如子雲左思之所畜者則鉤玄類聚其或可少資乎然闕覽未博采擇未精不敢以示人也惟以自備而已

知人箴

雉之毳玃而鳳其文石之碣礪而玉其裏訥如默如或哲匪愚臺評幕辯或傾而叛於言於貌罔易罔欽易之欽之惟於其心心乎隱矣曷由以知我有炯鑑旁燭無欺

國之用人惟欲其輔君而澤民耳傳說告高宗曰左右
惟其人而卽繼之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是知爲德爲
民者乃所謂其人而可用也苟非其人則用之且不可
而況用之壹乎春秋之世秦穆公使杞子戍鄭杞子告
秦使襲鄭蹇叔不可乃使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率
師襲鄭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師敗之於殽旣而三帥
得釋還國穆公猶用孟明又明年再伐晉敗於彭衙踰
年三伐晉取王官及邲晉人不出遂濟河封殽尸而還
左氏謂君子以是知穆公用人之壹余以爲不然夫穆
公惑於杞子之言遽欲襲取鄭國實其自所謂貪人者
何獨蹇叔不可孟明之父奚亦不可矣使三帥又皆不
可則穆公之用心必息而師不出矣孟明乃從之以縱
其欲而成其貪是豈所謂爲上爲德者耶方師之行也
蹇叔固料其敗王孫滿亦必其敗矣其及滑也以鄭有
備宜完師以歸而乃滅滑是特盜諱空手者耳其及殽
也宜深謀力戰以出險不捷則死之而乃束手就縛旣
無智勇且不忠矣其歸國也宜監前失畫萬全之策以
出師而復淺謀躁動再取彭衙之辱至其後舉雖取王

官及郊僅獲小利何裨大邦自是以往連兵構禍至歷數十年而不已焉夫自殺與彭衙之兩敗及數十年之連兵使秦民疲於供將斃於兵革生者父哭其子妻哭其夫死者身膏野草肉飽林鴉蓋不知幾千百人聞者掩耳見者傷心豈爲下爲民者哉孟明之罪於是乎不勝誅矣烏可謂之人而用之哉穆公自謂貪人敗類匪用其良是矣豈有君子而美其用人之壹哉信乎左氏之誣也

四維辯

楊文舉文集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且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而柳子厚論之大略謂廉恥乃禮義之小節不得與禮義抗而爲維若義之絕則廉與恥未必存廉與恥存則義未必絕但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真西山又論之謂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管子之論未可以爲非也愚總而觀之竊意柳子之論爲當焉凡名物有數者各專其一非以可統而包者言也若春夏秋冬之爲四時東西南北之爲四方元亨利貞之爲四德仁義禮智

之爲四端文行忠信之爲四教莫非各專其一者使天
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四時虧矣地有東西而無南北則
四方闕矣春夏不可以統乎秋冬東西不可以包乎南
北故必併四者悉數之也四德以下亦皆若此雖或曰
元包四德仁統四端亦不過推重之說耳天實有始於
元而未及亨利貞之時不可謂但有元而遂具亨利貞
也世固有偏於仁而未能義禮智之人不可謂但有仁
而遂全義禮智也然則亨利貞自足以抗元而非小德
義禮智自足以抗仁而非小善故當悉數而爲四也若

夫廉恥二者實禮義之小節誠不可以相抗者世之有
禮義者必有廉恥其無廉恥者必無禮義非若四端之
有偏者西山謂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則廉恥乃禮義
之所統而包者但舉禮義則廉恥已在其中非若東西
之不可以統南北春夏之不可以包秋冬也何必悉數
而爲四哉使管子而曰禮義廉恥國之維也而無一維
絕則傾以下之言則孰得而議之今旣曰四維而其下
之二維乃上之二維之所統而包者則柳子所謂吾見
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者是誠當矣豈徒其文明

辯可喜而已哉若其天爵論以明志易仁義忠信則非
矣宜西山之不錄也

無逸賦

清玄穆而健兮紛品彙之化醇民英秀而靈淑兮德與
玄而齊倫粵外淫而內蕩兮哉叨憤以荒寧雖好修之
茂士兮或懷安而敗名昔有周之幼冲兮羌優逸其焉
極旦申申而迪棗兮敷訓辭而貽筮捷眾生今而背昔
兮覩遺光其若昧擊蒿艾以充幃兮棄芬蘭而不佩惟
夫人之修姱兮佩聖謨其翼翼意慳悄而不舒兮心機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繩而不釋寘扶桑之煥耀兮恐崦嵫之寢迫乘踰輪而
馳騁兮敢遂次而不策珍杜衡而雜樹兮又勉然而務
滋冀芳馥之遠蒸兮雖萎絕而不虧龜乾乾之不遑兮
宵營營而忘寢撫衽席而曾思兮虞宴安之毒鴆春昏
勞以播耨兮將以獲天秋饒勤蒐獮而苗狩兮紛鶉菟
之盈庖和詩書之芳致兮佩仁義之陸離曾不知雋之
鮮腴兮孰美珩璜之足希嘉哲人之爲善兮難始鳴而
齊敕欽至聖之探道兮宵與旦之不寢良帝禹克勤儉
兮惜夫寸陰而不忽湯昧爽而懋昭兮坐待旦而臨沒

覩前修之逸迹兮超既遠而難望行暨暨而寢近兮冀
並驅而周章喟余志之怠豫兮眇邈遲其日娛懿夫人
之茂行兮申佩弦以自思滋予蘭之九畹兮總予車之
六轡共敷英而苑茂兮並超遠而徂邁亂曰所無逸以
終生兮泝道妙之淵淵濬河欲注海兮然火欲燎原曷
繇純粹而不息兮於陟聖而齊玄

巨石硯銘

歛之精琢如玉其長踰尺廣尺有六蓋眾皿之樽罍羣
量之秉斛吾儕小生把三寸竹半瓦片磚毫可以禿世
有握如椽之筆磨若柱之墨霈膏澤於萬方煥文華於
無極者其心愛茲重茲若崑山之璧

覽怡壽堂詩集

正統中宦者王振方貴幸擅威福有賤工諂事振與爲
賂階故趨其門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節與之交後
振謀不軌致上皇北狩旣伏族誅遂戮及其黨而彼賤
工者卒脫死蓋其所交者猶在位故也其有怡壽堂詩
集錄於梓余偶覽之皆一時名卿才大夫所作類皆諱
其賤而妄稱其賢嗚呼工者民之役士且不與之齒也

況大夫卿乎彼大夫卿者荷國之恩食天之祿錦繡其袍金玉其帶裁冠而納履登金門上玉階與天子相唯諾居則坐巖屋據高案胥史列侍輿臺衛翼儼赫若神明呼喝鞭笞莫敢不服出則乘高輿策駿馬從者左執蓋右執孟前呵而後擁途之人皆拱避焉其尊且貴如是所謂天子之毗諸侯之師庶士之宗主而四方萬姓之所瞻依者也胡不自重胡不爲國重而乃與夫至卑極賤奔走服役之人締交結好以固位希爵且作爲文辭以稱引之而不恥則其於振可知矣昔之尊莽爲宰衡誤檜爲伊周者猶不足責也廉恥道喪佞人盈朝舉天下之政獨歸之一刑餘斗筲之器而綱紛目壤以召四方之亂卒之師喪君辱而六軍萬姓爲骨爲血爲俘爲虜而社稷幾至不守危絃覆轍至於今猶未盡易此余之所以掩卷痛哭流涕而不能已也然歷數作者名氏而夷攷其行則其所內交者眾矣間有自重不屑就者亦與焉何也豈惟利其潤筆之利耶將多爲之請而不能卻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諺曰利劍必與烈士脂粉必與佳人非可與而與之可乎斯又吾黨所宜戒

送嚴司務序

太平嚴君用和拜南京禮部司務將行吾同年吳興璧言於余曰用和吾鄉之茂族也厥大考永諧先生爲郡文學炳然揚文輝厥考仲升公起家進士累官南京僉都御史訇然宣政聲而用和與其兄用章孺染芳懿振揚華英皆能踵其先武用章先舉於鄉已擢陝西樂平府教授矣今用和以恩自國子赴選擢司南京禮部之務行有日矣吾黨與有桑梓之好用干執事一言贈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以子弟之質不良而父兄之

教不醇至耳苟有良質產於冠蓋棨戟之門而旣乎涵育薰陶之懿則所謂崑山之玉不鏤自雕鄧林之木不揉自直者矣彼其繩樞甕牖之子雖有雋邁之資而閱書市肆編蒲然荻其視夫寶軸充棟而金缸銜璧者不已勞乎百舍重趺求師問道其視夫廣廈細旃左師右傅者不已難乎草茅言事十失五六其與夫少習臺閣之儀目熟朝廷之事者不已疏乎故昔人謂士生於世家者至幸又謂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者此也然培塿之前陟坏峻極豫章之旁凡木不茂故生於委巷

微裔而號克家名亢宗者直易易也而世家之子居雖有淑行人猶曰若祖考之行其止是乎仕雖有良績人猶曰若祖考之績其止是乎非其行與績之不著有以焜耀其前烈而愜服乎羣心未可謂克家亢宗子也若夫作室弗肯構析薪弗肯荷兀若枯木泊若窮流者又烏足污人齒頰聞哉余家庶姓也世有德善聞於鄉邦欲嗣承焉而弗克況若嚴君之世哉然則吾之贈君也舍嗣承之大無以發吾喙矣夫以道德仁義爲根柯以文學政事爲葩葉培而溉之日益昌護而持之歲不變揚輝於時流芳烈於百世此君之所當勉者南京百司庶務皆簡而禮部尤爲無事君優爲之矣是非吾之所當瀆也

閒中清玩序

畫與書類也至論其重輕則相去遠矣自雲霞山水人物鳥獸草木宮室服器之倫幽至於鬼神微至於蟲蟻畫與書皆載之固相類者然畫之所載者其形與色也書之所載者其理與事也其形與色雖微畫載人無不識之其理與事使非書載則人不能知之故世可以無

畫不可以無善觀畫則或玩物以喪志觀書則可取善以成德故書之極重於畫可知矣然人多喜觀畫而不喜觀書者蓋畫則智愚賢否皆能觀之書非賢智不能觀也畫惟暫觀可以娛目書非常觀不足以悅心也使常觀書則書固有高深而可羨者關仝之山水不足觀也有妍麗而可喜者周昉之士女邊鸞之花鳥不足觀也有清雅而可愛者畢宏之松文同之竹不足觀也有嚴厲而可畏者張遵禮之鬪將器械不足觀也有鄙樸而可嗤者葉仁過之田家人物不足觀也有奇詭怪譎

而可愕者鄭法士之鬼神吳道玄之地獄變相不足觀也有瑣屑精緻而可嘉者曹弗興之蠅唐滕王之蜂蝶不足觀也況有廣大如天地之不可以描寫光輝如日月之不可以繪畫者乎人之不喜觀書者特未知此耳使知此而喜觀之則必取其理以進修視其事以勸戒可以悅心可以胖身窮可以和家而睦鄰達可以正君而善俗用之終身有不能盡豈若畫之可以暫觀娛目而無益於事哉庸人不足以語此士其可悟也京士朱德輝嘗集古今名畫數十方裝以成冊名曰閒中清玩

虛其首簡請予爲序惟生家富而資秀於凡聲色狗馬
彈棋擊鞠之類皆不以累其中而獨喜觀畫亦足尙矣
雖常觀書而不甚喜蓋未知書之所載者有過於畫之
可喜可觀也故因序以告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起於西景泰四年盡戊寅天順二年自二十九歲至三十四歲所作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止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閒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閒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閒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閒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稠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閒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與眾計其孕之女男剔視之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

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恆守要地增城堡謹斥
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
海表肆七八年閒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
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
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閒乃
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
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及民稼穡爲之舍
館沒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
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
道強市物貨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
莫敢誰何民旣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
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
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
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
以通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彌其侵邊
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
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
戒於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

弱竇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
我讎敵而於構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
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然彼以
貢獻爲名旣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
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
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
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
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
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
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薶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
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
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質賄不貪雖有遠方珍
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
京畿互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
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
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
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
威舉一事而眾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

不侔矣僕雖斬焉在綴經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之萬一惟執事其亮之

三禮私鈔序

古之禮經三百曲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其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

楊龜山文集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閒餘仍別爲記惜未之及至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書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聖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概乃倣朱子而析經附

傳做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鈔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睥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鈔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風木賦

繁木性其欲靜兮風撓撼而不停
齋余衷其欲養兮曷親壽之可恆
悵昔日之承歡兮止噴菽而飲水罔洗腆
可娛賓兮空帑鞫而鞠脛念甘菑之曷備兮
顧釜秉其疇與撫衽席余曾思兮耿窮宵而
達曙羌富貴之不可期兮慨隆養其何日
欵歲月之徂邁兮儵白駒之過卻
睠林木之茱茱兮欲敷穎而奮榮感春暉其
何報兮尤恐夫日暮而焱鳴居鞅鞅之無
快兮獨捧檄而逞喜覬廩祿之可仰兮
備脂膏與滄澆何遄臻乎大故兮悲干

鍾之不渝恆茹哀而銜恤兮紛血淚之交頤畜三牲其
何庸兮羞五鼎其誰饌心壹鬱而不解兮氣紆結而不
轉歟翺飛而反哺兮吾不如鳥之慈也莪化而爲蒿兮
瓶何賴乎鬻也擊荼蓼以爲膺兮辨資棘以爲纒存者
欲於樽俎兮著軀貌於羹牆吾將舒憂娛哀兮聊逍遙
以永日陟崇丘之駸駸兮躋平林之蒼蔚藹樅柏與櫻
櫨兮雜栳櫛與椹梓蔽層霄跨厚地兮前櫛慘而後帆
時青陽之旣晚兮日黤漠而種黃颺與颺其洊至兮隱
眾木之不寧初映盼以蕭颯兮余獻猷乎相屬乍駭駭
而滂潰兮遂相余之慟哭惕中心之搖搖兮逐枝翻而
幹振渙余涕之汎瀾兮與槁葉而偕隕噫觸物以增悵
兮卻視聽之差愆夫外獲將內捷兮吾欲處靜而抱神
何矣輿之蠕蛸兮同乎山林之畏佳恍風條之在目兮
淒悲鄉之入耳悄冥冥之獨處兮愁鬱鬱之不釋肆華
筵於廣廈兮將酣歌以媿樂肇鏗鐘而考鼓兮訝萬竅
之怒呶又鳴飀以緬瑟兮疑靈籟之蕭蕭結鶴而騰鳧
兮膺籀以炮羔紛饌玉之適口兮猶樵枯而茹槁何衮
黼之不姣兮何繡績之不章五采闔而紛揉兮盡隕翠

以凋黃列媿奢與毛施兮余豈不知其窈窕擢纖腰以
代舞兮吾獨見夫迴飈之振柳嚮盛美而不能賺兮長
紆軫而悽惻願遺世以登仙兮報翱翔於四極乘莽眇
而超壙垠兮旦余次乎咸池嘉博桑之蒼夔兮柰滔風
其吹之縱余縲乎炎洲兮翳正陽而迤邐飈屯其相
揉兮獵青丘之雍雍道崑崙之崑崙兮觴金母於瑤池
儵涼飈之四起兮撼若木之喬柯轉幽都而飲沆瀣兮
子凌雲而獨立飈颺颺其靡定兮林薊莅而歛歛超入
極以周章兮益感悵而悽楚造旬始觀清都兮聊相羊

以容與忽臨睨乎丘隴兮睹蕭蕭之白楊余悲痛以滄
沫兮駟蜷跼而不行系曰相彼齊民罔不穀兮我獨何
罹進退谷兮憂悲中纏牢不可解兮日征月徂祇益海
兮維昔路魚同我惻兮瞻仰昊天曷有極兮

遊招寶山記

招寶山在定海城東一里所雄峻特立所以捍海勢而
奠邑居者郡志山名候濤以蕃舶貨寶來集於此故又
名招寶山下有蚌生明珠漁或得之光耀逼人風濤欲
覆舟投之乃息云景泰甲戌秋九月庚辰朔鎮海連帥

牛侯循有母之喪余從致仕大參王公士華秋官副郎
李公衍往弔旣而衛揮使李侯綱劉侯鎧邀遊是山壬
午日方升五人者皆肩輿出城白沙碧草彌路抵麓下
輿攝衣躡石磴迤北數步轉而東始履沙土襟帶草樹
道南崖北壑隘且峻又數十步得平岡茂林叢少憩據
胡牀坐清蔭中啜茗飲空翠拂人襟袖禽鳥嚶鳴風颭
颭爽雜若吹簧絃瑟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令人樂
而忘疲坐稍久余欲起觀海詣公難之獨劉侯偕余西
南行數百步極峻險從者或援或推迺躋於巔立斥堠
上四向空闊心目開明顧城邑廬舍歷歷可數江山林
野層見疊出而大海茫無津涯與天爲一忽颶風起驚
濤拍天作萬雷聲爲之目眩心悸立幾仆少選風止日
開迺見遠近諸島或大或小或高或卑或稀或稠或連
或斷有若虎蹲者若狷立者若蛇行者若龍鳳飛舞者
若葆蓋者若屏幃者若簪笋者鬱若翠者粲若繡者赤
若燭者燔若燿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蜃氣龍光隱見
明滅沙禽水獸浪舶風帆出沒於雲濤杳靄閒可喜可
愕朝鮮日本諸夷之域皆在指顧中眞天下卓偉奇絕

之觀也已而東北行且下山向盡有洞呀然乃微服隨
導者魚貫以入洞廣崇殆十尺濺汎流其中莓蘚翠濕
若染濤聲鳴嶼閒蕭颯若風雨從者循涯取海錯水藪
啖余芳鮮溢口出洞有老兵迓曰諸大人聚庵中伺同
燕也還至前坐所北數十武入庵庵隘而幽勝前臨澗
澗甚澄水草被白沙文石若組繡可愛其後青壁千仞
不可上有泉出其中聲鏘鳴下石潭潭廣深僅踰咫尺
味冽且甘庵楣榜曰觀瀾牛侯所創也卽席設蔬雜陳
惟魚蟹味異常乃新漁者牛侯遣价攜酒饌至將命曰
愛不克偕也觴數行比耦投壺爵飲無算有揮使李侯
宿要燕命其子來迓乃起而去竊憶異時島夷鳴張將
卒皆奔走不暇今聖明在位海不揚波窮邊無狗吠之
警武臣優游皆能尙文崇儒而吾儕得與之遨嬉於此
何其幸也余聞之書江漢朝宗於海凡爲臣者皆必殫
忠效盡而居安則防患見危則忘軀若水赴海雖萬折
而必東此諸公暨愚皆所當勉者抑又聞之天地閒惟
海最大人觀乎海則所見極天下之大而莫能尙不獨
難爲水而已不觀乎海則雖徧覽萬物無一或遺所見

終小亦猶河伯之自喜耳故君子之學必觀乎聖人而識其大者乃爲至焉此又吾之所志者是用記茲遊焉

祈晴有感詩序

昔堯之時十年九潦其事載於經者可見已湯之時八年七旱事不經見而雜出於傳記所云者予以爲無之夫致中和則天地自位五事修則休徵自應此恆理也堯與湯皆以聖德履帝位而世不能無旱潦者蓋理之變耳經言堯之處變其事如彼而傳記稱湯者不云其他而獨云其禱何也昔仲虺稱湯改過而不稱其無過

則謂其責己以感天者幾矣然成王逆公旦天雨反風宋公有至德之言災或徙三舍皆無待於禱也湯顧不迨之耶古者享帝用犢貴誠而已非以天有嗜欲而陷之也彼太史謂當以人禱是誣天矣其與近世邪巫索三物以媚神者何異湯顧信之而翦髮斷爪以身爲犧暴露於桑林之野不謂之喪天可乎聖人動而世爲天下法不違常而立異也以身爲犧之事異之甚者天下後世其法之乎此事之所必無者也余不可以不辨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小祝掌禱祠之祝號以

逆時雨寧風旱而後世自天子至庶人禱而雨暘應者不可勝數至有開衡山之陰霾偃淮濱之波濤者初未嘗植璧圭薦香幣而誠發諸心遂格於天天人相與之妙固如此然則禱固有之而聖人所不廢者也惟湯之事見於傳記者則當辨耳豈議禱之非哉吾郡歲甲戌秋七月霖雨至於八月穀荒於場蔬爛於圃民甚病之適太守李君禱之而霽歲且穰於是郡之大夫士咸爲歌詩頌之而屬余爲序余辭不獲遂書是以質於君君其發吾覆乎

存仁堂記

吾鄞清源之地有建堂者榜曰存仁客往過之問於主人曰堂以存仁名吾意仁在是也今環而觀之若屏幃牀几圖書與玩好之具博飲之器無不具在而所謂仁者獨安在耶豈深閤之而不見耶抑銜名而遺實耶主人曰否否吾志存仁故揭榜於堂而視之以自勸若古人韋弦之佩孟盤之銘耳客曰吾謂堂存仁子謂志存仁子之言良是也抑吾猶有說夫所謂仁者果何物耶孔子之論仁不過曰愛人曰先難後獲曰克己復禮

而已至子思子始命之曰仁者人也而子車氏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知所謂仁者卽人之理耳人之仁也如耳之聰如目之明如火之熱如冰之寒如動植之生性一而非二者也耳與聰二則聾目與明二則瞽火與熱二則熄冰與寒二則消動植與生性二則死而人與仁二則與動植不殊今天下有聾半耳眇一目者則必求良醫師矣人而稍二於仁者其可晏然而已耶孔子曰能近取譬孟子曰強恕而行此求仁之術也今夫人之常情拔吾一毫損吾寸膚則捧心而蹙額提

吾赤子而委之溝渠則奔號趨救之惟恐後其在己者固自愛也用是觀之則彼之髮膚子女何異於我而可以弗之愛耶疲癯殘疾皆與吾同體也草木禽獸皆與吾同生也如愛己之心以愛之而無不愛若天地之生物合萬有無一遺焉則是盡人之理而仁復與吾爲一吾在是則仁在是矣吾在於家則家爲存仁之區也吾在於國則國爲存仁之域也若闕里之有孔陋巷之有顏吾目之曰此爲存仁之里彼爲存仁之巷豈不可哉然則斯堂也名之爲存仁未害也患子未能充其實耳

主人曰有是哉主人姓應氏名用道性剛而言訥殆孔子所謂近仁者歟

一善堂銘

粵有太極開天地基營闈馮翼維善繼之善賦予人維一無二有惡與仇乃物之偽粟秕交掩梟鸞互欺慨彼鬼瑣庸罔聞知在古聖賢厥中有覺精以察之取善屏惡肫肫其仁秩秩其禮不貳以欲惟粹乎理義裁紛揉智炳幾先不雜以人獨純乎天或險或夷或通或塞惟善是歸不淪異域自始而卒由弱而期惟善是蹈不於

他歧是曰一善眾美咸萃如彼一身百體賅備是爲聖者與天地準若舜與堯若湯暨尹聖聖相承千輿一轍具有嘉言以詔來哲猗嗟若人希聖之矩矱高自卑趨遠由邇我庸作銘貽爾儀則庶一其心以終允德

送王生寧序

三才之初惟一氣六經之初惟一畫道固在是也一氣而三才一畫而六經於是萬物叢生百氏雜出而道亦無不在矣盈天地間鱗者介者翼而飛者足而走者裸而動且息者根者莖者贅以出者濕以生者紛至夥也

或欲盡剪之而歸於一氣其可得乎百氏猶是孰能廢之夫萬物不可剪百氏不可廢則道之散於萬物百氏者固不可遺也求道者不求之萬物百氏而獨求之一氣一畫得乎故君子之學極三才萬物無弗格盡六經百氏無弗窮以求其道博而取之精而擇之約而會之於心茫乎一氣之初也窅乎一畫之始也於是體之於身驗之於事施之於國與天下而垂之於億萬世之遠而儒者之道盡矣世之議儒者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猶蝟與鸞鳩之笑鵬耳彼芻狗萬物糟粕六經者吾又奚庸誅耶上古之世有萬物而無一經堯舜以上之聖人固無待乎經也而亦庸有一物之不格者耶商周以下則皆事於學矣雖孔子之聖猶自謂多學能識而其所以教人者亦惟博文約禮而已今之學者蔽於氣質之偏溺於習俗之陋暗三才而弗格也況萬物乎視六經而弗窮也況百氏乎或通一經或察一物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以擴其道以弘其心以善其身以用其家國天下而惟採葩華以媒貴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目眩口噤而不知措其尤下於霍子

孟矣然世有學愈博而德愈卑功愈下者則學而不行之過也學而不行與不學何遠哉錢塘王生寧少游庠序中治經學目不窺園蔬足不履城闕而一旦涉三江之險道數百里之遠而來從吾游觀山川以擴襟抱論道德以恢性靈固異於世之貪常嗜瑣者矣余雖不能博喻而於古人博約之教能不有望於生耶

柏隱軒記

鄞王公家闔園中而以柏隱名其軒命守陳爲之記守陳曰竊聞古之隱者韜光養浩必入於深山密林遼荒

聞寂之境室煙雲而蘆風雪猶恐夫人迹易到而玄纒隨之不得遂其志也今蕭然一軒鄰屋櫛比後郡邑而前市井庸夫之履與達官之輿馬日紛馳於戶外而庭中隙地僅有一柏暖翠晴陰不滿窗牖非有山林深密之趣而公以邁世之才絕俗之德能終隱於此而不出者何耶公曰吾老矣雖欲用世不可得矣吾爲子言之昔有陽子者居南之沛而遇老子聞命蹙然故其往也舍者避席而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此一陽子也而人待之異者其所以取之異也故蘭以薰取焚膏以明取

煎爍以無用取大而硯以靜且鈍取壽世之富貴聲光
豈有不取之而得者耶苟有以取之則終南亦仕宦之
捷徑耳況城市乎苟無以取之則山林與城市與安往
而不可也今夫世之隱者雖竄身滅跡而未有不禰其
道德銜其文章者夫禰道德銜文章非取聲光之具耶
旣取之而復辭之則雖踰垣閉門有不能免而况竊吹
濫巾誘松桂而欺雲壑者哉故吾之處世也不飾智不
矜能不修容以駭眾不好辯以夸俗彷徨乎無爲之場
逍遙乎不爭之域時處於是軒則惟對柏而飯黍攬柏
而飲醇醉則藉柏陰而臥起則挹柏馨而嬉撫子孫款
賓客如是而已耳故巧者謂吾拙辯者謂吾訥智者謂
吾愚而侯卿守宰之或見吾者若無見也吾不有之彼
固不得而知之吾不賣之彼固不得而鬻之矣此吾所
以柏於隱而終生也子亦窺我而未至者耶守陳於是
作而歎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知雄守雌爲天下谿
其公之謂歟遂書以爲記

大學私鈔序

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

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迺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鈔成帙閱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僞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聖之經曾賢之傳而朱先生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物么麼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僞先而紊聖經一何甚哉疾毀亟焚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頗欲佐儒訓明聖經而患於不能耳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爲同也今蒙所鈔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

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
客頰頰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鈔之不忍毀也用識
之篇末

中庸私鈔序

古書皆刻以竹簡而編之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有
然矣況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豈復有
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
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錯亂而爲之更定中庸則
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爲

楊文齋文集

卷二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爲三十三章各爲章
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爲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
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
記四十篇簡錯者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旣整且明
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其錯有未盡正者蒙復更定
而私鈔爲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
雖有錯簡而卒未易見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爲章
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也故爲說
以連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

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強後儒或疑或信辯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焉蒙自少誦經及章句或問長而味之不能無疑及味誦彌久猶未能一一信也儕輩有自謂無疑者但據章句或問而執以爲信亦非卓然有見而灼然無疑者也愚疑久而不釋乃姑置章句或問獨取經文複誦深味繼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知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

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複誦深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奧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復以經文依今所正之簡而鈔之仍取章句分鈔其下而蒙之妄說亦竊附其後焉先儒嘗戒人不可以脫簡疑經誠如其說則雖如大學之錯簡者皆必強信固執曲解迂說寧失聖賢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學小生適於先儒之所未嘗疑者亦過疑以爲錯簡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說可謂僭妄之極矣然千慮或有一得今迷尙待後悟姑鈔

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

論語私鈔序

經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復有注焉經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蓋燭籠添骨則障其明朱子嘗言之矣論語自漢魏以來傳注日眾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訓詁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陳大義猶未有詳說奧論也厥後說寢詳論寢奧經從而寢明然或流於蕪蔓或墮於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異端如張無垢者經其不晦乎朱子以論語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爲四書初取程

張以下九家之說爲論孟精義尋改名集義復因之而作集注辭簡而盡義精而周經於是乎大明矣後儒迺復雜取其集義或問語錄及諸儒之說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輯釋發明大全之類皆博而寡要初學讀之茫乎若泛巨漲勞乎若治亂絲徒足以弊精神惑心志雖集注亦反爲之晦而況經乎夫經之言不過人心之理耳使微傳注人但熟讀詳味之久將見吾心之理亦與經遇而自無不明其有難明者集注旣明之矣何用雜說以反晦之哉彼竹籠之刺骨良可除也故蒙獨鈔經與

集注以誦味之集注閒有義尤深辭甚簡者擇鈔他說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見未逮朱子而不能無疑者亦附之各篇之末俟異日學進而無疑直削之耳

孟子私鈔序

蒙鈔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粗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

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距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辯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觀鄭樵馮休之論尙誦誦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敘

羣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爲發明其蘊奧至
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
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辭者朱子之功
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尊孟子之道得朱子
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心孔子之
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
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寢近
於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送呂彥成歸天台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台呂彥成游鄉校者十餘年再舉不偶自疑其學未
得碩師類昔人之按譜而操琴者於是捐親愛去里閭
渡海踰嶺出蛟鼉虎豹之險陸走數百里餘戴星月蒙
霧露晝觸炎赫行汗如雨滿體不止夜二鼓抵吾弊廬
困憊且息遲明陳束脩執弟子禮請曰瑀抱愚陋若醜
甕之雞願夫子發吾覆也余自揆膚學環其中無可師
者固辭之不獲乃留處一室肄業其中室上破而旁穿
雨淋日炙暑濕交蒸而處之恬然若在廣廈衣粗布飯

蔬食讀書屬文無晝夜居數日病瘧勢頗殆市遠醫藥
不屬旁止一力稚不慧飽食畫墁以嬉呼之索餽粥不
應獨伏枕彌留不甚悒悒病已復初至於今六越月弗
懈與之言呐呐不出口始卒無一語妄讀其文遂於理
而儉於辭考其行孝友且敬恭可謂君子矣夫君子之
學修其德彥成既得之矣雖有碩師且無以尙而況余
之寡昧非其人哉因其請之勤也姑以其所飫聞者復
告之焉夫士之學猶農之耕農患糞其田不沃不患歲
不豐也田苟沃矣則千倉萬箱之入可坐致也天其恆
旱潦乎語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君子之德不厭厚也
彥成其益修令德位將自至庸何疑乎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勉繼家聲軒記

陝右郝生廉侍其父通守公來吾郡居一軒左經而右
史尤物寶玩不接於其目折楊黃華不接於其耳惟務
記覽爲詞章欲馳驅雲路中躡前武而超之也乃榜其
軒曰勉繼家聲而吾郡縉紳大夫士咸爲歌詩以美之
聞嘗謁余求記余辱與公好不可以辭乃語之曰若知

鐘乎鑄以萬鈞之金而懸之岑樓之上寂無聲也既而
鏗然鳴訇然震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
前聲未盡後韻相及聞於四遐之境者鼎士手巨杵而
擊之也使孺子焉持寸筵而考之其能有聲乎故古之
有家者必由魁人傑士以道德勳業啓之於前而後生
晚出復以道德勳業承之於後故其家聲輝赫彌久而
益昌虞之元凱周之召尹漢之楊袁是已若世家之子
不勉於道德勳業而惟襲乎富貴則雖累累積緡不足
以爲華重珪疊組不足以爲榮祇取辱耳歆之累向杞

之玷奕其去李陵幾何哉而况作室弗肯堂析薪弗肯負若樂胥孤慶之後者斯又不足言也嗟夫弓冶之子必學箕裘而中家有百金之產者子孫尙恥失其先業况夫閥閱之家簪纓之胄而可不刻厲淬磨以嗣續其休聞耶廉之志良足尙已故余爲之言使以巨杵而擊洪鐘云

蕙江八勝記

吾郡之山鎮曰四明其泉分注於鄞與奉而鄞注者自石澶踰它山奉注者自大海山踰江口會於鄞句章鄉

之三港口而朝宗於海三港以上它山江口而下互廿餘里沙明卉香奄山原而環之若帶者蕙江也江有渡曰徐民將橋之未成當其收濤斂瀾晃漾天日舟人俯之謂若匹縞新濯可翦而裳也渡之西北涯爲原厥土宜稼唐之郡刺史黃公晟墅於茲後盡施其田比丘今之雪竇莊是已遠渡一里所有古祠世傳其神氏張諱麟云祠中芳樹離立朔雪被之若孔蓋翠旌冒瑤華而綴瓊珞也原之上有山名吳大江隄之鉅野獲之印其首而蟠其尾時春雨晴草樹鬱茂其密若櫛其鮮若濡

其色若翠擁朝嵐而凝夕靄適者悅焉遐者企焉江山
清淑之氣鍾於人而異材出茲土在唐則有祕書監賀
公知章在宋則有禮部尚書縉雲豐清敏公稷皆百世
士也賀公後徙剡川豐公後徙郡城中皆墟其宅豐公
之墟民今僦而居之海桑之喻宜矣賀公之墟尙爾而
獨其洗馬池僅存盃殘壁破俗竈鼃而飲牛羊諺謂馬
湖者此也二公之宅之地荒殘若此而人猶識其遺蹟
仰其芳風過之低徊不能去而貴富之家宮室池園之
鼎盛曾不滿夫一晒況又下衰乎世之酣利祿而忘德
義者亦可悟矣二公之次則有潘夢桂氏又其次則有
王昱氏夢桂德修而學博發解爲第一累官刑部郎中
今有石亭巍然在蒼蔚中其墓也昱富而文尙浮屠法
號平野居士嘗構寺吳山中四簷霜白曙鐘益清邇破
林籟遠混江聲四境聞而萬戶闢矣江山丘池宅墅祠
寺皆地之因人而勝者也謂之蕙江八勝非耶今稷之
後有曰慶者麟後有曰懷中者曰孚者夢桂後有曰嵩
者昱後有曰詵者雖顯晦人殊而皆有可稱道未爲
無其人也嵩旣發解而歸乃與懷中者偕游於山霏川

竊聞而攄幽發祕既倡爲八詠之詩又將求和於名公
卿才大夫士而先屬余記之余於所謂八勝者旣皆屬
目傾耳而於古今興廢之變高山景行之思憂時憫俗
之意又有概於予中者故不辭而記之第學殖將落詞
采不揚無以昭宣勝蹟而播之天下後世是貽林澗之
愧尙待九能君子賦之說之以彰厥勝云

筆說

今之筆其柱有用狸毛者用鼠鬚者用羊毛者惟兔穎
最善其管有用琉璃者用水晶者用象齒犀角者用金

楊文公筆

卷三

四

四朝叢書

約圖列本

玉者惟筠篁最善其號有曰鳳尾者曰棗心者惟蘭藥
最善蘭藥者選秋兔之穎爲其柱擇寒筠之幹爲其管
而其柱之本則被以采色之絲絡以黃金之縷燁然若
蘭藥也其工視常筆加數倍故其價亦數倍於常筆余
嘗售而用之鋒銛而力健易使而晚秃蓋百倍於常筆
也其後得其似者而售焉什襲而藏之踰數日用以書
文於玉軸卷甚不中書書纔百餘字已老而秃矣而字
尤醜拙爲卷軸之累於是焉剖其柱而視其中則雜羊
豕之毛爲之者也噫物之僞有如是夫甚矣余之不明

而重價以售之也然是物也非用之則不覺其僞非剖之則不露其僞雖明者固未能遽識之然未必能終用之也售焉而審之不詳用焉而棄之不早固余之過也而是物之僞能見貴於方售之時而不免見棄於既用之後則亦何所利耶然余因以汙敗卷軸而受不才不明之譏則其爲吾累也亦不少矣誠使吾審焉而後售用焉而卽棄豈有是哉雖然不可因是而盡疑天下之物也作筆說

張德宏字說

楊文齋文集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邑張生謙總角在庠序中余見其敏勤而和粹也心甚嘉之旣冠而求字於余且求余勸余不能卻也乃語之曰甚矣而父之善名子也昔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一身者謙之謂也而父舉周公之所以詔子者名其子固無以贊之矣且古聖人之論謙備於易子素業者也余雖有言抑豈能出易之外以動子之聽乎雖然余且妄言之子且妄聽之易之卦以謙次大有蓋謂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宜謙也然謙者必有大而後可處女有國色軼南威紫

衝而不自美人則賢之苟若嫫母無鹽焉而自狀其醜
有不蒙哂者乎窶家子膝行蒲伏言語恂恂不見禮於
人而都三公位有萬金產者一卑辭降色則眾口偏肥
故人非有大德有大才有大功而謂之謙者妄也子欲
學謙莫如修德德大之大者也德立則謙自行聞有恃
才傲物者矣未有恃德而傲者也聞有挾功慢上者矣
未有挾德而慢者也若夫誇寸長矜小善則有之矣烏
有德如大禹如周公如孔子而矜驕不儉讓者哉大禹
周公孔子之德載於經可稽而學也燭之明操之固擴
之配穹壤則德大而宏矣天惟宏故覆下土而接之不
自高海惟宏故納百川而下之不自滿君子之德猶是
也子其志於是乎敬字子德宏而爲之說

五經考證序

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禮以杞宋之文獻不足而不能徵
其言竊嘗歎之夫聖人言禮尙欲有所取證況下此者
乎六經至秦而亡漢興求之惟得易書詩春秋皆殘缺
而樂盡亡矣禮僅有存者小戴氏乃掇拾其亡篇斷簡
以爲禮記後人因謂易詩書春秋并禮記爲五經而並

傳之經既殘缺亡斷而傳注者又專門名家人各爲說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貶亦有不主此者至若三代之正朔則書與春秋兩傳各異日月五星之左右旋轉周公之東征則詩書兩傳各異又若易之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書之上帝割申勸禮記作上帝周田觀詩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以假作嘉顯作憲凡若此者豈可獨信一經之文偏徇一家之說而已哉蒙少從先大父授讀五經未之講也今居閒處靜時取五經講之或疑有不能決或見有異先儒者皆無所取證乃考漢魏以上諸書凡言及五經者各以類而鈔之庶可以廣見博聞參考互訂以求至當歸一之論也惜乎世無上古之典家無四庫之儲無以足吾證耳

尙書私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以詔萬世者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多矣孔子錄僅百篇選之精也及乎傳世既久則其錯簡闕文詘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故不可以盡信秦人

禁且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合之僅五十九篇其序雖滿百然非真也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強爲之說莫有疑其錯訛與重複者宋儒始有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詒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且以序非真而去之皆足以洗千載膠固之

謂矣一時諸家傳注亦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儒王魯齋嘗作書疑謂臯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或謂聖人之經士當尊信弗敢考正其文無寧解失其旨不已過乎先祖栖芸先生德尊學博而書又其專門者蒙自童時受讀每遇今文若學番語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

長而聽講若解梵咒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徧閱沈思粗若有見則以爲古之他書其於先後輕重未始混然無別雖有抑揚開合亦皆秩然有序而書皆聖賢之言乃或有若亂而而倒者疑久不釋抑恐爲傳注之所汨也乃獨取經文熟讀而詳味久之始知其所以亂而倒者由錯與闕訛耳頗欲有所更定而猶不敢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鈔錄凡經有錯簡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

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然其所移者既未必合乎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爲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奕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小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半言之合則亦不枉用心矣若不較其可否而一以妄更聖經賢傳罪之則亦甘受而安敢辭

哉

送李持敬序

異時中林李先生孝謙父以節義文學鳴於鄉學者歸之若市而其族人子姓耳濡目染無不有士君子風其尤者曰酈翁甫慧而賢蚤世今有曰緩者咀華摘藻將世家學曰持者方攄才掾藩府有聲皆可嘉已夫先生之於學者若大家樹藝然園有果蔬池有艾菱原黍隰稻無不鬱以茂也況庭階之蘭樹耶宜其家多賢也持丁內艱歸服闋戒行其諸父昆季飲餞之又分韻賦詩以贈而緩屬余爲序余宗與李世嫻而余大父栖芸先生與孝謙父雅相善孝謙父先卒其仲悌謙父繼之益善往來數數論道德而談詩書或竟日或一宿以去時余與緩俱幼舟中膝上更載迭坐第能索棗栗啖之餘不能知而頗記二老者皆盛服偉儀觀端坐而徐語引觴嚼豆果盂蔬若有太牢滋味而其出入里中則坐者起行者止若有騶從呵其前亦莫知何以其後悌謙父又卽世而余太父今亦在九原不可作於是鄉黨之耆碩盡矣後生晚出如瞽無相而楓江之許樸社之陽稍異乎故時之風月矣感今念昔未嘗不盡然余懷也獨

幸老成之既沒而典刑之尙存有足慰者而吾與緩一
出一處恆若參商之相望抑又可慨而獨持出於時步
雲霄而承雨露之渥可計日待者則吾異日禁直之暇
得與之往來酬勸以論桑梓之敬敘葭莩之好而修孔
李之契者吾不於持誰望耶茲文固可靳耶

玩易軒記

潘爲鄞著姓世有聞人在宋爲進士者五在元爲省元
者一在今爲鄉貢士者又一皆以明易舉今貢士名嵩
字希申俊偉士也其未貢時嘗構一軒於蕙江之濱而

楊文齋公文集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榜其楣曰玩易藏於斯修於斯息游又於斯余始過之
見其草編疊牀寶軸充架左蒼檣右龜函所見無非易
者謂之曰子玩易甚歟曰未也再往過之則見其挾冊
以呻曰吾方玩其辭又往過之則見其布卦以觀曰吾
方玩其象又往過之則見其揲策而筮曰吾方玩其變
與占方是時其目不窺園其足不踰闥其心不知饑渴
寒暑晝夜其勤若此人曰是必世其家越數年始出城
郭游校庠酬應人事無虛日或時自放於山顛水涯徐
驅闕視涉旬月不返歸則仰俯事育攜朋拉儔歡酒饌

自如不復事易人固疑其怠也既領鄉薦趨殿試不偶而歸遂束易於高閣卒歲不取闕人愈疑之余以謂希申希申曰吾勤猶曩也吾於山見岡巒之脈於水見波濤之文於物見草木鳥獸蟲魚之情狀於天見日月星辰之章風霆雨露煙雲霜雪之變於地見五土九州八荒之理於人見百骸九竅之形仁義禮智之性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帝王百職羣黎之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淑慝之行富貴貧賤壽夭之分萬變百出之事宮室飲饌衣服器皿之用於世見古今之變治亂

之故皆締觀而默察之陰歟陽歟兩儀雜歟彼符卦象此昭爻辭吉凶何徵應禍福孰主司皆苦心極慮必格之而後舍其粗者如是其妙者惟吾心知之吾口不能言也吾處室堂以家人象處朋友以重兌象處鄉國以同人之道昔者處法蠱之上九今者出法觀之六四吾於是皆盡力焉大者如是小者雖更僕未可終也易吾將終吾身玩之豈敢息耶余曰子之玩易至矣昔孟子曰不談易之一辭而君子稱之曰知易者莫如孟子曰何焦贛京房王弼輩皆工箋注妙占卜而君子不許其

知易易固不在方冊間也彼之疑者烏能知之雖然吾願竊有獻焉古之作易者由一生二而其畫可至於無算玩易者執一御萬而其用可至於無窮一者太極也孔子曰易有太極張子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子家學固有在尙請事於斯希申曰承命矣願書以爲記

雲錦堂記

凡物之取於人者非獨周其眾體百用之需而已也德者取之以弘其道藝者取之以昌其才學者取之以勵其志風者頌者懲者勸者亦於是乎取之取其狀取其

情又取其性一物而百取焉雖天扁地鑄鬼祕神藏者亦無不取之矣物之曰錦者人組織而衣被之宜其取也若夫雲之爲物出於山而於土悠揚變化於太虛之中何預於人而或取以紀官或取以辨祲或取以自怡卦取其象樂取其義而卿雲之歌白雲之謠停雲之詩又皆有取焉耳用是觀之則錦之可取者亦非獨衣被之而已也昔之人兼取二物以況他物者若唐史之志馬韓詩之詠蓮意皆取其麗而已然二物之可取者莫如其文夫雲蒸而五色金柯玉葉焜耀乎霄漢天文之

著者也夫錦織而五綵舞鳳迴龍照灼乎筐籠織文之
尤者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蕙兮菲兮成是
貝錦雲言章錦言貝皆以其文也他物有類是者獨非
文耶人取其文以進德業則道德博聞之文慈愛惠民
之文經天緯地之文皆可致也夫庖丁之解牛公孫大
娘之舞劍器當時見者何啻百千人而文惠獨得養生
哉吾邑周處士家累孔丙之資而心慕偃商之學衣冠
襜如動作秩如士行而儒談可謂文矣而其子姓羣從
又皆蘭茁彪炳有可勉於前之所謂文者嘗構一堂而
藝蓮其前榜曰雲錦縉紳爲之言者皆謂其取諸蓮而
不知其取蓮之文以期其後也夫蓮綠荷紅葩爛若雲
錦物之至文者也人獨不文乎哉登是堂者其必爽然
自失矣

與馮汝止書

遊吾門者眾矣慧者恆怠於學而愚者多蓄於才正所
謂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理固然也慧而
學慙而才者僅於吾子見之吾子其猶驥乎世之所不

常有者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德者尤
吾子之所當勉者也古今人學超一世才高萬眾而逐
於鄉擯於國幸而達者不誅於當時則誅於後世無德
故也其有德者窮則善一鄉達則善天下雖或曖昧屈
抑於一時而卒光明俊偉於百世不可磨吾子修其德
有年矣然欲任天下之重而收後世之名不可不加勉
也坳堂杯水僅浮一芥而江海容百斛之舟一燭熒熒
踰時熄燄而日月光於萬古故當大任振家聲者非大
德則不能之吾子之德不可不大之也尊所聞行所知
以古聖賢爲標準而必求其至焉則得矣舉業之無妨
德學先正嘗言之矣然其文亦不可忽昔人有言初欲
馳放久當收斂又曰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此至
言也吾子之文馳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斂使平和無取
羣史百集宜博覽而強記之以暢其枝序記碑銘傳贊
宜識其體裁閒作數十篇則於講義理評人物論古今
事變記名物度數皆與德學舉業有相資者不可廢也
若詩賦聲律之語則妨廢德業絕不宜作俟他日德成

業就則閒作一二篇以適性情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賦兩都旬鍛月鍊而工無益之辭誤有用之學也今世之士無遠志結髮卽習舉業不過欲奪倫魁取卿相而已有能卓然立志法古聖賢而澤天下名後世者蓋鮮也故僕嘗語子先立其志志立則氣自隨而道德勸業無不成者矣顏子曰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吾子其加勉旃則豈獨空冀北之羣而已哉慎毋以吾言爲迂送楊時望歸嘉禾序

耶天地至大萬物至眾億世至遠而君子以一心之微而欲探萬物之理以一身之眇而欲配天地之德以百年之須臾而欲立乎億世之上億世之下不如是不已也孰如是不息也庸可足乎一職易盡也一方易理也伊欲聖元后端百僚熙萬姓旁達四方之外蠻夷戎狄之眾上及飛鳥下及魚鼈與夫跂行蠃息蠕動之類根莖之植皆遂以蕃山川鬼神皆寧以謚七緯順而氣稔微五辰和而雨暘若餘波漫乎後世斯然後爲治之至也而君子病之又可足乎舜禹周公聖人也其治莫可

踰焉孔子聖人也其學莫可踰焉然舜猶好問好察禹
猶一饋七起周公猶一沐三握非不足於治耶孔子好
古敏求而無常師入太廟每事問非不足於學耶天覆
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地載眾形而不自以爲厚是之謂
不足彼坎井之蛙醯醢之雞蓋自以爲足矣然井外之
海甕外之天彼知之乎其不若是者民焉而不足於富
臣焉而不足於貴雖貫朽粟陳印纁綬若而猶頡頏焉
卒以禍故曰不足於學與治者祥不足於富與貴者殃
理之所必然者也嘉禾楊霖時望以冠絨之胃而遊章
逢之林其德充然其文燁然而其自視欲然乃不遠數
百里而從余於窮林陋巷之下此其心誠不足於學也
耶推是心也益進而益不足則其至胡可量耶惜余之
膚陋而不足相之也韓子不云乎稱載而來垂纛而返
足下亮之而已

金氏定新宅記

鄞金氏自少師忠襄公胡太宗皇帝奠社稷弘其家聲
公嗣子襲檢討累遷都轉運鹽使事今天子亦有勞望
世其家其孫若鑰數輩皆彪炳而麟振所謂稱其家兒

也然其宅在野左山右湖險阻陜隘煙嵐蔽虧風濤激
衝樵農之與鄰禽俯之與友不可以不更也乃就邑相
宅得之日湖西厥地爽塏厥巷邃深環垣言言峻字歎
歎比閭之弦誦填乎其堂序屏之神鳥溢乎其衢是誠
可居者使卜人筮之遇鼎之恆曰吉鼎定恆常吉孰盛
焉離爲雷中從長姓是以蕃父居之子覲之兄長之弟
承之金玉中峙玄黃外來明而能動定而克常且其繇
曰鼎玉鉉無不利三公之象也三公之世必繼其美於
是購而除之門庭肅清堂奧煥炳若新宇然爰差穀曰

徒來是居至則掖大夫人坐堂上宗姻前趨妾媵後擁
鼎俎具羞蓋罍稱壽愉愉如也少焉則文駟雕軒後先
雲集褒衣袞冠左右鱗萃乃烹羊羔糝伏雌序賓而樂
之公罔揚觶張老獻頌弦歌閒鳴豆籩稍空儼然射圃
之儀熙然燕堂之樂賓退已日乃來謁余請記其事余
惟安土敦仁忠襄之謂也擇里處仁運使之謂也運使
之命鑰實行之三世一仁其不昌乎卜人之言諒有徵
耶是足賀矣故爲識之

自別至今秋始得兄去冬所示書乃知兄嘗示教而不
達守陳一書亦不達於左右彼此之情闊焉不通者
皆洪喬之罪也可慨可慨書辭矜哀悼屈而復咨以世
故是誠仁人君子憐友恤故之盛心謙已下人之厚德
致君澤民之深意也捧讀再四感愧交併守陳哀苦萬
狀兄既亮之不復陳矣竊以愚暗兄之所知其所誦習
者皆古人之陳言而不適於當世之實用雖爲兄陳之
無益也而況兄之爽朗英哲於世故若視諸掌亦何俟
守陳陳之而後知耶然當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爲難

也夫黼辰之崇德也貂璫之擅權也大臣之持祿固寵
也將帥之不律也藩臬之不植也守令之不循也官之
濫也士之偷也民之貧也兵之惰也之十者人人能知
之而況吾兄乎然人人能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恐言發
而害至也故曰言之爲難舍是不言而欲毛舉細故則
又不可古之君子有言責者非不知言之害而不言之
利然而必言之者義不可不言也吾盡吾義而已他何
恤焉計萬世之是非而不計一時之榮辱論天下之安
危而不謀一身之利害是素望於吾兄而不可爲他人

道也吾鄉自豐清敏公而後仕雖眾未見有卓卓者踵
公之武舍吾兄誰望耶願無以爲迂論而不省也臨紙
叨叨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四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鏡川稿

農鳴

鏡川子居於家備老農而稼穡焉農嘗曰稼事貴乎勤也深耕而早耨厚糞而熟耨旱則灌潦則疏夙作而晏寢焉則其禾也必茂而其穫也必豐惰者反是是歲夏六月不雨農率眾灌厥禾或曰旱將久無庸灌灌且不利於禾農曰旱久近吾不知然吾知灌之必利也於是

楊文懿公文集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力於灌朝忘飡夕忘寢雖胼手而胝足弊精而憊神不恤也水不足則濬遠澮引深渠而必致之至竭流乃已其里之人或灌而不卒或不灌而委之天者皆是也同其勤者十無二三焉於是其禾蕃以秀環其禾之外皆槁苗也既而秋七月不雨至於八月乃雨則向之槁者勃然而興蕤然而茂無不有獲也而其禾獨不實莫燭其所以然於是眾皆尤農而里之人亦嗤之農曰稼之不勤是吾罪也勤而不獲吾何罪焉方禾之困於旱也焦焦然待升斗之水而活吾安能坐而視其槁耶於

此有人焉抱危亡之疾爲其父兄親暱者雖知其不可療矣然猶藥而鍼之衣而食之萬一冀其生若是而不生則生與死者皆無憾也不若是而死焉則死者且不瞑目而生者獨何心耶吾籌之審矣夫事之勤惰人也歲之豐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使天雨於旬有五日之前則吾之獲也必豐而彼之情者將自咎自悔之不及矣今吾禾旣秀而天燠之吾功垂成而天喪之尙安悔耶而爾以尤余是尤天也人之嗤余是嗤天也天可尤乎又可嗤乎曰彼之有獲者非人而天與曰非也天之道雖瞽史且不能盡知而況農家者流乎彼幸而獲耳然亦安能如故常耶曰後歲旱可無灌乎曰不可吾明春其復深耕之蚤耰之厚糞之熟耨之時其旱潦而灌疏之一不懈則吾之獲其必豐矣槁者茂而秀者萎惰者飽而勤者飢不恆然也世有寒而噤者不挾纊不強酒幸而旭日煦之得不死其他日復然則嚴風薄之凜雪蒙之乃立而僵死彼不復灌而冀獲必類是矣而胡可以效之也鏡川子聆之喟然歎曰農之鴻皆條也盡其職不隨時而易守其恆不徇人而更其良農哉古

之君子種道德樹勲業亦若此而已矣子方有志於道德而常恐困窮憂患之易吾守羣譏族議之搖吾見也乃錄農鳴以自警

說舟送陳存敬會試

吾嘗觀乎舟矣大而弗

弗勿

小而舢

昨多

而疾者舨

七短

而深者舫

蒲故

狹而長者濛舫上下重版者艦舫以嬉

舫

草

以運舩

計

舩以戰晉之舶吳之舩鯨海之舩

魯堂

音

鄉皆異制也就而視其具則棧貫其艦柁轄其軸

櫂

若篙所以行也縛纜若碇所以止也帆檣以續風篷屋

楊文懿公集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卻雨

音

以捍濤戈以禦害無不備也逼而視其材

則或檜或柏或梓或樟皆剛勁有文飽雪霜而欺金石

若樗櫟之離奇液滿者不與焉近而視其中則枵然而

虛也遠而視其外則沛然而達也有材與具而虛以容

物達以行川者眾舟所同也其不同者材或不美具或

不備虛之容者有多寡達之行者有遠邇焉爾苟材美

而具備虛其中而達其外則實萬斛之重若一芥也肆

千里之遠若一埃也雖風濤洶歛魚龍出沒萬變之險

奚足懼哉君子之用世何異乎是今吾友陳君存敬世

綸之家也

居仁與卓父子繼居西掖家有世綸堂

餘慶所鍾資稟卓絕其

材美矣修剛方之德躬孝友之心明於春秋四子而旁涉羣經百氏作爲文章滿家諤諤論辨若決河流而注之海閒習騎射欲學古兵法嘗從親宦南北諳吏事知民風其具備矣雖岨強若矜己而語之善必蹈告之過必亟更雖介特若絕物而士皆樂與之遊雖厲之人亦莫與讐者其中虛矣備是三者以載重而達外道遠而涉險其有不濟也夫雖然不可以已也一舟之舟與萬舟之舟有閒矣一人之人與萬人之人有閒矣載益重則中宜益虛道益遠則具宜益備故曰不可以已也然舟不能自行行之者人也尙有大舟庸之而兆民康焉周有大舟捐之而九鼎淪矣今有觴深之津人在君其見操與故吾說舟以贈

送吳生瀾序

金華吳生瀾天稟穎邁博學強記過人嘗自誦曰舉不倫魁仕不卿相非夫也人皆高其才偉其志矣然不自是輕數百里而從予遊予抑而厲之幡然悔其往志而欲進於道居數月駸駸乎不已茲告歸省予慮其往志

之猶存而進學之或懈也申語之曰世有一時之士有一世之士有數世之士有萬世之士子知之乎夫舉而曰倫魁榮不兼乎後科仕而倖卿相貴不盈乎百歲倏焉若菌秀薜華而已者此一時之士也內之臺省外之郡縣居其位而才智足以稱之世亦多道其名然無殊勳偉績身沒而名隨之此一世之士也才偉任隆克建勳業宜不朽矣然開漢社者魏人已不食其功惠唐邦者梁人已不蒙其德況於歲益久望益微耶此亦數世之士而已惟夫學術之宏深道德之卓偉窮若孔顏曾孟紹往聖而迪來學達若禹稷伊周勳昭當時澤被後世其名如日月海岳與穹壤相敞此萬世之士也以萬世之士視一時之士其高下固懸絕矣況倫魁卿相是有命而不可必得者子慕一時之士而不慕萬世之士惑之甚矣豈以一時之士易爲而萬世之士難及耶龍翔於雲霄蛙伏於坎井物理有不可兩易者人豈若是耶鈞是人也而或止於一時或至於萬世者習相遠耳性固同也萬世之士其道豈能有加於性之外哉子欲修其性而爲萬世之士亦不必盡棄其舊習而惟其新

之圖也不過因舊而加新耳今子舊所讀者多聖賢論性之書所講者多聖賢率性之道也子於此焉讀之愈熟講之愈精毋徒以此績文辭媒爵祿而必以此極其知實其意端其心以淑其躬窮而養達而施一以古聖賢爲準而冀與之齊則何萬世之士不可及哉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苟猶慕一時之華榮而不圖萬世之德業是則非夫也子其勇改而力勉之

與陸太守書

楊文舉文集

卷四

六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僕僻居草野伏聞閣下視象之初誕敷善政士民翕然稱頌心欲拜見以病未能也近蒙降屈尊貴遠臨衡茅且致牢醴之饋遲留燕語歡若故友薄暮而後別先達之待後進若此可謂厚矣未及趨謝奄踰旬朔歲又更新而病猶未愈顧鄉閭困苦之極心又惻然恐閣下有未知者輒敢冒達蓋吾郡連歲旱潦薦饑仍饑以至於今民滋困而不能堪近者雨雪連日殫殍處處有之存者多掘蕨根爲糧刮榆皮爲食道中丐夫乞婦皆菜面柴骨行步不前而聲氣僅屬有垂死之狀手持空囊徧

歷村落莫或賑之不知後此三四月間將何如也有鬻
貲產子女者價至賤而患無人售詢之則非獨爲饑餓
所驅又多爲秋鹽二稅與買贓之粟僧田之租所逼迫
耳亦有因是被箠楚至死者矣竊惟海賈之贓散之久
矣豐年不斂其粟而於今斂之欲藉是以賑飢是剗肉
而補瘡也民家之租太半不收皆不足供官稅而獨僧
田以官稅爲辭是或一道耶二者皆可暫已秋鹽二稅
固宜徵之然徵之於秋成之時則可徵之於今則民之
貧者有死而已不能供也今糧儲之運惟沿海爲急而

南京猶或可緩移彼濟此雖於法有妨亦無大害古之
人有矯制發倉者而況此耶然此三事僅足以解前所
謂鬻貲產子女之急者耳其他濱於死亡者不可勝數
何以救之古之荒政十有二以改利薄征爲首今廩粟
無贏公用不裕則似利難散而征難薄也利難散征難
薄而不爲之所則民爲殍殍爲盜賊而已耳爲其父母
者可不慮乎閣下固嘗慮此而勸諭大家輸銀將糴以
賑矣輸者旣眾而猶未以糴民多疑焉宜速以糴更不
可緩若猶緩之則死亡日眾後雖賑之亦噬臍矣且聞

官庫有積年贓罰之銀有近時官料剩餘之銀及他銀
猶多謂宜總計以代今歲貧民之料錢餘則盡以糴賑
不識可乎伏惟閣下仁心可同古人善政欲超當世民
固已感戴之矣然府史隸卒之巧沮仁心陰害善政者
尙或有之不可不察也伏冀憫烝黎之困屏左右之奸
益思善政而力行之以活五邑百萬生靈之命昔富鄭
公守青之政是閣下今日之政也鄭公所至之位是閣
下他日之位也可使鄭公專美有宋乎力疾拜書諸不
能悉惟察恕是荷

醫評贈鄭謙叔

醫之品有三上焉者得古聖人之心
中焉者得古聖人之術術之不精心
之不仁醫斯下矣上古之時生民之
患至夥也有聖人者出見其患而心
隱焉於是食而衣之宮而室之爲其
器用而制其禮樂政刑恩之至矣然
有天昏札瘥而不克蒙其恩者聖人
之心尤隱焉故制爲醫藥以治之起
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沈綿之中其
爲術至精而其爲心至仁也世之醫
者不得聖人之心而徒學其術其於
術也得其粗不得其精其於人也利

其賄而不恤其病又因以深其病若是者比比皆是子所謂下醫也雖未得乎心而已盡乎術雖亦利乎賄而有愈乎病若傳記所載越人太倉公之倫華佗許胤宗之屬皆吾所謂中醫也得乎術不祕於己醫乎人不利其賄見人之病悒悒然拯人之危汲汲然冀人之愈數數然其心猶古聖人者予所謂上醫也若涪公之不求報梁公之不屑利其庶幾乎周官論醫事以十全爲上十失一二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吾嘗疑之夫疾有淺深則醫有難易疾淺者雖庸醫可十全也使越人逢若齊侯者三四使和緩逢若晉侯者三四則皆失之矣果孰爲上下乎余懷是論久矣而未敢以質於人一日郡守陸公語余曰吾郡有鄭謙叔者少讀經史將舉進士未卒業聞閩岐黃之書遂通其術人求之者屢恆滿戶外吾嘗再四求之而謙叔亦再四應之不問蚤暮風雨卽趨而至閔之若己危治之若己疾而愈之若己安也酬之以金謝不受吾甚德之祈子一言爲之重余因以前論質於公公曰可哉若是則謙叔亦庶幾乎上醫矣乃書是論以歸之

書成御史墓銘後

御史成公諱規字孟周蘇人也始自舉人爲訓導有聲擢拜監察御史克盡厥職正統中嘗抗疏徧劾權貴之不律者命下一二於吏雜治之而權貴亦有預治者公叱之曰爾亦劾中人也何得預此聲色俱厲觀者爲之縮頸吐舌坐是擯不用卒于家嗚呼直道其難行哉夫爲天子耳目官奮不顧利害廷劾權貴而面叱之雖汲黯王義方之賢何以加此正孔子之所謂遺直也而一斥不復竟槁死三尺蒿下直道不難行哉然天下至今

論御史者必推公爲首蓋尙其直也豈惟今哉百世之下皆將景慕而歆羨之若山斗矣視彼寤訾嗜嗜以固位希寵者直蟻虻冀壤爾何足道哉余自幼慕公而卒不獲見今始見其仲氏矩則公之卒已久矣出其墓銘讀之又傷其直道之不見用於時而獨見稱於後也爲之太息流涕而直書其後云

退思堂銘

吾郡治之燕寢榜曰退思太守陸公屬余爲之銘銘曰於皇隆哉郡守之職四代諸侯漢二千石維國蕃翰維

民師師凡厥靜作其可易而奕奕黃堂中坐惟守儉相
史承氓隸奔走片言之微達於四疆一顰一晒萬民是
望又況鉅者係民休戚匪獨係民于躬于國閩爾燕寢
退食委蛇凝神靜慮於此焉思厥思伊何自源而委欲
意誠心端以達於理欲持冰蹠之操欲納金石之言欲
無揚人過欲無伐己賢蒼頭廬兒工讒巧佞吾或聽之
竊移威命鉅奸宿賊前趨後隨潛毒烝庶吾容不知舊
德端賢吾或有侮忠言讜論吾或有拒具僚列屬若十
指然吾豈昧淑慝而愛憎以偏陽城政拙上不順其何
方也劉寬罰輕下不侮又何長也丐者塞途道殣相望
何以調之俾生養死葬頌頌草竊于邈于遐焉得童牛
之枯積豕之牙單夫役重右閭徭輕何以均之俾平若
衡饑饉浮臻公私竭蹶焉得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將俾
園扉寂寥文刺闕希何以得此而恬澹無爲將俾戶陸
孝慈家積仁義而五邑大和其何以致將俾近悅遠來
頌聲洋溢而百禩流芳其何以得廩廩陸公惟是之思
肝膈宵寢用期惠我師

人之養生者，飢肥甘，被輕暖，是庖養縫染之人之所共者也。至其疾病，疔瘍之作，則必賴乎醫焉。醫之於人也，飲之以苦口之藥，而然之以灸膚之艾，投之以刺體之針，而薄之以傷肌之刃，誠知不如肥甘之味，其口輕暖之便，其體也。然非是，則無以治其疔瘍疾病，而全其生。故寧苦人之口，灸人之膚，與刺傷其肌體而不恤也。臺憲之職，其類是乎？夫爲天下者，設司農之官，典教之職，外有守令，而內有公卿，所以輔君而教養其民者是也。庖縫之類也。輔之，或愆其道，教養之，或繆其理，則必有繩其愆，糾其繆，而後歸於治焉。此臺憲之職所由設也。居是職者，或卻姬坐，或引帝裾，或頭觸乘輪，或額扣龍墀，或入閣而諍，或叩環而呼，或上十八疏，或進十九章，或言紀綱五事，或陳利害十事，而天子爲之改容，羣僚爲之側目，猶醫之用藥，艾鍼刀者，也是豈不知將順之爲美，和同之爲安哉？誠以諫諍之不切，則君德之不修，彈劾之不嚴，則百僚之不正，而生民之休戚，天下之治亂，皆由我而致之矣。故寧上犯雷霆之怒，而下觸豺豕之憤，不敢避焉者，夫豈好忤旨而樂任怨哉？亦盡其職而

已苟徒將順和同而屑屑細故忘社稷之大計焉則天下後世皆得而議之矣醫不能用藥而姑佐庖糲之人以其衣食豈所謂醫哉吾友項君忠誠以重厚之德充寶之學魁鄉選而登進士第它御史無幾何丁外艱而歸茲釋服如京師告余言別余以醫喻臺憲則君可謂良醫師也達乎風憲之體而夷考乎前賢之所爲其畜方也博矣明燭天下之邪正而飭聞當世之得失其察脈也精矣今其往也其結鑿鑿匪躬諤諤言論以辛其藥之味烈其艾之燄而銳其鍼刃之鋒焉則其去天下之疾也可冀矣君過京師見寮案焉曰江君元勳者尤吾所謂良醫師也其亦有論吾言乎

花香竹影軒記

鄞處士朱公韶世居壘湖之濱有一軒在堂之東南隅其外地廣數十弓雜植名花異卉數十百本間以脩竹數萬竿煒乎平泉金谷之麗謬乎淇園渭水之清也處士居其中不與人物利害相撓不與世俗毀譽相爭泊如也一日薄暮有客造焉坐少選明月方出清飈薦來處士觴酒而飲客客願而言曰吾始至也聞異馥清芬

睡夢弗意以几積龍麝而爐熱沈煎也徐而視之皆
無有蓋花之香耳少焉見黃金滿庭瑣碎煜燁將起而
拾之旋覺其非也其竹之影哉處士曰吾生於斯長於
斯髮已種種矣居與花竹同怡飲與花竹同醉而寢與
花竹同夢未始知花之有香竹之有影也今子驟至而
云然奚從而得之客曰花之香凡有鼻者無不聞竹之
影凡有目者無不見也奚獨余得之耶今叟也鼻不敏
而謂不聞乎香目不矇而謂不見乎影者蓋見聞既厭
而香影已入於膏肓之間至與香而俱化與影而相忘
矣是謂不聞之聞不見之見也然亦知夫不香之香不
影之影乎一氣散而爲萬物花得其麗而竹得其清故
能爲香爲影以授人之聞見也人得其尤麗且清者而
聖人君子又得其尤之尤者故其道德勳業文章之懿
人無不見而非影也人無不聞而非香也聞之見之者
廣在四海之外遠在萬世之下而非香影之於一方一
時也聞之見之能化而忘之者古今幾何人哉抑嘗游
於天下而觀夫富貴之家其權寵酷烈寶貨晶瑩營然
方經吾之見聞而已電滅露晞欲再見髣髴而不可得

矣曾不若香影之年年也人欲久有之且不能況得而
忘之耶而叟也上不爲道德之行而下不爲貴富之事
隱居獨善逍遙徜徉於香影之中而忘其爲香影也不
若伴花竹而忘之花竹與吾同生而天地與吾同體吾
焉知孰爲花孰爲竹而孰爲我乎又焉知孰爲我而孰
爲天地乎又焉知花竹之爲我我之爲天地乎而吾與
叟皆可以忘言於是處士仰而笑俯而飲與客偕醉同
枕藉於軒中云

陸儀吉字說

陸儀吉字說

卷四

約原刊本

有乎內無乎外君子不爲也有乎外無乎內君子不能
也外內具者斯君子乎夫君子於六經百氏無不讀於
三才萬物之理無不窮於五常萬善無不存而意無不
誠心無不正其智湛然而明其德淵然而深其蘊諸內
者如是宜無待乎外也然外不恭而內恆敬者無之彌
乎內者亦必彪乎外焉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
足爲褒衣博帶以端其躬爲珩璜琚瑀以肅其行步而
防其非僻而其達者則有采就之冕繡繪之衣裳山玄
水蒼之佩球象之笏赤白之舄朱鞞而素帶錦衣而狐

我我如也襜如也鏘如也其服可謂盛矣於是乎尸坐
而山立揚休而玉色行中矩而還中規在廟齊齊在朝
濟濟凡其升降俯仰之容進退揖遜之美皆可則而象
也其儀不亦吉乎夫是之謂外內具外內具而君子之
道盡矣學者徒學其內而不學其外則或流於野徒學
其外而不學其內則或流於僻善學者必外內進焉吾
郡大夫陸公之仲子其名曰襄襄者服飾盛之義也賓
以儀吉字之而公屬余爲之序余謂服飾之盛固主於
威儀之吉也而威儀之吉當原於道德之善記曰君子
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實以君子之德其
此之謂與今儀吉盛服儼然進趨有度而其德性之懿
洽乎家庭之訓是所謂外內進者也其惟俛焉日進而
不已則雖聖神可幾及也況君子哉尙無以余言爲迂

五馬朝天賦

伊歲之在彊梧

陸

赤奮君也天地重闢日月重明元化

浹乎八埏

戈

輝光燭

煇

乎九閔前星復次少海循經雨

露汪濊

於

風雷旬

普

旬

呼

河山爲之奠位動植爲之流

形於是百職欣羣黔豫萬國歡四夷慕內自甸服外暨

侯邦介冑之眾帥冠鳥之羣公

俱王

踏窟

日域雪籠

籠

炎荒麻身被髮之首氈裘卉服之長

直良

或梯行而牽引

或乘馬而浮航累累繹繹佛儼增增總總搏搏皆放扑

奔雄

好笑

而來王懿吾明郡卓爲東南之表山嶽峯兮上

吟

呼舍

四門海灑

少戈

兮中岷

捷

三島厥土廣沃厥產珍

奇厥民庶富厥俗淳熙時維邦彥出牧于茲仁聲馭

光合

沓于五邑義問烜烜于三垂美政洊敷忠誠恆峙足

雖跟

加何

于黃掌心乃馳乎丹宸祇逢聖作之辰肅展王

覲之禮於是摛表箋戒僕御簡元辰遵廣路爾乃佩虎

楊文舉文集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符乘熊車綵輓揭文茵鋪朱幡電燁阜蓋雲敷輪輻輳

莫

爾擊

消

爾軹衡育如濡如鞏陰鞠

胤

與盜沃續鏘游

環與胥驅造父執靶

霸

韓哀附輿其兩驂也侯驕

戶侯

駟

習

其兩服也維駟

符

維駟

龐

皆霜蹄而霧鬣或麟臆

而虎章豈項騅之足擬何符駟之可方中有舊乘之驄

尤權奇倏儼而無當目炯雙鏡耳批寒篔駿尾蕭梢兮

猶含柏臺之霜氣肉駿礪魄兮曾薰玉殿之天香師師

姦

洗

鹿

鹿

同駟駟郁郁焯焯見五匹之文練淳九霄之

卿

鹿

雲並歆玉而長鳴齊籥

韻

雲而迅征鉤膺沓驪

可

條條 草紛颺八巒瀾瀾乃十鸞踟躕于時梅雨晴荷風

爽蟬蛩鳴草木長緘塵不生四衢若掌輾城門而西馳

池輟郊關而北遄爰有賓佐庶士眾黎或徒或御有負

有攜肩相摩踵相接而追餞于西渡之涯爾乃停玉輦

置金柅引瑤觴撫瑤席蘭桂馨兮膈而豈雁呼蠓攜鳳

鸞離兮鳴池絕古瑟珩璜鏘鳴眾賓揖焉顏容眩詔

太守悅焉旌麾飛揚輿臺出焉時有東鄙民間於西鄙

儒曰自吾侯之下車也前搗善貪墨擦下奸豪寡吾斂輕

吾徭威若秋霜之方厲惠若春陽之未饒今乃載驅于

梅之學文集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野言覲于京吾恐聖主嘉其風采鉅臣薦其賢能或俾

總憲紀或俾司邦刑或俾典禮樂或俾職銜衡德雖成

于國澤不專于明若是則我有杞棘孰掬剪城我之我

有蕙菹孰溉培之孰裘我寒孰梁我飢孰爨我哲孰砥

我虽吾於是役將截纓斷綬而留之不識可乎西鄙儒

道爾而笑曰是奚可哉夫眾星煜雪秋皆拱乎北極眾

水溶溶見咸朝于東溟眾鳥翻力合翻皆隨乎雲屨別此

天象之經地理之恆物性之貞故聖作而物覩君命而

臣行今天子之復正大寶也黔黎悅慕況在承宣之職

繼夷覲朝況在茅土之域是宜電過而星馳走朝而奔
夕車不停輪馬不弛勒跋調乎柘李之墟魯乎毘

陵之陌絕江淮踰汝泗齊平原而遐征躋昌博陸而

近逝入京城就甲第解樊纓偃轅轅向昏而休中夜

而起戴金蟬之冠納絲絢之履紫綬金章所赤敬

費疋貢金門趨玉陛造仙班於蓬萊瞻天威於咫尺

鞠躬虎拜手書效嵩呼祝天子千萬歲壽拜是臣子之

敬忱國家之庸禮而何可以己若乃虛寧側席之憂開

閣推轂之求固皆屬于吾侯然數易郡守而俾民不安

楊太守集 西 十九 四 明 卷 四
約 國 刊 本

偏重內朝而俾外不治明辟良毗其肯爾乎竊意是役

也殆必沐鴻恩受殊賚煥五色之璽書我十尺之車蓋

賜金增星階界載謝載辭言旋言邁發軔於宣

武街中揚鑣於崇文門外麟歸轍復郡城偃仰于塗雌

之問嘯歌于畫鳳之楹秋霜載嚴勿泄適也春陽重煦

勿遐遺也毋聽貝錦之語毋忘白圭之詩毋虧冰檠之

操毋嫌宵旰之疲而始卒若斯由是風聲厲惠澤滋民

五稔麥兩歧狴牢聞犬足蓬家禮樂戶書詩來瑞鳳產

靈芝斯鳳翼未之芳躅也軼邵杜之懿規萬口交頌羣

靈芝斯鳳翼未之芳躅也軼邵杜之懿規萬口交頌羣

心具晞宏聲鼓雷車之矜

力矜口

重望聳岱岳之屨

崔

屨官泮于海甸籍于京餞四岳是舉后皇是咨子于旌

而招之虛相位而俟之于是時也則可留魯定借寇恂

川行撤其篙艣而陸行截其轆輪否則撰頌而金石之

創祠而俎豆之上以章吾侯之懿而下以著吾民之思

今則舉未可也第當祖其遙邁祝其亟還旋俟秋風而

備竹馬迓迴輶於舜江之塢

而宣

言未極但見雙轂電奔

甘蹄森

標送逸

山迴路瞻望不及兮空踟躕以終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五

明鄭楊守原鏡川撰

鏡川稿

吳山送別詩序

天順元年春翰林修撰黃公大章奉命有事於南方
惟三月丁卯祇祀大禹祠戊辰望于會稽先期天大雷
電以風雨霧晝晦尋尺莫可辨暨將事之夕風帖雨收
陰翳豁開大助氣澄月星明概公暨百執事有恪有顯
薦裸興俯動中儀式性醴樽俎罔不嘉好昭明焜蒿上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臨而旁觀也越翼日己巳暨庚午秩子宋永裕永穆二
陵不懈益恭神具昭格暨竣事公將復於京師藩憲羣
大夫卿相與置酒酌別於吳山之陽且各爲歌詩以道
其行而參政謝公道倣邑俾余爲之序余與公有同年
之好且嘗操觚在翰苑從公後義不可辭惟洪範八政
三曰祀祀者所以報本始致孝敬也古聖王爲之典禮
自天地宗廟社稷以及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大川與古
帝王聖哲凡有功烈於民者皆任祀典而祝史薦信鬼
神用饗故降以嘉生而錫之祐福迨後王不率而或淫

於怪或豐於昵或惰於慢是以鬼神不饗其國而嘉生
不降禍災洊臻代有徵矣我國家稽古定禮而今上以
聖神文武之德申受天命復正大寶治民事神兩用其
極至治芬香旁達於上下而公以文學近臣祇上之命
以稱殷禮齊祓一心率禮不越是以神降之靈以歆以
享將使寒暑時而雨暘若五穀熟而人民和薄海內外
皆與神之福以永廟社無彊之休此其兆矣而公之忠
敬上簡帝心下浹民悃以都崇官受重任者又肇自今
矣神享其國而不降之福君格於神而不斂其福與臣

送孔生序

敬其事而不與其福者皆未之聞也然則茲行也所以
侈上德鋪神休闡國家之典昭臣僚之職而播之四方
垂之百世者有不可不序也燕饑之私蓋不足云

世謂有貴爲富有爵爲貴而貧賤反是皆係乎天而不
可必得然吾觀人之富貴貧賤有不在貴與爵者何居
世之都三旌似有萬金產者或貪求而不止或憂苦而
不釋是與乞墻丐道而號啼寒飢者不異也古之君子
雖藜藜哈糗處環堵之中而無慊於己無求於人其至

道之充腴盛德之輝赫溥之而冒六合與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燭萬世與日月同其明雖四海之富萬乘之貴莫敢與之並也而況如前所云者曾何足道而彼以是驕稚於我是以腐鼠嚇鵝雛也孰顧之耶士方慕人之富貴而不知己之有富貴又反羞己之貧賤而不知富貴者之貧賤甚於我也往往喪其守以徇其勢何其昧哉括蒼孔生衍宣聖之胄也性敏而氣和家甚貧而篤於問學從余遊方數月遽以薪水之不屬而去余爲之慨然而余亦貧甚不能周之也然生豈久貧者哉人之富貴貧賤若兩暘寒暑晝夜然交相禪者也故少而富者長多貧老而貴者其少也多賤終始富貴者幾人哉故侯舊相鬻瓜丐食而耕漁販築飢寒頓踣者往往取王侯將相之位故富貴者不必驕人而貧賤者不必畏人人生歸矣尙惟求在我之富貴而勿畏在人之富貴以俟在天之富貴可也而祖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

送徐生昇序

余少時讀古書求古道攻古文辭惟師先大考耳稍長欲兼舉業作時文始別從師未久而省先考於京師每

過庭輒有聞然或謂古人易子而教舉業焉可無師先
考曰古學難時學直易耳五經四書大全此講說之
師也歷科三試程文此筆削之師也何必人師哉余卒
不師人亦幸竊一第以歸余之歸也學徒麀至不能盡
拒因而抗顏亦不得已耳非好爲之也金華徐生昇質
甚穎學甚勤文甚華既從官師矣捨而遠遊從余甫踰
月官師欲文致之亟告余別夫既有師而又外求豈謂
鄰爲東家丘耶然生亦自謂不得已也然則若人者已
不得師士又禁士師人余不知其何說也生素攻時文

楊文舉文集 卷五

四十四明續稿
約園刊本

而余初告以古道輒肯余聽學纔踰月而已迥異乎眾
矣其進烏可量哉惜其不終余誨也居今之世求古之
道而不兼時學則不能入仕而行道故二者不可偏廢
也時學如余考所言固無待余矣古之學雖難然古人
亦曰自得師曰主善惟師曰以己心爲嚴師是又安待
余者子歸於家取四書六經日誦味之觀古聖賢之所
以至於聖賢者而用力焉心常嚴而惟善是主則將自
得師矣信無待余也孟子不云乎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詩私鈔序

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穎濱始皆疑序而嫌傳說各出其所見穎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情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師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爾晦庵朱夫

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以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辯之今雖專門舉子尙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霞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注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又不止此歷歲游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

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鈔之以誦習詩則專鈔
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
見附焉嗟呼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
以其託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
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
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
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
閒豈非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
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多始疑而終信者今蒙
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自
知而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

私鈔解

或問於鏡川子曰聞子於四書五經皆有私鈔信乎曰
有之曰是九籍者皆有刻本市灣而家藏人人誦且講
矣是何用鈔而安可私哉曰蒙之所鈔與世之所刻者
稍異請觀之曰既請私矣安敢以示人請聞其略亦不
敢固請乃曰大學中庸朱子皆有章句於大學則正其
錯簡而分章爲十一以傳有關而爲文以補之中庸則

仍其舊編而分章爲三十三以經若斷而爲說以連之
矣蒙觀大學之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於是取
二書之錯簡盡移正之則傳已完而不必補以文經自
屬而不必連以說又各鈔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私
鈔經旨不合者不無少增損焉論語孟子朱子皆有集
注明且精突然於經文之錯簡未正且其言議亦或有
隱奧遺漏而後儒能發之者故蒙旣移正錯簡又擇鈔
後儒之說且以論語記載初無倫次孟子首尾固有深
旨而中間亦皆雜記於是又取二書本文分類以鈔之

而各附其後焉曰四書則聞命矣五經何如曰易經古
文以伏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十翼各分爲表
則經傳隔越而不通今文自坤卦而後以象象傳合綴
於卦下以小象傳分綴於爻下則經傳混雜而無別性
若乾卦今文則猶存古而且便今斯亦可矣程子之傳
主義理朱子本義主卜筮各極其精矣然易道廣大卜
筮特其一端而學者非所當務易理無窮程朱閒有微
漏而諸儒亦或可補故首鈔古文以見其原次鈔今文
皆同乾卦而雜取於繫辭中之文言分附於各卦之末

其經傳之下則各擇程朱及諸儒之說凡主義理者鈔之主卜筮者不鈔也書之經文間有離類失次且多錯簡訛字與重句闕文先儒不敢擅更諸說率多遷就蔡氏集傳或有未精而諸儒之說多有可取故鈔經文有合其離而序其失者有正其錯訛而明其重闕者蔡傳諸說則擇而鈔焉詩經文鮮有訛錯但篇或失次而雅頌尤甚朱子集傳固已并包乎眾美冠絕乎諸家然多改刺詩爲淫者之所作或改男詩爲女子之所言蒙未能無疑餘亦間有一二可疑者故鈔經則國風或以時

次雅頌各以類從注則獨鈔朱子集傳間亦附以他說惟改刺爲淫者若誣詩人而穢聖經乃以他說易焉春秋經則三傳或有異同增損而胡氏已定之餘亦豈無傳訛然不可考見矣傳則紀事莫詳於左氏而公穀亦或可信立論莫正於胡氏而諸家尙多足取故鈔經從胡氏而博取左氏以下諸傳各擇其精要者鈔焉禮則周禮錯簡至多而冬官蓋未嘗闕俞王吳丘四氏皆更定而各異蒙見亦不能合故又參考而妄定之儀禮經文獨全二戴記皆多錯簡今遵朱子之意鈔儀禮爲經

戴記爲傳而傳有正附如冠禮則冠義及他篇有專言冠者摘出鈔之皆爲正傳若曲禮公冠雖言冠而泛及他者皆爲附傳其無經可附者則別爲卷帙焉戴記錯簡吳氏嘗有更定蒙見亦不能合故亦詳考而妄定之四禮各有鄭注孔疏及吳陳諸儒之說亦擇而鈔焉以止凡鈔諸說皆倣呂氏讀詩記之例亦或附以私說此其略也曰聖人之經學者皆尊信講習無敢輕議漢儒注經見錯簡則曰此當在某文之下見闕文則曰此上下疑有闕文見誤字則曰某當作某見重句則曰此衍

說者或至誤國而殘民畏聖人之言者固當如是乎漢
唐諸儒膠固經傳之弊已至於此至宋而程朱歐蘇之
徒繼出迺始有正錯簡補闕文刪衍說而聖賢之旨於
是乎大明矣然尙有正之補之刪之之未盡者寧無望
於後之人乎故不自量效而爲之蓋不敢信世俗之訛
本必求聖賢之真旨是畏聖言之尤者也而豈侮之云
乎狂易喪心人知蒙之無此疾也曰自漢以來傳注之
家無慮千百至宋諸儒若朱子之學庸章句論孟集注
程朱二子之易傳本義蔡氏之傳書朱子之傳詩胡氏
之傳春秋陳氏之禮記集說皆迺適前古冠絕將來而
朱子尤號集諸儒之大成者今子猶以爲未盡而東採
西摭左增右損一任臆見以易其已定之說無乃厭舊
而喜新棄常而求異乎曰不然尺寸各有短長智愚互
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前
五儒者陳氏猶夫人也蔡氏尙或有蔽胡氏猶或有偏
惟程朱卓乎其不可及然千慮一失亦豈無之諸儒生
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生其後者
若真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而其說反

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故蒙所鈔不惟其人而惟其理苟當乎理者雖小儒之說亦收不當乎理者雖大儒之說亦略豈容心於新舊常異之間哉曰古人之著書者必創新制而不蹈故迹必出特見而不襲舊聞必立偉論而不述陳言使前無當後莫及乃可以成名而不朽今九籍者人傳家注月增歲加不知幾千萬卷矣今子所蹈者皆故迹所襲者皆舊聞所述者皆陳言欲以成名不朽焉可得耶曰不然蒙聞篤行始於學問思辨約禮本於博文盡心由於知性而平天下之道亦先於格物而漸進之耳九籍者萬理之淵藪百行之楷模而天下萬事之本根也蒙故徧讀而詳考熟玩而深味以探精義至道之所在有得於心必書於簡務取是而捨非或移經而補傳是惟學問思辨博文格物知性以求篤行約禮盡心漸進乎平天下之道耳然亦自恐妄見故稱私鈔豈欲創新制出特見立偉論以求成名不朽者哉曰若子所言惟卽聖經賢傳而究其理踐其道足矣何乃盡取而紛更之吾恐古之博文格物知性者未必若是之煩擾也曰不然食粟者必播其糝衣綿者必揅其

粉雖若煩擾不得已也九籍者其經文或誤傳說或訛不精擇而慎取之亦何以究其理踐其道哉今惟恐擇之不精取之不慎徒勞而無益耳煩擾豈爲過哉曰古人之於九籍或從師半載而始見一編或童習白粉而不能明一經其爲傳注者皆歷十數年而後成或臨終而尙改然各專門名家鮮有舉九籍而兼注之者可謂難矣今子兼注九籍僅數年而已畢何其易也豈子反過於先儒也耶曰不然譬之宮室衣服先儒則構大廳堂製大冠袍故爲難也蒙則或正其數瓦之缺漏或補其幾縫之綻裂故爲易耳蒙於先儒不能爲役豈敢望哉曰然則子亦自知不逮先儒歟曰然曰吾謂先儒之傳注至矣盡矣子旣不逮則私鈔亦可已矣曰不然農雖不善耕安可捨耒而嬉工雖不善斲安可捐斧而佚誠若子言則世之儒者謂詩不逮李杜而遂廢歌吟文不逮韓柳而遂廢著作史不逮馬班而遂廢紀載可乎推是以往謂孝不逮曾閔而遂遺其親忠不逮伊周而遂後其君仁不逮禹稷而遂忘其民又可乎然則余之私鈔不可已也子其少恕之或無以對遂揖而辭

新鈔周易本義後序

奉化文學成君矩新鈔周易本義於梓旣自題於篇端而復屬某識其末辭不獲爲之言曰夫易四聖之心百事之鑑而天地萬物之祕藏也自尼父授商瞿子木一傳而橋子庸再傳而馯子弓五傳而田子裝猶未離本真也其後學有理數之別而經有古今之異今經則始於康成卒於輔嗣或謂長翁始變者非也古經則二呂氏復之蓋得於漢藝文志焉尙數學者若孟焦諸家皆泥於術數尙理學者若王韓諸家皆淪於空寂而於聖

人開物成務之旨盡性至命之道茫乎失之矣惟濂溪之太極康節之先天獨得理數之正原而伊川考亭宗之伊川宗濂溪因今經而作傳其說主義理考亭宗康節因古經而作本義其說主象占所謂並行而不悖者蓋義理象占致本一也談義理而不淪於空寂推象占而不泥於術數一洗羣儒之陋而大闡四聖之微二子之功茂矣易之有二子也猶天之有二曜煥乎發其光燭萬世矣然古作易者皆因占以寓理故今讀易者或先本義而後傳亦不爲無謂成君爲鈔梓者此也守陳

章時卽讀四聖經茫然不知所謂後取傳義味之而參
以諸家之說質以友師父祖之言緬思而力探之踰二
十載始若樵枯枿繼若睇流霆而索奔駿卒若登天府
見百寶充斥雖不能取然愛悅把玩而不能舍也竊嘗
謂易有三非太卜所掌者兩儀之造化一易也天下之
萬事一易也古今之人心一易也得心易則思過半矣
然心易不求諸書卒未得也求書必兼傳義而諸家之
說亦不可廢蓋易道由一而萬得其一則伏羲之一畫
亦贅也負苓者有見乎是矣求其萬則雖稗官虞初之

說亦可資也嗚呼安得會萬於一者與之共言易乎成
君矩蘇人也厥考教授公以文著厥兄御史公以直名
君累掾文學士皆德之其錄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
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

書重鈺標題四書後

漢之代論語次六藝而大學中庸具載記中孟子列儒
家判然也至宋程子始尊語孟表庸學而朱子爲之集
注章句以示人於是前四書者合而行世凡孔曾思孟
之微言精義近之切於身心而遠之極於天地萬物粗

之爲世粟帛而精之爲聖賢堂奧者七十二子或不聞
歷世諸儒或不通而今雖窮荒蒨屋三尺童子皆能誦
而味之朱子之功偉矣後儒爲之羽翼者無慮十數家
熊勿軒其一也標題語雖簡而舉綱闡微旁引曲證有
裨於前功後學若大學傳五章及孟子馮婦章所論尤
足爲朱子正救之臣匪徒繡鞶幌而已然自倪氏輯釋
行聖朝大全出則是編若長物然而輯釋大全卷帙重
大隱儒或未易得則是猶有賴焉此奉化學成經師
君所爲重鈔諸梓也君名矩字叔度家姑蘇厥考爲郡

文學厥兄爲侍御皆有聲君以鄉舉高第歷官是邑乃
出俸資鉉此及周易本義於學宮其知所重矣學者於
是其熟復而味之允蹈而終之循大學之序以盡語孟
之精微而復會其極於中庸窮以是淑諸鄉達以是淑
之天下毋徒藉之以譁世取寵也余與君尙胥茂之

思訓堂記

距郡城西十里所橋望春而南故湖堤掖兩川肩八石
扛尾眇而斷勢蜿蜒蜒人名狀之曰龍舌舊族朱氏
擅其勝而居焉朱有別子曰茂秋甫徙築龍舌東樹桃

枝竹若櫛比爲四藩藩內地廣數十弓中屹寫廡宇五六楹壁黝窗扉前列數柏結爲屏後擁筠篁數千百挺旁羅蔬果花給食玩其外疇隴廣沃恆有秋甫巾折角衫布履革坐正寢楣門揭二大字曰思訓恆仰瞻之蓋甫結髮耳厥考訓訓繁不殺大要欲其勤生樹基業且無若芷漸滌以貽若考蓋耳甫念之昏勞藝黍稷或牽車牛遠服賈家用饒裕堂構克新亦罔敢從匪彝出話言無度惟訓是念允出名言若茲至老身長子姓猶不忘閭人儀之閒嘗謂守陳曰子其爲我記厥堂竊念

先君子爲朱之自出不敢以不文辭惟子服父訓天也狼子戾訓尙踐垂沒言天豈泯哉聖安其天賢利其天士勉其天也甫其士而賢哉抑不獨父訓可思六籍聖賢之大訓可思風霆庶物天地之大訓可思甫老矣厥子姓尙事於茲否耶

心遠軒記

鄞土瘠而民貧稍有富者率若江滬之起滅庸非多行無禮而天不祐乎惟吾鄉孫氏富而積善累葉益昌天可徵也孫之秀曰叔禮者覽和莊重綽有先代風而文

采過之嘗構一軒榜曰心遠而屬予爲記子讀靖節詩
有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試嘗思之靖節居柴桑之南村去城市遠甚彌望皆
荒蹟廢墟農牧來去曷嘗有行者之車馬而茅簷荆扉
之閒日惟田夫野父挈壺而至班荆而談亦何嘗有車
馬之客暖於目者不過桑麻之陰囂於耳者不過雞犬
之聲而已其地之幽偏僻絕固若是而非以心遠致也
然其言豈無謂哉世蓋有居名都大邑而被褐懷瑜門
無轍迹者亦有處深山密林而賣名招權輪蹄日叢於

其心與天地同遠富貴炎之而不能熱貧賤冰之而不能寒駭言奇難雷之而不能驚也況車馬之喧乎又況地本偏而無車馬乎靖節庶之矣叔禮其茂之

祭陳存敬文

噫吁爾陳帝舜之胄太府少卿

膏

始築於鄧文懿

居仁

清

敏

卓

重輝匹休十世以還孰爲箕裘子之嚴君簿邑書

最一桂七枝子拔其萃矯矯龍駿鳳臆虎文箭雲噴玉

誓空其羣南金之鋼斷截鐵石

剗玉

甄人器之飾以文

玉謂宜大造爲公爲卿植勳邁烈以揚家聲三獻不售

楊東坡文集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陣刊本

抱璞以泣不發其珍竟死窮邑世綸之光黯其喪而二

公戮乎不胥祐之天昌子材其果何意不需其成而奪

之丞相彼孱瑣梃貌蠟言胡貴而壽子姓以蕃天不可

詢理不可測與人具傷何獨親暱繫我與子井邑是同

各隨宦轍一西一東於後閩子裕於京邑遂名薦書有

光其焜余時於鄉謬爲舉首計偕王覲獲與子偶戰於

春闈裾連袂接不武如余天幸以捷子斂其銳左次壁

水還往無何餞子旋止再更歲籥余歸倚廬子拏厥航

遠弔唁余子迫試期乃失所恃余抱三喪且闕六禩子

秀我華並罹霜雪未實於林各堅其節我服既釋自郊
而城子必迓我館我上榮飲且食之禮恭情重始卒不
渝若晏平仲丹雫之朝白雨之夕比襟連牀舒憂斂戚
聽子豪辨注海懸河英才偉度古何足多子釋縞袞如
京取應饒子一鵠說舟以贈期子念子厥衷懸懸不聞
子榮乃以病傳輿疾以歸安於牀席我過候之厥疾已
亟執子之手勉子勿虞子拱而答哀哉吃夫斯須不親
遽聞續屬百哀中攻削訇以哭回也短命攸也無兒痛
子兼此能不重悲撫子之棺覲子之繼鐵石吾腸爲子
冰碎茲歲之首余朝京師奠觴訣子知乎不知

昌陽傳

昌陽字子桓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也其始祖非在唐
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旣而感百陰貌異常日遂變
氏名曰昌蒲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爲列星厥胤
皆以昌爲氏蕃布四方實盤石之宗至五世孫蒞始以
滋味干周文王王悅之時置齒牙間俾爲膳宰屬世其
官成王時有共豆寶爲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
者曰歇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闕來聘公備物饗

之歎與席焉其族人有隱居高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骨而鳳姿須髯戟張秀整拔乎其萃性疏挺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煖有常雖凍虐炎燂之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獨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必交拜謂爾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卻老方安期韓眾之流常服之至陽益精韓愈爲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故其名益章徵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曰是所謂列仙之僑居

山澤而形容甚臃者與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其膳無益也上不能強之罷去迺從柳泌服金丹日加躁渴已而暴崩穆宗卽位遂杖殺柳泌流眾方士於嶺表而徵陽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側目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擅池島之勝旣貴顯極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置泉石以延之爲席上珍皆曰見昌公使入塵俗氣自消至有

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爲世所愛重至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師謚清節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爲勸農使其孫曾亦皆挺挺有祖風烈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萑蒲其豈非之精所爲耶植本歎世共王命光厥祖矣自神仙之說興方士資以微利達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偉然而靈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庸世謂仕不利於直吾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嗚呼獨松柏也乎哉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三十四 朔齋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五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六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起己卯天順三年盡丁亥成化三年自三十五歲至四十三歲所作

叢林一覽序

局一隅而欲覽四方之奇勝攻一術而欲交九圍之俊英此在門牆者猶罕也況在夷狄者可得而麾之歟客部郎中孫君廷蘭素與余友善一日謂曰吾蜀浮屠子子珙號璧溪貌枯松而心皎月行玉雪也茲以薦來京師拜命爲松潘都綱副旣獲覩神畿天闕之壯偉退而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謁諸碩儒髦士拾其珠咳王唾於行卷中自以爲慶而其中猶未厭也行將去燕適齊栢大江而南訪金精於虎巨睇小朵於天竺蘆浮鯨波拜神現於小白華山下然後轉金陵出荆楚而歸在在求必儒林之作以實其卷而於茲題其卷曰叢林一覽祈先生言弁之嗟乎蜀之山水名天下而學浮屠者自以其術百家莫能先也珙生於蜀而馳萬里以覽四方學於浮屠而能內交吾儒博求其言議此與夫安甕天而矜坎井者何其異哉昔者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則以壯其文辭陳良北游

中國則以學周公仲尼之道琪其有是哉請有以語之
爾未出蜀時意蜀之山川至矣今覽之嶽鎮海濱則向
之所見者何如也周孔之道豈直若海嶽而已哉聞而
慕之不若目覩而足蹈之也琪其以是惟之倘有志於
吾道也請更日而竟其說

少詹事劉公哀頌 有敘

古之抱德藝而艱屯天折爲世之所悲憐者當時德人
藝士必著辭以哀之尙矣今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秩登
從四壽餘六十且有子登甲科矣而其卒也眾咸哀之

楊文彙本集 卷六

二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若哀前所云者蓋公方以德行文章爲儲皇之所倚毗
後進之所矜式而僅止於下壽此所以爲眾之所哀也
余雖庸瑣曷能已其言乎公諱珖字宗器世家蘇之長
洲初以善書徵詣詞苑尋試京闈得雋已而擢中書舍
人累遷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陞今官云頌曰

大冶鑄羣彙兮殊短修蜉蝣一旦兮雲鶴千秋撫余懷
其不嫌兮謂游何壽而鶴何天豈嗜奇而過許兮余斷
斷乎有道彼鬼瑣之旣育兮宜未齷而蹈之胡俾其壯
而強兮疇不憾鬼誅之太遲欽擊且之翼聖兮游德普

而仁洋天雖慙遺以迫今兮夫孰不欣欣而樂康公位
儲端兮年指使俄而疾兮倏而逝具傷盡兮庶士唏親
與故兮有涕滂而慨彼蒼之司人兮疇昭其昧斬三旌
與百齡兮胡不公俾蘭被皋而榮春兮芳迢迢其彌馨
樗隱駟於崇厓兮羣嗅之而狂醒淵飲瓢而聖慟兮誼
賦服於長沙豈轂丹與背台兮曄芳聞於幽遐公貴榮
而壽考兮允天命之有恆吾絮彼以量滋兮又何必增
唏乎永傷惟儲宮與翰苑兮眾顛望乎耆碩聿孤翹之
虎倒兮羣秀黯而無色景冰玉之雅操兮覽珠琲之昌
辭馨欬杳而莫聞兮短髣髴乎半儀吾乘迅霆以爲輪
兮策剛飈以爲駟上下四方而求公兮縹茫茫其不可
值誓仰高而行景兮幸典刑之具存驅跛鼈以追驥兮
聊寄恨於斯文

五松圖賦

客有厭華封之鞅掌慕栗里之盤桓睠三徑兮何許渺
雲海之漫漫興懷伊人欲審厥象一史儻儻偃宏之黨
始解衣而盤薄旋展素而從容灑墨成雨運毫生風忽
滿堂之撫掌見數子於雲泉之杪巖谷之中聯衽接纓

比肩交趾若喜而方親若怒而將離其數則滿八去三
盈七除二增戰國之一豪半宗周之十紂豈馬氏同氣
之常袁氏奕葉之公耶抑翰苑之媿鳳燉煌之稱龍者
耶或曰此先秦之大夫也猶有春秋之遺韻三代之芳
風爾其輪囷偃蹇磈砢崢嶸蓋所謂熊虎之狀虬螭之
形長鬣若楚人之相短髮若吳國之僮爛被練而組甲
紛執戟而持兵軒若賈勇俯若歆盟促若同浴而扶紛
若並濟而爭是其春秋之韻與若夫矯矯昂霄之姿挺
挺歲寒之節處至崇而不驕抱至剛而無虐文而不華
質而不俚澤而不濡泥而不滓羣居而不爭中立而不
倚是其三代之風與余曰不然此十八公耳詩書之所
贊詠尼父之所褒揚其生也鍾乾坤之正氣其長也表
岱華之崇岡閱歷歲月凌摩穹蒼沐浴雨露之澤衣被
日月之光時乎不用則清風高節足以振崖壑而傲風
霜時乎用之則奇材偉器足以棟大廈而柱明堂也客
曰唯唯否否此吾三徑之故人也類睢陽之宋老似山
陰之漢叟秦皇帝不得而臣晉徵士不得而盡友昔與
吾若金蘭之交今與吾若參辰之宿爰求肖似之真以

慰離索之久也吾今辭斗祿卻五漿解朝紱乘歸航將
隨五公者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時扶其祕寶而食
之將後天不老而調三光於是眾等皆大笑冠纓索絕
送美人兮南浦採驪珠以贈別

送徐教諭序

吾邑有俊爽介特之士曰徐君玉齏而墜焉髻而庠焉
其姿儀若瑤山瑤樹干青霄而輝白日其進止若雞羣
之鶴昂首而獨步其言論若鑛錫初淬曄然鋒鋦百鏗
而不折其文辭若奇味異珍蜚吻而刺目其氣志若一

楊益公文集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鶻孤翥俯視百鳥皆在其下風焉每文學之所程郡大
夫之所試藩臬之所察多以君爲首選而棘闈大慶君
輒敗北低徊而返後生晚出賈其餘勇者與之對壘亦
或反得雋焉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澣統
豈獨用之異耶蓋亦有命焉耳以故鬱鬱居數十年始
以歲貢來京師一日過余所劇談豪飲至夜半慨然謂
余曰古者四十而仕後世以爲晚矣今余四十又加五
而始入國學自是又且十數年而始得仕則視古人命
大夫之年已過甚而前距致仕不遠矣其何晚如之蓋

余世之奇人也盛時邁往之志今盡化而灰矣茲欲與
儕輩上疏覓一文學掾爲之何如余應之曰君殆誑余
也夫審爾則謬矣天有時地有氣春榮乎蘭秋榮乎菊
天時然也北山之木樹之南山則茂瘠土之苗種之沃
土則滋地氣然也子之得時與氣有在盍姑待之焉知
浙省京闈舉不捷稚壯耄老終不遇耶君曰吾且老不
可待矣卒行其言就試內廷爲第一得教延平之尤溪
凡吾鄉之大夫士咸需言以贈其往嗟乎世有學屠龍
之技搏虎之能者縱不得龍與虎焉猶當得長鯨肥鯨

以爲鱸怒彪文豹以爲斯也區區一禽之獲豈其任哉
立志大而見功小此古昔之所喟也獨君玉乎哉雖然
古今之士有自下僚而陟崇位少不諧而老方達者多
矣孰謂君玉終於此乎淹哉請姑往

百耐庵賦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所
在名其燕處之齋曰百耐庵而求搢紳之言積成大卷
矣閒來京師復屬余言余閱其卷則寶墨華潤天葩陸
離迺楚王殿下之文與書冠於其首蓋先生之子銳被

選爲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故獲寵賁若此而諸作亦皆彬彬可觀也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慾之火熾於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戟森乎外不耐則不能聽天吾爲一文學而晏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祿者其耐之功耶余旨其言迺爲賦之其辭曰

越有搢紳先生宦居於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鼓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蓬之與鄰泉石之爲伍榜曰百耐之庵日冥栖而蒸處有華軒大夫文袴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颺起借謂先生之處世也泉茗日

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飢冬衣纒綿夏服絺苧不若貊粵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憊行峻潔清不耐汙穢一耐之不能而況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銳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戾契致大欲覲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頤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敷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濱栖栖壇杏采采頽芹屹若槁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鱣於是下隸庸

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
不睇伋伋勇夫截截騙子盛氣橫侵巧言深詆先生耐
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箏踵堂之士或逝
梁而譖蘇閱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
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
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糜粥不啜盜泉不斲耐茲飢
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粵不殊
皓齒傾國翠筍倚門先生耐之寧樂綦巾盛富賈怨積
財四凶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第先生耐而不至

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
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蒂其
靈府也

倦游辭

久客兮倦游蹇將返兮故丘靡靡兮遙睇山金螺兮白
鷺洲葺屋兮西滌白雲爲扉兮層波爲砌澗塵編兮滿
牀衣芳荷兮飯芰寤靡兮鷺鷥宵與胥寢兮旦胥與遊
澹容與兮安命羌富貴兮不可以苟求

祭李祭酒先生文

楊文齋公集

卷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道術爲天下裂士不見古人之全苟僅占乎一曲皆

自附於聖賢疇若夫子獨全其天始而光應列宿

天樂初選

庶吉士二十八人應才邁羣賢繼明刑於比部復載筆

於詞垣手之所著述筆削身之所蹈履操持者世固稱

頌而流傳中而抗疏雲霄之上磨缺斲欲幾殞雷霆之

下折脅拉肩於是召振天下雌庸夫愚婦亦無不聞焉

晚而擢教胄子作新成均命若武帥之嚴肅恩若慈母

之勤拳明若藻鑑公若衡銓雖嘗爲邑犬之所吠城狐

之所曾而卒不爲之變遷故英才皆入其彀卿相咸出

其甄於是聲望益著若泰山北斗之巍然蓋文獵周漢之苑學沂伊洛之源盛德蘊圭璋之粹大節秉金石之堅此所以上紹古昔高步一世莫敢方駕而爭先守陳無似僻處浙海之墟歌鹿鳴而觀國幸獲拜於函丈之前豈惟躬被時雨之化而施及先子亦被華袞之言嗟隙駒之迅邁痛梁木之傾顛忽持節而南使望斧堂之芊綿羞蘭芳以薄奠徒隕涕而漣漣

跋褚遂良所臨禊帖

昔蘇長公和陶詩山谷稱之曰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吾於王右軍與褚僕射亦云然宇宙內雖右軍之風致或可少而僕射之忠義有以扶天綱樹人紀者則不可一日無此又尙友者所當識若其書則世有定評然亦無庸深較

硯山志序

地有志尙矣古之九丘夏之禹貢與周職方之所掌皆是物也後世志日益繁自一鄉一郡以達天下莫不有之志天下者若兩漢之地理郡國唐之十道四藩宋之九域備矣志郡者若陸游之於會稽馬子嚴之於岳陽

人緝家纂紛至夥也志鄉者若元結之圖九疑曾洵之
記句曲蓋可數焉夫鄉之於郡郡之於天下其大小不
待較而明矣觀考之士述作之家孰不難於大而易於
小也然而志一郡與志天下者恆多志一鄉者恆少豈
以一鄉之內陬隘空閒而無可書哉抑以其卑鄙瑣屑
而不足書哉夫天下者一鄉之積也舉眾鄉而書之則
為郡志舉眾郡而書之則為天下志故天下志本於郡
郡志本於鄉也則鄉志胡可少哉江右樂平北一舍許
有硯山者蓋其下有鉅石外方而中窪若硯故因以名

邑大姓徐氏擅其地而世居焉今宣平教諭光潤先生
迺述其里社之稱山川風俗之美人物之賢屋室丘隴
之槩旁及於古今文詞之有關於此者彙書而備錄之
總若干卷名曰硯山志寓書守陳俾為之序初守陳之
舉於鄉於先生為門生也不敢以燕陋辭惟地志之於
世大矣案之而體國經野據之而幽尋勝選闕之而博
物洽聞皆於是乎在故蕭鄞侯之入秦獨先收圖書而
韃昌黎之過韶亦先借圖經於其友焉地苟無志則雖
生於其鄉者亦或懵於見聞而況四方之遠百世之下

哉然志地者必足蹈而目覩之斯能志其詳非若理道術數然可以臆而論也故禹貢之記彭蠡傳者惑焉與地記之論九河有識謂之然則志地亦豈易易哉今先生之志硯山也若某水某丘非其髫年之所泳嬉則其壯齡之所鈞遊者也某賢某材非其周親則疏族也安有遺誤者哉一鄉之勝與數十世之文獻於是煥焉森著可以傳遠而信後矣今國家稽古右文方命文學從臣會粹四方之志以爲百代不刊之典守陳忝與載筆之列竊觀夫古今圖志之在羣玉府者浩若煙海而探索校讐求其無若九河彭蠡之誤者蓋鮮必再四訂正而後敢書又思夫窮鄉下邑非無勝美之區幽貞之彥而不幸無志之者皆湮沒無聞而不得書嘗爲慨然而興嗟吾是以嘉先生之志而慶硯山之有遭也然是志豈徒作哉一以備史氏之闕遺一以揚先葉之休烈筆削之旨繼述之道具於是矣噫紬金匱石室之書而欲網羅天下之放逸者其必有取於是夫復弓箕冶裘之業而欲夷考累葉之材賢者其必有賴於是夫

儋州醵石街記

駱越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廣袤可千里黎蠻獠番錯
居多金珠犀翠毒冒旃檀果布之溱始漢武帝略以爲
珠崖儋耳郡後代罷置沿革是不一制國朝置府瓊州
而其屬州有三儋其一也雖曰嶺嶺居一海之中非禹
貢所及春秋所治然自漢迄今漸被中夏之風既久重
以列聖百年覆露煦休之澤故其城邑臺宇冠裳禮樂
之藹鬱幾儕乎中州矣然猶多颶露毒草蟲蛇水土之
害而峒黎猶或獠奔豬突遠在京師萬餘里外必踰鳥
道涉鯨波而後至故官於是者率愁居惕處玩時愒日

鮮克殫心致力以利安元元而樹無窮之丕績者莆陽
林侯慶字某起家國子生來守于儋安土勤職民吏浹
和顧城中衢途四通五達而或流茲一興則沙礫埃塵
四起漫不見雲日或雨集淖甚人蹶而馬踣以爲茲亦
民瘼也不可不爲之所乃審視經營自通衢委巷凡若
干所皆命工鑿之以石工以日計者若干石以丈計者
若干而糜金錢若干緡則侯之俸餘與官民之尙義而
樂輸者始天順元年某月訖某年某月自是震途良路
砥平鏡潔而騎者徒者無不稱快焉儋之千戶所長賈

君信嘉侯之績謀欲伐石以書之迺來請記古者王國
經涂九軌而環涂七軌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五軌以爲
都邑經涂皆有宿息井樹之制而掌守宗巡各有其職
開通修除各以其時雖在春秋之世而侯國之以時平
易道路者猶不敢廢其職王政之纖悉具備若此今居
古諸侯之職而能墜茲經涂以利遐久侯可謂知政者
矣善觀人者有考於斯則其他治行之美固可推而知
矣且柞械拔而詩人頌道遂莠而王人譏此周之所以
興而陳之所以亡也矧乎嶺海之外而珉絜其涂非特
木拔道除而已善覘國者有觀於斯則國家皇極之福
亦可推而知矣謂之測務而不書可乎賈君字克振固
將家子而讀書學禮恂然儒者是役也實與有力而又
樂與人善亦足多者乃牽聯而書之

送湖廣左布政使錢公臨所治序

君子之抱利器必因事而後見方其無事時卑底而前
嬾趨而言固若恆人耳抑豈不能豪談而雄辨闊步而
高馳哉以爲口給之論釣奇之行無裨於天下後世故
循循乎規繩渠艘之內而不敢越焉耳以故人莫能知

之而君子固不求人之知亦幸人之不知以藏其器而不輕出之也及其有事始出而施之或宣武威或矢文德澤被萬物而勳烈揚于無窮夫然後見其器之利昔者孔子居鄉恂恂而鄰國之人固謂其知禮而無勇矣至其卻萊兵斬侏儒墮三都誅亂政之大夫也雖儀秦之辯賁黜之勇無以尙之信乎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也然非因事果能以自見乎昆吾之在匣與常刀類也用之切金玉剝象犀然後人知其銛騏驥之伏櫪與常馬類也及過都越國一日而千里然後人知其駿

君子何以異於是哉吾鄉錢公文煥方在鄉校時眇然一書生耳固未有奇節及舉進士給事黃門適河清海晏之秋亦未有危言駭論以摩切主上而聳四方之觀聽者人顧重其爲仁厚謙謹之君子耳旣而出參廣西大藩詢民之瘼而欲療之輜車所臨雖荒邊側境隕崖急狀蛟龍虺蜴虎豹之宅無有不至戴星月犯瘴霧而不以爲勤蠻夷悍輕時或反側得公一言卽隨以定亦或獬奔豬突不可控制卽率民兵卷甲而趨之同事者或懦怯不前公獨奮勇出奇卒蕩平之而後已其後東

廣有變總戎者檄公分督戰陣公亦奮勇出奇如在西
廣時益力謀臣武將皆自以爲不及也公之所抱於是
而稍見矣朝廷旌公功再錫文綺而一增其祿公自視
欲如也今年春迺陞公布政使往涖湖廣夫湖湘之地
與兩廣鄰土地風俗舉相似也以昔之所以撫綏盪定
者行之於今直易易耳他日入爲卿相佐明天子撫萬
邦而威四裔庶足以盡見其所抱乎雖然齊桓之霸也
葵丘既會而叛者九國晉文之興也虜祁成而諸侯皆
有貳心焉怠忽之不可萌而功業之不可恃如此揚子
曰慎終如始周公曰雖休勿休敢以是爲贈

送南昌倅虞君序

建陽虞君良字廷弼初爲邑庠生累舉於鄉不偶卒業
於太學試政於民曹以今年春拜命倅南昌南昌之仕
於朝者借屬余文餞之南昌大郡也三司之理而四方
之衝也賦役之殷簿書訟獄之夥期會將迎之稠疊與
他郡相什伯也爲其守者固難之而爲之倅者動則有
掣肘之患靜則有伴食之譏不尤難乎然君子不難乎
在外者而難乎在內者夫麟趾裏蹄冰紈綺繡純麗之

物心或愛之而劬勞鞅掌戴星而出入心則厭之至於
閭閻疾苦霜呻雨泣之聲與庶務之來非迫於勞與怵
於禍者未必不忽之也三者之心一或萌於其內則眩
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而天下之事無有不難焉者矣
故君子之學必先治其心心旣治矣則於財也廉於政
也勤且慎將無乎不得其當矣夫廉則公而明勤則敏
而有常慎則念慮周而施爲無謬以是處天下之事皆
若抑流振隊之易矣況於倅一郡乎故君子不患乎吾
職之難爲而患乎吾心之難治焉有心治而事不得其
理事得其理而上下有不獲焉者乎車緹油屏惠周干
里銅印黃綬名振一方棣州之蘆將茁於南昌之署否
耶惟以君之心卜之請以是爲贈

送陳士賢詩序

國家試士之文三曰義曰論曰策近歲有司惟較義之
工不工以黜陟士義苟工矣論策雖不工猶陟之論策
雖工義不工則黜之矣試士之初意豈端使然哉今天
子經德秉哲誕貞百度而於試士也尤嚴且重臣工祇
承罔敢怠忽天順庚辰春有司試天下士迺取所謂三

文者合較其工不工而等差之黜陟惟允蓋義惟明乎
一經四書者能工而論策非淹貫百氏者莫能工也故
今科所陟多博洽魁壘之士而天台陳君士賢喪然爲
首進對大廷遂擢進士高第天下學者率工義而不工
論策以利於科自專一經通四書外視百氏皆長物耳
而士賢自幼承其先布政從熙公家學博聞強記兼三
文工之語出輒驚其里中儒先年甫踰冠卽擢秀於鄉
就試禮部凡三黜居閒處困積十寒暑學益博文益宏
猶賈之良者於凡山海之怪珍若懸黎木難雲精燭銀

紫虢玄貝孔翠之羽象犀之齒角廣收而剩儲遇知者
一售其富遂可敵國宜乎首多士也而其爲人溫恭慎
默未始一銜其長於人退然若無猷爲至其見善而奮
勇莫能遏義有當執牢不可解信所謂有德者非獨文
學之長而已繼今增崇其德以達之政事揚謀謨於廊
廟溥膏澤於閭閻庶勲業聲光鬱爲多士之首科第云
乎哉士賢旣擢進士例賜歸榮鄉人屬文以餞余舊與
君同鄉選也故書以待之

送進士徐君明德序

明德徐君懷睦人也其從大父常主勳部事累遷福建
鹽運使有聲稱而其大父與父皆所謂幽人貞吉者君
幼岐嶷長而洵淑槩有志於聖人之道種學績文以舉
於鄉至今年春擢進士高第例賜歸榮其鄉之大夫士
求余文送之夫士之學猶人之射射者望其鵠於百步
之外而調弓注矢求至於鵠而已矣古之學者以聖人
爲鵠而求至之今之學者蓋多以進士爲鵠而求至之
求至聖人則雖至聖人而未嘗自知其爲聖人也故嘗
勉焉而不懈周公之汲汲仲尼之皇皇非以此故耶求

至進士者既至則已視舊學猶土龍芻狗不若也暨居
乎位則惟事乎章程法比而以考最眇明者皆由此非
由彼也然其舊學亦惟章句文辭耳於仕果何庸耶學
焉而章句文辭仕焉而章程法比皆士之病而世之患
也居今之世蓋雖有志古學者或未免此前之病君今
已脫去後之病今猶未釋也其可顛顛於古學矣學也
亦豈必盡棄其舊而惟其新之圖哉蓋舊學之章句亦
聖人之書其文辭亦言聖人之道也言而未行行而
或未篤耳今誠舉舊所知而言者一皆存諸心措諸行

仁則仁義則義日茂而月昌則雖聖人可以漸至他日
居位豈徒章程法比而已哉必行吾道以隆吾主以庇
吾民以揚勳烈於天下矣其尙勸諸

雪寓解

金陵金澤德潤構亭於四望山榜曰雪寓賓客時從之
遊或疑之曰異哉茲亭之名也其謂雪寓亭歟抑謂亭
寓雪歟大漠之北遑龍之隈凝陰而沍寒故增冰積雪
雖盛夏不消也今南州冬暖雪不常有而亭之外則脩
竹千挺烈風鼓之飛雪不止四序之內第見夫翠靄蒼

雲隱簷楹而迷戶牖耳亭豈寓於雪者耶亭之內則隆
冬若春爐火恆熾盛夏初秋揮扇不輟也雪焉能寓於
是耶有曉之者曰子仰而視其上俯而視其旁墜之者
非粉堊乎被之者非楮素乎堊與楮皆雪也而何子之
拘拘曰羽之白不可同玉之白也犬之性不可同人之
性也曾謂楮堊而可謂之雪乎且所謂寓者何也曉之
者曰子不聞至言乎視其異者肝膽楚越視其同者萬
物皆一故卵有毛雞三足火不熱犬可以爲羊也何者
謂非雪乎觀其常者物與我皆無盡觀其變者天地不

能以一瞬故日月兩過客萬物皆浮萍也夫孰非寓乎
而何子之昧昧有笑二人者曰疑之者固昧矣曉之者
亦未明也夫堂亭軒齋之有榜猶戶檻盤几之有銘非
以狀事物惟以示鏡戒耳雪之集也寒氣逼人至裂膚
墮指而旭日既出卽泯然消融而不見其迹世之譏說
殄行甚於寒雪之逼人而事物之變幻不恆者皆若見
視之雪也而況患難之尤難任權寵寶貨之尤不可以
居者乎知是而恆凜然寓於雪中其庶乎免矣君倘志
於是乎又有笑笑者曰其果若是而已耶則聖人不安

土而樂天志士不忘軀而徇義也古之人寓於雪者眾
矣程門之雪游楊寓焉洛陽之雪袁安寓焉山陰之雪
王子猷寓焉或秉鈞而寓雪第或分閫而寓雪廳或潛
師而寓雪柵之外或仗節而寓雪窻之中此其大彰著
者也德潤之處也蓋欲聞道德事高尚而其出也欲都
將相樹勳節故以此而自見耶有言於座者曰美矣而
未盡是寓雪而非雪寓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彼亦一
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吾且有言於此其與是類不類
耶二三子且妄聽之昔者君子於雪比德焉蜚英若刻

鏤文也能大能小儵來而忽往神也至皜而無纖緇潔也奕而不剛順也各止其所積之以序而皆不相踰禮也不避穹崖浚谷貞也變汙穢皆潔白而莫不均公也周乎四海八荒之外溥也輝光燭天地智也澤洽萬物以爲稔年仁也氣肅以嚴陵弭毒害威也收功斂迹而不久處謙也乘寒避暄時也其德比君子備矣吾不知雪其君子耶君子其雪耶君子窮則寓於蓬壘達則寓於廟堂無往而不安者也君子之所寓非卽雪之所寓耶德淵蓋有志於爲雪而暫寓於是者也吾言果與是類不類耶於是眾皆釋然悟躍然歡作而言曰美矣至矣不可以有加矣請書而揭諸雪寓以祛來者之惑云

送彭教諭序

周衰先王之教弛彝倫傾頽蕩然若坊壞而川決民淪胥以溺而莫之拯也仲尼於是乎作春秋春秋者所以敘彝倫而明先王之教者也故書王世子子同生商臣弑頹晉殺申生者親父子也書王狩公朝弑君殺大夫者止君臣也書殺繫克段使年聘語盟仲佗出奔黑背帥師者睦兄弟也書逆女納幣歸姬求婦致夫人者別

夫婦也書列國之朝聘盟會侵伐救滅者敦朋友之交也凡於人善之惡之於國華之夷之上原天文下述水土皆於是乎繫故春秋作而彝倫敘王教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余以爲春秋敘彝倫故長於教人云世之教人者苟明乎春秋之道而得之心措之身推以爲教則人相率而趨於彝倫風俗以美而才賢以昌何先王之教不可復哉彭君舉發江右之安福人也今安福之士十九治春秋而凡鄉會試奪春秋魁者多此焉自出故安福春秋

名天下而君天稟聰敏少治春秋師友之淵源歲月之積累蓋既有所得矣迺舉於鄉就試禮部名在乙榜遂擢教諭於泐之淳安淳安之士亦多治春秋以奪魁選蓋將與安福頡頏者君挾其素所得者往焉益懋於學而不倦於教則其造賢才以成風俗也何難哉夫以圓枘而納之方鑿則不入以嘉穀而種之石田則不穫今君之所得與士之所治者同一道信乎其不難也世之以春秋爲教與學春秋者眾矣求其心得躬行粹然全乎彝倫以復先王之教者蓋鮮也孟子曰非不能也不

爲耳吾於君與淳安之士深有望焉君之行有乞言餞
之者遂言此以致意云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七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王時暉哀辭

時暉姓王氏諱暘吾郡慈谿人也初游邑庠工舉子業
復出倫輩旣而鄉舉在高選五試禮部不售居國學餘
十稔漁獵百氏作古文近體詩辭及晉人書日益工名
聲益章徹而費用日匱室家或慍見處之恬如掩關高
臥累月不一出然履嘗滿其戶外每試禮部僉每期其
魁選而竟不錄隨例謁選部要人咸知其名將擢中書
舍人有日遽以疾不起無不痛惜之先是有爲都御史
者方貴重用事聞時暉賢具書幣請就家塾時暉辭之
或謂子不覬榮獨不慮辱耶時暉曰榮辱命也是無若
我何於是時暉困久矣一往就彼利達可立取也迺乘
操若此使其當路肯作張禹孔光耶時暉性沈重寡默
守規而行矩居家以孝友聞接人謙恭而坦易人始見
而親聽其言而訢訢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其亡
時未有子年纔三十三耳嗚呼文而不第器識而不致

遠仁而不壽德而不胤是孰司之哉其所謂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也耶其自謂有命諒哉乎其言也自朝之搢
紳相率奠賻者數十人合金數十兩喪得以歸弔而哭
之者若喪其周親聞之者皆悼嗟不已嗚呼爲善之報
得此而已可哀也夫余與時暉雅相得當外艱時時暉
挈小舟訪余鏡川上徜徉青霞白水閒虛窗明燭更僕
劇談已而同榻抵足語至夜半不休後至京師交益善
無何時暉疾余時往候之數數病且革猶未嘗作兒女
子態余亦意天道有知不使至此極也嗚呼孰知天道
果不足徵而命果不可易乎余無以致余情姑爲辭以
哀之哀時暉之生不遇於時而冀其死有聞於後也辭
曰

和璞三獻卒不售噫羶羊挾之閱重幽噫帝驅雷電下
旁求噫神奔鬼趨旬九州噫忽如罔象獲玄珠噫化爲
德星蔽列宿噫燁其輝華燭千秋噫

送陸生珩歸吳興序

吳興陸生珩字用節故右僉都御史仲輿公之季子今
御史仲徹之從子而錦衣鎮撫用齊之弟也初余季父

韋庵先生寓京師以學行聞僉都時爲刑部郎命錦衣
從韋庵游余因獲拜僉都交錦衣厚甚見生方數歲玉
牙珠顆光炯炯射人後余歸鄉偕計至京載拜僉都見
錦衣道故舊知其羣季皆好學有文而生特類白眉者
旣而余以憂去復至則僉都下世久矣御史命生從余
遊生年甫冠性謙厚而和粹文如其人其析理道敷古
今犁然有當人心者旣而戰藝京闈克捷會試在乙榜
例授文學掾辭不就遂入太學例歸省拜余言別余申
語之曰古昔大學之教必先格物致知而後正心誠意

推而達之家國天下今之學者自一經以至百氏皆誦
其辭而探其義自造化仁義禮樂刑政下至草木昆蟲
之微皆數其名而究其理亦庶乎格致者矣然徒資以
爲文辭言論而不以致夫正心誠意之實此吾黨之所
以有愧於古也昔程子以爲人性皆善循理而行宜無
難者特患於知之不至耳由今觀之則不難於知而難
於行非行之難也不行耳若所謂孝云者溫清定省與
夫承顏養志之道士皆知之矣而行之者幾何人哉前
所謂者非有焦心思憊精神窮日夜若誦書攻文之難

者也使其行孝若誦書攻文然烏得不以孝聞哉推是
以往百行皆然也故曰非行之難也不行耳今子年雖
少學雖未久然於理亦不可謂不知之也亦患不行耳
苟已知者今必行之一若誦書攻文然由是益究其所
未知逾力其所未行而皆底其極則他日措諸國家天
下若莫邪之劔盤孟勿牛馬忽然耳矣古之世其家者
虞有元凱周有召尹皆以紹聞衣德爲華非以傳珪襲
紫爲貴也不然則歆之累向杞之玷奕殆不若欒胥狐
慶之後矣昔賢有言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實藝確
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十手爭指甚言世家之難也生
尙諗吾言力行其知以易其難也哉

送陳指揮襲職序

僉太倉衛事陳侯文煥鳳陽滁州人也我國家之鳳陽
猶漢代之豐沛山川靈秀之所鍾龍虎風雲之所萃於
是乎在太祖高皇帝受命四海鄉邦之傑魁雄偉者皆
欲攀附鱗翼雲合而響應于時候之曾大父奮自農畝
杖劔從征嘗有斬將搴旗之功累官至太倉衛指揮僉
事子襲孫嗣不隕其名侯明敏而俊爽旣承父祖之烈

以嗣其職朝廷試而授之拜命將行吾友刑部主事陸君孟昭輩徵余文贈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之用大矣方天下屯蹇之秋未有不藉兵以戢亂者迨四方旣平洊豐仍泰邊垂無狗吠之警雖有良平之智信布之勇無所用之故有謂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者矣然天下之亂不生於屯否之秋而常起於泰豐之日方其未亂晏然居之及亂之旣生然後嚴兵而奮武譬之亡羊補牢不已晚乎易曰濡有衣袽終日戒書曰有備無患故爲將而處平時居易地者必欲完城塹利戈甲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肅然若有大敵當其前者然後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昔宋守約爲殿帥嘗令軍校捕蟬而重笞其不如令者神宗問之對曰軍中以號令爲先捕蟬所以寓號令也夫神宗治安之時殿廷肅穆之地守約尙不敢弛然無爲也況乎江海之濱寇賊奸宄之所窺覘者雖在平時其可不備乎候其念之

題憶松堂卷

嘉禾姚君公綬其先子嘗手植松於所居雲溪之陽自

號松雲居士既下世久矣而公綬思之不置平居耳目
乎松有若覩儀形而聆警教亦足慰者尋舉進士往來
燕楚間併是松不耳目焉思之逾至迺名其寓舍曰憶
松堂以見志縉紳爲賦詠備矣復徵余言余於是竊有
感矣蓋余先人嘗植梅而玩易其下故余見梅敬之若
親君之憶松與余敬梅何異蓋性之所發不期而自同
者也夫爲人子不及親之生存而事之顧獨卽其遺植
而興憶起敬亦可悲也然松者柱棟之材梅者調鼎之
實君先子余先人之所以手植是物者豈直供玩好而
已哉意蓋有在矣孝之道有出於憶與敬之外者余與
君尙胥茂之

玉巖周氏世譜序

閩之福寧玉巖周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季有諱某者
隨其邑人王審知入閩遂家玉巖曰上宅厥胤日蕃有
徙山下暨下店者廬數傳而止上宅傳世至松存公中
興其家生五丈夫子是爲仁義禮智信五房而仁禮信
房者亦數傳而止獨義智房存有字孔昭者賢而能文
辭嘗教諭臨川學休致于家迺櫓其世而譜之謁余序

其首簡余嘗閱天下之譜多矣有本其受姓之祖以及四方百代之族一一述其諱字功行位壽喪葬多以僞而續真有自掩其先世而竊附於德門華閥然不能塗天下之耳目一以務博而雜僞一以慕高而矯誣茲譜無之可謂實錄矣夫百口之家更十餘稔而僂數其人多有遺忘者而況網羅四方百代之族非得之壞書剞刻則決之耳聞臆見者安足信耶自古高明之家或生慙隸聖賢王侯其先多落莫者門閥安足貴也況非其祖而祖之耶故歐黃之譜皆斷自可見之世而狄武襄不敢自附梁公君子韙之孔昭意猶是也可謂賢矣嗟乎小史之職亡宗子之法廢後世賢士大夫之譜其世者豈以夸博洽術膏華哉必有道矣與茲譜者觀祖宗爲吾身之自出則敬心生矣宗族爲吾祖之一氣則愛心生矣論其世而象其賢則勸戒之心生矣敬心生則思尊其祖愛心生則思收其族勸戒之心生則思淑其身以延其後他日家尙敦睦人履德善而世傳珪組鬱爲閭越之甲族未必非茲譜之力也是爲序

徽林劉君隆廬陵人也廬陵故多賢豪而於今尤盛君
振翹于鄧林揚輝於麗水亶可爲良材利器者有司賓
與之于朝擢進士高第試政于客部旣久有詔拜和州
守蓋慎選也和州古之歷陽當江淮之間之衝漢魏以
降南北分裂之際在所必爭之地民生其時者概可想
矣勝國時太祖皇帝揮天戈自和渡江旋平天下謀臣
武將之雲出鴻恩濺澤之雨降於和也獨多雖漢之豐
沛唐之汾晉不逮也繼以列聖百年覆露煦休之澤生
齒日蕃而牛羊禾黍滿野門柝不警獄訟寢稀四方概
同而茲尤盛況其爲州不攝於郡不轄於藩臬輶車驛
騎之至蓋鮮而候人安然故吏其土者苟知杜苞苴簡
敲朴稍具簿領皆可以無事今君抱其材器而于爲施
之惟廉與慎可以臥而治矣暇日從賓客僚吏登高望
遠覽其山川雄秀稽詢龍飛所肇之躅以及古戰爭城
守之荒墟敗塹英雄賢哲之遺文逸事歷歷具在寧不
慨然興懷孺然思奮乎他日績用宣昭以來陟於廟堂
之上余將從君問焉君尙語余也夫

越諸暨浣江之東有神祠焉曰江東聖濟廟神姓石氏名固秦時生于贛沒而爲神其始有廟在贛之崇福里人稱石固王廟後徙贛江東之雷岡今四方所謂江東廟者本此吳楊溥嘗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更廟額爲聖濟宋贛縣尉莆田傅燁嘗爲撰籤辭百章今行于世唐以來廟碑謂漢高六年潁陰侯灌嬰討南粵神報嬰以克捷之期故有廟祀唐末里人行禱有奇徵故徙廟而益崇奉之宋元祐間夏

旱洎東城災先後皆應禱有降雨滅火之驗隆祐太后脫金人於造水都統制李耕殲叛兵山寇皆其陰翊之力餘若此者不可縷數其跡皆在子贛載于嘉濟實錄者尤詳諸暨之有廟始自國朝知縣吳亨縣丞凌顯凡邑人而暘災祥之禱無不響應之者永樂中姑蘇成先生胤來典邑敎命其二子規矩應浙之鄉選矩占于神得第六十之籤其辭曰羨君兄弟好名聲只管謙撝莫自矜丹桂黃槐相逼逐巍巍科甲兩同登已而兄弟果皆與選規仕終監察御史矩今爲寧波敎授不忘靈貺請

書其事于石惟昆侖磅礴之氣上爲三辰下爲河嶽而
中爲人人得是氣之剛明久大傑特而不羣者必發爲
奇功偉績以振耀于無疆其或沈冥鬱堙而不能發則
其歿也必爲昭明焄蒿悽愴以驚動人而禍福之殫極
靈變跨越宇宙猶之鵬適背瑤萐宇飛流亦皆是氣之
所發者也若神者其生時行事不少概見於世而死乃
誕敷威靈廟食于天下百世非得剛大久特之氣旣歿
而後發者與其禦災捍患著在今昔較夫生而有功烈
于民法宜記者吾未能以彼少此也故徇教授君之請

楊文懿公集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述其事復作迎享送神樂歌俾越人歌以祀神歌曰
大儀儲精在輶壇鬱決沆瀣癰股若靈發烈騰九阡爰
有廟祀蘭堂藥房靈輅泣止騎從雜沓燦訛紫幃翠旒
華覆芬樹威威燔燎羶薌見蕭光百末旨酒湛嘉觴腥
肆爛臚和致芳鳴毓緼瑟趙簫倡函宮吐羽激清商歛
嫔傳芭舞翔翔神夕奄虞旣孔饗駕塵曠風韞高驥前
驅素螭後裔皇聿乘青玄撫機槍降甘露雨澌八荒甌
窶汗邪穀穰穰馮蠡切和濤不揚誕稍夔魃扶犴狂稚
壺搏搏愉以康闡靈隕祉滂滂洋我民冀親以肆章春

秋精裡邁延長

送成先生序

古者閭塾黨庠術序之制所謂師者乃其鄉之耆老仕焉而已者也所謂弟子者乃其鄉之俊秀學焉而未仕者也師之道德弟子之性行交相知之而其情若家人父子之相親故其教易行土易成俗易化也後世始用仕者爲學校之師或中州之人而師於荒服或生冀方幽土而師於蠻煙蠻雨之鄉奔走萬里而至語言不通習尙殊絕若不能以一朝居而其道藝之美弟子亦未

能遽信之也若是而欲行其教成其材善其俗也不已艱乎若夫九州之人各試於近境輿馬舟航朝發而夕至弟子嘗聞其風未見而已嚮慕師之於弟子亦嘗聞其德藝未課而已知其優劣則其情自不能以不親而教不患於不行矣豈若彼之師於遐方異域而艱於成材善俗者耶將不殆庶於古也耶蘇郡成先生叔度今爲吾明郡之師此二郡皆號文獻之邦東南相望僅隔一浙水耳且先生幼隨尊甫宦遊與其領鄉書典教鐸皆在浙水之東而比者在奉化又明之屬邑也其謙恭

樂易勤於啓迪後學凡明之鴻生茂士無不嚮而仰之
且有被先生之與進者亦多矣所謂師於近境與弟子
相知而殆於古者孰有加焉夫爲師者恆苦於弟子之
難教而爲弟子者亦恆病夫師之難親反是則古道不
難復矣用是賀吾明之士之得師又以賀先生之得弟
子

送南京主事何君序

爲一官而欲周知百官之治行以議其黜陟若縣藻鑑
秉權衡妍媸瞭然而輕重不爽此古昔以爲難故考功
之選尤慎重於他職亦不獨今爲然也吾浙淳安何君
文敬自其先葉皆崇詩書累德善族大以蕃紆青曳紫
者蔚相植矣君天稟樸茂篤志問學其於人之賢愚古
今事之當否昭灼于其中而不以術之於外所謂有德
者也茲以進士高第擢拜南京考功主事將行其鄉人
若兵部主事徐原一者需文餞之爲之言曰余聞南京
多佳山水問之其常所游居者道大江與龍蟠虎踞之
勝百象若一至其他奇峯邃岫名泉巨浸則彼此相是
非余不能定其論嘗因是竊歎以爲人之於山水漠然

無情一寓目而可悉其佳否也然且若是況乎人之治
行誠偽不同始卒或異譽阿而毀卽墨者比比然也苟
非焯然爲世所共知翕然爲眾所同服者則毀譽生于
愛憎之口司考課者不能以無惑求如席豫之進絀清
明趙宗儒之黜陟詳當者幾何人哉今南京之百僚可
與龍蟠虎踞倫者雖以余之遠且愚猶能知之若其他
則雖近且智者亦不能免於惑其要在博詢詳察處之
以公心裁之以中道耳誠若是也則於百官之治行無
不明而議其黜陟無有不當焉者席趙二君子不得專

美有唐矣君尙茂之

南京右僉都御史張公行狀

公諱楷字式之世爲寧波慈谿人曾大父好古大父叔
中皆隱不仕父惟哲以公貴贈監察御史與其季皆工
詩有聯璧集傳里中公少穎異書過目卽成誦年十二
能屬文十四名聞通守召試補邑庠生習詩暨書復從
鄭解元維垣習禮記十七中鄉舉後登永樂甲辰榜進
士例賜榮歸大肆力於古文辭宣德二年試政行在兵
部被命征驢于陝右先期而完遂擢江西道監察御史

初刑部繫強盜貝福全于獄福全賄吏詐死得脫復爲盜公劾罷刑部尙書以下十數人一時名聲赫甚六年考績赴行在因獻聖德頌留于鴻臚寺久之今天子卽位命公復職先是江寧人夏三嘗造僞印而誘吳謙書其牒事覺誣謙公廉得其情迺以謙罪罪之指揮陳旺義兒俊本葛氏子逃與妖僧袁旭林等作逆事連旺當族公審俊逃已久旺實不知釋之上元劉甲與乙毆死人誣其異母少弟同毆未白而甲乙俱死經十餘歲更數官不決公當覆讞問之曰爾稱不毆毆時爾安在曰

在鄉學拘其學師友一鞠而釋人以爲神公之讞獄仁明多此類正統五年陞陝西按察僉事董屯田繼陞副使督租賦及河西諸路水利俱有成績尋同靖遠伯王公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策多見施用十二年徵拜右僉都御史畿甸蝗敕公往巡撫公星馳八郡授以捕蝗之法而督使之行眞定知府慢不力公奏請柳號眾皆震悚效勞蝗災爲息是年延平劇賊鄧茂七起詔左都督劉聚討之召公爲監軍賜金織文二楮幣四千公旣取道榜諭軍毋鹵掠民無怯避所過肅然其後他將

過者縱兵不戢民稱歎公至今師次鉛山聞賊圍將樂
遂遣將倍日并行乘夜襲之賊潰退保陳山次建寧公
與劉都督謀曰賊兵皆吾赤子宜先招徠而後斬獲父
老咸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賊不信今招榜若有印
賊必信從時軍府實無印事亟不可待奏報公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卽爲之況在軍乎因矯刻征南
將軍印出招榜賊果信或降或散去茂七猶負固不服
因用其降將羅汝先等誘之出攻延平公命浙江軍伏
後坪江西軍伏後洋南京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

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
斬茂七俘其衆自茂七首事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爲盜
區朝廷慮賊眾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至時茂七已誅
餘寇未殄迺與公分地伐之公發延平賊遮後洋之道
公以舟師迎之而劉都督潛兵繞出賊後夾擊至前洋
俘殺無留餘進攻石門襲王臺館遂入邵武取峽陽慶
十九都皆拔之最後營觀音山下溪西有山曰九龍兩
山之巔皆賊寨師至已曠黑卽遣卒二百人人持二燎
登營旁之山圍走遠且以駭賊選精卒三千持勁弩巨

破分伏觀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撤其筏誠
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反攻之比旦九龍
之賊視我營兵少意輕之果空寨而下至溪無筏不克
渡而還向所遣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下殪
之觀音之賊遂降凡定郡三縣若干破寨三十六擒僞
引班學士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招徠八十餘萬人斬
獲無算始處州賊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鑑胡
繼之朝廷命都督僉事徐恭征之未克敕公旋師倚角
至金華聞徐師左次金公山下倍道往援至卽樹鴨兒
笮爲壘賊至公令謂曰我斬鄧茂七者爾能戰乎否則
降我無爲蓋粉賊氣索而去公策其復至豫部署以待
明日賊果大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北賊追逼壘中
樹大赤旗伏兵起俘鑑胡餘皆降此皆公軍中日歷云
爾景泰改元公班師入朝有妬其功者與用事臣相表
裏劾公前矯刻印併誣以他罪罷官歸天順元年今上
復正大寶詔公復右僉都御史致仕二年公入謝適陝
右用師嚴議能給饋餉備戰騎募義勇之士以佐師者
文武大臣皆以公可遂命往事竣遷南京四年冬進聖

節表於京師其月七日以疾卒例遣官賜祭上念公之
勩勞復敕有司營葬示特恩也初公娶巨氏贈孺人後
娶胡氏封孺人子男三應麒醫學正科應麟寧波衛鎮
撫應鵬舉懷材抱德需選于吏部女二長適余凱次適
萬宗希孫男女凡十有二皆幼公蚤孤事母毛氏至孝
爲人坦夷闊達見有寸長片善者輒播宣而獎引之視
人患難隱若在己赴拯之惟恐後家貲裁給而喜賓客
樂施與沛若富甚其學自經史至天文醫卜小說釋老
之書無不涉獵文章浩瀚無涯淡能行草隸篆尤耽於

詩平生凡百一於詩焉發之而幼者窮通夷險緩急未
嘗一日或廢常口占走筆頃刻數首或數百言羣莫能
逐而壯豪瞻麗新意溢出亦非拘攣瑣屑而鍛鍊者所
可及嘗和選詩和李謫仙樂府古詩和杜少陵七言律
和唐詩正音和許渾丁卯集和高季迪缶鳴集和本中
峯梅花百詠和草堂詩餘累數百卷餘若陝西紀行若
輕侯集若百琴操創意自作者尤多海內之士皆耳熟
其名而口腴其詩朝鮮日本之使俱市其和唐音以歸
其他所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增廣事物

紀元編集武經小學又嘗集孔子聖蹟凡三十四各爲
圖贊鐫石于家守陳爲公通家子辱知愛最深詳聞其
文學事業今鎮撫扶柩將歸請狀公行義不可辭爲述
梗概以俟鉅公宗儒采擇焉謹狀

祭張僉都文

我髮未燥旣聞公名閱二十載曠不識荆景泰之元謬
充鄉賦公時居憂幸覲風度公莞而言若父余友雖不
面焉知若已久遂攜鴻藻肆口揄揚國士之遇其何敢
宿閒歲離合欣戚同之城中郊外還往無時酣觴論文

楊齋公集

卷七

大朝明徵書

祭圖刊本

繼日以燭推其肺肝置我空腹自視鸞鳩飛搶枋榆何
圖大鵬與相諧嬉我先公後偕翔帝都公位旣復公心
不渝西邁南遷邈不可逐投我珠璣重累其牘萬壽之
節公車入覲握手交歡若渴飲醇示以新著日子序之
豈無他士愛于昌辭豈意斯言竟成永訣聞不半旬聞
訃驚怛念公之材兩有文武秉憲中外耀師闈處出其
遺餘大昌厥施名傳四裔不朽在茲朝廷之毗庶士之
師奄其逝矣疇不痛悲況在通家辱知辱愛情之攸鍾
恨彼倚蓋世多上壽黃髮兒齒胡斲於公六十而止公

壽雖短其存者長惟是舊好心憂用傷茲歲之吉靈柩
言旋矢辭薄奠有隕汎瀾

刑部郎中鄭公哀頌辭

渺半刺之雲仍兮蔓錢唐而蕃衍俄異材之挺出兮幼
岐嶷而清婉咀詩書之芳雋兮佩仁義之璆然擢丹桂
於月窟兮六翮厲而橫天司武銖於縉雲兮逾羸沒而
不懈庶務紛以雜沓兮捷刃迎而縷解載利器而南之
兮剝刑獄之放紛回生血於枯骸兮射陽光於覆盆臺
評諾以成雷兮獨余言之謬謬雖蹈禍且不顧兮豈復

樓臺文集

卷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嬰情於好爵吾固知滄滄之譖世兮恥而不能爲也曰
忠臣其不和兮固先正之規也色斯舉而返之兮尋江
鷗之舊盟寧直躬以處困兮不枉道以居榮采三秀以
禦飢兮臥白雲而終日門庭闐其陰陰兮三槐萃而萋
鬱懿鳳毛之遐舉兮依日月於蓬壺允弓冶之有傳兮
流慶沛而方疏續賀門其未歸兮奄弔廬之已萃驗宵
夢之匪禎兮在龍蛇其茲歲指荒原而西征兮啓碧梧
之壽藏棄白日之皜皜兮襲長夜之冥冥慨余生之旣
晚兮幸老成之猶在夙踵門以祇拜兮聆珠玉之馨歎

忽山頽而木壞兮痛後會之無因
階涕淚於燕谷兮望蒼蒼之南旻

永貞堂詩序

南京伊魏二氏者其先皆姑蘇之大族伊之子曰宗旭少娶魏氏閱三載而卒魏氏年甫二十有八一女纔三月遂斷鞶羶屏綺縞蹈共美之誓養其舅姑至于葬鞠其孤女至于字撫其所後子至于成立居數十稔珠完玉潔有司以聞迺旌其門而復之今年踰七十精神愴爽壽未艾也撫郡吳聘君與兩管題其堂曰永貞縉紳

樓臺文集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詩總若干什其從姪孫乘方學于余也因請余序夫人道之大惟三綱五常而已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禮所謂天性民彝者萬姓之所同百世之所因者也人之所以貴於獸與禽者存此焉耳唐虞之際存乎此者蓋粵罇燕函夫人而能爲也世道旣降往往有喪乎此者於是仁子義臣與秉禮之婦倬若靈芝瑞木爲世之所珍惜有不得不播之聲詩者矣昔之論詩者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證存亡辨得失而已三百十一篇之詩多發於男女之間以達於父子君臣之際若采蘋柏

舟與夫白華南陔烝民常武之作傳於百世之下猶能使人躍然興起而況當時者乎此詩之教所以其盛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茲永貞之什雖體裁不一而皆以詠歎魏氏之節與其光榮壽考之驗可以風厲天下之爲人婦者非區區嘲風詠月之比蓋庶幾古詩之義固論者之所不廢也嗟乎男子有虧於綱常者不若一女英也文章無關於世教者不若一韻語也覽者尙有感於是夫

贈刑部主事毛公挽詩序

楊文懿公集 卷七

三四明鑑譜
約園刊本

孔安國有言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夫豈惟書哉凡作者之意皆須序而後白也序而不自作者之意安庸序耶吾友廣東僉憲毛君宗吉粹集羣縉紳哀挽其先君子贈刑部主事公之詩總若干什屬余爲之序予烏足以窺作者之意哉夫挽歌之作尙矣所謂紼謳虞殯雍露蒿里皆是物也說者謂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一謂挽柩者歌以寄哀音爾而近世之挽詩則皆成於士大夫之手而聯爲大卷集爲巨冊距喪家或十百千里之外或數年十數年之後執紼者莫傳其辭挽柩者

莫唱其音節是徒作耶蘇自士以上有馴德懿行而困
蹈不揚有豐功盛烈而弗享遐福者則凡能言之士必
發爲歌詩以寫其哀傷感悼之意而闡其人之功行俾
得輝煌於無窮蓋其名雖襲薶露蒿里之作而其實蓋
兼詩人哀哀之義銘者稱美之旨非直以資執紼挽柩
者之歌謳而已也夫豈徒哉主事公孝友剛介篤學有
文跡不出於丘園年不登於下壽聞者莫不爲之深悼
長嗟而欲延其名於不朽此挽詩之所爲作也嗟乎黃
鳥錄於經而卜子夏序之九辨錄於騷而朱晦庵爲之

引故三良屈原之名至于今猶焯然也顧余何人濫受
茲簡然作者之意亦少見矣後之君子得以覽觀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八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北窗八詠賦

有媿一人居廬之陽耕道獵德枕書藉經若渥洼之神
駿欲蘊雪而上征爰思采蘭之什用歌考槃之章年冉
冉而流邁髮種種而寢霜鳳毛縹而橫厲鸞詒燁其流
光跨九達之大道闢數仞之高堂其堂潭潭渠渠噲噲
奕奕若霧滃而雲浮如翬飛而鳥革宛虹拖于穹棟飛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一

四明鏡書
納圖刊本

霞灼于脩楣鬱山川於外戶滃竹樹於中墀有窗豁如
爰在于背鬼剗神剗撤蔀祛蔽惟白閒而列錢匪交疏
而結綺法陰陽以成樞順朝昏而啓閉向地祇玄武之
方處河圖一六之位納廣莫之高風挹沆瀣之正氣可
以招黑帝眺塞壘望恆山瞻北極此陶淵明所嘗棲遲
而偃息者也爾其月榭鳴琴雪窗玩易萍沼觀魚松亭
放鶴則玉軫映九霄之壁韋編沾六出之花金鱗躍兮
綠芻散縞衣翥兮翠幢斜拉伸淹於汾亭招康節於洛
社縱目濠梁之濱開籠孤山之下于以歌太始而鼓渚

風玩先天而探太極識高下之相因見飛潛之各適豈
比夫操求鳳而漁色卜僂句而成欺忤諫玩棠邑之矢
臨刑歎華亭之嘆者哉至若隔竹敲棋傍花搗藥杏圃
春香菊屏秋色則懣屏浮翠雲之影玉杵映紅霞之輝
錦苞拆兮惠風起金英晃兮灑露晞伍四皓於巴園煉
八還於蓬島步逐葦林之仙飲從甘谷之老于以適閒
情而消永日却痼疾而引脩齡驗陽春之和氣結晚節
之香盟豈比夫賭金錢而諱輸飲瑤漿而生感催花鳴
羯鼓之喧淪英葬魚腹之險者哉凡此皆北窗之樂

眾美畢具不但清風徐來永日無暑臥五柳之陰得一
琴之趣而已世有若九方臯之相馬者得天機於驪黃
牝牡之外則瀘川之鄉卽柴桑之里也吾方見地平而
天成鳳儀而獸舞思爲夔龍稷契以爲堯舜之輔語諸
幾黃上人猶隔塵凡而晞洞府也

復趙郎中書

微恙久不出弗克奉慰私心常懸懸誠所謂寸步千里
一日三秋者矣人至承諭膚學不能究知考之三禮爾
雅六帖記纂淵海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皆未有見昔人

稱兄弟之子爲猶子朱子非之謂古稱父之兄弟爲從父則兄弟之子宜曰從子以此例之則婦人稱夫之母曰姑夫稱其祖母曰大母曰王母則婦人宜稱夫之祖母曰祖姑曰大姑曰王姑皆可但與稱夫之祝姑似乎無別然古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而姑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亦交謂之甥父之兄弟妻謂之從母而母之兄弟妻亦謂之從母婦人稱夫之父曰舅而稱母之兄弟亦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而稱夫之姊妹亦曰姑不嫌於無別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匆匆奉復希尊察不

楊文齋公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宣

書先君子除夜詩後

右除夜一律先君子之手筆也先君子既屢屈名場久寓京邸宮正統乙丑除夕感而賦此其忠孝素志粗可見矣時守陳侍側莊誦再四不知舞雩所出拜而問焉迺曰可讀後漢志易日取志讀之至禮儀中大雉其儀選中黃門侖子百二十人皆赤幘阜製執入鬻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以逐疫于禁中次至前殿中黃門侖子唱和云云因

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歡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
疫出端門迺知儼作獸舞故稱舞儼舞與儼同也其用
字不苟如此當時和者累幅疊番久多散逸偶於舊篋
中得少司馬李公而下數十篇讀之不忍釋手且次第
之復於先君子舊稿中取此寘于首聯爲大卷將求名
公鉅儒繼和子後而著其說如此臨紙涕泣不知所云

題承德公手澤卷

守陳之先大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鳴于鄉俊英從
之遊者其一人爲章公智通贈承德郎刑部主事者也

楊文獻公集

卷六

四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余嘗見其寓先大父手書一通辭極典贍末系以詩數
章有老杜體裁猶記其哭母一聯云勉學勤勤思斷織
戒行密密記縫衣誠佳句也惜其書軼久矣公之子繪
尙素收拾遺墨僅得數幅皆與其家人親故之書無若
寄先大夫之辭者而其他所作亦漫不可見矣余嘗聞
公闖爽英邁志將樹德織文齊家睦族以追古之賢者
而不幸早世蓋可慨矣然使其平生所作一一具在猶
足見其文考其志而雲散鳥沒皆不復存使後世不復
見公之文尤可慨也然尙素起家進士歷官江西憲副

燁然有聲稱足以顯揚其親而於公之遺墨又能披拾寶藏可以爲孝矣後世子孫欲知祖宗之手澤者于此尙有徵焉

木庵記

上虞謝君宗玉與余同舉于鄉爲同州文學掾滿考謁選于天宮閒嘗屬余記其木庵余謂之曰自巢窟之變凡棟宇之制無非木者豈子之鄉皆瓊宮瑤臺金屋石室而獨是庵以木構乎曰否古者有奇芳異植則以名其宮室若葡萄之館瓊花之觀是已豈子之居山童地

樓詒公集 卷

五十四 明 樓書

一約圖刊本

赭抑海濱斥鹵彌望皆黃茅白葦而獨是庵有植木乎曰不然則所謂木者何居曰太極判而爲五行木其一也五行之性金剛而火烈水潤而土厚木則樸而已矣故人之質樸而椎魯者謂之木焉吾之生也天與之氣地與之質何所不有而於木也獨能全之世之人巧言工謀孔武甚敏大者博卿相小者攫金玉皆燁若春華輝灼雲霞而吾獨芒乎無思訥口鈍軀塊若孤松之幹寂若槁梧之株可謂木矣故以之名庵且以之自號也余應之曰子非木者庶擴夫木者也夫人之生其質本

皆木者喪之斯小人擴之斯君子矣孩提之童赫胥氏之民居不知所行不知所之此其木者年長而智澆世降而俗漓於是喪其木矣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又曰去雕去僞復歸於樸然古之聖賢所以經綸萬事撫綏四方以裁輔乎天地之化育者豈以其木耶蓋因木而善擴之耳甘者可受和白者可受采木者可擴之以造聖賢之域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人心之全德而聖人之盛德大業也木則近之矣因木而擴之何德之不可全何聖人之不可及哉今子衣

冠秩如文辭蔚如士之沾餘波薰臙馥者亦彬彬然矣故曰子非木者庶擴夫木者也擴之益擴以盡其仁則孔孟伊周之業皆分內事也彼木強之勃質木之齊奚足尙哉余亦木者流也故以勵君而因以自勵

賀御史吳君與璧陞大理寺丞序

繁昌吳君與璧自進士歷監察御史有年被旨擢大理寺丞于時氛祲初除秋高氣肅門庭廓清賀者鱗萃於是鄉邦之彥捧爵而前曰士攻藝又勵行檢而困於蓬蒿抑於下僚者古尙多有之君始爲進士高科也繼爲

御史雄職也今迺進丞法局履大夫之階位列卿之亞
仰則佐天子決大獄立大法與閭廟謨獲賜清閒之燕
俯則持文墨議論摧堅而拉強生死而肉骨樹法曹之
表焉司天下之平焉大丈夫宦至此可謂光顯矣僉是
以賀已而都邑之英揚解而祝曰吾聞天降時雨則山
川出雲大鵬搏扶搖不上九萬里不已也君以敏贍之
學魁壘蹕絕之才遭逢聖明亦旣颺歷顯要矣繼是以
往尙將陟之臺端以總憲度坐之廟堂變理元化羣眾
之望也神其相之旣而朝廷之賢舉大斗而言曰士不
患窶患其道德之不光官不患庫患其績望之不彰曰
君爲御史也珥筆中朝權倖膽落埋輪西蜀郡縣屏息
績望可謂彰矣居今之職顧可燕燕而居庸庸以進止
乎夫刑以弼教而大理者刑曹之所取正者也當庶獄
之紛至耳常惑於巧言目常眩於成案察之未必盡其
情偏於剛柔奪於威富折之未必當其罪此理官之通
患也唐有戴胄漢有張季可謂最矣蘇公之式敬臬陶
之明允其至矣乎君尙益砥其行邁種厥德以迓續前
人之休樹勳勞於當世揚光烈而不刊也苟受盡言請

酌大斗君引滿畢之盡歡乃罷時余與坐末退而序之
戴廷輝墓誌銘

君姓戴氏其先徽之婺源人十世祖錢唐令士先始家
于饒之浮梁曾大父仲才大父嗣安皆不仕自父弁以
進士爲黃門給事中爲陝西參議以至爲廣東左布政
使而叔父昇委又皆郡文學羣從兄弟瑞珉皆尙書郎
璉璨琥珀皆造士門戶奕奕赫矣君生京師已而之陝
西之廣東恆暑居而廩食其儕類率被袷腰玉環戴珠
璣寶飾之帽乘堅策良以相誇詡而君願獨疏食菲衣

楊懿公文集

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種學礪行與寒峻士角或以公子稱之輒曰子謂我非
夫歟何公子也家居事布政公與母蒸人唯謹侍膳外
掃溉一室共圖史嘯笑操觚作五七言詩竟月不妄出
出則徒步不騎不蓋人遇之蕭然陋巷儒也布政公在
廣東時有寇迫公麾君曰吾守臣也誓與城俱存亡汝
盍去諸君泣曰大人不負國兒肯遺親乎卒不去寇退
公以疾致政君從歸益攻苦食淡以務學行庶臻于大
成而年已不待矣天順庚辰十月二十七日卒得年纔
四十耳君諱瑄號澹庵廷輝其字也娶王氏生男五長

昇次時次某次某也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
葬里之汪貞坑其從弟號詣余泣請銘銘曰

世家敝化在古則然爾服大訓而不永年呼嗟乎天

送張順孫歸郟陵序

著令凡孝子順孫必旌異其門閭所以敦彝倫勵風俗
也河南郟陵張君縉幼失怙恃賴祖母劉鞠育訓誨底
于成立暨劉以天年終君哀慕深至若不能生殯斂之
際晝夜慟哭柴毀骨立至葬則躬力封樹露宿於墓傍
者十有五夕迺爲廬以居訖于終喪寢苦歔粥斷鹽醢

之味日益封樹常有飛蜂百走蝟十有二赤蛇蒼兔各
四朝夕集其傍馴擾而不去里閭駭歎有司上其事部
使者覈實以聞旌異如令君詣闕拜謝將還鄉人若吾
友戶部正郎嚴廷章者相率需文餞之古者父母之喪
始死則雞斯徒跣扱上衽而哭踊三日不舉火焉旣殯
則倚廬於中門之內袒括纒經醑餼粥焉旣虞則柱楣
薦屏去麻服葛飯蔬食焉小祥則居堊室練冠縗緣姑
蔬果焉大祥則復寢素縞嘗醢醬焉而凡父卒爲祖父
後與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若喪父母無異此皆聖人

稱情立文而不可損益者所謂無易之道也而患邪淫
之人往往不及刺於詩讖於春秋久矣而近世以來爲
尤甚雖脩飾之君子亦有墮於流俗之陋而不自知者
若君之行視禮文雖或過之而其哀痛懇切純至之情
足以感物而召祥視彼之患邪淫者誠若烏與臬也不
亦可爲天下勸哉雖然古之所謂孝子慈孫者不惟以
送死爲大而尤以能終爲難故自居處言動至於綱倫
之大皆不違乎道下至斷一樹殺一獸皆不違乎時以
此慎行而終其身斯可謂能終矣張爲鄜陵著姓而君
之季父今爲地官亞卿以清名厚德見重於時君必得
於家庭之教誥以余言質之何如

送御史滕君良輔擢副山西按察序

按察之官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憲者也至治之世
六合同風刑措而不用逮王道衰政教失民風於是乎
紛雜詩之十三國風可以概見君人者明刑弼教所以
一天下之風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
刑亂國用重典蓋因其風之不齊而異其刑也苟不究
觀其風之純龐薄厚而概以刑憲布之是猶不量木之

曲直而遽斧斤之也其可乎山西古帝堯之都晉侯之墟五季唐與晉漢之所家也其民儉勤而樸厚憂深而思遠材賢君子之森立蓋堯之遺風而其寡廉鮮恥雄武健鬪則晉漢之風猶有存者夫風自上下者也今天子躬秉仁義禮樂之化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而四方之風猶未能翕然而丕變將在位者承宣或未至耶抑風行既久者未易更也滕君生陝西與山西隣以名進士爲御史嘗出巡山西今復超擢山西按察使副凡山西之風旣充溢其耳目而君又有廉毅之節開敏之材以佐其長而布憲於其下苟持之以敬慎策之以剛斷俾伐檀有歌碩鼠不賦而閭閻之民一皆純乎堯風而不雜則柳子所謂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者將在是乎君行山西材賢君子仕于朝者相率屬文贈之於是乎言

送水部主事倪君廷瞻洩所治序

國家自作京于燕凡郊廟宮禦之需與百官有司軍旅之給皆取具於東南異時轉輸于海涉鯨波萬里之遠占風候濤動踰旬朔雖有觴深之津人操龍驤萬斛之

舟然險怪不測莫能違之往往臭厥載以飽饑蛟之腹
中外病之於是集羣策開漕河而自淮以北直沽以南
則皆引濟寧之水中分而注之各爲水門數十時其溢
涸而畜洩之以達於淮與直沽之外而濟寧之水其源
出於濟充青東四郡諸山有曲而取之有滾而行之隄
防畚鍤之工不可一日弛者故有司常遣官十數役夫
數千百分理諸源而朝廷慎簡水部一人往總理之水
部得人則諸源常溢水門常闕而漕運之艱以及使艦
商壚夷蠻朝貢之舶皆走朝奔夕沛無停滯雖在滇南

閩粵萬餘里外不數月而達京師故非通知水利有才
能廉勤匪懈者不在茲選天順五年四月以進士倪君
廷瞻爲水部主事往涖厥任君與余友禮科給事中張
靜之爲姻婭因相還往知其人窮經學古才猷卓然而
溫厚簡默未始一銜其長於人蓋可以大受者其涖是
任蓋亦若源然始發而猶壅將疏爲大川以利天下可
坐待者君行時鄉之意縫偕請余文餞之適余病瘍不
可以執簡病已踰數月請者申前言欲必得余言迺爲
之言

阮大河傳

阮大河者交趾多翼人也名河惇篤有智涉儒家言聞中國衣冠之盛有嚮慕意永樂五年王師下交趾大河首謁軍門倡眾開道總帥太師英國張公上其勞授雲屯縣典史卽能奉法循理與中國良吏侔十四年獻方物京師蒙燕賞敕書以還宣德改元交酋黎利反大河自念生長遐僻幸沐聖化委質食祿餘二十稔矣不可徇逆徒以際臣節誓曰寧歸中國死不從黎氏生遂縉縣章絮家累浮海來歸天子嘉其忠賜白金楮幣有司

楊文懿公文集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日給酒饌月給祿治第宣武門西旣而調長于縣長子爲山西鉅邑俗多豪彊常伺官中短長箝之以肆其姦無孰何者大河操廉厲剛力贊令佐爬奸剔穢扶植其善良民欣戴之滿三考奏績天官增祿復職卒于途年六十有九子勤葬之長子因占籍焉詔賜田宅復之勤初以恩補京學廩膳生尋擢進士拜大理右評事考最推恩贈大河如其官云

太史氏曰交趾古蠻方自漢武郡縣之以迄于唐近代始復淪於蠻故其民猶能讀書識理道蓋其所漸者遠

矣王師弔伐時有阮飛卿者獻詩幕府余嘗見其手筆
亦有可觀者大河豈其族耶飛卿他無足取者大河出
幽遷喬險艱不渝其志殆所謂萬折必東者耶享榮流
慶有以夫余是以錄之無使其無聞焉

茶酒說

茶性涼而清人酒性熱而和人飲之皆有益而不可過
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清苦而易厭酒味醇
甘而足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稍浸蔬果
輒損其清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實嘗言茶
爲廉介之士酒爲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
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量曠達者能拘檢而有
廉介之操行則皆爲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胡氏族譜序

太僕寺丞潮陽李公景齡以選擢江西僉憲將行手一
冊言於余曰吾鄉胡氏故大族也今有曰良臣者始譜
其族自始祖機閣府君以至其身之行凡十有一世旣
悉書之自其身之行以至於苗裔將嗣書之爲是冊也
甚巨吾與胡氏有葭莩之好而託交於子用干一言以

弁之譜牒之學尙矣自虞氏別生分類而周人有小史之職以奠系世辨昭穆下逮春秋則有世本漢有官譜晉有族姓昭穆之記周齊以來迺設圖譜之局而建官撰譜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考定藏於祕閣副在有司而選舉婚姻皆於是乎稽焉五季之衰皆泯然矣宋歐陽永叔蘇明允皆有譜而爲法不同歐陽則世經人緯若史氏之年表蘇則系聯派屬若禮家之宗圖後之言譜者莫不以一家爲法焉夫譜牒不作則繫世不明親屬莫辨上之祖禰以前莫知其誰何下之昆弟子姓之外皆爲塗人人道不幾於禽獸矣乎是故譜牒正而後人倫明人倫明而後風俗美風俗美而後四方萬國一歸於理此古之聖君賢相仁人君子所以重此道也良臣爲此譜一準乎歐陽氏之法其亦知所重者哉抑歐陽氏之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眾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蓋以是望其宗人也余聞胡氏自機閣府君以來世累德善其子姓亦必有當之者矣此良臣之望也而良臣尤好禮知義而克篤前烈不在其

身當焉知不在其子若孫乎此又余之望也爰書以俟之

西塾觀書詩序

儒者之道本之心脩之身達之溥四海而利萬物與天地齊同其始必於書焉得之邃古之世未嘗有書民懵如也有聖人焉始作書以明道而教人若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者是已至于三代作者彌眾孔子刪而述之謂之六經言道者咸取衷焉秦漢而下書日益多汗牛而充棟矣惟濂洛關閩之書克明六經之旨其餘蓋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叛聖而詭道者人不能盡觀然亦不必觀也夫古之書無若後世之書之多古之讀書者未必若後世之讀書者之博也然而後世之士罕若古之聖賢者蓋讀其書不求其道溺於口耳之習而忘乎躬履心得之學耳不然則一言可以行終身一編足以治天下尚安取多耶然則君子之觀書蓋有要矣西塾者封尚寶少卿兼翰林脩撰莆田柯公之書舍也柯世儒家而公之令考桃溪先生尤以文德著稱積書西塾以遺其來葉而公生有淑質不喜聲色不殖貨賄不走高門縣簿之下日

居塾中取書以觀若有奇葩異物雜然而前羅名倡妙舞魚龍曼延之戲更奏迭進目悅而心怡也其謙和謹厚之德孝友睦婣之行至老而彌篤蓋觀書而有得者厥子潛孟時克謹過庭之訓以碩學高文魁天下士拜官翰林進階尙寶屢駁於柄用西塾之書其有光矣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公有之又曰達則兼善天下吾於孟時有望焉於是縉紳之能言者咸播爲聲詩而守陳爲之序

西澗戴先生墓誌銘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八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生諱厚字士儀饒之浮梁人以鄉舉高第擢順德府學訓導調嘉興府陞湖州德清縣學教諭改寧波之慈谿陟嘉興教授先生博覽強記能文詞負才行慷慨有大志性剛直容貌言辨毅然不可犯其爲教樹表儀操槩縷策駑厲鈍撤部耘蕪甚嚴而至懇士皆寅趨懼服各茂而材故所在皆著聲績而嘉興最久以揚德清尤勤而驗其讜言嘉行二郡人率能道之初先生應舉出場屋一士子臥道傍罹大風雨瀆死先生扶歸寓所調治之久迺甦謝曰我高信也非公必死矣旣揭榜信名

第一兄子璫蚤孤先生撫之踰己子攜至嘉興與諸生
同學諸生項忠林茂沈琮肆資穎邁先生誨之篤後忠
仕至都御史茂琮知府肆魁鄉薦爲御史德清士素情
曠三十載無能與鄉選者先生爲之憊心殫力窮寒暑
竟晨暮且簡徐敬暨沈福十數輩必其成旣而敬首與
選福輩繼之至今嘉興論善教者必曰張戴二先生張
謂教授魁蓋與先生同志者後推毅至御史德清論校
官必曰能若戴先生邪而竟未有若者嘉湖蘇松諸府
歲漕粟于京師倉有遺漕河者轉輸疲費先生奏徙之

河濱官民咸便德清學宮僻而隘先生奏更諸爽塏且
捐貲以倡其役規制崇鉅于舊嘉興吏胥多僭侈時被
繡乘馬馳城中先生奏禁之眾口稱快先生凡奏疏皆
削其稿報可人迺知之不報不知也熊大理卿槩巡歷
兩浙張甚獨敬禮先生先生因言治道去泰甚耳察見
困魚古所戒也槩納之時破豪右家產數十方逮民沈
本將籍之質之先生對曰本固有罪然非鉅惡也槩曰
聞子素憎本乃爲是言益敬先生而釋本嘉興邑人有
爲御史居憂者嘗預燕府中先生規之曰若將效阮籍

之賢邪其人慚去浙江提學胡副使有親喪議將奪情起之時楊文貞公士奇秉政適先生自嘉興代還見文貞語及之先生曰以身教者從果起胡公是率諸生以不孝也議遂寢其直言不諱率類此先生之再至嘉興也富民十餘輩皆資遣養子入學察案利之先生曰蕙蘭之畹其可容艾蒿邪亟麾去民乃要所識按察官強之符督甚峻先生執不可坐是竟去官歸隱西湖之谷號谷曰休休迺立宗族義約置祭田治橋道以便行者歲發廩賑乏絕秉禮施義鄉邦式焉先生初號訥庵至是更號西湖退叟所著有浮梁縣志二十二卷戴氏族譜十卷西澗集十二卷享年六十八成化二年十一月庚寅卒卜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壽安鄉下長源都翁田之嶺背塢與其嬪吳氏同穴子男四曰肆曰瓌順慶府同知璐蚤世珊以進士試監察御史女二長適士人黃璵次適通州知州馮馥孫男女五俱幼戴之先代有顯者而先生曾大考德誠用薦授麻姑寨巡檢不屑棄去大考璿號東山郡縣舉文學孝弟不起考嗣安以子弁貴封給事中贈參議奕世累善鬱而不發至先生昆

弟子姓乃大發焉弁其孟兄仕至廣東左布政使其季
委嶧縣教諭從子瑋珉皆郎中琥御史璉進士而玘鄉
貢士何其盛哉先生才志與布政亦兄弟而位遇父子
也豈天亦鬱之而有所待邪銘曰

吁嗟先生不瘖其鳴不矧矩以絮楹卒困於營蠅有嗣
偕登式隍厥聲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九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漱玉軒記

琴之作所以協二儀之和暢八風之氣禁人之邪而納之正者非他樂比故君子近之以儀節聽之以平心而非有故未嘗斯須撤之傳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諶然矣哉淦曾懋溫氏天稟良淑孺染芳懿悅詩書敦禮樂而於琴也尤酷嗜之蓋其勤若柳子厚其精若趙惟曄而恬澹不可榮辱則阮千里之伍也嘗構一軒於所居之堂之東偏塏爽幽闐恆琴於斯遠之崇山浚溪拱挹藹宇近之冽泉奇石嘉葩美木羅列于庭埤皆足以導宣其趣每清風之朝明月之夕一塵不生萬籟俱寂惟絲桐之聲四聞於外聽者或曰彼其戛鳴球鏘琳琅耶琢璧爲璽剝圭璋爲鍼秘耶抑瀉萬壑之流以浣結綠澡玄黎耶何其聲之清越以長而其終詘然也懋溫旨乎其言遂大書曰漱玉之軒搢紳爲之賦詠備矣聞來京師介秋官主事何君衷求余記之惟玉擅

天下之美故凡狀物之美者率有取焉若於人曰如玉馬曰歎玉泉曰鳴玉是已漱玉之云蓋亦狀琴之美耳余少學琴頗知其美已而中輟長游四方往往遇能琴者爲余鼓之傾耳終日而不厭然大抵多清新竅眇之音而乏淳古澹薄之味未始不私歎之也顧嘗徐驅闕步於山椒川澁林莽之墟幽閒廣莫之野天風徐來吹萬咸作谷之鏗谿泉之淙琤濤波之滂湃木之薊莅而竽歛與鳥獸和鳴之音迭唱而更和泱泱乎盈耳爲之澌除塵慮心曠神怡而天性之真湛然充復自以爲身

在上古而聆庖羲重華之絃奏也醉翁蓋先獲我心者故其論琴謂與山泉風雨怨寡之歎雌雄之鳴堯舜三代之言語無異焉者然則琴之美奚翅漱玉乎哉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極於化琴亦有之古之琴化者周公孔子其人也余欲往而從之懋溫肯指余道且同往乎書以問之

鷺車閱武詩序

上復辟之四載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永熙往莅宣府前刑部員外郎吾邑李文盛時謫於邊睹公之政

殊絕固已駭歎繼而庇公之德感佩不已迺撫事爲十
有二題求羣縉紳賦而頌公總曰鷲車閱武詩聯爲大
卷走書屬余書其首簡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然所以
柔遠威外以備不庭不虞之患者蓋有在矣唐虞以降
疆場之憂無甚於朔方者至于國朝始克汎掃腥羶之
氣屏之漠北數萬里外而燕雲之地自石晉迄于近代
更四百有餘年爲虜巢者悉歸職方以復唐虞之故宇
羣胡怛威慕義稽首而來臣是固祖宗聖德神謨之所
被然奔走禦侮之臣實與力焉宣府古雲中郡也在今

爲神京之蕃屏天府之閘閼勢切近而雄要非他鎮之
比故常擇臺憲重臣兩有文武而宿著勞望者莅焉公
人傑也負倜儻瑰璋之才加以恢廓志量自其少時卽
擢高科敏歷中外英聲茂績四馳于天下久矣北門鎖
鑰非公不可至則省觀咨詢舉兵民之務皆籌其利害
而罷行之文武之吏皆灼其勇懦哲愚壯老而黜陟之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兵食以足民物以饒威令之宣達
于塞徼之外歌頌之作茲其時矣夫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高岡生梧鳳凰集止嵩高蒸民江漢之作皆所以美

周宣王也余於是見天子聖哲之德不可以不書
雖然匈奴不滅何以家爲霍票騎猶有此志而況今之
所謂人傑者乎行將左右師帥奮揚天威霆轟颺馳於
絕幕之北犁其庭掃其穴係單于以組獻之北闕竿其
首於藁街以據神人之宿憤以震懾四夷之膽以樹國
家無疆之休是當特書大書垂耀于無極謹執簡以俟

一松記

構李楊公文度故工部主事嗣宗之子今太學生霖之
父也幼承義方文辭彬蔚長通世故左右具宜然不欲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敷其材以用于世屏居獨遊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操
尚剛特耆老而不變若將絕類離倫塵垢萬物于雲霄
而直上閱千古而立於獨者其所居之里爲松溪蓋嘗
有松而今濯濯矣公於其宅獨樹松一章而因以一松
自號賓客過者或曰凡世之崇堂奧館必植奇葩異木
若蘭桂之芬馨鳳花牡丹海棠之嬌豔迺足以供翫賞
性情也蕭然一松何庸植之公莞然不答或曰夫安邑
千樹聚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與山居千章之
材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松材木也胡不樹之千章俾

世之求禪傍者求高明之麗者求輪輻狙猴之杙者求舟楫者皆得而給之乎區區一章安足取也或曰昔之人有樹萬松者十松者聽七松者封五松移四松者哦二松者撫孤松者公一切不取而獨號一松何居昔鍾輻嘗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吾子當登第此非公所願也抑爲令子願之如王公之植三槐乎公皆不答顧麾三尺童子取松花酒觴客時宿雨新霽蒼陰滿庭涼風謾謾作竿籟聲公甚樂之酒中而歌歌曰一松兮蒼蒼扶浮雲兮上征託余根兮幽閱不天斤斧兮無榮棟梁綠蘿葳蕤兮白鶴翔舞百昌離立兮紛總總其在下叶咀積雪兮含霜歲旣晚兮彌秀表獨立兮千秋與天地兮比壽歌已重觴客客醉而去他日有以是質余者余亦不知其何說也抑以自況其操尙乎謾爲之

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君諱慥字允孚其先汴人有諱某者丞台之黃巖縣因家焉於蕃以昌世有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德不耀母某氏君少穎邁有鉅人之志十六爲邑庠生

從鄉先達兵部主事章陬學進士之文文與其齒偕長
如連山出雲鵬蹇而騷驚秋水濯河而兩渙不辨牛馬
者生宿儒見之皆避席而舍景泰元年鄉試有司見其
文曰是可扛龍文百斛鼎者遂擢經魁第三人鉅梓其
文天下誦而式之明年會試中乙榜例授教職不就迺
入胄監攻苦磨厲學日奧博閒爲序記詩賦諸作亦皆
得其體裁而進士之文益工名益章徹僉以會闈首選
望之而再試再屈於人歲久例赴常銓亦不就欲必得
甲科以酬其志天順五年夏五得疾至六年二月四日
卒于寓館距其生永樂壬寅得年四十有一君爲人孝
友行于家信義行於鄉國言必擇而發動不詭於道其
志欲大有爲以自見雖連蹇困踣而未嘗少衰其心篤
於自信逮疾久大漸猶慨然曰吾行不畔天天其俾余
至此極也疾儻閒乎言已而瞑可哀也已嗚呼古者學
校選舉之制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以能者其法
精其途一其有司皆明而不惑士生其時孰有抱德藝
而負屈抑之歎者哉今也不考其德而徒較其藝以第
其甲乙以爲其終身資序之崇庠而較第之者又不皆

明也倖而甲屈而乙者不鮮矣若君者既屈矣然猶有所待而不幸不得其壽故卒不獲伸其屈遂其志也其命也夫君娶某氏生一子曰宗方晬而君卒囊無遺貲館人刑部主事姑蘇陸君景義士也厚賻之而鄉人故舊哀而賻之者尤眾余其鄉試同年也既哭賻之又爲之銘俾其弟某歸以識其墓墓在某鄉某原葬在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孰賈不售孰植不茂胡俾子之獨奇而不偶人耶天與職此之咎我銘昭之庶其不朽

送劉參議序

舟之師嘗浮積石道瞿唐涉狂飈怒瀾而克濟者其乘順風蹈平川固傲然若在闔門几席之上然衣袵之戒而檣櫓之就傾者不鮮矣故君子圖易若難謹終若始然後業樹而不墮名彰而不朽劉君益之始以英資茂學與俊造之選第進士擢行人操己有虔將命不辱聲稱蔚然推轂僉四川臬事已而例改貴州凡司臬事號稱風憲非他官之比苟不能虎視鷹揚震撼山岳是忝厥職前兩道皆夷夏之交地險遠而俗陋惡蛇豕所

噬狐狸所巢莫難莅者君所至輒屏貪墨鋤奸凶虔劉
蠻寇而姬煦其善良邊圉以寧郡國以理用是奏最陞
食正四品祿參議于閩藩其鄉人若大行人邵君震需
余序贈之參議職典綬牧無事鷹虎之威而閩不當夷
夏之交旣庶而富以君之材雖使臥治可也夫閩庶富
易治非獨優於兩道雖列藩莫能尙也然曩者潢池之
赤子不起於窶陋難理之邦而獨起於此蓋莅官者率
以其易治而忽之不綏以德而繁刑重賂以弊之耳夫
凡事雖小皆不可忽也一忽萌而百弊出矣況當州牧
方伯之任而受旬宣屏翰之寄者乎周書有言罔曰弗
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請爲君今日誦之詩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茇將爲君他日歌之是
爲序

農樂記

有農於傳李之墟者寅而興午而饁晡而方息蕃稊穠
菽麥瓜蔬之種時而播之勤而灌糞耘耨以斂之時荷
蓀行阡陌聞歌七月詠甫田賡之以豐年良耜其色浩
浩若自得者嘗語客曰吾戴天履地幸生華夏遭治平

之時家有田一成足以供伏臘具饋粥吾業之而樂焉
春田水綠良苗新栽落紅之其中白鷺時下吾顧而甚
樂二麥殆熟薰風鼓之若翠濤蒼波浩渺無際恍然在
蓬壺臨碧海也吾亦樂焉時秋雨晴穆將登而種方茂
黃委綠鋪爛若雲錦吾樂尤甚春醞初香堂有賓醉秋
賦先足門無吏喧出與樵牧胥怡入與妻孥偕愉吾焉
往而不樂稻花麥英吾蘭麝也蚓唱牛鳴吾咸韶也菘
葵筍蕨吾八珍九鼎也駟馬高蓋孰與牛背之坦如穹
臺廣柳孰與桑蔭之廓如不知代閒復有何樂也因自
號曰農樂云余聞而嘉之古者無不農之民士工賈皆
出乎農而民亦無不樂豈獨康衢之民哉帝德降王道
衰井田之法壞干戈日尋則有不得農者游談俠烈之
徒起而諸侯爲之擁篲士延頸而願交末業之氓居奇
貨與玉侯埒則有不肯農者矣而農則俛首劬體於吠
澮閒戴星月蒙霧露或糟糠不給而短褐不完鮮能樂
者故非治世則不能以有樂農然農非安其業而無慕
乎外者不能樂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故無入而不自得焉農樂者近之農姓某字某雋李之

巨室云

賀章生元益中鄉舉序

士生世家攻道藝專而不易勤而不懈以妙齡盛氣得售文場而踵世科之美非善學者莫之能也鄞章生元益自其高曾以貴雄于鄉至其叔祖節庵先生迺以富民實于京師居五十餘稔耆德悼行京人儀之而其於家教也尤篤始教其二姪曰繪曰紹皆與選於京闈紹不祿早世繪第進士累官今爲江西憲副名聲曄然先生近以其所以教二姪者教生今亦與選於京闈夫以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四明 藏書

約園 刊本

數十年閒一門出三俊士固先生之善教亦三子者之善學歟生旣與選將會試於南宮擢巍科躋臚仕有日矣交游榮之屬文以賀余與生同邑而生之諸父暨憲副君皆學於先大父故兩家世契甚篤而余於生亦嘗有一字之益不可無說以進之也子游有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蓋世之士不患其學優而不仕患其仕優而不學耳古之聖賢方其窮而學也三才萬物之奧禮樂之文五常七教百行之懿格之無不精蹈之無不至及其達而仕也直舉而措之耳然其所嘗格而蹈

之者不習則亦將忘之不守則亦將失之蓋未嘗一日而不學也後之學者所格未必精所蹈未必至遽而仕者學而可已乎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巨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生既長于詩禮之家處于京師英雋之藪材敏而行脩聞乎聖賢之學旣矣自是以往尙無白晝而日事於學他時道日彰位日顯覃膏澤於無疆樹勳烈而不朽也將於生乎望之矣生其茂之

送酒運參將楊侯序

楊文懿公集

卷九

十四明齋書

納閣刊本

余觀三代以降有國者無不事漕漕無不在得人焉漢初與楚相角蕭何給餽餉高祖自以爲不如及都關中歲漕山東之粟始纔數十萬石後至數百萬石鄭當時之渠功亦不細矣唐人轉漕於江淮前則韋堅裴耀卿後則韓滉李巽之倫史不絕書然獨劉晏爲稱首觀其論生財之道本於養民所辟僚屬皆經學之士至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趨其才識良有絕人者宋都于汴漕河有四獨汴河爲重初范旻主漕江淮之閒輦運相繼太宗常獎異之其後若許元

若辟向若魯宗道亦皆有可書者國朝自作京于燕始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漕歲百萬石旣而議通河漕亦屬平江治之平江爲人閭爽寬毅知書識古今成敗恆以濟人爲心迺浚濟寧臨清之河築南望高郵之隄刻呂梁徐州二洪之巨錯浚儀眞瓜州之潮港開白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于臨清建牖四十有七以畜洩水自淮至于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居卒以治淺緣隄繫井樹木以待暘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僅倍於海後迺五之而事不壅兵不疲其

法至于今是賴嘗論分倉漸運之便漕運官軍之勞馬快船夫之弊亦皆可施于今者蓋自有漕以來鮮有武臣典漕倬有勳績如平江者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朝之神謨聖德於是邁古先遠矣今上復辟之五年以璽書徵湖廣都指揮同知楊侯充漕運參將侯世家隴西自其曾大父仕元爲湖廣行省參政始家于武昌大父當國初以軍功長干夫父嗣職無祿侯仍之時方童稚竊自念自父以上五世皆一子而大父以職再傳至其身惴惴焉以隕世辱先是懼誓存仁秉廉以世厥職

侯既果毅有爲而重以此志故所至輒著績用能陟萬夫長以至今官而家有五丈夫子其志之效歟茲以漕至京將還所治吾寅脩撰劉君紹和編脩江君東之與之有素嘗感其惠屬余文贈之嗟乎古司漕之良吾不敢以隱矣今漕事之弊吾其敢以揚哉顧平江之法與其所嘗論者近在耳目尤較然大著侯惟師其所已爲者推其未爲者爲之則漕事濟矣將不與平江並駕而爭先乎聖天子所爲博選遠拔而授副總戎之任者非獨以侯之賢而寵榮之也如廟祭饗之供百官有司賓客之饋六軍百工之給皆於是乎繫侯其念之

贈侍講學士呂公哀頌辭

悲崇丘之翠柏兮驚飈遽而摧之
晷遺蔭之孔鸞兮芳彌久而馥馥流余目乎宇宙兮
渙萬物之皆斷惟哲人之殂邁兮
亙百世而猶悲懿構李之鍾秀兮
挺碩人其頤頤聳甚口而豐下兮
燁鸞鳳之威儀植仁義以爲本兮
橫百行以爲枝內敬養而安卒兮
外覃惠於孤嫠逐羣英而鼓儉兮
入芹宮而游藝肆揮毫於秘丘兮
登蟾蜍而擢桂被九重之渥洽兮
渺隨牒于萬泉啓聳噴以

木鐸兮敷化雨於閒田育陵莪之菁菁兮破天荒而擢
秀收桷榱而遺棟梁兮喟時俗之何繆乘急流而勇退
兮就主器之榮養臥北窗之清風兮醉東籬而撫掌頂
垂白以觀化兮近要離而瘞之宰木森已拱兮諷芳問
之猶馳獨二郎之高翔兮補袞職而調鼎惟三槐之德
符兮晝垂陰而方永需貶恩而錫命兮赫五色之元寶
山川草木其焜耀兮揭日月於幽墟積善有慶兮作德
其不朽吾固知聖賢之不余欺兮信天道之不謬喟九
泉之不可作兮吾誰與歸搗柔毫以寫恨兮託遺響於
天涯

龍游縣通駟橋記

龍游之治東瀕大溪溪之上有橋曰通駟宋祐興閒縣
令陶定所建其制累石爲柱梁以木而覆之石焉每霖
潦四集湍流暴悍則石柱輒仆而歷歲滋遠則木梁浸
朽故常損壞淳祐中邑人馬僉樞天驥嘗大治之前後
小補者蓋眾矣景泰初復爲暴流所壞知縣張惠欲購
材斲以治尼於謗讟無何滿去洪冕代之以橋當孔道
凡三楚百粵之商旅傳遞在所必經而屢至損壞以爲

民病乃更爲悠久不拔之制土人謂鬻石爲洞門以度水者曰虹規以十虹以屬于兩隄費鉅役殷僅成其二適其有憂而去天順某年王君瓚以名進士來守是邑謂茲橋爲民利甚大遂伐石庀工以卒其事於是十虹始具而橋以成其廣十有某尺長千有口百口十尺理緻鞏固可歷百世不隳覆之以屋凡四十有二閒自天順五年三月至其年八月畢完工不役民出於備財不斂民出於君之俸餘與民之樂施者故役費雖殷鉅而民晏然若不與知咸感戴而稱頌願書其庸以示永久

於是貢士胡超謁予請記惟先王體國經野而其微不至門闕廡館道樹川梁莫不有政教存焉故天根見而水潦竭則徒杠輿梁以次而成有司歲一治之耳其後陳國火朝覲而川不舟梁單子惜其廢先王之教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若是者蓋眾矣近世橋梁之役有司斂財使民常苦其難成而浮屠往往募緣以成之若無難者夫使畜戎之徒得以掠吾先王政教之美者其誰之咎哉君爲邑廉而有能徭均而訟理繕學宮葺公署而卒成茲橋其知爲政者與庶庶

先王之教者與今有司之傑然者與用記其實系之以
銘曰

遼古之世其民顛愚川隔道斷各棲一隅雖大相聞遼
若千里不相往來以迄老死聖人取渙始作舟楫因而
爲梁民不病涉巧者述之木榦石倚內自都邑達于裔
夷姑蔑之墟有溪浩淼溪有古橋介彼孔道暴流喧洶
柱仆梁傾如彼萬騎破茲孤營魚龍所家孰敢揭厲一
壺千金罔知攸濟豈無材篋取廢而興更二合尹績用
弗成廩廩王侯牛刀小斯曠義滂仁拯民之瘼業業入

楊孟泰集

卷九

十六四明版書

約圖刊本

土布石在淵玉螯累起下斷上連下空而圓如十輪月
碧波銜之金魄半缺其上平平延袤以廣逼而視焉一
砥千丈覆之廈屋以障雨日坐賈征夫如在其室烏履
輿馬鱗翠鳥鸞南至楚越北達于燕民曰我侯展我父
母涵煦我氓被及孔普祝侯萬年與橋同壽橋也或覽
我侯不朽紀侯之庸願文于石太史作銘以厲有職
送太守張邵齡述職還嚴郡序

凡物皆須久而後見桃李之木春榮秋落而松柏在冬
夏青青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大江黃河互萬古而長在

觀者不于其久而于其暫則桃李乃超於松柏而潢潦之與江河亦有未易辨者人之誠僞事之是非亦必至久然後識者明論者定焉世有假仁而竊義者釣奇以驚世賈惠以結人而張其威以振眾一時聲華驟揚若可畏者久則消沮敗亡而無餘矣誠善之士其行闇然而不耀其政優然而不驚人蓋有慢易而非訾者既其久也則利澤覃於無窮而聲光昭於不朽孟子曰未有至誠而不動不誠而能動者要之誠不誠動不動亦必須久而後驗焉吾友張君邵齡初以禮部主事出守嚴

郡余在餞之曰子將何以治嚴邵齡曰昔趙充國往征西羌謂兵難險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今吾未知嚴之風土何若亦何以告子然吾至彼其初必有毀我者其後或有譽我者子慎聽而察焉以告我我不能以規爲瑱子所知也旣去踰數月果有毀言至踰年又果有譽言至吾徐察之迺知君之莅政若經紀其家撫民若保抱其子而興學勵士用嚴師之條約馭下繩奸若老將之紀律檢躬持操若處女玉潔無絲毫之類而一皆行之以誠不齟齬虛譽不靳近功不惑於羣言不奪於貴

勢人始而疑中而解終而翕然隨以化故方毀而繼之以譽也昔子產之相鄭也鄭人先謗而後頌之孔子之相魯也魯人亦先謗而後頌之蓋雖聖賢之爲政亦必久而後得乎民也邵齡預知之矣吾何以規乎哉雖然善政難成而易毀道心易放而難收故九仞之山功虧於一簣千丈之隄或以蟻穴而壞可不慎乎邵齡尙操厥誠弗替益進彌久而輝光俾民尊之如其父愛之如其母則房范之績不足書已公卿之選將焉避之邵齡茲以述職來京師將還嚴之士有在京師者相率需言

楊文公集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餘之於是乎言

梅溪處士挽詩序

梅溪處士諱思恂字克恭姓曹氏家奉化梅溪上故因以爲號焉處士幼孤力學孝其母恭其兄勤儉以治家簡易以同物隱居自放年五十有八而卒時其同里項助教怡爲之墓銘一時耆俊爲之輓詩若干首而其子珪集成巨冊藏于家後十有八年珪始以邑庠生充貢來京師持其冊謁余請曰先考植學秉操弗獲在表著之位而不肖連蹇困頓以至今日不能顯而揚之第欲

乞言於鉅公碩儒以闡揚其潛德而子於我素厚不宜
靳於言或文或詩則惟所欲余旣諾焉而心許其詩序
况未暇也已而君卒於京邸余慟哭之無何其僕扶其
柩將還葬來取前冊余潸然泣喟然歎曰吾可以故人
之死倍吾心哉昔吳季札聘魯過徐君欲其寶劍札
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不倍其心
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夫季札之於徐君僅燕遊一
朝之好猶不以死而靳其寶劍况余之於君交已十餘
載宜何所靳哉且劍繫之樹將委之途人而序書之冊
中猶可遺其來葉吾何爲靳之而倍吾心以負吾故人
之望哉嗟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仁者必有後此天
道也若處士可謂善而仁矣珪爲之子雖賢而竟不祿
何餘慶與後之有蓋天之猶未定者耶嗟乎處士不干
仕進考終於家而爲之挽詩者特以其善有足庸齒不
及耄猶永歎而悲傷之况如珪之文學而屢困場屋迄
今將有爵祿而乃於友乎殯焉其可歎而悲傷有倍萬
於處士者孰爲聲諸詩以繼斯冊之後也耶

故鄉貢進士樓君墓誌銘

天順七年二月丙寅融風丁卯風甚戊辰大甚試院火
士死者百有十六人鄞樓君與焉壬午夕余夢有求銘
君者方爲之序而覺蓋余與君同邑有葭莩之親而交
好厚甚見其死之不幸而傷悲痛惜之不已故爲是夢
抑或君之靈所感也耶寢起序忘半足成而書之序曰
君姓樓氏諱啓字立中樓氏世居鄞自太師越國公昇
之後累葉貴顯四明大家史樓二氏爲最而樓氏世濟
其美史氏有愧焉至君之祖始以醫生徙京師其伯父
儒汎愛喜賓客有信義聲然無子愛君不啻己出初遺

從子季父學已而學于鄒博士允隆文益進天順己卯
試京闈中選明年會試禮部在乙榜例授教職不就遂
爲國子監生居三載復會試及夕火作起趨而避鬱攸
從之死焉時其父某方商于遼陽妻某氏病姪三子某
某某長者方十歲門庭闐然其姑陸夫人姊吳孺人爲
之治衣衾而姑之夫刑部尙書陸公廷玉姊之夫刑部
主事吳君顯爲之棺斂荼毘收其骸將返葬於鄞之某
山祖塋之側某人求余銘之嗚呼死有重於泰山有輕
於鴻毛故死非難處死爲難若大夫死眾士死制斯處

之當也君少好剛負氣長乃務爲恭遜樂易之行然其所養實剛以大使其顯庸於位以建勳業或不幸而死於制死於眾以樹大節猶可也今乃生不及庸死不及處舉泰山而鴻毛之其可歎也夫其可悼也夫其可使
人疾首酸鼻而長號大慟也夫夢中所述大略如此覺而爲之銘曰 銘闕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送王充獻陞山西憲副序

吉安王君充獻以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久之陞郎中習於法比而以欽恤之意用之多所平反屬楚有大獄久不決奉詔往按一訊得其情揮霹靂手辜者服冤者釋朝論才之既而超擢山西憲副將行諸同年相率餞之而屬余以言余亦忝年末居又鄰比而相好何靳於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顧所以屬者豈欲余殷勤道別爲兒女子之情而君亦豈欲味諂言而以規爲瑱耶請以法語昔賈生有言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割擊剝皆眾理解也至於髀髀之所非斤則斧誠可謂善喻者但其言以漢之諸侯王爲髀髀而欲文帝斤斧之則過矣天下固有髀髀之所人主固有當用斤斧者所謂刑罰威戮類天之震曜肅殺者非斤斧耶憲臣者奉人主之斤斧而用之天下者也天下有尊官大僚方命圮族者有措克剝截元元者有執左道以亂政者有寇賊鴟義

者有疆宗豪右凌虐孤寡者有作邪行以敗俗者有爲
訛言異服淫聲奇技以疑眾者是眾體髀也是常用斤
斧者也今聖皇御極百僚師師薄海內外皆風恬而俗
熙日趨於三代之盛固無所謂體髀也然爲憲臣者顧
可遂棄其斤斧乎抑余聞之用斤斧者必先加諸砥用
刑戮者必先正其德已德不正而欲刑人是不厲其斤
斧而用之不缺則折充獻往矣尙早夜磨厲之三晉之
墟人望而畏之矣

吳越勝覽序

楊文舉文集

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浙江僉憲陵川和振綱考績來京師以吳越勝覽圖詩
屬余爲之序余其同年友也不可以辭按吳越古二國
也吳自周太王子泰伯奔荆蠻而君之傳二十有五世
而爲越所併越自夏少康無餘封於會稽二十有餘世
至於允常自允常入傳而爲楚所滅二國之封疆載於
春秋內外傳及前漢書備矣後世所謂三吳三越者析
言之也漢末三國之吳殆有二國之全而五季十國之
吳越僅得其什一耳今四海一統而浙江一藩實據古
吳越之中屬郡杭嘉湖嚴皆吳分而金紹寧台溫衢處

皆越分也其地多望山名水而大海環其右浙江界其
中山則有若會稽四明赤城鴈蕩太微玄蓋之天金華
寶陀方蓬之島或連或對或崛起而特立其高軼雲其
大蔽日其奇秀舞龍鸞而張翠錦至有妙絕不可名狀
者古聖賢仙佛之躅往往而在其產多金玉石英鍾乳
紫芝碧桃松篁之美琳宮金刹翬飛於浮嵐暖翠中縹
緲在望遠方之人指以爲靈區奧境莫能至也水則虎
跑之泉龍湫五泄穀溪繡川剡源九曲鑑湖笠澤之類
鏘白珩奠碧壁倒銀河而瀉之無不可愛或一鑑萬頃
匹練千里涵芰荷而泳鴛鴦繡帆畫楫之所萃至於海
則茫無津涯與天爲一吞百川而納萬象蜃氣龍光蛟
鰐百物之怪揮霍旁午觀者爲之目眩神悸浙江之湖
轟萬雷走銀屋而畫鼓紅旗飛鳧綵鷁出沒翻舞於其
內尤爲天下之奇觀自餘園林臺沼殊未暇列蓋四方
登覽之勝莫有尙於茲者振綱之僉憲也時以其職事
徧歷諸郡凡土田物產士女城郭宮室甲兵禮樂材賢
之盛風俗之淳懿旣皆觀省而施之政矣至遇山水之
勝亦必按轡徐驅締締觀而恣覽或乘輿入林麓捫薜蘿

逐猿鶴挹煙霞之清霏漱泉枕石竟日欲忘返此吳越
勝覽之圖所爲作而縉紳詩歌之也夫山水恆爲幽人
逸士之所樂而達官貴僚踴志於功名鞅掌於訟獄非
其才敏有餘裕而襟宇之曠達則不暇以覽振綱可謂
賢於人矣雖然睹河洛者必思禹功游卷阿者必頌王
德振綱之所以得爲是覽者亦由聖明在上萬邦協和
而百工庶府皆安於無事之域故張輪不埋而閒以代
靈運之屐有足樂者夫旣沐軒冕之榮而又得兼山水
之樂於是見上之德恩至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楊文懿公文集卷十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振綱何以報上之德哉惟懋敬厥職仁敷而義宣俾民
物滋盛風俗益淳以增吳越之勝是望書此以爲序

南溪潘氏族譜序

族譜蓋古繫世之流也所謂繫世者序其世而定其繫
于以辨昭穆諧親疏若帝繫世本之書是已周官小史
之所奠瞽矇之所諷皆是物也夫小史禮官瞽矇樂官
也周人於繫世必使禮官奠之樂官諷之者蓋世繫旣
明則昭穆不相亂而親疏不相離不亂則有別而序禮
之道不離則相親而和樂之道也是可使他官得掌之

乎然則繫世者先王所以道民和序俾曰趨於禮樂而不自知者也豈徒定其本繫之近遠第其閱閱之高下而已哉後世族譜之作猶有繫世之遺法蓋非好古而說禮樂者莫之能也或者濫而無徵夸而不實則昭穆失其序親疏失其和非禮樂之道矣譜云乎哉有國子潘生璇介余友文學劉君潛謁余請曰生始遷之祖諱習仕至大理評事家括之木溪墾于溫之南溪王氏因徙家溪上金倉山二子伯曰泰析居梧岡傳至生父十有二世矣仲曰誠仍居金倉傳世至諱益孫者又析居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郡城之樂湖餘居金倉如故族一而三之世傳滋遠族人滋蕃生父懼夫昭穆之不辨親疏之不諧也迺自始祖而下悉書之以爲譜焉生父字嘉禾達於理而敦於行嘗創祠堂置圭田建義塾以爲奉先收族之計良厚爰及是譜參稽備錄歷年而後成敢干先生一言以序余觀其譜不濫不夸庶乎好古而說禮樂者之所爲也凡其族人尙因是而興於序和一歸禮樂之道窮有守而達有爲斯譜之光也不然玷斯譜矣書是以爲序云

御龍氏之苗裔兮樹華閔於衡陽射澤宮以佐郡兮臨
潁濱之舊疆持三尺以讞兩造兮續簿書其鱗萃晨興
先乎鳴雞兮夜秉燭而長喟渺乘輅於屬邑兮託芥命
於鯨波掩鈴閣而燕息兮愁颺癘之侵加懿西極之龍
駿兮精似儻而權奇欲藉雲以追電兮縶牽長而累之
縲九霄之玄鶴兮鬱樊籠其不可以久處時矯首而長
鳴兮思翱翔乎玄之圃惜桑榆之未照兮嘉倦鳥之知
知還爰脫簪以揚袂兮指故國之湖山湖之水兮浩漭
蕩滿淹涵魚龍兮顛倒日月上有羣山兮迴合離立凌
摩顛蒼兮雲蒼霞蔚茲一區之攸在兮敞柳樹而花扉
吁去此而遐邁兮閱十年而始歸波鱗鱗以逆舟兮嵐
霏霏而迎袖慨三逕之就荒兮懼水木之增秀仍芟荷
之舊製兮襲莓苔之往躅合羣鷗而尋盟兮重託友於
麋鹿睨祝融之秋月兮凌望盪之春濤時浩歌以長嘯
兮醉萬石之香醪答漁唱於蓼灘兮和樵歌於木嶺聽
鼓鐘之噌吰兮羌何異於鼉鼉惟人生於宇宙兮渙江
漢之浮萍功業不足以恃兮富貴不可以恆斯帝秦而
五刑兮信興漢而菹醢胥含恨於屬鏤兮援輿謗於蕙

茲達人識其會兮翩勇退於急流矧鐘鳴而漏盡兮肯
夜行而不休蠡扁舟而五湖兮廣揮金以娛樂翰思吳
之尊鱸兮潛放懷於松菊挹芳風其不遠兮追逸駕而
齊之覺今昔之皆是兮諒出處之惟時日囂囂以容與
兮舉萬物而皆忘見五色之雛鳳兮聲啾啾於高岡采
昌陽以爲羞兮掇芝苓以爲糗庶希蹤乎彭聃兮與湖
山而齊壽

夫子畫像贊

有引

嘉禾魏生輝介上舍沈君瑤來謁手一軸請曰此吾夫

楊文齋文集

卷十

七

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子畫像也願一言以贊之余受而懸諸堂百拜敬瞻焉
中坐而鼓琴者爲夫子豈其操龜山操將歸耶抑操猗
蘭操其人之黯頽曠如奄有四方者乎拱而侍者爲誰
豈閭閻侃侃與行行者乎抑志在千乘志在方六七十
志在宗廟志在浴沂而風雩者乎趨而前者爲誰豈互
鄉之請見者乎抑闕黨之將命者乎余皆不能知或者
以爲像杏壇時也杏壇事見莊子漁父篇稱孔子遊乎
緇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漁父聽之招子貢子路與語笑而行孔子追及語久刺

船而去莊子大抵皆寓言矧此篇不類識者以爲後人私撰則茲事迺子虛烏有類耳是像四子侍立與所謂讀書者漁父與語者皆不同且有童子而無漁父不知繪者果何指也古人論贊夫子者若顏曾若子貢宰我若孟荀若漢以來諸大儒之論美矣大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愚生小子安能復措一辭於其末哉然不容已乃摭拾陳言而綴之非敢謂贊夫子也以塞君與生之請焉耳

大哉夫子克配二儀卓冠羣聖道德之隆也述作六經

楊文憲公集卷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啓迪萬世功業之崇也百王師尊四海廟祀食報之豐也當時名賢後世儒碩宜矢口而贊美肆筆而稱頌也岌岌晚生謫謝末學第知沒齒鑽仰而無窮也恭拜遺像繆綴陳言譬之譽日月之德而繪天地之容也

柏庵吳處士墓誌銘

吾鄉素多士其出者率能樹丕績揚休光而其處者皆有君子長者之德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耆老魁宿僅見一二先進亦多有足尙者至於行義文雅足以高視一鄉言論風采足以振聳羣輩抱才而不售秉志而不同

者吾獨於蕓湖吳處士見焉蕓湖者古小江湖之浦去
吾家纔咫尺地甚幽勝而其宅有水竹花石之美君又
喜延當世大夫賢士余過從數數故得知君悉也君孝
其親友其伯兄教其子以學嫁其仲兄之遺孤女與已
女人不見其有薄厚焉其所居堂曰治本軒曰春意名
流皆爲之賦詠聯爲一大卷閒爲盜攜去盜所攜他物
甚夥一不問獨慨惜二卷甚他日盜以歸之喜謂人曰
偷兒殊可嘉吾得吾寶玉大弓矣庭木一古盤檜特奇
勢豪爭欲得之君曰此吾先世手植不可失也百方斂
之卒不與然至賙窮振之拯人之急則不計財力爲之
宣德中有司委徵一區之賦歲侵民不能輸君罄其貲
得白金數百兩悉代輸之正統中歲飢復輸穀二百石
助官賑貸而私貸於鄉者殆無虛歲償不償不計也嘗
夜舟見人狂走於道若爲厲所惑者君亟艤舟救之舟
人諫不聽窮追數里及焉其人已濱死載以返藥而活
之居數日方愈百積額而去君貌偉岸與人言是是非
非無所苟自少涉獵藝文老猶不倦有治事長才郡邑
交辟從事不就以貲徙籍京邑仲子桓代之歸數載以

天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八君諱
江字志浩號柏庵其先自姑蘇徙鄆之東郭曾祖某祖
某徙蕪湖父某皆不仕配徐氏先卒繼朱氏子男六長
棨次卽桓次椿次楸次棠次棣女三長適鄉貢進士陳
淳次適陳復次尙幼桓舉京闈齒胄子將有祿養不逮
聞訃告歸奉國子助教項君怡狀泣請銘君行宜銘而
余與君且故義當銘銘曰
華之綏曾不揚于時實之衰斂以須其胄

集義堂記

楊文盛文集

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物不可多求而恆聚多求則損於人恆聚則累於己
其能保有以遺其後者鮮矣平泉之草木不一傳而遂
失之鄆塢之珍藏曾不得以畢老他可知矣若夫求之
多而於人無損聚之恆而於己無累可以淑身可以裕
後可以覃被萬物者其惟吾性之義乎記曰父慈子孝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此特義之大端耳其精則自吾心之制以達於動靜
語默之當而其粗則若周貧赴急死難立孤凡事之所
宜爲者皆是已馮諼之折券虞卿之棄印程嬰之立趙

孤婁護之養呂公此各以一義而得名者至於段干木
之在當時干乘爲之軾廬而諸侯爲之止戈人固謂其
富於義矣然猶未能如孟子與也子輿集義以養浩氣
當大任而不動心德莫有尙焉其在當時則從者數百
而諸侯師之在後世則廟食于終古而苗裔至今猶有
祿爵非集義之所致耶凡爲商者比財爲農者比穀而
爲士君子者比義義之多寡大小士君子之德之差也
兵法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士君子之於義也亦然
禾新龍田賀君循環者亦好義之士也平居睦姻族恤
里鄰行義蓋亦多矣往歲大侵道殣相望君遂輸粟千
斛以助官賑貸朝廷旌其義而錫其冠紱鄉人榮之君
不以自足榜其堂曰集義蓋將益行眾義以求爲全德
之君子也年旣耆艾天不憖遺今已在九原不可作矣
而其七丈夫子自恭己以下皆能繼述之而不替亦君
行義之所報歟恭己輩仰華構之猶新懼先德之不自
令從弟儼求文以記余因論述之且告恭己輩使日征
月邁以圖無忝云

童君原璞壽詩序

凡人無不欲壽故凡愛其人者無不祝其壽夫壽蓋定於天賦之初非有智力之所能損益者祝有益乎昔者武王夢天帝與之九齡文王謂之曰齡年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其後齊景公謂柏常騫曰子之道能益寡人壽乎曰能益幾何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有徵兆之見乎曰得壽地且動已而地果動然則文王乃能損己之壽而柏常騫則能益人之壽壽果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耶則祝誠有益也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然世之見祝者未必壽而有見詛者未必不壽盜蹠誰祝而顏回孰詛之耶然則壽果定於天賦之初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審矣故柏常騫不能不屈於晏子而武王九齡之說陳澹亦明辨其誣焉夫壽固非以祝而益然凡見祝者必其人之善而可愛者也壽非可以詛而損然凡見詛者必其人之不善而可憎者也君子聆祝詛之辭亦可以觀人矣蘭溪童君原璞與其配孺人鍾氏壽偕六十其仲子俊方以賢能書名于天府爲求羣搢紳之詩以祝二人者之壽萃若十什屬余序之夫六十下壽耳而諸詩之辭

或祝其中壽或祝其上壽甚有祝其與安期羨門爲伍
與婉伶羅郁爲儔者何其愛之深耶蓋君以儉慈嫻睦
之行敷於外而孺人以柔嘉溫懿之德脩於內教成其
子名聞于人故人愛之深而祝之至也誦茲什者亦足
見矣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賀素軒魯公封戶部主事序

水居下而潤物其盛也則蛟龍生之而雲雨出焉至夫
雲油雨霈充浹于上下則水益以盛浩漑汪洋浴星辰
而涵日月其所以長裕輝益之者固其所生而出者與

楊文彞文集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士君子善有諸己施諸家溥諸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
至其子姓蒙其教誨藉其流慶以都表著之位已因得
以享其祿養受其貤封富榮以佚老者何異於是哉老
聃有言上善若水詎不信然素軒魯公伯真幼稟淳懿
長而滋良雖名在尺籍伍符而治身正家有士君子之
行生六丈夫子其仲曰能擢進士官戶部主事以年勞
推恩封公如能官鄉人榮之屬文以賀余觀乎公殆所
謂上善者與公之善行眾矣書其一節之著者初廣東
有海寇陸梁將入新會鄉氓趨城者屢至主將疑之不

欲納也公時以隊長監守門力爭固請且以其家保之遂開門引納凡千數百人皆賴以免夫民間居族處于草野中卒然寇起避而去之惟恃城以爲歸也門者疑而拒之則彼將焉往是縱之傳虎翼驅之膏虎牙耳其何忍也然非炯見高識宅心之仁厚者孰能坦然無疑而慨然容納之哉自昔軍旅之帥蓄疑存忍拒方來之眾殺已降之徒至於稔禍其身流毒于子孫者多矣公特一隊長耳迺能開門納眾俾千數百人皆脫於鋒鏑之下錯諸衽席之上與彼一何異哉卽是一節亦足以致子姓之貴而受貤封之榮矣況其他善尙有足稱者乎昔宋太祖嘗疑魏州節度符彥卿有異心遣知制誥王祐察之祐還奏彥卿無他願以其家百口保焉祐後至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而仲子且相眞宗十有八年眾子諸孫亦顯貴奕奕當時大家鮮或與儷論者以爲祐之陰德所致由今觀之祐以其家保彥卿一門而公乃以其家保鄉氓千數百人其事之難易陰德之寡多較然可知矣然則魯氏之慶詎可量哉余故表之以勵世之作善者

雙桂堂記

蘇之嘉定有著姓曰徐徐有二子曰怵曰懋其進退一成規一成矩文辭一中宮一中羽皆以賢能書名于天府於是邑大夫龍君遵敘題其堂曰雙桂蓋託物以美之也開徵令記惟人物之生皆天地至和之委而萬有不齊雖同蔓之瓜不能無小大焉同柯之橘不能無甘酸焉同幹之柳不能無短長焉以周公爲弟而有管叔以柳下惠爲兄而有盜蹠蓋同氣而競爽者亦鮮矣幸而有之人則歆豔而託物以美之若崔氏之兩鳳陸氏之雙

璧平與淵之二龍是矣雙桂其殆是乎離騷之作首嘉三代之盛而取香木芳草以比君子桂在列矣至悼世俗之衰而君子之變節則自椒蘭荃蕙以至揭車江離悉以次而書罪而桂不與焉桂其君子之尤歟夫桂森挺以昂霄而揚芳華於宇宙凡酒醴之味醫藥之用棟梁舟楫之具其資於世大矣而桂皆足以充之四時之變雪霜風雨之凌虐萬物悉從而靡也而桂皆不顧信非蘭蕙所能班矣豈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世之君子或材藝溥洽

遇患難而不能有守或操履剛貞處政事而不能有爲者其慊於是矣桂爲君子之尤非耶今二子年方盛而氣方銳莫能禦其進也苟充爾才礪爾節而不止其不能爲桂乎騷有曰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蒨今聖明在御三后之世也二子苟爲桂焉以進乎眾芳之列翹然出於椒蘭蕙蒨之上使天下仰之後世誦之則雙桂之名與二龍兩鳳同不朽矣二子其交懋之無辜龍君之美與余之望云

送鄧淳安序

有一言可以盡長民之道者曰愛之而已今夫農之於禾也耰而糞之耘其稂莠去其螟螣朝灌而暮溉何其勞耶圉之於馬也潔除其廄中夜而秣之亭午而飲之敲冰而澡之何其勤耶牧之於牛羊也時其水旱安其寢訛晨而往夕而回又何其不憚煩耶蓋農愛其禾圉愛其馬而牧愛其牛羊惟其愛之也故爲之所者無平不至焉耳世之長民者惟不愛其民也故役之不闕其勞賦之不虞其匱刑之罰之而不恤其苦甚至橫征暴

歛剝膚椎肌用虎冠之吏受屠伯之名者皆生於不愛而已苟有一愛之心則見其飢也必思所哺之其寒也必思所暖之其疾痛也必思所療之其陷溺而死亡也必思所救之其愚也必思所牖之其邪也必思所繩之其賢也必思所翼之其材也必思所植之其被震凌而侵虐也必思所衛之將如父母之於子爲之深謀遠慮而憊精疲力以爲之矣豈直若農之於禾園之於馬牧之於牛羊而已耶夫農與園牧之於禾於馬於牛羊各能致其愛也何長民者之於民獨不愛之耶人之情必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此重則彼輕矣長民而不愛其民者蓋於他有所愛焉愛其位之尊也愛其財之富也於凡可以致尊富者晝夜謀之而不暇於愛民晝夜爲之而不免於害民若然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欲保其素且不可得而何尊富之可覲乎苟愛其民而俾之樂其生不失其性則民戴之士頌之大臣揚之天子陟之爵日以臻祿日以厚雖欲不尊富不可辭已然君子之愛民者豈以是爲尊富之媒耶殆非也夫民皆天地之

下而吾之同胞者天之賦我以才智固欲我愛斯民而

覺之王之寵我以祿秩亦欲我愛斯民而安之也吾知撫同胞恭王命耳他何計焉是非學道而行之者不足以與此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游嘗聞之矣其宰武城迺能以禮樂爲教變甲冑之俗而爲絃歌之聲學道之驗概可見矣然則世有謂民之難治者非教養之不至耶教養之不至者非由於不愛之耶不愛之者非不學道之故耶巴陵鄧君宗器以名進士拜尹淳安其士民戴之同一心頌之同一口蓋六年于茲矣考績吏部書最言選淳安之仕于朝者喜其將終惠于茲也相率屬言以餞余知君嘗學道者也愛人者也善教養者也將尊富而不獲辭者也故書是以美之且以勸其成焉

送徐天錫赴南京兵部武選主事序

均之爲仕或居崇處要簿書鱗萃其前冠舄輻輳其門竟日鞅掌而不遑燕息或職清務簡門可羅雀日雍容自如以從事於道德文章寓情於詩酒花竹泉石之娛有不知城市之爲囂簪笏之爲累二者之爲勞逸重不侔也勞者人情之所厭逸者人情之所好宜其避勞而

就逸也然世之恆人惟恐不獲崇要之職甚至乞播媚
寵以求之而不恥一授以清閒之地則強者憤於色弱
者慚於衷怡然而樂就者蓋鮮矣豈其情固好勞而惡
逸哉蓋惟權利之是視無擇於勞逸耳夫勞者權與利
之所兼在而逸者無一焉彼特視權利之所在而趨之
故其求之也雖知其勞而不顧其得之也雖苦其勞而
不釋豈不知逸者之爲樂哉徒以權利之足榮有過於
逸之足樂耳向使逸者兼有夫權利則所謂揚州之鶴
也彼能不攘臂而爭先哉故無慕於權利而甘就於逸

樂者所以見貴於世歟餘姚君天錫性敏而行脩學
豐而文偉以邑庠生擢進士高第其鄉曲故舊列在顯
要力足以攘權利之任而君退然不與人競乃拜南京
武選主事以行武選素要劇而在南京特爲清簡天錫
得之甚慊豈以逸之足樂有過於權利之足榮歟此其
人固可貴已雖然君子固不爲權利而趨勞然至於建
勳業流聲光於天下後世則非可以逸而坐致之也昔
者陶侃之爲廣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
百甓於齋內人疑而問之則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

逸恐不堪事是以勞耳蓋古之君子未嘗處逸而忘勞也
也以天錫之賢非可久於逸者將有不任其勞之日盍
圖所以待之哉君之行其鄉友若刑科給事中夏君時
者需文贈之余亦知天錫者故進之以規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一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擬招辭招贈編脩陳公口也

哀若人之骸髒兮黯壘鬱其不揚犬狺狺而羣吠兮隼橫擊而翱翔倘吳城之燕堂兮嬰遼海之虎落恫侏僚以流亡兮念首丘其不可獲魂埃揚而焱逝兮縹熒熒其疇依吾籍上帝之寵靈兮命巫咸其招之招曰魂兮歸徠遼海斗辟何若吳中子所知些上下四方又遼海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不若些魂其歸徠無止于遼無上陟下降無四方遊些東方日蝕沙海浩漭些鯨吐螭突鼉負山以扑些天吳頽頽九首八尾些魂其歸徠無遊東方些西方泱泱多諸妖幻些佛黨魘王更戕迭毀些人狗蛇尸化爲華鬢酬瓔珞些闔闔之隈日所不燭晝冥冥些魂其歸徠無遊西方些南方赫炎赤地千里些暑門嶮嶮不可以陟些巴蛇百尋狂噬巨象些魍蠃畢方朋度朔以趨些魂其歸徠無遊南方些北方寒翠冰雪所積無冬夏些沙漠不毛互萬億里些魑魅罔象白晝羣行攫弱鬼以

充腹些魂其歸徠無遊北方些天門九重其高不極些
百神衛呵疇敢闖些歛火律令收戮鬼魄爲微塵些風
伯兩師更嘻迭噴些魂其歸徠無上天些下地幽闔有
阿鼻獄些刀山劔林火池熯些羅刹夜叉逞淫毒些魂
其歸徠無下地些魂歸徠乎入閻門些高閔廣堂鬱若
雲些蘭楹桂梁紫檀榻些瑤墀瑤碣瑤埃瑤些珠櫳玉
櫺交綺疏些嶢榭緣雲飛陛凌虛些曲房奧闥繡幕張
些魂兮歸徠安以居些芳稷華黍精稗炊些露如霜蓄
馨以甘些牯牛腴蒸熊蹯些鷓鴣髀殘和之以勺藥
些蘋尾赤鬢霜縹縷切溢金盤些江珧石華窮海之錯
些紫椰丹荔含瑤漿些金壺玉觴和醴酪些餅餤粬糗
遜銀鍠些魂兮歸來恣所嘗些蜀錦魯縞閩吳綾些玉
織金縷工翦裁些曲袷方領長褱褕些組繡五色赫輝
煌些朱芾在股紆錦綬些腰以銀黃垂三組些金璫附
蟬冠切雲些赤舄几几絲絢雙些隼翠狐白禦冰雪些
龍綯一襲辟炎歊些魂兮歸徠時而服些吳娃越媼充
閨房些螺鬢雲鬟不屑髻些曲眉豐頰目層波些皓齒
丹脣巧笑倩些金翠首飾綴木難些被綺揄紈尙之以

纂綉些蜚織垂髻紛粹些羅襪繡履步裔裔些肌理
細膩骨肉勻些沐芳浴蘭薰麝臍些傅粉塗脂抹螺黛
些習若藍瑛燁乎如春華些南威紫衝不足程些魂兮
歸徠鳧藻趨些陽山嶢峭軼霄漢些虎丘天平洞庭接
些龍門劔池峯卓筆些銀房石室紫泉白芝仙靈之所
宅些神鉦鏗錡白虎踞些震澤滉漾望不見水端些滔
天浴日生霧雨些魚龍鼉鼓濤波些洶湧澎湃轟雷
車些天晴日華一鑑千里些姑蘇之臺麋鹿遊些琳宮
寶刹做靈祠些金碧輝煥灼雲霞些勝圍名園廣臺榭
些瓊花瑋木泉石奇些幽尋勝選不可極些魂兮歸徠
肆遨嬉些燕寢凝香鼓嶧桐些濡墨伸紙工篆籀些龍
跳虎臥蛇蚓縈些古器旁羅窵刻明些唐鬲虞敦夏璜
殷卣雜仲姑之匱些金奩玉軸寶丹青些五木雙陸丹
朱之奕費景光些臧闔投壺歡以酣些八音鏘鳴諧六
律些雲門咸韶繼以鞀樂些魚龍蔓延百戲陳些撥頭
角力拗腰暝面豈若神些緣檣燈履高絙些吞刀吐
火怪變百出駭膽慄魄些窟礪蘇葩善歌舞些魂兮歸
徠飽娛樂些鄴侯之書充棟宇些雜家異端安足齒些

六經四子載道之航些如大明中天照萬古些伊洛關
閩遼魯鄒之源些常倫各五天所予些心存躬行達之
天下些生爲賢聖沒爲神些魂兮歸徠趨大道些亂曰
上穹下壤兮人中立而參何弱質之不永兮曾不逮乎
椿杉一氣之散兮杳不知其所適豈化爲異物兮抑歸
於無極將魂魄之有在兮爲鬼爲厲爲神明正直之神
兮炳威靈於千世家廟其存兮祭祀以時魂其歸來兮
慰孝子之思

貞齋記

樓臺文集

卷十一

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大行人邵君瞻宸亟言於予曰吾叔父有名珉字韞珉
者故翰林檢討諱某之六世孫而於潛知縣謙光之庶
孫也其爲人天稟剛直不與俗羣讀書學問有志於正
道隱居里閭泊然自守甘言尤物不悅于耳目詭談邪
行無所出于其躬年旣耆艾確而不渝嘗名其燕處之
室曰貞齋表厥志也祈先生一言以記之夫貞者正也
陽之道天之德而人之性也自天地之觀日月之明雨
暘寒暑之若山嶽河海之流峙萬物之職職一本於是
而況於人乎故天子不貞則四海風靡諸侯不貞則一

國從之卿大夫士不貞則無以匡上而率下庶人不貞則使令不行於妻子故貞者萬物之本庶事之幹也貞之道大矣而人稟有純駁得有淺深守有久近施有大小而所處之地所遇之時有崇庳否泰之異則其貞不能以一律故易所論有武人之貞有君子之貞有幽人之貞有童僕之貞有小貞大貞有可貞不可貞又有利於不息之貞者由是觀之聲律身度體道用義四海之所儀刑萬世之所取正若堯舜孔子者聖人之貞也心必端身無不正得志則敷政以格君不得志則立言以

格俗如三代之良弼鄒魯之大儒者所謂君子之貞也立朝有位而不貪如子罕直諫如矢魚奉使致命如解揚臨難死義如孔父苟息者忠臣志士之貞也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冒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者武人之貞也脫屣塵埃之外飲石泉而蔭松柏履道坦然終老不涉於險者所謂幽人之貞也居常有二南之風處變有柏舟之誓瑩潔而無類者婦人女子之貞也是皆貞之大且不息者餘可推而知矣夫貞固不一如此然凡貞者則天命以全人極以立不淑乎天下必化乎鄉鄰不獲

乎人必得乎天不揚於當時必昭於後世譬之松杉竹
箭雖有巨細之異莫不干雲霄而傲冰雪其或憔悴槁
死亦挺立不屈矯然若生視彼在棘邪蔓回紆宛曲以
矜其秀者何如哉若君者殆可謂幽人之貞矣使其有
位肯枉道徇俗以爲吾赤子之病哉予也學不足以達
乎時才不足以適乎用塊然獨守乎貞久矣安得闔閭
闔引長風嘘君以來相與共趨于斯道也耶謾爲之記
送尙寶司卿凌君尙義使安南序

皇明聖德如天奄四海內外無不在覆臨之下安南爲

國僻在西南陬古所謂雕題交趾之蠻者自昔稽顙稱
藩歲脩蛟革蚺膽之貢于庭陪臣象胥奔走恐後朝廷
每有詔命必遣侍從之臣有威儀文學善辭令諳大體
者持節往鎮撫之茲惟故常今天子嗣大歷服將誕布
新命於其國慎選持節者於是尙寶司卿凌君尙義拜
賜金織麒麟服燕資以行朝之卿士相率張崇文門外
餞之羹定酒行執爵者言曰古者列國交使或難于行
況踰越嶺海蒙犯颶霧蟲蛇水土之害去京師萬里入
蠻夷不測之境哉今我列聖百年之治昭格于神人休

微日滋毒害日益消弭山夷道坦海波伏而不興雖荒
邊遐徼之外駟牡馳軼如在國中康莊之衢絕不見艱
阻且天威赫揚聖澤汪濊旁達于八荒已久使節所屆
若挾雷電而注雨霖於焦土孰不震駭而忻忭用爲君
賀抑子聞孔子論使以專對爲能以不辱君命爲貴君
往尙圖所以宣我王度昭我帝德之隆與新政之赫赫
者論必揚辭罔不臧郊勞聘享務盡其禮容色進退周
旋務中其度裝送之賄悉麾而去之俾下國君臣黎庶
咸改觀易聽稱歎悅服而嚮慕之不已庶相率歸仁納
土復如永樂闡乎用是爲君規君曰諾遂各爲詩以贈
而余爲之序

贈進士張暉吉序

象邑張暉吉旣舉於鄉遂擢進士高第其友若董自修
輩將往賀之乞言於余曰先生將何以贈暉吉也子曰
亦厲之學而已矣自修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暉吉往
在門牆侍函丈固宜厲之學也今者行有官守言責以
躋崇階要津且將晨夕服勤乎王事匡弼乎帝謨康濟
乎四海矣其可復事於學而庸此厲之乎予曰此正

所以厲之也古之聖賢家而國卑而尊夷而險無一處不學焉自幼而長逮老而沒無一日不學焉自晨而興至夕而寐無一刻不學焉其所學者非挾冊而誦數也非搦管而搗辭也又非以吏爲師而章程法比之是習也其要在治其心而已矣夫心統七情五性以宰百骸九竅而接萬物庶事之變出入无時存亡靡定莫難治也士方學時窮理以致其知謹行以養其性自謂其心湛若明鏡屹若泰山可以當大任而無疑懼矣然至於膠擾放紛之臨聲色貨利之誘死亡患難之逼心或不

治則往往舉其素而喪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故有位君子必益窮其理益謹其行勿惑於膠擾放紛勿奪於聲色貨利勿忱於死亡患難而恆主之以敬存之以誠旦省而夕察瞬養而息存無斯須之不慎焉則心無不治而可以決大議可以建大業可以聖元后可以熙萬邦可以佑化育可以與穹壤參矣古聖賢之所謂學者學乎此而已也揚子不云乎學爲王者之事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久矣夫孔子聖也堯舜禹湯文武君也且猶汲汲皇皇於學而未嘗已況下此者

乎然則子於暉吉安得不厲之學也自修曰然則子產所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非歟子曰彼所謂學非吾所謂學也於是自修拜請書遂書之

桑榆晚趣詩序

雲南僉憲金公舜臣夙以端厚老成之德公廉果毅之政颺歷中外聲稱鬱然今年纔五十有七遽抗疏致仕僉謂公齒髮未衰膺力猶壯正宜陟崇階都重位以弼我聖天子之新政而公毅然不可留也肆莫不高之時其二子孟曰文官刑部副郎仲曰忠擢進士高第皆光顯于時公去之日刑部拜乎左進士拜乎右公卿大夫前後出祖輿馬紛乎其交馳也冠紱燁乎其相輝也又莫不榮之於是交贈以桑榆晚趣詩若干什屬余爲序淮南子曰西日景在樹端是名桑榆後人因以爲年老之喻如曹子建所謂年在桑榆閒影響莫能追者是已夫天下之事必履之而知見之而識乃能言之耳故江湖之舟人不能談山蹊之曲折而沙漠之騎士不能論川流之淺深今余之年蓋猶拂於扶桑而至于曲阿耳其能知桑榆之趣而言之耶雖然竊嘗聞之矣請爲公

髣髴言之而公亦髣髴爲余聽之夫君子學以爲己非有志於仕也暨學之已成道足以康濟天下才足以斧藻萬物然後出庸於世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宥疇之勤有簿書之擾敲扑之喧有將迎趨走之勞有無疆之恤有不測之虞邈邈焉不能以一朝安也是惟壯且強者乃能勝之至於桑榆之年則智慮衰而精力倦鮮有不動息肩之念而圖解組之行者矣幸而遂其所圖歸休於桑梓之墟圭筆之室寢興自如嘯歌自得裘葛之服惟其時滑甘脂膏之羞惟其欲子婦祇敬孩嬰

歡趨童僕奔走而承命賓客故舊之至笑談以相娛琴弈觴酒以相樂或攜几杖命舟輿遨遊於名山勝水華麗之囿攬雲霞醉花月掬泉而飲掃石而臥蒼顏白髮施施于于舉萬有無足以累其靈臺者眞所謂拍洪崖挹浮丘而遊于蓬萊之巔閩風之苑此則桑榆之趣也然而得其趣者鮮矣蓋仕焉而中道天者不能至于此其媻屯離蹇者不足享乎此而貪位固寵者又不肯就乎此皆可歎哉子讀張茂先詩有曰衰疾近辱殆庶幾乎此皆可歎哉子讀張茂先詩有曰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是亦有志於此而其

散髮抱杖聽鳥翫魚之句又可謂善言桑榆之樂矣然卒不能行其志遂其樂以辱於倫秀此孔子所以歎知幾之難也茂先且爾況其下者乎今公勇退於急流之中蟬蛻於塵埃之外懸車故鄉以養高壽固已得桑榆之趣矣而況二子懋德以養其志豐祿以養其體又足以駐其桑榆之景宜乎搢紳君子詠歌而稱歎之也詩凡若干首錄如下方

怡愉樓記

先王之治民也井天下之田而均其宅里每夫必授五畝之宅父子得以異宮而宗族得以聚處何其裕也五比十聯相保相愛有徙亦不出其鄉而保愛不廢又何其親也後世田宅無制富者崇垣華宇聯絡巷陌而貧者至無闔廬以避燥溼寒暑中家子姓繁廡列房如蜂窩不堪其隘力不能增拓及徙則惟鬱鬱浩歎而已雖力能拓而鄰里無閒室則不免徙之寬鄉遠郊去其家或數十里或數百里之外於是遠其父兄宗族而養祭不及偕燕處笑語不及共寧無愬然于中乎然則有力而能徙徒而不出其鄉與父兄宗黨不相遠者其樂可

勝言哉寧海呂君琬字彥璋自其先卜築于邑之市南
五世其昌居日以隘君乃別購地一區在其舊宅之北
百餘步所創爲重屋十楹以居之屋高而明深而廣以
眺望則無障蔽之病以居處燕集則無湫隘之歎而板
輿之臨甘毳之奉墳簾之合蘭王之邀嬉無聞於朝夕
若未嘗出乎舊宅之內君甚樂之而凡其天屬之親亦
無不樂於是也故榜其楣曰怡愉之樓因其弟彥成與
子友善求記於子而子不能辭焉夫爲樓居不以取快
於江山風月之觀而以樂其天屬之親爲樂非素敦乎
孝弟者其能然哉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所謂天性民彝
者也彼德色於耄耄尋斧其本根者獨何心哉傳曰孝
有不時弟有不及君亦不可以不增懋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爲君之子若孫者尙嗣承之哉

處士王君墓誌銘

吾友呂瑀彥成爲其外叔父王君之狀以授子其略曰
君諱禮字文穠姓王氏寧海桃溪人某某其曾大考
大考考而某氏其妣也君讀書通大義持身愿而貞齊
家孚以威處鄉黨則和而惠每歲發粟以貸貧乏不必

其償有司委徵一鄉之賦適海溢荐饑貧富交困之日克完其賦而民不怨焉初娶杜氏繼竺氏子男六人歡完會聚編森孫男若干人年若干猶彊健如故一日忽扃戶爲遺命曰兄弟異產世俗通患爾輩恐不免則某取某田宅某取某器服及其他告戒之辭甚悉藏之巾笥踰三日而病病七日乃以授其子而卒時某年月日也明年月日葬某山敢丐先生賜之銘焉其遺命又言吾歿葬必以禮勿隨俗供佛以污我其子遵之無敢違者嗚呼佛爲天堂地獄之說妄矣使誠有之亦非供佛

可趨避之也夫佛旣曰爲善生天堂爲惡入地獄矣而又謂凡生天堂入地獄者必俟供佛以資其接引拔度之力則亦何取於善惡耶使凡爲善而乏財以供佛莫爲之接引不免入於地獄爲惡而侈財以供佛有爲之拔度亦得以生於天堂則佛者奸賊之渠魁而盜賊之主萃淵藪也百靈羣鬼將並起而攻之矣佛何以服其心而制其命耶故佛惟使善者必生天堂而不可以賄求惡者必入地獄而不可以賄免斯可耳若然則雖有天堂地獄毋庸供佛也況本無耶然世之儒服猶有不

明于此而溺焉者況齊民耶觀君之治命蓋非卓然有見而不惑於流俗者不能也是宜銘銘曰

邪說昌胥以溺猗若人倬有識爲之銘勒貞石發幽潛
砭愚惑

怡善翁挽詩序

漢東平憲王蒼對顯宗言爲善最樂善乎其言之也成
都徐孟銘自號怡善翁怡亦樂也其聞東平之風而興
起者乎翁故都指揮僉事某之子不良能行然其事公
與夫人也生能養其志死能致其哀其教子也授孟以

楊文齋文集

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韜略俾握戎麾授季以詩書俾齒鄉薦餘皆不失爲良
士其待宗姻鄰黨也急其凶喪振其乏絕煦煦有恩惠
其行若是非有樂夫善而能之乎比其卒也凡覩其行
聞其風者無不涕泗咨嗟而羣縉紳又爲挽詩以悼惜
之非以其善故邪夫人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其情好善
而惡惡自恆俗觀之所愛慕而哀其死者其親戚耳所
畏惡而快其死者其仇讎耳然一曰某善人也非其親
戚也亦必愛且慕之聞其死則盡然而興嗟一曰某惡
人也非其仇讎也亦必畏且惡之聞其死則啞然而稱

快至於善之甚者雖仇讎亦不忍其死惡之甚者雖親戚亦不樂其生是非僞爲之也情之發於性者不可遏也道性情者莫過乎詩古詩三百篇大率皆美刺之辭耳相鼠則於人之生者欲其死刺之深也黃鳥則於人之死者欲其生美之至也美之至則善者有所勸而益奮刺之深則惡者有所戒而不爲此詩所以道性情而其至可以美教化移風俗也今翁挽詩之什連數十篇所以美翁而傷嗟悼惜之者其辭意可謂至矣備矣要皆情之所發者也後有覽者得以考翁之善而感發其良心則茲什其亦有補於風化哉翁之季曰禱求序於余余好善之情有素遂序而不辭

送武昌同知馮君序

茲谿馮君彥輝以國子高第被命擢武昌貳守將行交游屬余言贈之余與君同郡同鄉舉而京邸相鄰交契有年所矣初君謁選時試言在高等揆當擢貳守而獨未知官所何在夕夢造一署四顧皆美竹旦以訊余莫知何祥也已而有武昌之命蓋自昔箇籟之貢惟出荆州而今天下論多竹蓋莫踰於武昌者夢其神矣乎余

嘗見武昌之人言其地自山巔水涯以至于城邑無不宜竹自士民之居以達於守令之署無不種竹自棟宇椽瓦以及于牀几筐篋之屬鮮不用竹宮居之時行道之際凡翠雲蒼雪之溢於目金奏玉聲之鏘於耳與玉板瑤酥之旨於口蓋無非竹者其竹信多天下哉夫竹植物之傑也君子不獨以比德而亦可視以爲政焉彥輝擢秀於鄉闈養直於國庠有竹之德矣往居多竹之地其政得微有所視乎視竹之清則思貨賄之勿類視竹之直則思斷聽之勿偏視竹之空中則思虛心以應物視竹之蔭下則思敷澤以庇民視竹之凌傲風雪則思秉剛貞以禦彊暴視竹之在冬夏青青則思善始令終而不變其恆能是六者則誕播聲譽若竹之鳴風飈若沾寵渥若竹之承雨露高陟朝著若竹之昂雲霄可計日待者然則何必吾言之贈哉亦視竹而已矣

送福建參政許君序

舜肇十有二州州各有牧俾之柔遠能邇惇德難任以致蠻夷之率服厥任重矣今天下十有三布政司司有布政參政參議皆古州牧之任也選授最難其人異時

嘗委羣卿各舉比者迺委吏部推擇夫委之羣卿所以廣薦賢之路此孔子告仲弓舉爾所知之道也暨其弊則濫而不公至有樹其私以售利者委之吏部所以杜濫舉之門此亦周官太宰建牧立監之法也暨其弊則專而不公至有持其柄以作威福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委吏部以至于今又當變通之時矣故聖天子臨御之初遂命吏部與羣卿會舉一不當則諫官輒面糾之所以矯二弊而歸之於一公也蓋舜之命官雖咨四岳而羣臣無不與故禹之作司空垂之共工益之

作虞伯夷之典禮皆由僉舉而用之也推此則十有二牧其不以僉舉而用之乎今之法蓋與之合矣烏有法舜之法而官不稱民不安者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今天子之謂矣是歲福建右參政闕吏部與羣卿皆舉許君堪其任諫官以爲常有制曰可君世家吉水少從學士劉文介公治伏氏之學取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嘗奉敕錄囚于湖廣苞苴不行鉅灼不用而小大之獄必以情其在中外皆然歷二十餘年如一日可謂清慎忠恕而老成矣往蒞厥

任尙益祇懋以佐其長而淑其政教傳八閩之民困者蘇羸者腴而鄙天者仁壽延及蠻峒靡不鄉風則上不負聖明之知下不負卿相之舉矣君行其同官若章翔鳳者喜其陞而望其績用之成也屬余文以贈之

徐節婦傳

徐節婦者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中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且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天者有如日始

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費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忿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確秉前誓或勸之渝輒頰頰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詈之單居無婢僕躬操井曰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媼不爲此也識者以爲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出賦徭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己女不敢違亦不敢對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賜賑之見德昇孱且多疾若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

病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遂卒季恚不顧節婦
哀慟殯葬盡禮後廿餘載季卒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
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
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解其大義長則遣從名師
暮歸課其業閒不率輒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以
至今日爲待若也若不成吾則刃索而從若父矣德昇
感泣奮厲卒以善聞于鄉郡大夫廉其節將以聞而旌
其門節婦曰守志育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遣德昇力
沮之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粗食
而有三辭

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微季亦何以顯
其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罹百
艱而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
其獨性然耶蓋亦其涉書達理義故能率其性耳曾子

嘗謂有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
余謂節婦亦女婦中之君子哉

送劉君仗和赴浙江憲副序

學校之政尚矣至我英廟臨御之初以四方學官多怠
於教涖其上者各事其事莫或董之無以茂賢才而昌
教化於是特詔諸道增置憲臣一員以董學政時則有
若山東僉憲薛公瑄江西僉憲王公鈺陳公璣浙江僉
憲熊公紳者皆能祇上之命以盡厥職一時賢才教化
之隆有加於昔厥後任或匪人反以病賢才而隳教化
乃悉罷之夫稽田者因一農之滅裂遂盡驅眾農收其
錢鎛以待苗之自秀甚不可也故罷之數歲而復復焉
今天子嗣大歷服率循舊章而於任官興學尤切加意
比吾浙之董學政者闕有司以聞咨於卿士僉以劉君
可遂超拜按察副使賜璽書以行君故翰林侍講忠愍
公之仲子今建寧知府仗德君之介弟也少治經懋德
以江西鄉試第二人擢甲戌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
士尋拜監察御史其文學之典贍德量之和厚志操之
廉介政刑之明肅播宣於人人矣及是命下在廷莫不

悅而浙產者尤甚迺相率屬余文以贈余亦浙產而辱
交於君其可以辭惟唐虞之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
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蓋教與刑相須而成者今
以司刑布憲之職而當造士化民之任不猶唐虞之法
乎既以唐虞之法任官則欲官以唐虞之法教人也審
矣夫悼五典庸五禮明大學之道而匡直輔翼又從而
振德侯明撻記書識言颺否則威之者此唐虞之教法
也降及三代小革大因至于後世蕩然混矣間有能興
舉學校以爲教者率不過道其士以射策決科之業耳
烏有如唐虞三代者哉舉唐虞三代之教以措諸後世
古今異宜若迂而難行然其無古今之異者亦何嘗不
可行哉後世士所學者非復唐虞三代之道矣然其所
誦者則猶唐虞三代之書也誦其書不學其道以僥倖
於進取者豈獨士之罪邪君往其必端表則以倡之謹
繩墨以閑之明義理以諄諭之勵其德察舉其行也甚
於勸課其藝俾其口所誦筆所書之嘉言淑行務得於
心而皆形諸踐履必如聖賢而後已凡以廩於學舉於
鄉者必賢以能而非賢不得與有不率者威之甚則屏

之而不齒俾兩浙之士道德大同而民俗亦爲之不變
駸駸於唐虞三代之盛斯不負聖朝建官興學之盛舉
也匪君之賢其疇克是尙茂無懈以究于成

與錢學士書

守陳自入翰林卽蒙清誨歲月洊更感佩彌甚比者軒
從出京奔餞不及悵快無已仰惟台候動止百福五色
之鳳詎栖於荆棘一舉冲天固有日矣守陳處此凡百
如昨無足道者往與春試自入簾至出省通得四律簾
內官自王廷貴而下十有四人皆和之惟歐陽時熙王

楊文懿公全集

卷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臣皆和八首餘皆四首守陳因諸公和後拾其棄韻
復和二十首皆書于軸伏乞雄文序于諸作之首不勝
幸甚近代試士多作詩者惟嘉祐六人之詩至今人道
之以有歐陽文忠公之序也先生文章名譽不減于文
忠而文忠自知制誥出宰滁陽其後入朝任兼將相先
生亦自學士出宰順德其後大任期與之出處蓋亦
相類此序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當文忠時士之浮薄
不得志者多以作詩妨廢校文爲謗然此舉極爲得人
如二蘇兄弟及曾子固固間世之英也詩果妨校文乎

哉一時之謗固不能廢百世之頌也當時六人之詩
共一百七十有三篇皆院中所作者今吾十有四人
詩院中所作不過五十餘首每人僅三首多者僅六首
皆作於未校文之前成於已校文之後餘皆出院而作
之者也故今之浮薄者亦不能以此爲謗恐先生以嘉
祐之謗爲疑故以此獻叨叨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二

明郵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雪航稿序

鄉貢士華亭張汝弼雅與余善嘗持其鄉人王公玉所爲詩什曰雪航稿者請余書其端更四三載未之書一日曰高春汝弼造余申請語往復良久觴之不怡几之不燕載言曰自余之有是請也屢半幣於先生之門言屢食於公玉之簡矣幸矜而惠之在今夕不然敢侍坐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逮旦遂伸紙涉筆促余書余弗獲已乃索前詩與之評時初冬夜寒天宇澄澈中庭皜皜無纖埃月華被之湛若銀海旁列佳鞠十數章其葩五色風露濯之縵采交映余因謂汝弼曰子視庭中景佳甚茲詩殆類之耶此其人蓋嘗睹紛華而戰之舍於山墟海澨聆松風飲花露茹芝機玉誓將挾飛霞以高舉軼埃溘而超鴻蒙者耶何其詩之清縟至此自康衢慶雲載磨之歌詩三百篇暨漢魏以來諸作或高明粹雅或廣厚淵奧或莊或和或雄壯而怪偉非必貴清縟也然世之詩者塵土

溷其冲襟菅茅鬱其靈府求若茲詩者可易得耶余少侍先大父極芸先生學詩遠今未造其闕往往墮於鄙樸恆自厭之誦茲詩也譬猶冒赤日蒙黃埃奔走於五父九達之衢而乍憩于茲庭玩芳鞠而弄明月也何快適如之汝弼以余爲知言乃爲之書公玉名桓雪航其別號也夫航所以濟涉而雪覆之蓋委之寒江寂寞之濱而無所與濟然其潔清不可尙已觀其號可以見其志矣

迎碧軒記

楊文舉文集

卷十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禾之魏塘有溪焉演迤泓澄千丈一碧楊君文璧軒其上榜之爲迎碧之軒賓客過而疑之曰禮有送迎緣情以章敬也今一溪之碧何情於子子何敬而迎之且是碧也其來源源靡頃刻閒子亟迎之將僕僕拜起朝不及飡而夕不遑寢也可乎嘉禾大郡四方之衝也干乘之侯十連之帥天子之虜使馳高軒翳大纛絡繹於衢途子何不奔走而迎之一借其餘光丐其殘瀝以插羽翰而生風濤高凌天梯之上顧乃區區焉迎其一溪無情之碧欲何爲乎君曰余之軒干溪上而往來于是

也碧波常滔滔以迎我非無情於我者又其德類古之君子有足敬者故余迎之而所謂迎者亦豈有僕僕萍起之勞哉目逆而心敬耳夫是碧也吾猶迎之而況人之足敬者乎世有澡心浴躬不緇一塵如是碧者有道德博深而時出如是碧之有源不竭者有文辭浩渙變化而不常如是碧之澗者有見義必爲如是碧之沛然者有曠度洪量容萬物而包四海如是碧之納澗谷涵魚龍者有無欲上人如是碧之卑下者有燭見淑慝蕩滌邪穢活焦枯而澤榮茂如是碧之可鑑可濯可灌漑者有始終一節夷險不易如是碧之萬折必東者吾皆欲迎之庶其爲牖以明我爲繩以直我也然或異鄉而不可親或閒世而不可遇惟是碧也不出戶庭而朝夕見之因得以感發奮厲將俾吾心湛然而吾德浩然與是碧同則碧者吾嚴師也吾良傅也吾三益之友也可無迎乎若夫迂貴豪以徼利達者非余事也言已客默而退他日至京師介進士姚公綬謁余請記公綬爲述其與客言者如此余因戲之曰吾亦可謂如碧者歟他日造子之軒子肯迎我否也君曰迎哉迎哉乃爲之記

順庵處士墓表

處士姓汝諱旻字思元別號順庵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謐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卒明年葬西冑園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墓余辭不獲乃據狀與銘書其行之立於家敷於鄉效於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諱衡仲母呂氏窮水陸之珍以爲養疾則晝夜候其湯藥食飲臥起惟謹至籲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毀幾滅性逮老喪母哭泣七晨暮遂滅性與兄思遠弟思善思順怡怡相友愛思遠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於家者與人泛愛而包荒別一室置觴弈書畫以延髦生韻士相與娛適家素以貴雄有司委徵鄉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乏絕者疾厄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嘗建太平迎祥鍾秀登雲登瀛五石梁以濟涉葺羅漢寺兩廡以栖僧此其敷於鄉者景泰癸酉之歲聞朝廷將北征募民助軍餉乃輸米八百斛于京庾詔賜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于國者昔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歎吾徒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

之由古逮今凡一鄉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
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
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吾徒不振於斯世
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旣可一
鄉而其餘力尙能爲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
足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況四海之廣百辟卿士
之眾材豈少耶顧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
之力也余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嘗余好辯也夫

送方伯熊公致仕序

楊文憲公文集

卷十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我英宗皇帝臨御之初肇命諸道增一憲臣俾專學
政蓋欲弘敷教化以丕振材賢式肩唐虞三代之治時
受任者有尸位具文有緩教急刑有鉤撫微細甚者倍
公縲私篋簋不飾無以靈承休命偉歟熊公執憲之紀
涖我兩浙淑我多士其正己率下若匠人之藥酌言準
法若築氏之齊區別妍媸若鑑露發龔贖若鐘療愚矻
頑若上醫之藥石培賢樹能若后稷之稼穡德威所臨
罔不誠服英傑化焉鬼瑣逃焉於是浙之躋甲科陟膺
仕以道德扶世以文學華國以勳業濟時者雲湧川決

綦布于中外視昔尤盛公多力焉公既去浙十有餘載
位至方伯請老以歸浙之士嘗被其陶鑄者敬慕之不
衰見其去挽之不能舍之不忍乃具牘爲軸命守陳書
之公初理刑獄有明慎廉恕之聲比典方岳有正大寬
仁之譽皆足書者今年猶未至遽以老請筋力壯於孔
幾知止勇於疏傅尤足書者要皆非吾黨所以驢公之
意故略之書於末焉

贈禮科給事中官君志仁序

聖天子膺天命嗣大歷服簡臣工闢言路逮今數月以

六科闕給事中選諸進士具德學威儀達於政者拜之
官君志仁在選拜禮科給事中交游屬余言贈之余曰
給事中文官也反俟余之言哉余始者識君於京邸見
其風儀之偉繼與之還往知其德性之淳比較文於南
宮又識其文學之贍推是以占其於政蓋鮮有不達者
矣又安俟余之言哉雖然不可不一言以相君之言也
召公有云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古者天
子聽政內自親戚至于讐御外自師傅至于工商無不
使言以匡其政四代皆用是道秦人諱言驟喪天下自

漢以來乃有言官今之御史給事中則其任也御史官外朝兼他務非若給事中居禁近顧顧於言責也臣有大奸事有大弊世必以是責之有能言是以塞其責者世稱其賢未之盡也夫燎原之火當撲於星星之時滔天之流當塞於濫觴之際今朝廷之政皆先下於六科而後布之中外一用臣之非一行事之謬於制皆得駁而正之也夫臣之方用事之方行苟知其非與謬而卽以言之蓋有不難於改者此而不言至於臣之肆爲大姦事之極於大弊然後言之固已晚矣況不言耶故必明以杜害於未然剛以沮患於方熾不隨人而進退不與時而湛浮言用則勳在王室澤覃於四海言不用則聲烈揚於當時播之百代而彌光斯無負於言責矣若夫害未然也忽而不屑言患已熾也憚而不敢言與夫挾恩警罔貨利鉤摭微細以爲言者皆非君子事也今明主可爲忠言君其懋之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吳庠生葉伯理來京師就余學去其鄉四千里餘而安處豐食無羈旅之態者蓋有族叔祖孟純翁爲其依也

既而伯理之叔父志宏來謁自言以鄉選入國學恆依
翁家居十數載翁念敦敘之誼久而不衰余心識之去
年冬伯理之尊父自吳至卽翁家爲具招余余因與太
常少卿劉叔溫工科給事中姚景昭督府經歷朱道隆
應其招騎出崇文門外數百步轉而東三里所有樓翼
然下臨闕闔者公之家也登樓少選翁出揖客華顛龐
眉服疏布寬博之服蕭然有林下風度坐而問之乃曰
老夫自永樂初徙居于茲時地寒人鮮土產甚稀居者
率皆茅簷荆扉土牀陶釜一切養生之計甚薄故亦寡
求而易足自後數十年四方之人物雲萃居者如櫛其
屋皆覆以瓦而朱綠其棟楹窗戶無昔之茅簷荆扉者
矣其器皆用髹漆金銀象玉有若昔之土牀陶釜者鮮
矣與凡衣食百用之需矜奢鬪靡視昔奚啻百之蓋列
聖覆露煦噓休養之澤旣深且久故至于此可謂太平
全盛之世矣然人侈用而不知節貪求而不知止往往
因以累其生是可歎者而吾縉袍疏食無改于初居室
器皿百用不甚侈于舊視彼差若愈之始與吾居富且
貴幾人少且壯若干人今皆無在者矣而吾幸久生獨

存齒已七十有九矣其言質而有理余四人者皆嘉歎之已而獻酬禮畢別翁以歸至今年翁既八十縉紳有爲詩以賀之者伯理請余爲序乃爲書余所見聞者如此引伸觸類則翁之所以享高壽者豈偶然之故哉

復陳脩撰緝熙書

去歲以史事有起復之命僕竊謂先生必不肯起嘗與一二知己言之已而忤來見奏與書果如所料欣躍歎服不已起復之事昔人論之已詳今則直以爲典禮而莫或議之且歆豔以爲榮矣先生獨屹然砥柱於中

流非見道明而素守不變者能之乎於是見吾儒之有人而異端武夫無敢輕訾者矣先生淹於詞林垂二十年位纔六品然名聲播之華夷文章勒于金石視彼竊貴極榮而碌碌無聞且有爲人之所羞道者何如哉然則一資半級無足爲重輕而不必計也審矣然里閭議者未必知此惟先生不惑羣議而必終古制以柱吾道是望春尙寒凍筆草草希諒察

送湖廣參議劉君序

湖廣古荊州也土地之廣山林川澤之饒甲於天下生

齒雖繁而曠田閒土廣薦大莽彌望數十頃者在在
之至於水陸所產竹樹果蔬芡菱蕨芹磨鹿魚蛤之屬
雲委波漫朝夕歛取之而不竭故民皆易給於衣食無
凍餒之患富者至累百千金不貲他州之民或地薄貨
窘或嵒窟偷生或有所忌避者往往流而至焉迺殖其
生業有司又恆弛其稅徭貸其刑罰雖朝廷亦屢下賑
恤之命於是舉得富殷佚樂老身長子無復故土之思
人慕效之至者如雨逮今幾半土著之民率多豪強而
奸宄晝夜頡頏鼓唇吻行苞苴以務侵虐里閭之氓至
巧詆其長上而去之甚者操弓矢厲刃旦于野夕于市
越人而攘其貨或率眾徒手入富室脅而攘之亦無敢
枝柱有司莫之問也持節巡撫者病之亦未能理議增
一方岳大臣以綏撫之請于朝迺命工部副郎劉君廷
震爲湖廣布政司參議錫之璽書俾往專綏撫之任談
者謂流民不著籍而恆寬貸之故頗生患苟悉俾之占
籍供稅徭而有犯無貸何患之能生則此亦易理也彼
方岳者十數人率稱智能才傑豈無能理此而猶待君
之往蓋亦有未易者耶君以進士高第拜戶部主事陞

副郎改工部其德惠和寬厚而抱有爲之才故所在皆著聲績茲往也其難其慎克愛克威以奠厥庶民無忝天子之休命也其可冀矣朝之縉紳與相厚如工部郎中何宗易需余文餞之

送嘉興郡守楊君承芳序

刑部主事楊君承芳被命擢知嘉興府事其寮窠若馮文綱者徵余言贈之知府民牧也民事莫重於農今天子率公卿而躬耕藉田所以勸農也余家本農識農之詳請舉農事以爲贈可乎夫農深耕其田澤其種而播

之苗旣達矣養之若哺兒然恤恤乎懼其弗長也溉之冀之蔕其稂莠火其螟螣爲之憂旱潦爲之祈雨暘爲之儲爲之蜡爲之具鉷基爲之沾手塗足爲之戴星蒙雨觸炎赫而不敢懈其爲事至勞而其用心至勤也古者民無不受田而農士與工商則皆自此而之焉然亦不厭於農故其時三耕九積家豐里富人無異物之誘而樸且厚教之斯從化之斯孚刑罰可以措也後世井田旣廢農在六民之列不能什一耕積寡而食用奢異誘滋而人心蕩平時則富者恣而暴貧者濫而奸教不

能服刑不能弭一有凶荒變故遂不可藥然則農者天下之本而萬事之所由係也故凡聖帝哲王碩輔良牧無不以勸農爲務焉嘉興左滄海而右具區沃壤千里宜稻宜桑號稱富庶之郡然民或遠走登墾之望爭竊煮海之利而強宗豪右皆役人以農自農者率不免飢寒之歎教化未洽而刑罰未清者職此故也君往矣阜蓋朱旛時駐原野匪直勸農亦可取則夫牧守之有郡猶農之有田也郡之民田之苗也爲政養民者用心勞事一以農爲則焉胡政不成曷化不究哉君世家晉之

澤州祖令蕭山有惠政父隱處有休德而君以進士官刑部有廉毅之守有明達之才有任重受大之器皆無待余張之第舉農事以贈庶少裨其郡政云

河梁餞別圖賦

東吳陸季昭肄文於鄉校以其母太宜人欲就其兄秋官副郎孟昭迎養乃奉以至京居無何秋賦且邇促裝言還其鄉友若周宗勉數輩將餞之東郭通惠河橋上預命工繪圖虛其上方請余賦之余與孟昭同年義不容拒玩圖搗管適有觸乎余懷時春方雨門庭閔然簷

溜滴瀝颯如秋聲陟屺之嗟對牀之感於是乎滋甚故
凡鋪張靡麗閎侈鉅衍之辭不復能一吐獨爲楚聲并
寫余之懷云

懿夫人之好脩兮齒英髦於夏序抱殘編而重沒兮耿
窮宵以申曙惟萱背之有詔兮奉魚軒而脞征踰嶢嶠
絕灑澹兮鞞乘風于帝京拔鳴鱗以鯀填兮孰羶薶而
偕薦奉晨昏其或暇兮庭天街以遊衍仰日月之焜煌
兮駭鳳麟之雜襲雖去天纔尺五兮閭闔不可以逕而
入返故鄉以充賦兮翩將駕乎餘脰輿駢蠶駭而鱗峩

兮且追餞之河梁時春波綠以漲兮淼奮濤而溟泐落委
虹於脩隄兮平原唐其壇曼四山巖嶙浮雲而曜日兮
煥金碧之相鮮雲城標闕峴乎其中兮灼晨赧而撇天
佳木雲湛以布郊兮蘋蘩藿靡而繇路銅鱗鮪鯨羣以
泳兮鳥嚶鳴而回顧何人生之易離兮臂方交而遽失
睇天際之翔颿兮渺雲駛而霆疾日晚晚而將匿兮心
搖搖其若景撤祖帳以揚鑣兮倚踟躕而同頸疇締春
乎茲狀兮孺丹青而摹之事有類以相觸兮忉壺鬱余
曾思辟獨處而靡依兮晞有母其何遠迓軒輿而未來

兮膺三牲其疇饌鬱余弟之連蹇兮氣彌浩而不衰收
三敗於一七兮指涼飈而佇俛誦白華而瘋憂兮歌常
棣而睥側哦句章其何所兮湛萬里之空碧

書舊易義後

先梅讀先生最深於易學守陳趨庭之際日有所聞繼
游京師與四方髦士相辨詰精思力探駁駁若有見者
歸從鄉賦不利時方尙劉內翰定之易義余所有甚少
惟奉化一士人有其全集求之諾以他日見假諄若信
誓其人居深山中距吾家五六十里他日往求之犯霧

露披草萊履弊足重繭四三往返卒受其詒不可得於
是喟然歎曰吾欲希聖希賢顧不能爲劉定之耶乃取
舊錄歷科程文數百篇與諸家新舊義數千篇反覆究
觀質之經傳率齟齬而不諧依阿而無所發揮至劉內
翰之作則辭甚奇巧而亦有發揮然其戾經忤理尤甚
於諸家因不復嚮慕而發憤自爲每構一篇必舉經傳
諸說字字而味之洞爾無惑然後酌言措辭務於發揮
弗瑩弗止當其有所得意時妄謂能見前人之所未見
道前人之所未道間出一二以示同列莫不駭而譁笑

時惟蕙江潘希申今司訓德化者極稱道焉久之累至
八百餘篇錄其題之要者半之搆此從賦幸在首選於
是士競假得之者始若珍物閤不以示人其後乃視爲
奇貨舉以售利逮今則自京師以達于海隅塞徼凡治
易之家無不有之殆所謂破卮弊帚者矣蓋易理難知
治之者寡而先達作義如前所云後生莫能識易之門
戶故治者滋寡以是首鄉選者可一二數而已此作雖
不工然簡明疏直庶幾可見易之門戶故初學皆好之
又自余後浙江兩選第一人皆云嘗讀此而禮闈及四
方鄉榜易魁亦多云嘗讀此亦有錄此有司鈔梓以傳
世者故士皆慕之傳者益多信慕者益眾他經之士多
更而治易余所見浙江治易士蓋數倍於昔矣舉業無
妨於學道先儒蓋嘗言之余因作此而專心一力涵泳
義理至于日久粗若有得至於今臨事幸無大惑而行
己幸無大惡者蓋此嘗有助焉然當時所志所著他書
今皆不足以見諸世獨此區區流布於時亦可愧已偶
覽舊本念昔慨今書其本末于後以示兒輩信筆行紙
不覺覩縷

贈田大理序

持天下之平者惟己至平乃能平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鳴其所不平者蓋無甚於訟焉彼其物我相形之際大而祿位田宅小而服食器用各逐其欲而無厭故多不平之心心一不平則勃然作於意頽然見於色斷斷然而交爭爭而不已則以告于有司而求聽之或連百餘人或踰十數載或至于毀家而傾族不平之鳴孰有甚於此者有司聽之欲釋其不平而弭其鳴也其道無他曰至平而已易傳有之曰利見大人尙中正也

爲至平水之行地也泊然而無心汪然而慢流地之高者下者窪而陷者凸而起者因之而自見人莫能加智力於其間也故惟水爲天下之至平有司之聽訟誠若水之行地則孰有不服其平者耶皋陶之爲士也輕罪罰重罪刑胥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皆鏡其情以權其罪付之一定之法而無毫末之私故畫象而民不犯此有司之至平者也降及漢世遺風尙存張釋之之爲廷尉也驚乘輿馬者當以罰金盜高廟環者當以棄市雖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焉其言固曰廷尉者天下之平也故延及後世猶有天下無冤民之頌其可謂善持天下之平者矣求之於今吾於田君蓋有望焉君幼而岐嶷承其尊甫國子先生之學又執經於翰林學士呂文懿公之門行脩而言道器偉而文宏乃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出按遠陽陝右入典三法司事今乃被命進丞大理其同年刑部主事李君繼之暨諸僚友咸喜其陟之榮也屬余文以贈之今刑部都察院兩法司者皆有聽訟之責而其所聽之訟必於大理乎平之大理弗以爲平則莫敢聽而釋也故凡訟刑不平之責大理居多

焉然則大理者固天下之平而兩法司之準也爲大理而弗平平而弗至其何以爲兩法司之準而持天下之平哉君爲御史明而不察廉而不矯剛而不虐仁恕而不姑息聲績以是而宣可謂克平者矣今進承大理與持天下之平將如釋之俾天下之無冤民也吾固望之矣他日所進益崇所持益重則吾之所望也益深抑豈吾望之百司庶士四方萬姓皆將仰而望矣君其祇懋以對之哉

故南京刑部員外郎郭君挽詩序

楊文舉全集

卷十二

六十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天地之間凡有血氣之屬蓋無有不哀其死者鳥獸之喪羣匹也回翔而喞啾踴躍而嘶號亦哀矣然不能言其情而俾人知之恆人女婦之哀死也洒泣而訴諸天投淚而告諸人能言其情矣然不能文其言而使人傳之若能據其悲傷之意見諸聲歌文其悼歎之辭形諸簡牘可傳於四方可施於後世而死者之功行因得以表見而其人賴之以不朽者惟今挽詩之謂耶是非薦紳君子莫能與已君世家婺之蘭溪以進士拜行人滿考陞南京員外郎進階奉直大夫年五十有七以卒其

爲行人屢宣王命於侯服一布天澤於安南足踰天下之半而囊乏百金之裝言足專對才足有爲殆所謂不辱君命者矣其爲刑部仁恤以宅心明慎以涖事奇請不行單辭必察又可謂惟良折獄者矣然而年不登於中壽位僅止於下大夫故薦紳君子有哀傷而歎喟之者皆作爲挽詩累幅連簡其辭纏綿而悲愴委曲而周至有可傳於世者雖君之所以不朽者若無待於詩然詩旣傳於世則君之功行不益章著矣乎予不文不可當子夏氏之任因其子需貳尹之請也姑以是塞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三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栖芸先生小傳

先生諱範字九疇鄞仲夏里人長身美髯容觀雋爽雖燕居私室恆盛服端坐人望之若神通易書詩三經博涉羣籍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視世之毀譽榮辱漠如也少生富家長罹患難窮窘至僦屋以居老而望尊貲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一如人不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其少異焉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道人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先生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匍匐于地洒然以醒時擁巫羅拜者數百十人皆驚悟散去邑中右族子弟恆歲從游皆泣以威嚴誨以禮義多所成就高第颺歷中外者頗眾里中有競者先生一言折其是非無不恬服郡守令若鄭公珞張公鐸或禮其廬或賓致以咨政一修地志三修實錄皆聘先生爲總裁焉初號栖芸學者稱爲栖芸先生晚年造履彌篤更號思誠叟爲文辭操紙筆立就

皆端重爾雅惟不爲人誌墓卒之歲自爲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人以爲實錄有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栖芸稿詠物百詩菊花百詠等數十卷傳于家

送陳先生序

拙庵陳先生自鄉舉高第歷教定州永福寧化今遷秩於湘陰交游在朝者屬某摛文以爲贈某素拙拙不爲文別史事方嚴朝夕役役不暇爲文然以契家之好感今慨昔有不容已於言者蓋先生與先君子家居密邇

時相往還講習暨游京師交日益厚繼偕試于秋闈而先生與選典教於定於永福書問不以春則以夏未嘗曠也先君子德學高邁仕雖拓落而所交多顯貴俊賢魁壘之士與人雖泛愛博容而心之所契合口之所稱許者無幾若先生則其所稱許而契合者也某方省覲時趨庭之際旣耳熟先生之德美而復時見其手書詞翰兼懿心敬甚慕然宦轍相避踰十數年而始獲撰杖履從後則先君子已不可作而當時故交若夏官亞卿李公茂實翰林檢討陳公紀秋官郎中林公厚者或在

九原之中或處萬里之外已不勝其慨矣至於今則先
君子之交日益零落而先生若靈光之巋然足以樹典
刑於將墜貽誨戒於方來而瞻拜未幾睽違遽促況有
無窮之感其何能已於言耶然先生學豐而材敏篤厚
而清修敦雅陶乎士類而功未溥於生民蓋猶騏驥之
足而馳騁於戶庭之間也今當聖主側席良臣推轂之
際行當領一鶚之薦以應三鷗之兆得以大暢厥施則
某於所謂典刑誨戒者亦庶得竟所願乎因書以俟之

送連帥陳侯彥章序

楊文齋文集

卷十三

三

四
約園刊本

吳粵連帥陳侯彥章秉弓矢節鉞之權服禮義詩書之
道良所謂武而文者茲董漕運之役來京師事竣言還
朝之搢紳嘗與交好者若納言陳世用柱史魏孔淵十
數公皆分題賦詩以餞之而屬余序京師取給於東南
之漕舊矣吳粵之連帥以漕事至者無歲無之而搢紳
君子莫或贈以文辭蓋其人多武而不文者翠翹珍鬋
不以與尼玉敦珠槃不以委之氓隸非特此有所恪彼
亦安所用之太玄曰斐如邪如虎豹文如夫虎豹至武
者也且有自然之文焉古者三苗之征鳴條之戰牧野

之役蓋莫非兩有文武之士周公東征之師雖被堅執
銳者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其後文武殊途左右佩劍搢
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患不可以藥代有之
矣方今聖明任御張皇六師北征犬羊南伐螻蟻欲犁
其庭掃其穴一時文武効用之士雲合而輻輳有如侯
者可獨事於漕而已耶六月之賦江漢之頌將有作者
余當序之以傳

胡允恭挽詩序

人道莫親於父子父之昆弟親如父兄弟之子親如子

楊文憲公集

卷十三

四

四朝綱目

約園刊本

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然喪服兄弟之子猶子而父之昆
弟則殺於父何居蓋於子則親之而已於父則不徒親
而且尊親可以皆篤尊各有所專故喪兄弟之子猶子
者篤所親也喪父之昆弟殺於父者專所尊也親親尊
尊而禮之道立矣先王之世彝倫宣昭百姓親睦生閭
居死族葬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服盡者
舉同爨之總屬違者預四宗之祭雖百世蓋猶親也況
親如吾父親如吾子者乎棠棣廢宗法壞人之克篤於
親者蓋鮮雖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於兒子以謝太傅

之識而哀廢於期功他尙何望哉胡君允恭今監察御史深之世父也深與其兄澄蚤喪父母允恭撫之不啻己子其兄弟之以長以立以有室家者凡百皆允恭之力深之肄文鄉校卒業太學踰十數寒暑者又皆允恭資給之而其與鄉薦登甲科有聲于臺憲者亦由允恭之教也允恭比卒深痛慕哀號欲以喪父之服喪之不可思發其幽光以炳耀于永世迺求搢紳君子爲之狀爲之銘爲之傳爲之誄爲之挽歌辭總若干篇萃成鉅冊而屬余序余惟允恭之克撫從子深之克念世父是皆得乎天理人情之正而可以爲薄俗勸也且深試禮闈時余忝較文之列因獲識之而與聞允恭之行雅矣故舉其大者書於諸作之首其他行備諸銘與傳者此不復云

與柯孟時求志喜集序書

僕世家四明之鄞邑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楊家隱隱者方言卽洲也宗族繁甚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僕家西楊也三宅在宋元時世以高訾武斷鄉曲獨僕之五世祖新五朝奉讀

書樂善務仁人長者之行故其子姓獨昌高祖輔道曾
祖浩卿自號頤正處士皆紹而振之至先大父栖芸先
生迺大肆儒業學博德尊名震郡國儒生學徒恆滿其
座下若今河南布政章繪禮官副郎章規其一二耳先
父梅讀先生溫厚闊達學古厲行於孝友睦任尤篤鄉
人至今稱歎以爲莫及通易經博覽百氏文辭典雅志
將大有爲於世不幸三舉皆不偶僅得泉州司倉賈志
而歿僕與諸弟少皆師先大父而授易於先父景泰改
元僕忝浙江首薦今成化紀元僕弟守耻又忝浙江首
薦而從弟守隨亦選在前列僕初聞之賦詩志喜僅成
二聯而鄉先達大司寇陸公來賀爲口占足成一律白
京師至於四方凡能詩者無不屬和累數百首萃成巨
軸敢于先生金玉之言弁諸首簡勿拒幸甚

封編脩王先生哀辭

先生諱某字某浙之錢唐人性夷曠簡靜博書工詩代
以醫顯益精其術屢恆滿其戶外肩輿以迎者遠邇相
屬藥之率愈愈之不計其報凡寡人求藥報必反之人
稱其長者以子獻賁封翰林編脩徜徉湖山閒踰數年

以卒壽五十有九獻幼而騰異十七舉於鄉明年擢進士官翰林以文鳴於時余與同舉同年又同官同典教於中禁比先生訃聞弔之相向哭失聲一時朝紳爲作哀挽之詩者甚眾余以五七字不足以泄余之哀勉爲楚聲而繁其辭云

歎人生之寓世兮同江漢之羣鯨覽歲月其幾何兮溢埋骨於荒丘彼老釋其皆然兮曰涅槃與尸解徒侈言以謾談兮啓懵昏之疑駭死者不可以復作兮卽長夜之冥冥曾不若草木之零落兮留根莖而載榮繁夫人

欒靈公集 卷十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脩姱兮襲異芳於累葉咀羣籍之醇醴兮望洙沂而欲涉采琅玕與芝蕙兮寄芳馨於塵市引康伯之清風兮蹈涪公之遐軌一刀圭之分惠兮紛生死而肉骨卻十孃辭五乘兮杏纈紛其霞蔚燁鳳毛之五色兮吐瑤華於高岡霈善慶之昌侈兮赫馳封之寵光冠切雲而佩玉兮羌不改此姱節俯澄江以浣纓兮枕白雲於幽谷胡天之不憇遺兮遽屬續於中堂因北風以遙訃兮渙余涕之盈眶古與今若一丘之貉兮爾何欲獻乎此百草總總其具凋兮固獨悲乎蘭芷覽聖賢之挺生兮

亦竟歸於冥漠亙千古而若存兮惟厥聲之彰灼觀有
脩而仁顯兮松有熹而德光斂余哀以化欣兮慶先生
之不亡

送福建按察使張公騰霄之任序

吾同年張公騰霄世家易之涑水其大父父與公三葉
進士家聲鬱然大父官慶府長史父拜職方主事皆弗
竟其施以卒積功累行待公張以大焉公在景泰中擢
監察御史嘗巡三邊按兩淮屏奸祛弊風聲四揚至今
人能道之天順初有鉅奸者妄邀天功遂挾以自肆誅

遂忠讜獄訟無章鬻爵賣官貂蟬踴貴榮枯由其脣吻
廢興候其指麾道路以目無敢竊議時御史楊公廷獻
倡言其奸未報公遂與同列盡疏其惡言甚切直卽日
與楊公併下獄脅使誣引善類五毒備至終拒不承乃
皆謫戍于廣西之南丹方是時鉅奸勢傾中外凜若太
阿之出匣赫若烈火之燎原孰敢嬰其鋒觸其燄哉有
能不怵不懾昌言以排之非志徇乎國而忘其身者乎
是可謂忠直之臣矣其後鉅奸伏誅徙公爲民旣而皇
上御極徵復御史踰年超拜福建按察使而楊公亦同

日拜浙江按察副使中外聞之交喜胥慶蓋以忠直顯融則百僚思奮奸伏不興乃天下之福而非獨八閩之幸也在漢梁冀跋扈張范李杜之賢更奏迭疏而上不見察竟亡其身而國隨焉比者鉅奸甚於梁冀而公輩可無慚於張范諸賢矣未幾而鉅奸就戮公輩遂大顯於時此可以頌天子之明聖卜社稷之靈長矣公之昌大其前休猶未暇張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行難成而易毀今聖明在上千載之一時也尙益祗懋慎始令終樹勲業於無疆揚聲光於不朽是區區之望而羣公贈言之意也公其念之

送廣東憲副徐君之任序

五嶺之南古爲蠻夷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治者自漢武帝始郡縣其地累代因之疆土日廣生齒日蕃宮室百物之用日侈城郭日壯甲兵日富鬱爲大州雄鎮國家仍元制號稱兩廣各置三司以統府衛而廣東之地東南皆大海茫無際涯魚龍所家寶藏所在濱海之氓竊遂網罟之利鳴儻嘯侶連數十艘乘濤出沒事殺劫以爲嬉島夷洞蠻競欲肆兇獠奔豬突不可摩撫

海外雜國若占城日本婆利勃泥真臘三佛齊之屬歲入貢獻舶交海中然或狼子野心潛犯邊鄙故常選帥以鎮海道連城列寨碁布星羅戰艦戈船波詭雲譎卒伍之蒐糗糧之時烽燧刁斗之警不可以一日懈而在春夏風潮之月尤巖然自將帥以至卒旅有慢而玩寇有縱而殃民有虐其下有犯其上非繩之以法不可故特置憲臣一人以總按之吾邑陳公德清在職數年名聲達于朝廷既陞以爲布政使乃詔刑部正郎徐君德容往代厥職其僚友若金尙德者欲贈之言以余與君嘗同舉也故以屬焉而弗能辭君起進士拜主事以至正郎其爲人聰明辨博而敏銳剛果故察冤燭幽炯若藻鑑剽繁斷疑利若芒刃上下多稱道之往蒞厥職惟廉與慎尙懋無懈庶邊城按堵海波不驚以嗣陳公之休聞而追其高步矣乎

送江西僉憲陳夢祥序

淑慝天下之大端也草有薰蕕木有梧棘鳥有梟鳳獸有騶虞猓獠而人有聖狂聖者淑之極狂者慝之至然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若草木鳥獸一受其

成形而不可變也人稟天地之善以生其初本無不淑者逮氣質之相榮物我之相形利害禍福之相攷始有變而慝者慝之害不可以勝道也善爲德者舍慝而趨淑德斯昌矣善爲治者去慝而興淑治斯盛矣夫稂莠不去則黍稷不茂古之治天下者制爲憲令刑罰桎梏箠楚之具皆所以防慝也慝作而不去之求天下治烏可得哉虞之德化蔑以加矣然猶竄四凶北三苗而其命十二牧也亦以難壬人爲說焉夫牧以養民爲職者爾其於壬人猶當難之而況布憲於方州者乎今閭閻

之下有慝民焉官府之中有慝吏焉是皆所謂壬人而布憲者當難而去之者也容而不去則彼叔者非獨被其害而已且將尤而效之淪胥以溺焉故慝不可以容也然非明以察之正以臨之則亦安能去之此布憲者所以難其人也今天子赫然隆古之治舉天下布憲之不職者一一罷黜而簡賢以代之於是大理寺副陳君夢祥推轂出僉江西憲事其同年若太史徐時庸者需余文餞之君性資高爽學問通邃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庶獄情辭若視其掌官民利弊如辨白黑非明者歟居

官盡職不爲利誘不受威愾不干貴近以覲高明而公
論自不能捨非正者歟持是以往雖去天下之懸可也
況一方乎且其憲長林君一鶚亦明而正者吾見江西
之民吏將無所容隱而盡化爲淑也蓋可冀矣

送張伯遠貳令懷安序

伯遠故僉都御史式之公之季子也公起進士司南京
六察擢副陝憲入僉中執法出監征南之師所在倬有
聲績至爲文章溢出橫厲而詩尤擅名一時外至高麗
日本亦傳其集何其盛哉公與先君子交厚守陳以契

家子最辱知愛撰杖履侍琴書頗久故知公爲詳公爲
政明肅勇銳而議論踔厲風發故遙聞其聲與驟見其
外者疑其剛峭偉岸若龍虎之不可狎與之處而窺其
中則固坦然不見畛域而薰然慈祥樂易殆可謂仁者
固宜其有後哉公三子長伯仁典醫學之職次伯厚司
撫軍之任皆好學有文不隕其名者伯遠幼穎敏鍾愛
于公旣長麾去瑤瑜綺紈之習一志於問學淬厲涵蓄
日盛月豐蔚乎其文藹乎其行需乎其才方將掇巍科
躋要路而知者遽薦之至於天官授闈之懷安貳尹其

親友若進士杜宗嶽者需余言餞之余既累世通家而
比歲重以葭莩之好得無言乎惟伯遠在家庭間所見
函牛之鼎屠龍之刀明堂大廈之柱棟宜有傳矣俾之
羞羔豚任棖桷尙足勞其餘力也耶雖然特所見之大
而不安於小此流俗之通患而伯遠之所宜戒也苟安
於小而凡百皆盡心焉則豈卒於小而已哉語云七十
日之黃龍從微至著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請誦此
以壯伯遠之行

惜良玉賦

藝文類聚

卷十三

十四 明徵書

約園刊本

武林錢克明稟穎敏之資負遠大之器嘗不遠數百里
涉三江九壩之阻從余於鄞歸入郡庠其學若春木之
茁秋濤之湧也然累屈鄉闈僅獲一舉復見屈於春官
既升太學與告歸寧余方惜其屈而又悵其別也懷不
能已賦以餞之

惜良玉之璞兮世黯黯其孰知潛泣血以三獻兮方露
美而揚奇眩高價之所在兮趨百二之秦關悵連城之
弗償兮又被褐而空還惟光氣之不可掩兮燁青冥之
白虹山懷之而木潤兮水蘊之而流芳蒨萬乘之一觀

觀兮續眾珍其疇侶作玄圭與弘璧兮告成功而在序
余縱觀乎宇宙兮陰與陽而互遷物始晦而終顯兮不
獨茲玉之爲然暉雙劍之龍翔兮嘗埋光於下獄良桐
焦於爨下兮卒徽金而軫玉伏鹽車之騏驥兮伯樂顧
而空羣鳳凰辭于枳棘兮凌百鳥而翔雲羣螿蝻春而
方出兮百蟲候秋而始鳴藹桃蓮梅菊之伍兮擘前華
而後榮雖微物猶有時兮矧吾生之卓偉孰傾城而無
媒兮恆獨居而長喟秦倦游以歸里兮家人羣而笑之
逮合從而遂志兮佩相印之纍纍睢折拉而下車兮澤

噤吟而棄鬲竟封應而相秦兮匪困尼其能激彼詐人
安足齒兮盍觀漢唐之鴻儒衡九射而輶轅兮愈四舉
而趨起典文吏之銓衡兮紆樂安之印綬咸播績於無
疆兮赫揚光之不可朽偉莘摯之所懷兮在堯舜其君
民視浮雲之祿位兮何淹速之足論惟道德之歸崇兮
斯勳業之峯起渺聖域其未臻兮學問其胡可以止緝
芳辭以贈子兮結離思之重重愧臨歧以高盼兮指泰
華之高峯

送戶部張郎中之萬全序

燕關之北設萬全都司統十有五衛四大所所以扃鑰
王畿緘縻中夏撫戎狄之背而搯其吭者莫要於此實
天下之雄鎮也尊官要人之監臨將帥僚吏之居守精
甲勁兵之屯戍輶車駟騎之走趨雲會輻湊無不仰食
於縣官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亡粟莫能守也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之仰乎
食也尙矣故凡郡縣之所輸屯田之所獲鹽商贖犯之
所納多儲於此源源而來陳陳而積水赴川而山累土
也倉廩出納之務至繁而且重故常命戶部侍郎或郎
中一人總理十九衛所之糧儲非有器能年望者不在
是選張君文吉官戶部主事負通達之才厲公勤之志
多歷年所旣老以成被旨擢爲郎中往蒞其事其寮案
若馬惟學者需余文饒之嗟乎國家賦民以養兵俾爲
民衛民至竭脂膏殫筋力以供之不敢後也一旦有警
兵皆閉城而不出束手而無爲俾窮閭赤子困於豺狼
之吻可勝歎哉此固非君之責也至於糧儲素已廣取
多積而常起不給之歎其故不可以勝道者苟能究其
利弊量其贏縮不怵於威不誘於利俾納無虛欺出無

橫溢公無侵漁私無鼠竊則儲蓄恆滿而隨用不可竭
是不在君乎抑吾猶有告者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故
古者欲省轉運而豐儲蓄莫不以屯田爲務若趙充國
之田金城羊祜之田襄陽概可見也今屯田之策行之
久矣然吾聞三邊之境巨璫豪將率占腴田役壯士而
防守者皆羸卒兵耕者皆瘠土耳苟釐而正之何患邊
儲之不富耶第恐所聞者妄也如其然儻可以論列其
事否耶因書以質之

長齡鄭氏世德家乘序

楊文藻文集 卷十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閩之瓜山鄭氏其先自宋之王宮教授良佐始居歙之
長齡傳六世垂百數年食指稠眾簪纓聯轡爲大家
名族至國朝河南參政居貞因其考憲副之遺愛于閩
始遷瓜山然不忘厥本猶稱長齡鄭氏又慮後世寢遠
而忘其先乃訪先世之貌像及其塋域一一圖之而書
墓銘于其後用傳于家今參政之孫培叔慮其久而弊
也取而裝潢之以若祖若考像塋之圖與墓銘綴之又
取世系之譜併裝成冊名曰世德家乘其子弼及從子
鋹俱以鄉舉高第至京師祈余爲之序昔者婁敬說高

祖曰洛陽天下中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不如
關中之形勢余嘗讀而笑之夫德之於人大矣自古有
國與天下者皆以有德而興無德而亡奚擇於洛陽關
中哉周漢中世皆遷洛陽同一形勢也然周以之亡漢
以之興蓋平王與光武之德異耳使周之君世有文武
之德漢之君世有高光之德孰得而亡之信吳起所謂
在德不在險也士大夫之有家者亦莫不然鄭之先不
知其幾遷而至歟在乘可知者始自歛之律村而官塘
而長齡而瓜山凡四遷矣而宗族滋繁家聲滋熾蓋世
德之所致也稽其乘若宮講之睦族武節之賑貧嘉議
之爲縣憲副父子之忠國惠民者非所謂世德耶宜其
族之興也繼今而後子嗣孫承尙屬無懈其處者脩其
孝弟睦婣以樹本于家其出者盡其忠讜仁惠以揚華
于國將見世胄之昌綿數百世而無窮矣詩不云乎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鄭之子孫尙念之哉

懷德堂記

光溪張氏吾鄞之望族也其先本淮陰人至秀州太守
復乃遷于姑蘇秀州之子廣以進士累官文華閣學士

至同知樞密院事以卒樞密之子處士禮當宋季避金
兵渡浙宅于吾鄞之櫟社子姓繁昌代有顯宦號稱九
世簪纓之家名聲燁乎郡國後處士之曾孫高行始築
于光溪傳嗣數葉雖顯榮者稀而貲財之饒人物之秀
詩書俎豆之盛環鄞四境鮮或過之亦無忝其先世今
有字受之者風儀秀整性度寬和讀書好禮艾耆而不
懈乃其族之表然者嘗以宗人日蕃而舊宅隘不能容
乃相地于宅之南別築一堂經始于天順辛巳之秋至
明年春落之美奐美輪聿來胥宇頌禱之餘慨然歎曰

吾先世櫟社以前皆有令德以遺其後載之譜牒者猶
可徵也自吾曾祖肇遷于茲其開創之勤積累之厚貽
謀之善鄉鄰備知之矣今族人千指皆得嗣守箕裘奠
居宅里而吾今幸鼎新堂構保有室家者皆由先世所
遺之德吾恆懷之而不敢忘也吾子姓可無懷乎於是
榜其堂曰懷德寓書其姻國子趙先生屬余爲之記惟
張氏於余爲母族而受之甫於余爲外兄也往嘗造之
甫與羣從殷勤厚款雍雍乎獻酬之禮懇懇乎肺附之
情至信宿而後返是時所造乃其舊宅堂曰嘉蔭樓曰

讀書環以江溪林麓之勝至今猶在吾目中獨未識所謂懷德堂者意其門庭之廣棟宇之壯登望觀游之美必倍蓰其舊也余脩國史旦夕事竣卽乞歸省閭安視膳之暇拜吾外兄於堂上於所謂懷德之道可論其詳也姑以此記爲之先驅

陳太常誄

陳公贄字惟成別號蒙軒淞之餘姚人也六世祖應庚宋進士曾祖俊民元上虞縣訓導父性善國朝行部吏曹郎中公少知名用薦訓導杭州府學選授翰林院待詔典教禁中陞典籍尋遷五經博士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入爲太常少卿致仕徙家錢唐以例進階亞中大夫春秋七十有五成化二年三月甲辰卒嗚呼哀哉守陳與其子右通政嘉猷嘗同舉相好因緣識公既有年矣聞訃嗟悼遂作誄曰

舜後媯滿周封以爵逮國于陳用備三恪始自仲完以國爲氏旣昌以京延于百世隆準之興平出奇計漢鼎旣東寵顯忠繼魏太丘長二難元季在晉有聞訓占壽志叔達佐唐子昂惟藝宋有省華三堯踵貴餘子詵詵

不可殫紀公前六世祖曰應庚疇偕擢桂其季龍榮懿
曾大父樹人烝烝闡其文教振鐸虞城大父嗣德幽人
之貞不耀其華亦揚厥馨父陟郎署三銓在衡載美世
令慶流其宏公挺而生藍田之玉克疑克岐寢明寢淑
脫略綺紈締交名宿左規右繩禮恭行篤羣聖所談百
氏所錄徧覽旁窺繼日以燭咀其膏腴沈浸醲郁發藻
揚華累簡連牘笙簧要眇綺纈華縵歸赴賓興氣劇場
屋就觀和珍彼矐其目三獻不售抱璞以哭如彼龍劍
匣而埋藏紫氣上達斗牛之旁有推其轂發軔于杭邗

祁措紳入室升堂大輅騏驥高岡鳳凰遐驥遠翥出自
門牆九載旣盈爰獻其績羣而試之莫莫與敵乃拜詞
林待詔之職金門玉堂出入降陟帝謂在古文武之君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兀者亡足尊足者存疇曰薰腐弗
迪忠純式穀教誨其在儒紳內館肅肅金璫駿奔灑濯
磨厲俾洵且仁滿考書最屢遷其秩超擢少參朱衣赤
鞞往莅東廣瘴癘之窟時有寇攘討伐方畢乃訪耄倪
返其家室弔彼戰場掩骼埋胔遂摩瘡痍藥以參朮鴻
鴈甘棠歌聲寢溢入副奉常用典三禮夙夜惟寅罔敢

怠弛殆老而傳乃歸桑梓徙家武林冠蓋之里別墅西
湖花竹秀美燕處遨嬉優哉樂只載進崇階實多受祉
天不憖遺一疾弗起嗚呼哀哉鶴怨猿驚啼蜚互答落
日曛黃悲風颯沓錫老之堂留春之閣寂寞蕭條凝塵
滿榻殘瀝在觴遺墨在篋親暱顧之涕淚兩頰衰草荒
原封高馬鬣萬古長夜曠不可接嗚呼哀哉愚與令子
同舉于鄉同擢進士拜公燕堂世契方洽遽成參商寄
我汗竹西湖百章齒老才壯歎仰可量二弟秋薦幸稱
聯芳乃勞鴻藻大肆揄揚感念方至聞訃驚惶諫以述
德增欷重傷嗚呼哀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四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束觀稿

送羅太史序

士行所見則趨舍之際不奪於愛憎利害之私特立而獨行矣世之人凡有目必有見然見而不真猶無見也吾嘗市織文于肆肆列錦綺數千百端五色紛糅而美惡雜陳視之眩惑雖其色之淺深且莫可辨而何美惡之能別殆偃偃如瞽者他日錦工過之望而知其美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啻舉筵與楹厲與西施之易辨蓋併其美惡之所自皆已見之不可惑也士之於道必若工之於錦灼然見之真而不可惑乃爲有所見也世之搢紳學士自謂見道而其趨舍之際卒奪於私而不率乎道者皆無見者耳如余之市織文也苟灼見其美惡肯取惡而舍美乎貴莫大乎千乘之君而賤莫甚於匹夫福莫加于生榮而禍莫溢乎死辱自愛憎利害之情論之宜如何趨舍也然伯夷重父命而讓其國重耳不敢因父死而利其國龍逢王蠋解揚王章之徒不顧死而忠其君非有所

見而能之乎夫君臣父子之大倫三極之所由立萬古之所不能易者非可以一時之禍福貴賤而虧焉者也苟有見乎此則雖干乘之國棄之如弊屣死辱之禍就之若酣寢而況區區者乎不然則凡可以取貴而辭賤趨福而避禍者無不爲之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有不顧焉者矣士可以無見乎哉吉安羅君應魁以大魁拜史官長方兩月遽言事抵諱出副福建市舶提舉蓋有見夫大倫而不暇顧乎其他誠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余嘗同寅留之不可姑贈此以代繞朝之策

送南京駕部主事范君序

吾邑范君時澤以名進士拜南京駕部主事將行嘗所來往屬余文餞之搦管之際百思稠疊將盡吐而書之雖累數十簡未可終也姑以余懷之不可釋與輿論之不可泯者試書其一二始余在庠序與時澤往還講習情甚相好自官京師恆望時澤與計偕至得同朝以卒好嘗數日而跋焉然曠十數載時澤方至幸同朝矣未及數載又遽以別此余所甚嘆而不釋者日余赴選欲奉吾母就養吾母謂北京遠且寒不能往若南京則可

故余初謁選部甚欲得南京之職既而授職于茲屢迎
吾母不至所蒙內厨酒饌徒以餵妻孥款賓客而弗獲
遙獻於北堂之上且史事方殷未獲歸省陟屺瞻雲惟
懸懸於朝夕耳時澤父母具在其未選時亦願就南京
以迎養今幸竟如其願想其衣錦晝行躬奉親輿以就
華第婉愉承候無斯須之違晨殺夕膳極江南水陸之
珍時節上壽僚友親賓交集懼溢於中外可謂天下之
至樂矣此余所甚羨而不釋者時澤負明敏特達之才
俾之朝繁治劇猶有餘裕今南京駕部所典邦國輿輦
逮天下傳遞廩牧視北京簡甚時澤理之譬猶持利劍
而折枝策飛黃白犧而折旋於戶庭之內耳然不可恃
此而自逸要必臥君實之枕運士安之甕理簡若繁居
易若難則崇重之位繁劇之任階此而登雖欲辭之不
可得已此則非余之私言所謂輿論之不可泯者時澤
其以眾所論者自厲以余所羨者自慶其暇則時因朔
風以寄尺楮庶亦少慰余之所慊乎

送瑞昌王大尹序

嚴郡有二徐主事一曰原一官于兵部一曰明德官于

刑部皆與余往還相善原一嘗請余文賀其僚明德嘗請余文餞其友皆未之與也昨者二徐同過余同請文以餞王君道君之才行與其履歷甚悉余以前文未就辭至再三乃請緩前文而欲必得茲文何其厚於君哉蓋君乃明德之外父而原一之執友也余爲其固請不得已則語之曰爲邑之道亦若是而已矣蓋邑事有當厚者有當薄者有當緩者有當急者苟厚薄得宜緩急循序則庶事用理黎民乂安否則事隳而民病焉世之爲邑者亦莫不有所厚薄緩急然厚非其所當厚薄非其所當薄其於緩急也亦然彼見夫尊官大僚溫顏慰勞細人儉士曲意逢迎則惟是用厚而餘皆薄之見夫徵科之期甚促文移之召甚嚴則惟是用急而餘皆緩之甚則厚於利而薄於名緩於公而急於私有不可勝道者焉嗟乎邑之置以有民也令之設豈有他哉不過使牧養一邑之民而已然則令之所當厚無過於民其所當急亦無過於民事者矣古昔賢令之於民也愛之若嬰兒撫之若驕子而於其耕耨斂獲促之惟恐後其時一有水旱凶荒恤之若救焚拯溺然其他則皆泛爾

待之悠爾應之是則得厚薄之宜循緩急之序事理而
民安用能陟貴顯於當時揚芳馨於不朽也君以賢能
擢令一邑尙取吾言而厚所當厚急所當急則將與古
之賢令並駕而齊驅矣二徐之厚於君也意不以此望
於君耶

送浙江憲副楊公廷獻之任序

仕務忠于國而不顧其身敢於披逆鱗蹈虎尾瀆死而
不易辭顛覆流離而無變其志者此往古忠諫義烈之
士也吾於楊公見之公始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克舉厥

職訇然有聲天順紀元之初按巡畿內適歲祲民困百
方以賑之有二權貴攘斂民糶抗疏劾之詔稱公敢言
稱職且命吏部志之蓋將有大任也時所謂權貴者方
掩取復辟之功擅權作惡殺戮率任其情封拜盡出其
門一時勢燄熏灼雖當宁亦嚴憚之人無不爲公危者
然以有詔未加害也無何公還目擊其勢益張慮其跋
扈以貽廟社之憂乃率同列盡疏其惡請行誅竄權貴
憤甚謀中之罪造飛語以聞詔諸御史詣便殿親詰之
公與今開封知府周國用瓊環誦前疏且道跋扈之狀

釋飛語之意甚明而悉雖龍顏赫怒天辯峻嚴曾不懣
而少屈侍衛者皆股栗背汗聞者相顧吐舌無敢言卽
日下錦衣獄又逼公誣引善類箠楚憊酷卒無片辭及
人已而公坐重典餘皆貶官戍邊有差會天大風電拔
木壞屋乃皆從滅燬貶者復戍者貶而公謫戍于遼左
道遇赦還憤者又傅之他罪徙戍廣西之南丹涉鯨波
冒瘴霧與峒黎海祭爲伍意怙如也居數載權貴相繼
以逆誅公始得還其里今上御極聞公忠義徵復其職
踰年超拜浙江按察副使中外見聞交喜胥慶何者山
有猛獸藜藿不采繩墨誠懸枉木取正自古國家權奸
巨則忠諫沮忠諫沮則百官皆習爲諛佞而權奸益無
所憚甚至改玉而主猶不悟代有之矣今聖明在上而
公首以忠義被徵超陟崇顯名聲彰乎遐邇將使四海
之內忠讜增氣諛佞覩顏而奸邪之徒皆破膽革心天
下於是乎永寧矣豈獨風行兩浙之廣而已哉余不佞
僭書此以贈公尙無變其初節是望

璠林醉歸圖記

成化二年春三月朔士中會試者鱗集于大廷天子旣

親策之越三日傳臚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若翼日錫
宴于禮部命太保會昌侯圭之在廷之臣嘗讀卷暨將
事者皆與朝既承命者趨赴輿馬駟呼填咽于衢道至
則望闕五稽顙然後相揖遜序爵而坐戴花被錦俎豆
有光天廚之珍上尊之醴芳潔而腴旨鼓磬匏絲竹
鼎沸天魔八蠻之舞臧挾角力綠檀甃瓶之戲傾聽縱
觀滿喜溢愕爵樂無算暮而徹俎復望闕五稽顙乃歸
國家自慶成大宴以下綉儀豐具未有若斯其盛者蓋
賓禮儔賢而勸其忠蓋將以康萬方之眾也大享之養

鹿鳴之歌其來尙矣嘉興湯君滌以進士與宴退而命
工作瑤林醉歸之圖蓋欲彰君之賜侈儒之榮而因厲
其所以報稱者吾弟守隨與之同年乃來請記瑤林者
宋內苑也唐初進士醮會於曲江耳至宋始賜宴於瑤
林苑後以爲常今固易地世猶稱爲瑤林宴云醉酒古
之所戒惟此則不以醉爲嫌蓋亦所謂彰而侈者君其
毋酣乎富貴而惟醉乎道德禮樂自效一官以上爲德
爲民俾五位需于酒食之貞而四方安於既醉之太平
則所屬報稱之道莫可尙矣懋之哉懋之哉

送張時用尹陳留序

時用余三十年前故友也其尊考布政公初起進士拜
監察御史克盡厥職旬然有聲以事忤當道出令吾鄴
鄴大邑也前令皆病其劇而公德性寬仁操行廉介才
識明敏而剛斷又其文學豐贍自詩文暨大書草隸皆
工故其臨政恆綽綽有餘裕而喜延耆儒宿德與之下
上其論樂引小生髦士獎誘而造就之時先祖柄芸先
生德學高邁望尊一邦首被延禮而先考梅讀先生嘗
以鄉選不利被前令逼司文墨公知其然亦甚器重守

藝文彙編

卷四

約圖刊大

陳年纔十一或謬言其早慧亦蒙召見大獲稱賞久益
親愛視猶其子命入署居與時用同硯席朝夕誨教期
待之甚重時用長余一歲恂恂雅飭與余亦相得若昆
弟焉僅三越月而公以憂去其後改令建德治行大彰
擢守漢陽課績第一迺超拜河南左布政使未赴而卒
時用自去鄴後恆隨公于宦所濡染既深而自公之卒
益奮躍而磨淬故其才迥超乎輩流用薦授雲南府經
歷考績書最乃陞尹河南之陳留告余以別余於是俛
仰今昔有不勝其慨者矣古者桓彝歎謝安於四齡周

顛識義之於一紀而苟淑之異黃憲張公之奇王導皆
在將童之際彼所知者誠其人也顧愚何人誤被公之
知遇而始以童蒙罔諳明誨後雖粗知向道獲官于朝
而逮今碌碌若乘鴈之集江湖亦非往昔期待之意況
自昔三月之後參商相望弗獲再奉一朝之談而竟成
萬古之別余其可勝慨乎所喜時用底法肯堂析薪能
苟今搗治縣之譖往字陳留之民尙舉公之所以字鄞
與建德者施之而益張守之而勿懈俾治化洽於一同
之間名聲達於九重之上由是爵位寢隆若公之陟于
專城以至于藩翰則公且不朽而余亦與有光矣時用
其懋諸

祭趙學正先生文

猗嗟先生宋室之冑懿德豐才進趨衰衰早晚輿淥以
被纓綬雖伸其屈尙嗇其施終老教事以訖于斯譬之
蒲梢逸驃赤驥白犧藹雲之足歎玉之姿挽鹽車而上
虞阪幸孫陽其顧之脫泥塗之困苦冀玉勒而金羈胡
尙淹於外殿曾弗獲立仗於天墀志千里其猶在伏槽
櫪而安馳然回睨乎舊侶則翼隔乎霄泥況豕子已佐

乎名郡門生多藉乎金闈壽踰六而望七考終命而奚
悲昔我先子徧交豪英推賢論故莫踰先生同鄉並遊
曄若連璧闕于文場偕戰以北遂偕抑厭在彼鹽車祖
鞭先着乃殊厥途契家小子顛顛其愚幸與令器偕名
薦書始者契闊山斗在望茲者密邇編墨是傍奄其逝
矣孰知我悲酌觴以訣涕如縷糜

送王進士令嘉興序

進士王君旣拜知嘉興縣事其同年行人司副夏用貞
夏官主事許廷冕偕請于余曰吾邑得賢令長人將蒙

其休澤也敢謁文以張之余言王君猶未莅爾邑澤爾
人也何以預道其賢用貞曰君世家大名之滑邑而厥
父登州貳守也大名在天子畿內械樸菁莪之化最先
被之素多賢才俊偉之士登州以儒起家蓋有循良之
政而君狀貌瓌偉資稟岐嶷內有聞于家庭外有得於
師友故其行日茂而月崇乃擢進士高第觀政于工部
自卿以下舉期待之重適朝廷重恤民瘼精守令之選
吾邑乃得君焉夫蒲梢駉駉望而可知其躍千里也夜
光明月見而可知其燭十乘也況百曳之近一乘之小

又何必取道而嘗之待夜而試之然後誇其足之奔逸
光之輝煥也耶吾觀君之材行蓋雖宰要劇之務都崇
重之位亦無不可者區區一邑之政其有爽耶此吾所
以預道其爲賢令而慶吾邑人之必蒙其休澤也余曰
是則然矣抑余猶有慮焉蓋世有恃所抱之大而反忽
於小厭所處之卑而妄覲乎高卒之名與位俱仆者余
見亦多矣君生於大郡名家抱雋材懿行而擢高科俾
宰一邑若匪其宜然命相先試以民事守宰多入爲公
卿亦古今之通道也君其無忽於小無覲乎高惟廉惟
勤一以奠安元元爲務俾績偉而望彰則夫收冀北之
良以登天閑拾滄海之遺以薦清廟者有能舍君也耶
君其懋諸

祭桂公瑞文

嗚呼公瑞廿載之厄一朝之伸賦命屯剝一何至此極
耶鸞停鵠峙之標注海懸河之辯茹古涵今之學剏繁
應變之才不獲少試負而去之天何虛生吾公瑞耶惟
夫才名淑問之彰自公卿以下皆爲之傷悼清文秀句
之傳遠百世之遠不遂至於湮沒茲與鄙夫儉人都鼎

足享期頤者誰榮誰辱孰壽孰夭有不難辨者是足爲
九原之慰耶念國家之喪賢傷鄉邦之寡能則吾黨之
歎歔又不獨爲吾公瑞而已嗚呼痛哉

毛憲使贊

慮囚以公斷獄以勇威不能遷利不可動奮志戮賊殺
身成仁疾風勁草烈火貞孺哂彼宵人竊祿逃死冀壤
蟻虻曾何足齒蠻山之顛瘴海之壩有虹貫日長長竟
天太史占之惟公之靈爲然

與江元勳書

楊文憲公全集

卷十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伏惟閣下以明達俊偉之才擢甲科高第司六察於中
外旬然鼓聲僅更數載一蹴而爲按察使位三品撫鎮
十有一郡數百萬官吏士民此非齷齪者可能覩其萬
一比緣邊警徽累乃能運籌于幕府之中獻凱奏績獨
先眾僚而光復位祿良足欣賀然迂愚左見有不能釋
然于懷者請爲閣下一二道之兩廣之擾已十餘年始
者邊帥庸懦星星不撲至于炎炎而不可柰何也乃廬
王師征之專征者又皆庸懦貪鄙之徒不惟國家之利
害不恤生民之塗炭而徒務於功賞或掩小醜以爲大

功甚者戮齊民以効首虜故賊勢益張蔓延于湖江之
介於是別選文武大吏輿論以爲能者授以專征之權
主上有詔近臣有狀賓客故舊如余輩者有書有言皆
欲其無急功利而以利國安民爲務一如趙充國之困
先零可也旣而翦其幹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鯨
皆在於網羅之外乃奏賊無餘孽而遽班其師故斷藤
之捷朝聞而破潯之報夕至兩廣逮今未知寧日較之
前人不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耶又況窮奢極侈暴征苛
斂與其他有尤於前人者未敢一二數也閣下在幕府
中豈固以爲當而不之問耶抑嘗有匡正不見聽從而
余未之聞耶總是役者固已盛被爵賞施及卒伍矣然
搢紳之清議不容閤閣之深怨不釋而閣下亦與焉凡
在交游無不爲閣下惜者自兩廣之擾行師者率務功
賞而竟得之且無後患雖有議與怨者末如之何故皆
效尤不已然有得而復失若吳其姓者其始內牛外李
自謂磐石之固矣而竟失之蓋凡自結於權倖而公論
不與者亦鮮克久也且天下之事前人壞之而後人反
當其罪者至多矣儻此擾無已事有不可知者以僕之

愚不當任猶懷漆室之憂而況閣下可不爲之卻顧而
長慮耶道遠不能詳知此擾若果靖也閣下可以安枕
如其未然則宜日夜思慮長策以匡弼鎮帥亟改前而
善後否則區處利害自具疏以聞或相度事機自率兵
以征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而干戈永戢生民復覩
太平之盛則閣下之聲績莫與等矣以閣下之明達俊
偉宜救兩廣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
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
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眾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
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
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
利必歸於子孫閣下宜深念之勿謂迂論而不省也愛
助之言至此盡矣伏惟裁察

耿檢討裕畫像贊

我冠華簪珮玉璫玖京兆堂堂樂安裘裘聆其論取武
成之策二三窺其胸吞雲夢之澤八九陟之玉堂青瑣
非其華黜之偏州別乘非其垢萬里之途騏驥之走吾
見款段駑駘皆墮若乎其後矣

縣畫解

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縣諸款貨之所或曰是畫妍耶可縣于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奚爲其不可子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吳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劔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庫陋器用鄙樸衣粗而食菲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妍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繡而視之卉服文身則甚美丹漆之皿迴超於陶瓦而廁之玉敦珠盤則頗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乞人固受諄於寒門中家亦見嗤於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知性而蹈之斯爲道蹈道而得之斯爲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晬而背

益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鄉達而正
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茲非大
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于壘
斷乞于墻間粟帛豐而營珠玉青紫遂而微壽圭瓊踴
之心而工口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
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慎於大而忽於小或勤
於始而懈於終則逾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
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其於物也宮
取便居不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奇茹糲可飽不必
玉粒雕胡嚼醕可醉不必瑤漿蜜勺雞豕可甘不必腥
熊蹯脯鷓鴣臠參豹之胎擊甕叩缶不必韶虞乘鰲策
蹇不必駟駟一皆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
若炯鑑之照秋毫克己必盡若洪鑪之化點雪孝不如
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止也會百川於一海之水
加簣土於九仞之山由曲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
神天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爲楷模無不
歎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
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

知所擇矣不務妍其德而務物之妍避庸眾一時之陋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不敢者也畫云予哉或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秋官主事丘君時雍歸覲序

遼陽丘君時雍以進士高第擢主事於秋臺每吻爽入朝退坐其署審兩造明慎五刑罰日旰始休尙能以其隙作文辭攻楷法珠琲冰玉鏘鏘出牙頰間金錯銀鈎光映繅軸在列咸道之常念其父封主事君母安人僻居於窮邊絕徼關隔道遼弗克昕夕佐餒候寒燠東顧

而輿嗟迺援例請歸省制可之且賜楮幣以爲其道里費於是涓吉出東直門外祖而舍輓同官相率張飲之羹定樂作浙東余允清舉觴而前曰丘時雍忠孝不兩全眾矣子服勞王事克著聲績而父母俱在勉封祿養以顯之可謂全矣遂賦烝民之四章又賦南陔之篇既而三山李廷美前舉觴曰丘時雍子今爲畫鏘之行矣然昔人有佩六國相印者有縣令負弩矢前驅者有懷銀黃垂三組者皆取譏於君子子其慎之孔子恂恂似不能言石慶望里門而步可以則矣遂賦小旻之三章

旣而江右何廷秀又舉觴曰臣時雍子起行間以擢甲科自華要之署寵祿逮于二親固其素所自樹立然國家之德恩盛矣逾海雖斗辟子所生也樂所自主人情攸同無耽是樂適復于公庶幾夙夜以報國家之盛德哉遂賦小明之卒章臣君乃徧拜之賦伐木之首章又賦隰桑之卒章三觴連醕眾賓交酬爵樂無算盡懽以別

與劉欽謨書

人至辱賜諸公和章欣誦再四感佩良深去歲承惠曆

書茲復有羅帕之貺已領雅意然僕素重文辭儻投以所求數詩過於千金拱璧遠矣拱俟拱俟自使車臨沐毀言籍籍歐陽時熙來始克力辯僕亦因以窒毀者之口然時熙道閣下操行廉而敷教美第因毀而寬假諸生至不敢行罰豈其言亦未然乎信如其言竊以爲不可夫止謗固在自脩然不宜懲羹吹壺之過也君子持己臨下莫不有道前古聖賢皆可師法吾以吾所行質諸聖賢非其道則雖舉世吾譽猶當改而趨於道道矣則雖加以大僇猶當固執之死而不變何區區毀言之

足顧哉大易之繇曰觀其生君子無咎闕下其無爲毀
譽而前卻惟觀己所行者君子乎非君子乎而日脩以
純乎君子之道則吾見闕下道德爲百世之師政教作
四方之則而文章遺萬古之傳矣彼毀者若春蛙夏蟬
自鳴自止尙能爲闕下累耶僕素仰闕下若山斗旣忝
時人之毀誣又感惠問之稠疊故僭冒一言僕所行多
非其道朋友以古道相磨切者殊鮮惟闕下賜一言箴
之是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五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跋晦翁與趙子蒙書

右晦翁與趙子蒙手簡半楮十餘行所言皆細故恆語蓋信筆行墨者然流傳至今藏者什襲覩者肅容不啻若紀獻郤鼎楚和氏之璧者非以其人哉春木之芟援女手之鶉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三復茲言敬識末簡

贈南京戶科給事中蕭君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君宜忠世家潮陽蓋宋狀元國梁之後今其伯父景和副憲山西族叔父子璣給事兵科而君風儀清華文學襲襲以進士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受命戒行其友若進士陳某者屬余言贈之余於憲副有一日之雅而子璣乃余校文南省時所知者君又與余弟守隨同年是謂契家之好宜余贈君言也給事中居禁近清切之地以論思諫爭爲職凡天下之事無不當言在兩京一也南京者獨不可面折廷爭獻可於未然補過於方萌耳至於國家之大計民生之利害文武吏之臧否庶政之

得失固未嘗不可言也異時有上封事者盡言不諱因黜補外任數年來鮮有言者豈以前爲戒耶君子之仕也有官守則修其職有言責則盡其忠他非所計也異時盡言不諱者可謂忠盡之臣矣雖一時黜外而其休聲令聞已播之四海而無疆可垂之百代而不泯固已尊於台鼎而榮於爵珪矣又焉知台鼎爵珪不由此而致之耶古之人有盡言而罹不測之大辱者然當時亦多踵其迹後世且聞其風而興起況今之盡言者既無大辱猶享祿位況有如前所云者士胡不踵而與耶曰古今言者不皆黜與辱也因言而遂陟崇重之位樹大勲業於世者固眾矣暫黜而終陟煇其身而榮其子姓者亦眾其不言而黜與辱身與胤嗣俱無聞者世豈鮮哉何獨以言爲戒也雖然言亦有難焉者非言之難而爲言之善之難也爲言不善則激時之怒招己之辱奸人得而甘心懦夫因之杜口是吾雖無愧于職而反有傷於治矣納約自牖大易稱焉巽與之言孔孟所貴苟用納約自牖之術而加以婉巽之辭其誰怒而辱之余竊祿于茲有慨乎天下之事深矣欲言之而非其職不

能不傾耳於君也朝陽鳴鳳之音庶幾乎聞之

送江西僉憲張君序

張君景昭初以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轉刑部主事已而陞員外郎戶部理財之職也自土地所出布縷粟麥稗芻之賦以及山海所權茶鹽之利關市所征竹木雞豚薪炭百物之稅雲委山積出納無間於晨暮皆欲理之得宜俾無侵剋耗損之弊非勤敏者莫能任焉刑部治獄之職也凡治獄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往往陷人於死以爲自安之道箠楚之下何求

雙鑑全書

卷五

三十四明

刑部

而不得鍛鍊文致之罪雖符絲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自秦漢而還已有茲弊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非仁恤者莫可任已君在戶部則有勤敏之行在刑部則有仁恤之心故皆著聲績茲者被旨擢江西按察僉事而同官需余文餞之理財國家之大計治獄生民之司命職任固皆重矣至於按察之職則非特理財治獄各司一務而已凡一方百司若治獄若理財之屬一一皆當究察其臧否功罪而按治以黜陟之大之社狐稷鼠小之閭巷之蜂蟻亦當按而察

之然非明則不能察視白以爲黑見熾而妍之矣非威則不能按養蠹俾害稼縱狼於當道矣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唯如是而後可當按察之職也君旣素有勒敏仁恤而今加以明威施之湛然鏡輝轟然礮聲照臨震駭乎大江之右蓋可必者尙加助諸

送戴大尹序

凡鄉舉之士禮部載校其文高第擢進士次乃授校官此聖朝不易之制也然解額有限文衡或失其平故學贍詞宏而不獲廁高第者往往有之第進士者必授華

要之職或一歲而屢遷或不數年還至崇極而校官者必滿九載然後放績而黜陟之至其陟也拘以資格或踰數十載歷數階卒不離寒氈冷署之內金紫弗加于其身鈞衡不入于其手故雖有尊主庇民之德剽繁應變之才竟流落而無所施糜騏驥於戶庭委舟航於墟落豈不深可惜耶曩歲嘗破資格而用之一時位崇要以樹勳勞名施至今者不爲鮮矣已而沮之輿論交病今禮部尙書姚公乃以爲請有詔從之於是吏部集天下校官之以放績至者拔其尤得二人焉皆授之縣尹

而戴君廷章裒然首選拜尹華亭華亭大夫士若武選
主事張汝弼者屬余文餞之君世家蜀之富順以鄉舉
第一人典教于京有文學材能之譽茲所以當是選歟
昔郭隗對燕昭王有曰王誠禮賢請自隗始以余觀之
隗之言論風采良有足敬而復得樂毅鄒衍劇辛之徒
繼之故王益敬賢而成破齊之偉績使隗無可敬則王
之慢賢將不始自隗耶今校官之進用方自君始君誠
廉慎以律己仁恕以惠民克成善治茂延令名則人皆
知校官之多賢而進用日眾否則亦將以君藉口而杜
策以加厲哉

送游大昇序

往歲慎選廷臣授之憲職以董學政時刑部副郎游君
大昇在選拜福建提學僉事至則徧歷八府五十餘學
嚴考校之有名在學籍而曠歲累月不一至者有恃者
雄虐新進小生者有老身長子而操筆不能措半辭者
有作非以亂倫者悉黜爲民與吏一學或數人或十數

人或至數十人不已其有疏易少檢者怠荒不習者皆重之扑刑俾悔而改於是引其俊豪才淑與魯而勤者納大家良族之秀子弟與之處接以溫顏誨以善語課試有程堯勸有道陟之以廩拔之以貢以舉者惟視其材富莫能奪也方其考校之初黜多朴重前此未有有歌之曰匪仇匪讎我驅我逐十什爲羣以伍農牧彼豸其冠胡逞是毒又有歌之曰泮水泮水可邀以嬉鷺車聿至櫃之楚之彼汎且潰孰云其非一時謗議藉藉公不爲變久乃翕然化服眾歌之曰彼莠驕驕我公用

晏公集

卷五

六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薨此黍疑疑我公是植公撤我節廓其昭如引我翼我康莊之衢藻鏡在懸甄作敦整慈良之師嚴嗃之父莪菁茅拔公功莫倫冀公陟矣無離我閩自是頌歌日揚聲聞旁達逮今越六稔矣乃考績于吏部廷議欲留而陟之以閩士仰君之至也復命之往以需後命閩之仕于京者若刑部正郎王彥弼十數君相率屬余文以贈余與君同年雅相厚用書其美以厲其成

勉庵賦

四檐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庵榜題曰勉蓋赤城之老

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屢屈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鐵硯
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廣矣大
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之曹業惟
務本力皆作勞荷雨蓑於南陌植煙杖於東皋冰未開
而畊壠水方沸而耘藪凜腰弓之欲折赫背火之恆燒
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梓匠輪輿築冶梟
梟弓和六材畫績五色各執藝以效勤或貪傭以成疾
嘗已闔兮強開腕垂脫兮未釋悵花柳之芳菲諒禽魚
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

侍延英而戰汗冒九折而馳驅厭簿書之沓擾惡敲扑
之驚啼思醉花於金谷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
懼職業之將隳恆矻矻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
重勳高窮貴極富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
鱗兮苦辭悅翠蛾兮卻顧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
暮又若五都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
往還啼颺風於粵海喚積雪於燕關惟百歲之足望曾
一獲之遑安若乃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
相搏鼓礮殷兮鳴雷戈矢紛兮洒灑孰不魄褫而魂飄

心摧而膽落強買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
垂亡獻俘纍於旣縛標銅柱兮炎荒銘燕然兮朔漠茂
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實
獨汲汲於華榮蓋改爾轍迴爾航發軔兮橫渠張帆兮
紫陽踰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蹶沒其無已夕
燕娛其未遑景孳孳之伯禹企疊疊之文王茹仁義爲
玉食服道德爲文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與王惟臣書

卽日夏暑遠惟苦瘦之內百憂熏心矧此炎赫何以堪

樓藏書

卷五

八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處比有朝命起復仍典內館之教人之欣羨而侯軒從
之至者岌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
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後世
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
之史冊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爲典禮世不駭其異而
反以爲榮媮俗至此可爲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
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秦無人
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內
館者然禮皆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夷狄禽獸者惟

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
曾今賢之不逮耶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內
館之命僕初聞駭歎以爲汙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
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
蚤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茲本祖宗之制有司遵
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
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閒可脫今始得以滿考爲辭
降塵凡者復歸于清都紫微之天也執事能復爲僕之

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亟至僅足滿
考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
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羞千駟萬鍾奚
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
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爲利害而遷況今上聖
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
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
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眾議叢
之大節旣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益揚台鼎之陟

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爲羣言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盡如是也叨叨不罪

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聖天子嗣位之初擢進士二百又五十人闕沈澄之喪然在高第觀政于禮部既而有命譔英廟實錄移郡國網羅放失以備采擇分遣進士董之澄之如浙東徧歷諸郡董之嚴且躬裁諸儒所譔去取褒貶歸於至公自守令以下未嘗假以辭色遺人所供法不應者雖微必却人見其行之獨殊乎眾也疑焉或甘言重賄以嘗之

楊文公集卷五

十四明表書

約國刊本

輒悻怒繩以法眾力解方釋至事竣而歸卒無所取喪惟故衣弊氊而已先是永樂閒禮部主事孫公原貞至浙董修郡志甚廉而貧既冬衣無纊絮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緼袍遺之亦固却寒甚則擁□□而坐猶呵凍筆削志稿不已後累官至兵部尙書鎮撫兩浙始卒一廉所在皆著聲績浙人謂孫公而後惟澄之繼之自永樂至今更五十載浙江見禮部之廉者僅兩人而已何其罕哉嗟乎貧者覬富富者尙奢藜藿糟糠眾口皆厭金玉綺繡珠翠之華雖童孺猶悅之自非焯有所見

而秉操之貞者曠能潔然無所汙耶茲廉士所以罕也
然貪夫汙士方自以爲能而世亦能之視廉士若無能
者孟子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此一介不取者所
以致相商伐夏之烈也彼無所不爲者曷能有所爲耶
澄之今拜南京監察御史常所往還若給事中蕭子璣
屬余文贈澄之試禮部時余與校其藝其有事浙東又
吾鄉邦也識之久知之詳故爲褒其舊以獎其新俾固
其不爲之操而奮其有爲之才用舉厥職以丕隆厥聲
陟崇持重不占已夫

孔明自比管樂論

人苦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夸世或卑言以自謙
世苟信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鷓以爲鳳視玉
而石之者昔白圭自以愈於禹荀卿自謂賢於子思孟
軻崔浩自擬子房而今之人懷片善負寸勳輒以古聖
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
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又謂
漢庭羣英若倪寬董仲舒司馬遷之屬已皆能兼之此
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也而

自比老彭自同三明自謂不如回賜由三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宰山河勳業揚于天下令名垂于後世於是郭沖謂其有踰管晏陳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呂而失蕭曹又數百年至宋之諸儒亦謂其出處近於伊尹又謂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才業實管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傅之疇也以余觀之其

才業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爲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爲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栖栖皇皇于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爲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偉略乃爲取荆定益而國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隍而城之吹死灰而

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皞熾火燄耳且楚成不雄於
曹操田單智力不强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
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爲田單所困
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
子而自以爲比者非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
矣抑管仲曾西之所羞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曰
謙言其亦異乎西之見矣顧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
愧於伊傅而夷攷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
曰孔明王佐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未粹者
盡王佐之道而爲天民之粹者非伊傅而誰孔明誠不
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
爲鳧世之議孔明者郭冲越人而陳壽楚人也唐之杜
子宋之諸儒其鴈門之人耶嗟乎如孔明者猶必待數
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砥行立名願
欲以一時之毀譽爲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

南園趣詩序

鄞城中日湖之曲有第地廣袤且十畝鄭君汝誠得而

治之燔灌莽畚砂礫引湖以溉雜蒔花木果蔬五穀之
種繚以牆垣而屋其中汝誠日與僮奴更揮鋤抱蠶暇
則手一編箕踞膝閒讀之春夏綠蔚紅敷濡沐雨露秋
冬青黃雜揉霜雪點綴觸目無不可愛晚酌朝馨充溢
于鼻甘芳之味飫口果腹汝誠樂之嘗爲詩四章以寫
其趣鄣多俊髦耆碩而汝誠二卿之家能詩工書有風
致無不與之傾倒時往來園中坐茂蔭沿清漪談笑竟
日夕或薦果淪蔬饌湖鯉酌松花酒歌呼諧謔取四章
詩高吟之索客和者寢多聯爲大卷閒攜至京師屬

楊文公集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和且序夫在城市中而有田園之趣雖平泉金谷安
足多道宜君樂而形之詩也然君負不羈才豈宜與老
圃同老今襄城伯被命征西南夷辟文武之彥置幕下
汝誠應之策勦被榮可冀矣把種樹書乘將軍馬豈獨
石潯川哉吾見南園之詩將轉而爲鑿歌爲鼓吹曲爲
凱樂章爲平淮夷雅爲江漢常武之頌矣爰序以俟

武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過侯墓誌銘

往歲余同年刑部郎中姑蘇陸孟昭管道其鄉過所侯
父子之美余頗識之比有偉丈夫冠經造余門孟昭爲

之介曰此吾向所道過所侯玉也今以父喪故求執事
銘玉於是涕泗以孟昭所爲狀進余與之語因得其爲
人信如孟昭所道者子雲有言無是父無是子余見是
子而惜是父之不及見也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侯諱
義字用宜世爲利州人祖旺元季爲萬戶歸正累功授
前軍衛百戶調太倉衛因家焉父武早世以侯貴贈武
略將軍太倉衛副千戶侯年一紀而孤母梅氏守節字
教之長翼百戶職卒伍服其令察家讓其能都憲帥闖
往往委以難事無不克舉演武場舊有廟祀闕武安王

楊忠本系卷五

十四明鑑書
續圖刊本

久而圯侯出貲新之宣德閒太倉之村有劇盜幾百人
出沒剽掠莫敢孰何侯聞之慨然曰狗子將咋人宜早
圖之毋俾滋蔓遂提一劍挾數十卒蹤跡盜所在悉掩
捕之械至京天子嘉其功陞副千戶授武略將軍賞鈔
二千緡歸益舉其職老以玉代玉被薦至闕下試弓馬
策問皆中卽命署指揮僉事典五軍右哨尋歸衛復召
赴京時候已病促玉上道曰軍期不可違也若殫心王
事吾卽死瞑目矣成化二年十一月二十又七日卒年
七十有五卜以某年月日葬太倉城北陳涇先塋之次

侯偉岸闖達事母孝屢建橋葺寺以祝其壽弟早亡撫其遺孤恩若所生教誨子姪甚篤至爲創文昌祠以祈其學之成鄉人乏絕者賑之死無歸者葬之貧不能娶者助之無子者強其買妾鬪牆反目者諭之率改行故其卒也鄉人皆哭之哀侯娶潘氏封宜人繼朱氏俱先卒朱產一子卽玉潘氏一女歸指揮陳驥側出三女一子璽孫男女三人玉行義智勇皆類侯而兼有文學過之銘曰

吳門之北滄海濳有夫桓桓龔冠組左揮干將右提弣

卷之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村山墟靜狐鼠朝捐干縉夕空楮助婚瘞亡賑孤寡流泉居卑澤施溥壽康有子天所祐我銘其臧耀終古

送河南憲副高茂卿序

成化三年秋上命監察御史姑蘇高公茂卿爲河南按察副使在廷莫不悅公同寅若吳君廷瓚者需余文以贈其行旣而余病目不可以文公行期旣逼猶未愈而諸君之情若欲必得余文者余念公自進士司六察歷兩京按三藩歷十有五載兼政事文章之懿而揚其休聲於中外遠邇表然霜臺之望凡在縉紳皆知敬慕而

況余忝同朝最辱知愛比聞有河南之命甚欲治具操
觚餞之郊外酒酣擊節一吐出胸中之耿耿放歌以爲
別而適諸君之請欣然遂其所懷卽欲秉筆而史事方
嚴公行尙緩一轉盼閒詎知爲目病所梗嗟余目乎不
病在公行之前不病在公行之後使余懷耿耿而易能
以一吐抱華含藻而奚能一敷諸簡牘之上耶抑是病
之爲吾害此特其小者爾大甚則至於迷白黑錯昏聩
而爲天下之廢人此余之所大慮者然特良醫師治之
邪日消精日復愈可旦夕冀者矣用是推之天下得微

有大病爲大害而有待於良醫師者邪河南居天下之
中民安而富樸而良諸省莫有尙於此者然比歲以來
一病於河決再病於歲凶三病於荆襄師旅之餉而暴
官汚吏日夜病之者尤甚也其爲害可勝言哉孰能爲
之操三尺正百度以去其表裏之邪而完復其精神者
耶是不能不待乎公矣河南按察官可稱良醫師者余
所知一二人亦公所知也公往與之協焉河南之病庶
幾乎愈矣余將拭目以睹政化之昌因吐是說授童子
書之以塞諸君之請

送方必明序

秋向盡風雨作寒有客叩余扉延之則故人方必明也
必明者故廣州太守之子以文行雄士林屢論于鄉自
藩臬而下皆期其倫魁而竟不錄以年貢禮部羣試之
內廷爲冠乃授江右袁郡文學將隨牒往過余別留觴
之雨不止必明喟然戚曰雨寒矣河得無凍乎吾舟將
安之往吾至京師日方煥詎知雨旣寒而猶此流也余
曰子幼而學庸知逮今方仕耶尙何煥日寒雨之慨夫
寒煥交相禪者不有煥也何以爲寒寒盡其不煥乎人

懷麓堂文集 卷五

大光明藏書

約園刊本

事亦猶是矣子少時珥瑜襦綺而甘熊膳可謂煥矣長
而連蹇拓落金盡貂弊不其寒歟茲沾一命復三釜亦
稍煥矣而寒未盡一日薦起據要津陟崇位氣燄赫赫
揚勳烈於四方將何煥如之且子見雨而戚覩日則必
懼矣然日亦有足戚者雨亦有足懼者士何異於是子
今其勉爲孟子之時雨進則爲召伯之陰雨又進則爲
傅相之霖雨斯人所懼者若夫趙盾之日人所戚也子
其勿爲必明於是釋然喜連引滿畢之歌曰風雨兮淒
淒余之航兮遲遲倏雲斂兮覽出暘谷煦兮百物具熙

諒雨暘寒煥兮一皆有時余何爲兮嗟咨歌已雨歇盡
酣啟關大笑以別

贈御史鄧君崇正序

監察御史鄧君崇正其曾大考仕元至元帥鎮蜀以武
烈著其尊考在國朝累官襄府紀善以文教彰君起進
士拜今官颺歷中外聲績炳然初考書最被敕進階於
是同官若董國器吳仲玉者需余文贈之凡官考最而
進階乃有國之恆典稍能供厥職保厥位者皆可數日
而得之此於春秋之法不宜書然君之政績多可書余

楊東本集卷五

九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姑書其大者成化初河南有盜劫柄臣家朝廷慮其蔓
命一憲臣巡撫民有劉于劬者以力雄故爲盜然非劫
柄臣家者憲臣求盜急蹤跡之懼及率其黨竄入荆襄
山谷閒驅流民羣聚爲亂諭年王師討之選御史有
風裁者紀功君與孫君珂在選師至襄適賊出攻南漳
遇之白洛河時君二人分中哨戰既克將擣其巢穴方
抵雁坪賊迎戰時羣帥未集眾猶豫君二人令曰我紀
功御史也從我戰功必紀有大爵賞否則重戮不貸眾
從之賊敗走至鵠巢吃兜坡據高險以陣官軍仰而攻

不拔君二人發奇兵出其背拔之俘劉千劬其黨石和
尚率餘賊逸入蜀爲蜀兵所逼還至竹山官軍追敗賊
將劉長子縛石和尚率眾降乃班師是役也監軍乃中
貴人而兵將皆禁旅又權嬖子弟之微倖者多濫在行
閒率犯法冒功君二人確秉憲度犯法者皆劾治冒功
者一無所獲日筆督悍卒不可數縱遺良民之被累者
至千餘人上功僅六十餘人而已故自中貴以下皆怒
且怨造謗騰讒文致之罪殆幾不免頤天子明聖察其
誣既陞祿如六品矣然論者謂紀功之勞例賜官賞而
是役始卒二人之功居多非但紀功之一勞而已而賞
反出恆例下無不爲之慨者抑君子之仕也惟直吾道
盡吾職他固非所計比而得禽御者之所羞也使君與
中貴等比雖得萬戶侯亦奚足置縉紳齒牙間哉且直
死曲封古語然矣昔之直道守官而見踣於讒謗者踵
相接也而君幸遭聖明得不踣祿用是陞名用是彰灼
又何概耶他日陟崇階當鼎任尙未晚惟百鍊之鋼無
化爲繞指之柔是祝

耕雲處士傳

處士諱成字仲詰姓章氏鄞人也鄞人於凡舊族必舉其里與姓而屬稱之章氏家鄞之西山餘百年鄉稱之曰西山章有徙郭西高橋旁者曰高橋章而自西山爲舊宅西山之下皆沃土宜稼處士有宅一區有田一壩以耕讀爲業少從其舅時夢墨學助能詩已藻思溢發躡其儕爲夢墨所賞長事生產賦徭雖倥偬不廢吟諷嘗釋耕隴上作歌曰扶我耒兮西山之下雲冥冥兮漫野曷爲阡陌兮何者爲隣我所耕兮惟西山之雲因榜其堂曰耕雲而自號耕雲處士其爲人質厚莊儉恥言

人過雅不信浮屠老子之法其親喪或強之作佛事應曰地下本無獄也藉有之所治必罪惡小人耳吾父何罪惡而祈免焉世之祈免親於地獄者是自視其親爲罪惡小人不孝孰甚焉吾敢徇流俗而陷於不孝哉君子謹其言年且耆得疾久弗愈日取大學論語就牀授幼子規讀之垂沒不懈規後登進士第今爲禮部郎中嘗被誥贈處士爲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贊曰余生晚弗逮識處士然余祖栖芸先生德學高邁極節交游慎許可今觀栖芸集所載有爲處士作者有相與

酬者盛有所稱道且皆直稱耕雲處士不氏名故余常
以處士爲賢而慕之詢其行履之概筆焉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起戊子成化四年盡壬辰八年
自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所作

送劉君仗時知東鹿序

江右之安成故多衣冠闕闕然前有作而後無述者比
比侈爵位之榮而乏德業之耀者有之若夫科第青緋
之華譽見於兩世忠義文學政績之懿萃稱於一門者
蓋莫踰劉氏焉故贈翰林學士忠愍公初以贈學雄文
擢進士高第官翰林至侍講當正統閒上疏論十事皆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六

一四明職書

影印本

國家大計權姦惡之下獄以斃後朝廷憫其忠乃賜贈
諡二子孟曰鉞仗德仲曰鈺仗和前後擢進士第而仗
德能詩善書自中書舍人累官廣東參政仗和遂於經
學自監察御史超拜浙江按察副使董學政有聲稱焉
仗時則忠愍之從子而參政副使之從弟也好學而有
文性和而行懿以丙戌進士試雲南道監察御史踰年
改知東鹿縣事嘗所來往屬余文贈之余家食時已聞
忠愍名讀其十事疏未嘗不高其志而痛惜之後官京
師與參政相友而副使繼之比者余弟守隨乃與仗時

同年同觀政于主客部同試御史庶幾通家之好矣於
其行也義當贈之言矧有屬耶君子之仕也非以苟利
祿蓋上爲君下爲民耳爲君在忠爲民在仁而知縣之
職爲民者也爲民卽所以爲君耳伏時其務於仁哉仁
則持己必廉而杜苞苴之行不忍剝吾民也用法必平
而省文致之罪不忍戕吾民也賦必時以信不忍毒吾
民也徭必簡以均不忍疲吾民也課農桑則必勤不忍
吾民之貧也興學校則必謹不忍吾民之愚且鄙也由
是政化洽而禎祥臻頌歌興而聲聞溢則一兒之位可
以馴致而忠愍之家聲尙亦有耀哉

送林貳守詩序

絳州貳守林君任重以三載考績于吏部書最還所治
其姻戚刑部郎中王彥弼偕諸士大夫詩以送之凡若
千什萃成巨冊而屬余書其首簡余與林君未之識而
與彥弼有同年之好再辭弗獲焉惟送行有詩尙矣尹
吉甫之送申伯則有崧高蒸民之什秦康公之送舅氏
則有渭陽之篇李陵之上河梁曹子建之登北苦王維
之陽關三疊皆是物也近代自公卿達於士庶凡車馬

有行色則親朋多送以詩又多求之於詩人故詩人之
家求者裾連履接于其門其詩之集大半爲送行者焉
然行者非有德文政績之懿而獲冠紱章縫之知則雖
一辭半律有不可得而況累簡連牘萃成巨冊者耶彥
彌言林君之在絳也廉公有爲克佐厥守以撫其民有
足多者彥彌之言素不妄詩人蓋用是知之宜篇帙若
是乎多焉余嘗見世之守貳飲冰食檠者或短於剽繁
鋒銛穎脫者率難於守潔閒兼二美則有慎於前而懈
於後者焉林君信廉能也其益厲厥守彌卒厥才佐守
滋恭撫民加惠俾政績彰於千里聲華達於九重庶不
負彥彌之譽而無忝詩人之歌頌乎故書以勸之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序

盛夏不能無陰涼之變明世不能無寇盜之虞今天子
南平荆襄北靖沙漠霆驅颺馳威震于六合是固神謨
廟算之所致抑亦授鉞秉麾與凡佐幕府監戎行者皆
其人哉登郡孫君廷珍今河南左布政公之家嗣也以
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出按浙江山西兩省已皆著聲績
成化丙戌之歲盜起荆襄王師討之君被選司紀功之

任往則凜風裁肅紀律而奮勇出奇又率先諸將用獲
大醜而降其餘凡將卒抵法者無所貸冒功者痛絕之
故自中貴以下悉怒謗讒文致之事白僅陞其俸如
六品論者慨焉逮歲丁亥女直屢寇遼東王師討之君
被命司幕府刑獄之事旣而師分五路深入公與監其
一遂冒嚴寒度絕漠直搗虜巢穴虜遠遁無隻影遺留
乃完師以歸奏功陞南京大理左寺丞論者猶不能無
所慨焉蓋異時有專紀功一從征者率陞賞如君且或
過之故起論者之慨抑不知朝廷之所以待君與君之

所以自待者何如夫明主望其臣之後功者未始遽崇
極其位士之志勲業者富貴固非其所汲汲君其懋修
職業磨淬德器以需寵徵陟崇任樹偉績於明時揚休
光於後世則余將爲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矣茲因君
交友之請贈言也先此書之

送張君德宏復涑學序

古之學者必務求師師者道藝之足法者也凡所有師
則羸糧趣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某師也則拳跼於圭
實華門之下食以蔬菜必飽有白首而北面者焉夫所

爲無擇乎遠邇貴賤長幼而必從焉者良以師之不可
無也無師則吾無所於法而道藝弗克成苟鄉子所謂
人之大殃者也是故學者必務求師軒於學者必視其
人與所以求之何若或有不屑者矣苟納焉則必竭誠
殫慮盡辭以誨之良若子然務俾其道藝之成故學者
視師亦若其父心喪之禮於是乎起後世學校之制羣
畜學者而涖之以師師非學者之所自求而從者也強
涖之耳夫非其所自求而強涖之蓋非其所樂從然道
藝苟有足法而誨之尤篤則從必甚樂而感必深蓋不
必百舍重趂也不必孳踞於圭華之下也不必白首北
面也而晏然得有所師法以成其道藝不啻荀卿所謂
人之大寶者矣從之不甚樂而感之不已深乎其若是
與古之師與學者異乎哉吾浙張君德宏初以賢能書
于天府隨牒典邑教以家難故再易邑而得保定之涑
水滿考赴天官涑水之士咸感戴而戀慕之悵然若子
弟之離其父兄也相率卜章懇留之有詔許復黃門若
張宗舜者與君之子琳同官爲請余文餞之余雅識君
者其爲師庶所謂道藝足法而誨尤篤者也涑士欲無

感慕留之得乎然君早負聲譽而故人門生森列朝著
行且推轂矣俟能竟留也耶

贈御史姚仲遠序

士際休明之時與賢能之選以居雄要之職樹勳而揚
烈者未始不本於父兄之賢而成於其身之飭修磨厲
者焉姚君仲遠世家江右之貴溪厥考善良而有識見
君之幼穎也嘗以屬其兄曰是子必大吾門其令肄業
於庠序焉旣而厥兄奉若遺命教育之甚篤君亦念父
兄之意蚤夜持躬植學乃以賢能書名于天府齒胄子

楊文公集

卷六

六

約圖刑本

于國學被選試監察御史踰年考稱而實授於是常所
還往昔進士江伯温者需余文贈之惟御史之職內之
則匡覈天子糾正百僚外則按治郡縣彈壓塞徼故有
回天轉日之力有懾伏豺狼之威有動搖山嶽之勢沈
沈乎赫赫乎莫可尙者實朝廷雄要之職也欲稱厥職
則其所言者多賣人之過惡人之所甚惡而不欲聞者
也其所行者率治人之罪郵人之所深避而不肯受者
也夫烏鳴于林聞者猶唾棘生于道過者尙憎况夫責
人之過惡而治人之罪郵能不招怒斥而結怨仇者罕

矣況復激時以沽譽恣情以張威者耶故凡爲父兄者
聞其子弟爲是職固無不滿望而溢權然亦有過慮者
焉智者識其然則矧矩以成規銷鋼以爲鋤捫舌而談
擬足而步以無貽父兄之慮自爲計則得矣其如職何
其如國何其如天下後世何然則若爲而可聖賢之言
曰有諸己而後可以治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
又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又曰惟公則無不悅服故爲
是職者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務俾吾身
無一不循乎繩墨潔然冰清瑩然玉粹然後巽以諫上
則雖批逆鱗而無患然後公以糾人則雖蹈虎尾而不
嗔由是勳業著於國利澤漸於民而名聲洋溢於四方百
世豈待慰其父兄之志而已耶君蓋將飭修磨厲以進
於是者故余以贈焉

石鐘山銘

有序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尙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
其說則瀕流庶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
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

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
穴微汲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
水吞吐有竅坎鞞鞞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鄙矣
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闊丈餘叩之皆
響若鐘於他石則否復是李馮余謂波閒眾竅其豐山
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
謂鐘也然瀕流庶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
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
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

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閒耶果屐而叩諸潭際
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鑪而今已爲波淪
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
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
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
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者我太祖高皇帝伐僞
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殪焉
時羣敵惟友諒實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
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

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逾覽之頃固已空七
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
爲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
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
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尙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
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
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
烝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照嫻之澤
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

楊文舉

卷六

九四明

約圖刊本

哉兵部正郎王尙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閒屬余言故
爲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余其細而懷其大云銘
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
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嶮嶮穹窿水經
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
沸崇岡震驚訖可小愒天命聖武丹師徂征矛戟百萬
騖馳霆鉤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虬而遁拒之湖口乃
躋兩鐘以望九有櫺旌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迓魚腹

烏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荆湘玉輅方
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眾角崩或者草木奮爲甲兵
四方羣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
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爲勳惟天其至謂天
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昔蝕蘚剝有光流
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
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金閩之髦華門之俊閩余目矚矣聰敏者或儻蕩廉介

楊龜全集

卷六

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
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訥其行端謹而潔清其
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羣俊鮮克與之肩
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廷美者徵余
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旣聞者耶夫憲將以
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
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士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
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炯戒
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鱗者釣則

扱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鱗者乎桑木內有蠶則外若癰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白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癰猛狗者乎夫蕭艾不剪蘭茝不替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搏碩鼠撤土偶牯童牛苴羸豕捩陽鱗之魚剔桑癰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璽也行且復興

送刑部副郎張君時敏歸省序

刑部副郎張君時敏余始見異之久益重之其清修簡澹則列仙之儒也其歌吟諷諭亦江左之逸也其操縱三尺而引經以斷又庶幾漢廷之理也茲者與告歸省母於松江同官若陸孟昭者以余雅知于君屬文爲贈惟松江山秀水明物產饒裕故其俗喜清而尙侈士生其間非有松風梅雪之痕終老於丘壑則斥田園繫珠璧沈酣於綺羅絲竹自以爲封君不若也間能自拔以登王朝泣官署者雖游被寵光塲慮於勳業然回顧其

故鄉之樂未始不慨然長喟而起扁舟五湖之思況有
家慶而可以調牲鼎之具奉晨夕之懼者耶時敏之歸
省雖帝方眷注公有程期職業不可以曠而故鄉不可
久淹也然其樂亦不可勝道意其入梓鄉拜萱背出上
所賜幣以市旨甘剖腴羔宰豪豕鱸笠澤之鱸羹千里
之尊剝洞庭之柑橘酌壽觴而獻之歡呼笑舞雜以笙
歌慈懷悅豫蒼顏韶詔用駐桑榆之景以延松柏之齡
暇日與故舊童冠或郡邑之大夫山邀水嬉醉花鳥於
春風枕雲霞於永日樂孰有尙於是蓋清逸者或虞於
屢空富侈者率病於泥辱而榮貴者又孰能兼山水之
清遊與庭闈之色養哉茲歸所以爲天下之至樂也余
故鄉雖非松江而亦將歸省吾母庶可追君之樂於萬
一故談君之樂不自知其口之喋喋也若夫官僚離索
之暫未足以妨斯樂固不必道至於臣子忠孝之恆所
以遂斯樂者君必能懋之矣俟余之喙哉

送劉大參序

刑部郎中鄴郡劉公宗瀾被命拜浙藩參議凡浙之卿
士懽相語笑相賀以爲藩侯得人而士民將涵濡其休

澤也屬余言贈之余自公爲進士爲主事爲員外郎以至爲郎中無日不同朝往返相與談笑相娛稔矣臨別固當贈之言況遊吾浙又況吾浙鄉士之交屬乎惟公姿表偉岸才識疏通蓋可以受大任劇而吾浙素稱民物富庶風俗淳和最爲易理夫以受大任劇之器而僅參富淳易理之藩蓋猶操利刀而佐割也降甘露雨而注膏土也馭白儀綠螭而馳康莊數百里之內也尙何余言之贅哉抑嘗聞之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方漢文時民富且醇刑措兵偃而賈誼乃謂天下有可

以慟哭流涕長太息者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友道不亦然乎吾浙雖曰富淳易理然比歲旱潦相仍官治方興而賦斂者暴行民於是饑寒疾苦而瀆於死亡草竊奸宄以干大典憲甚者乞於道轉於溝壑殺人于貨於郊門之外吏莫敢孰何若是者在在有之日寢以夥世猶以爲富淳如故而莫或慮之此正賈誼所謂寢于厝火之薪上而謂之安者也天下之事防於未發者易爲功制於已潰者難爲力童牛之牯桑土之徹良以此也吾浙之民及今不摩撫而煥休之後

日其無噬臍之患耶公往謂諸公相與圖治勿廷吾言而莫之省也

壽王處士詩序

天地閒當然者理也必然者數也理數一而二之凡國之治亂家之廢興人之夭壽榮辱自史巫論之則皆以爲數所必然而不可易者由君子觀之則謂其所必然皆由於理所當然有國者當盡國之道道則當治不道則當亂當治則必治當亂則必亂故舍譽現於明時而尋字出於昏世豈有當理而亂當亂而理者耶廢與壽

榮與辱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榮辱亦若是矣世之人惟史巫之惑也故冒進以希榮妄意以激壽而卒不免於辱天則諉曰數不可易嗚呼是果數耶理耶苟使君子之論夫人皆守之世之亂國廢家辱天之人其可多得乎當宋之季有劉舍人者初度在八月廿有三日李梅亭嘗賦詩祝之有曰年年八月二十三長庚此夜照江南蓋謂長庚所照則人壽也然星史謂主壽曰南極老人曰長沙曰玉衡而長庚不與焉長庚者金星也別名曰太白曰火政曰文表曰天相若此者悉數之未易終其曰長庚者庚猶續也謂

其夕見於西纒日之長也梅亭豈謂纒日之長則主人之壽歟抑有他說歟今問之還珠處士王和仲初度與劉舍人同而今春秋六十矣厥子戶部主事俊爲求朝之搢紳詩祝其壽而以梅亭前語分爲眾詩之韻詩成屬余序壽之道太上立德其次養生下此不足論已吾聞處士孝友修于家信義行于鄉寡嗜欲省勞思蓋庶乎壽之道也是當耆而老耄而垂眉壽其無疆矣而豈待長庚之照哉使長庚果能壽人也則處士之當壽長庚自不能不照之矣他人有當天者長庚雖照亦安能與之壽哉嚴霜之不能隕勁木甘雨之不能華朽株眾所知也戶部賢而明理非惑於史巫者特藉此以伸其祝嘏之意耳余亦非好辯者因序詩而發之

送董國器憲副序

輿之論有以霜一命爲幸有以效一官爲當有連陟數階而不以爲驟有老一職而不以爲久有都要職進崇位而猶以爲淹且屈者蓋公衡其才德而較量之譬諸珠玉金幣百物之貨貴賤有價或不可售而賤售之世之知價者終以爲貴也湖廣華容董國器負德量文學

而達於政理蓋所謂可以大受者也自在鄉校已薨出於羣楚鄉論爲湖廣第一人明年射于澤宮同時湖廣之與鄉論者舉不中惟國器中之人益信服且服內外有司之明不爽遂擢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時四方多壘國家中興北虜猶未就縛而白洋關爲京畿切近險隘之所推國器巡守國器秉憲度治軍書旌別勇怯將士思奮興廢補闕城池高深至今人能道之歸守內艱旣而復職則世事方一新故舊落落無幾人在會廷議天下卒伍多闕而當補者往往不時且或潛匿選名御

史往嚴理之國器首首其選泣河南不亟不徐事集而民不擾時御史適見忌惡微卒伺其過得毫末卽文致以大譴鮮得免者故多認諛避咎不暇國器秉憲蒞職一如常時無少變旣而丁外艱復職則世事又一新故舊之升沈榮辱已凡幾變而其職獨無加損于其舊鷹鷂鷙不懼於網羅矰繳則必戢膠葛騰九閭凌躐百禽之上乃其常也而國器閱三世踰十數年猶未一遷輿論淹之國器不恤也方且朝夕恪恭率同官上疏論天下大計多見允納凡事一以公正不爲利疚威辱後

生視之爲標準逮今乃陟山東副憲位亦崇矣然輿論
恆以臺省之貳藩臬之長歸之故猶若屈然夫輿論之
望國器可謂至矣而何以副之古之大臣匹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今山東六府十數衛官更兵民皆在國器
按察之下一縣吏不祛一小民不愉其誰之咎歟世之
才憲臣夥矣然少剛者或陷於苛刻老成者或流於庸
懦過與不及鈞也國器往持中道以肅百司以康百萬
億蒼生乃可以副輿論之所歸矣國器行同官偕徵余
文餞之余與國器同年交且厚故爲之言

送廣東憲使黃公澄濟序

世之事萬變而不可必暘而倏雨兩矣復暘寒而俄煖
煖矣仍寒高岸顛而爲谷深澤壑而成陵天地且然況
於人事是故理亂相侵廢興相尋得喪成敗榮辱禍福
相往返而不已鄭人之鹿也宋人之犢也寒上翁之馬
也牛李之黨也熙寧元祐紹聖之法與人也七國之戰
也景孰使之然哉一以爲理一以爲數辯者莫能定論
或以爲在己或以爲在天處者莫知適從惟君子則歸
之理而不諉諸數盡其在己而一聽於天異時權變有

衷不軌者妄邀天功而因快其恩讎一時忠良誅斥殆盡附麗之徒亦得以排其素所不悅者一日內批黜中外大臣數十人多非所當黜若四川按察使黃公澄濟其一也既數年不軌者族又數年向之忠良幸而存者多復厥位而亡者又復其爵以官其子於是黃公亦自施州衛經歷復爲按察使之廣東其鄉曲若進士江君瑛者需余言贈初公以進士拜御史陟按察使詎知有施州之役爲施州十載又詎知有今日之復蓋亦所謂不可必者抑豈特公之一身而已余於是有所無窮之慨

焉且今兩廣之事亦有不可必者使買誼復生豈不啻長太息矣而任事者吾不知其何以處之懲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山居防猛獸者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窬竅以待之曾謂公卿大人而女子鄙夫之不逮耶按察使雖不專征伐任亦重矣黃公素負剛直兩有政事文學其涉世故也多矣其閱事變也熟矣寧無所以處之乎夫不以一身之榮辱爲欣戚而以天下之理亂爲憂樂者君子也贈言而不以君子言豈所謂言哉

余兒時先祖栖芸先生一以古小學之教教之舞勺之年受知于河南布政使清江張公俾兼時學以俟選舉時先考贈編修府君之執友曰澹庵呂先生方以德行文學雄郡名聲藹滌糧負笈者屢至余奉命從之一時同門多尚冠偉儀壯豪自負者余齒小貌寢而不幸有蚤慧聲然頗修飭不敢吝驕故或藐或嫉亦多愛厚者皆不若以誠之甚以誠奉化柏溪大族其尊父重厚樸實長者以誠長余八齡德肖其父而操行高介處事簡敬學勤而志篤余兄事之以誠視余愛則弟而敬則賓也其尊父亦子視余而加敬余祖考之視以誠亦若其父之視余兩家相得懽甚旣而以誠肄業于其邑庠余遊京師懷慕之舊寄以翩翩雙黃鶴之詠至今人能誦之余歸肄業于吾庠兩庠數遣往偕試藝有司不錄再偕試則余謬見錄以塵于翰林無何歸倚廬以誠弔慰數數余釋服往報之戒航騎道水陸數十里始至所謂柏溪者山邃林蔚溪流如碧瑤橫題數十家隱映煙霞花竹間一物外佳境也登堂拜其親遂促席話舊窮酣劇權過信宿始告別以誠猶不忍舍治具拉朋必

欲送至水滸道中貪笑談怪輿馬之驟也卻之相攜手
緩步遇巖谷林泉佳處輒援長蘿擷靈草漱飛液盤桓
移時然後去余生水鄉樂舟便雅不能遠步而是日步
十餘里忘其勞而反以爲樂焉余旣復官所念以誠久
困場屋而二親老矣恆用惻然又聞其有母之憂驚悼
泣下以誠亦恆念余又屢拜吾母而果羞之饋相屬也
今年春以誠貢至春官用例拜廬州訓導余爲且惜且
喜夫梁楹之材棄置欲朽而斲以爲枿轡公輸子之所
慨也若以誠者俾當大任臨大節可以無愧于古人柰
何運蹇困頓殆老而僅分一邑之教良可惜哉然道謁
者不擇樾而休餒者甘一簞之情以誠尊父耄甚茲幸
冠紱覲之足怡其志三釜雖薄亦足以具甘雘不可喜
耶且仕無崇卑顧處之何如耳故當軸秉鈞有不苦抱
關擊柝者以誠往盡厥職俾教化行彝倫敘賢材茅拔
以裨國家之理安居講堂心恬志愉與世之貪權冒利
日戚戚於得喪者亦遠矣以誠與余交三十年別已十
年今館于余僅三月而遽別別不可無言直書余所欲
言者繁殺工拙不較也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六

二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七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毛宗吉傳

毛宗吉餘姚人也名吉自少攻文學尙氣義言論侃侃不少屈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權貴無敢撓之苞苴雖半蹄一縷必峻卻山東人有居京者女歸壻反目令女逸匿之山東因誣壻殺其女權嬖右之壻誣伏坐死獄疑當讞已更數司閱數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適宗吉讞得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一部推服京城姦民有晝竊人家貨賄謾途人擄其囊者諺呼小李宗吉捕得其魁箠死之其黨稍戢錦衣衛卒道百司鈎摭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之干請必徇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孰何宗吉獨法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死生在俄頃白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宗吉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獄衛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曹

柰我何達聞益怒喉健卒掄巨槌槌之見骨幾死猶行
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蓋少貶徇俗宗吉笑不應
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名聲籍甚陞廣東按察司僉事
分巡潮惠二府黜墨吏摧彊宗珍海寇民用寧輯期滿
代還民乞更巡一載從之劇賊楊輝據程鄉縣之寶龍
峒其黨曾玉謝瑩分據石坑龍歸二峒四出剽虜刻期
攻縣治宗吉曰先人能奪人之心亟調官軍集民壯僅
七百人倍道馳至石坑賊三千人出拒宗吉定計令兵
佯退以致之賊躍而進乃督兵殊死戰良久麾伏兵起
遂克之縛曾玉明日乘勝破龍歸擒謝瑩又明日攻寶
龍賊伏山上篳竹聞發弩矢我軍阻深谷弗克進宗吉
乃簡敢死士百人人懷十石子從間道攀蘿陟篳竹後
投石子亂擊之楊輝殪餘眾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
級俘六千人獲白金八千餘兩他物稱是功奏未報時
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三府尤苦之眾推宗吉往巡道
路榛塞村落爲墟數百里無人煙攬轡四顧悲且憤慨
然有削平禍亂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球池者方繫民數
十人徵賄箠擊幾死宗吉歎曰民幸不死于賊者又死

於此何忍也遂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眾口稱
快至雷州報賊劫大體村遽檄都指揮石鼎出擊鼎懦
不敢宗吉素知海康縣知縣王麒忠勇可任卽命麒率
民壯偕往擊賊走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賊入
吳川縣分爲三其一由水道宗吉覘知復命麒舟兵追
破之其二聞風潰去相戒勿犯自是部內稍寧因條平
賊方略奏之上嘉歎陞本司副使降敕獎諭委總廣東
軍務宗吉益感激思報以滅賊爲己任惠州河源縣告
急卽兼程進兵敗之鋪前又敗之長峯徑口賊遁至清
遠縣守將都督僉事張通遇之戰北宗吉亟進援賊見
其旗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奔潰凡斬首三百級奪還
人畜數千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宗吉提兵至火磴斬
賊首數十級賊遁入陽江縣營于雲岫山仕峒我師夕
至比明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師徃勝突入其營陣亂
勒馬持刀大呼曰劊住劊住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宗吉
退避宗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皆生益奮而前揮
刀所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誓

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尸貌猶若生
櫬還官吏士民弔哭祭奠相屬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
按察司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
匹錄其子科爲國子監生

論曰嗚呼兩廣之毒一何酷耶自昔任邊事者賊至僞
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
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遣人以告則詬箠
之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爲功王師兩征
猶踵其故智權貴右之濫封溢賞不吝也朝奏捷夕告
捷不詰也陷城棄師失律之將不戮也非誨之縱賊殘
民耶亦無異乎毒之酷矣獨一宗言如兩廣何人孰不
死而宗吉聲光將與日星照終古彼偷生倖富貴者竟
何如哉竟何如哉

贈御史丁君大容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惟進諫最難實猶當雷霆之下嬰龍
之逆鱗也然當治世而逢明主則亦有不難者今天子
明聖凡人臣進諫者一皆聽納雖死之舍已從人湯之
從諫弗咈莫能尙已然禁近尙有此廢竊柄者百司尙

有奸庸蠹政者四方尙有蠻夷寇賊後天討者至於水旱一興民輒流殍禮義浸衰若防之壞此皆有言責者所當蚤夜進諫而不可已也其猶有難之而不敢進進之而不敢數且不敢盡者何耶古之諫者或願滿二十八宿之數或引裾叩閣或累十八九疏若是乎難也今諫多一疏卽納奚有十八九者乎廷諍且鮮烏有引裾叩閣者乎一或見沮再則必從且未嘗一致辟也又焉有所謂二十七者乎信乎其不難矣夫天子旣聖明如舜湯若是有言責者苟皆慕襲龍伊萊而數諫盡言世其有不虞商者哉比有大臣被罪求脫因結權嬖以誣忠良監察御史丁君大容倡其寮以諫疏入卽正大臣之罪使凡百皆若茲前所謂云云者亦何難去之有哉大容浙之新昌宦族厥考廬江司訓以學行名厥母石氏以節義著而大容風采端凝操履廉正出巡漕河休聞方著入典三法司事直聲彌彰茲以考最被敕進階文林郎贈父如其官階母妻封孺人於是寮案若鄭君文者需余文賀之夫命書寵頒爵及存歿家庭增輝邱隴生耀孝子顯揚之心於是乎遂良足賀者然吾願大

容繼今以往益厲其志數諫盡言以糾正庶務激揚羣
職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利澤溢于方外名聲昭乎無窮
豈直輝家庭耀邱隴顯揚其親而已大容其無以吾言
爲迂

賀御史閔朝瑛被敕命序

監察御史閔君朝瑛吳興巨室竹深翁之令子也翁樸
厚清修不混流俗所居有竹數千竿門徑幽邃故自號
竹深蓋亦以竹自況也朝瑛性行如公而加以炳蔚之
文辭通明之材識用擢今職出巡河南大藩其爲政嚴
毅而不流於刻慎重而不墮於迂茂揚憲度丕著民庸
自藩臬重臣百司庶職下逮閭閻火伍之閒鮮有不歎
服者還朝無幾滿三載考書最被敕命進階文林郎封
翁如其官階贈其母孺人妻亦有孺人之封於是翁旣
老矣華髮頽顏戴冠纓而被文繡仰天語之掄揚俯資
筵之稱慶何其榮且樂也爲人子而能使其親若此顯
揚之至矣孝孰大焉餘皆不必誇之抑人臣之所以獲
于君者親教之也旣獲于君必思顯其親人子之所以
顯其親者君賜之也旣顯其親必思報其君此天理民

彝之至也今朝瑛顯其親矣何以報其君耶尙厲爾操
彌修厥職當諫必諫雖嬰逆鱗而無懼當糾必糾雖蹈
虎尾而不虞勳烈著于朝廷風聲揚于天下則祿位薦
增誥敕屢下君日益獲而親益日顯矣盍觀而翁所植
之竹乎剛勁挺立風雪凌之而不隕其節雨露澤之而
不矜其榮然風雪之節彌勁則雨露之榮滋盛也余言
淺矣請質之竹深

澗水長清圖詩解

澗水者婺之蘭溪別名也何謂蘭溪其土之產蓋多蘭

也曷爲名澗溪台二流涵眾石恆有微漣清漪寒縹如
縠紋也長清者何澗水也澗水發源峻潔而不流泥濁
無停垢汗閱千秋綿億載恆湛然潔清如冰壺玉鑑之
懸秋也奚爲圖而詩之中書舍人郭時頤頌禱其尊父
仲宣公之壽也仲宣公何若天性直諒容止端嚴少敦
孝友于家老溥惠仁於閭里可謂善人長者也奚而頌
禱仲宣公今登老傳之壽其誕在良月五日時頤庶于
官所弗克奉一蹄半觴以爲壽故遙致頌禱之意也頌
禱於澗水長清何與古之善頌禱者曰如松如柏如同

如陵如南山之不騫不崩皆取物之壽以擬人之壽也
水爲君子之所取亦多矣取其泔泔不涸盡似道取其
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取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
勇取其主量必平似法取其萬折必東似志獨無取其
壽者夫潢汙行潦朝滿夕除不可以言壽若激水之閱
千秋綿億載而湛然長流不竭者此與岡陵南山之壽
何異而不可取乎時頤願仲宣公神氣之長爽若激水
之長清而壽不可量故託圖詩以寫其意也圖孰爲之
少保黃文簡公之孫蘊和序班也孰爲之詩若張世璉

以下十有四人皆時頤同官才士也合圖與詩而爲之
解者誰四明鏡川子也

張秋賦

駕餘艘以南邁兮經齊魯之故疆何石隄之歸吾目兮
夔十里之垂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兗郡之張秋曩河
決于此兮奔滄溟而橫流漫黍稷之芳疇兮奄千頃爲
一壑渺風濤其洶欵兮抃虬龍而舞蛟鱗民居蕩析兮
舟楫沈淪嗟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川兮吸濟沈
而吞汴漕渠浸涸而將涸兮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

以櫛比兮悉膠杯於坳堂壅萬國之經絡兮撫兩京而
搯其吭堯以泮水爲警兮咨伯禹其焉在其與鯀而相
承兮幾精衛之填海健石菑之鉅萬兮付一髮於洪爐
役夫績其荷甬兮倏皆化而爲魚河與歲而偕逝兮公
與私其同窘日筆管培克以蹙民於流亡兮有人心其
誰忍幸河流之他徙兮築斯隄其若壙乃售僞以叨榮
兮自詭纂禹之神功若強敵之負固兮師老財殫而弗
克俄大醜之自殞兮濫刑誅以爲績嗟彼僞之一售兮
志淫淫其益逞再售而邦其殆喪兮卒自歸於陷穽歎

楊文公文集

卷十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世之每下兮紛售僞其日繁戮懷中之赤子兮謂朝
狄而平蠻朝捷書之方奏兮夕羽檄之已翔曾不若張
秋之一築兮歸至今其猶岡吾恐眾僞之滋售兮將百
叱之竝罹羣蟻穴其不塞兮壞千仞之長隄倚危檣以
曾思兮涕漣漣其若霰顧四海之在念兮於張秋乎奚
歎

遊天竺山記

杭多名利天竺爲稱首余自正統閒過杭欲遊以冗弗
果景泰初就杭鄉試畢徧遊西湖諸近寺獨此以遠弗

及天順初又過杭門人錢克明鑑王廷謐寧治具請遊
出郭道湖西甫踰智果寺天忽雨雨寢繁度不可到遂
歷蘇隄飲于法相寺而歸成化戊子秋八月歸省復過
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余鄉人也其徒廣無外方住天
竺因請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余弟守陞惟
立赴會試守隲惟寧守隅惟德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
次于杭刻期同遊是月廿有七日都綱邀余六人者皆
乘肩輿涉故道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刹畫鷁隱見于
松筠菱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聞作令人耳目無少

暇意宋作京時尤勝矣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
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奧寥
闕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
越集慶寺望北高峯彌近由岐陟靈隱寺寺高潔幽勝
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峯勢若飛舞巖壁奇峭
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卽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
以片石飲其流冰齒是所謂冷泉者澗旁入呼猿洞深
且寬壁鑄僧佛像甚繁可厭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
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山無外來遊與至下

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
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
白衣觀音殿啟檀閱眾寶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
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峻削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
白雲諸峯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几閒寺之勝止此然
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靡喧囂之域雖濱湖者亦不能無
雜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居者寧其神遊者澡其塵宜
其爲稱首也室中布觴豆勸酬談笑久之無外請留詠
山中眾皆諾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
俾其徒惠生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觴樂殊甚回憶前數
十年欲遊不得遂登山靈固滯之以遲余昆弟父子具
在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日且暮始別無外仍道蘇隄
入城越翼日訪都綱于仙林寺借筆記之俾真諸羣詠
之末

宴玉堂洞記

成化己丑二月旣望余訪舊建寧還至芝山宿歸德州
判閣和致中第厥明歸德族弟篋國雍招燕余亟欲遊

仙隱山不暇往國雍乃攜具率弟子以從舟李洪港數里泊山下問宋魏文節公碧溪庵故址莫能識乃登葛仙翁祠祠弊陋不可席遂東陟岡有巨石寬二丈許可席四望溪山林野之秀心目廓然聞其旁有石曰山山坡有石圓扁而中虛似曰世傳仙翁煉丹之器旁有雙足跡俗稱仙所遺余欲往觀問之詩松者指西北一小山曰在彼蒼翠深處路頗遠不能往欲席石上酌或曰東有洞尤可席遂踰澗下翠微以至僕夫折松枝掃沙礫席焉洞寬丈許宛然一石室世傳文節所鑿其麓左

蓮花池鞠爲稻畦久矣右靈鰲潭嘗禱雨應焉洞中石罅產鳳尾草碧莖莖可愛外則溪光野色畢效于前禽嚶花辭充溢耳鼻尤可樂酒數行隔溪一叟呼渡急莫之應也適風吹舟著其岸以渡眾顧而大噱叟至捧酒茗果殺以獻歸德命仲子彈箏季子吹洞簫數曲酣樂甚國雍曰茲洞自文節逝寂寥三百年矣今公歸自玉堂復此乎燕洞亦有中興之運乎請名是洞曰玉堂之洞以輝于遐久眾謹曰然已而撤席顧洞前之嘉蔭乃樹之四松以去嗟乎洞固有因人而彰者三遊以樂天

寒居以弘中而余非其人也姑識之

故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景泰初天子欲廣攬俊豪以宏中興之業詔開解額一時得士爲盛吾浙百有二十二人多宿學重譽負材器者趙君其一也君諱廣字廷漢世居括之縉雲其遠祖眾族多顯者而曾祖某祖某父子厚則皆隱焉君性穎銳志大而氣豪少補邑庠生從伯父伴讀先生習伏氏經鄉舉弗預乃曰豈是經不利耶改從少司寇蒙齋李公棠習四聖經舉又弗預乃曰非經之尤也吾學未充

楊文齋全集

卷七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益強記淵思勤著廣述同學讓其才後舉連弗預則曰非學之辜也吾命未達耳始按詩賦綜琴棋闢館啟晚進屢滿其戶外卒預景泰元年舉自是試禮部三皆置副榜例授教職辭卒業胄監天順甲申歷政中軍都督府今武靖侯趙公輔右文下士遂延君別館與同官偕命子弟從之君立師道嚴諸公益重之歷政既滿將謁選以疾卒于館中是歲十一月五日也年纔五十有四長子性自家至京歸其喪以成化己丑七月十二日葬于某山先塋之次君娶盧氏生子一卽性女二長適

杜雲鷲次適太學生陳鎬孫男二達達女二尙稚嗚呼
有志者事竟成古人有是言也然亦胡可必哉君之有
志固也方改經時不欲一蹴遂登雲霄之上哉顧乃困
躓數十載強而始舉亦既晚矣尙辭教職甘與胄子齒
其不欲名甲科以躋顯要之位哉乃又困躓十餘載艾
而始歷政然祿尙不及事垂成而盡棄之故凡有志者
皆爲之痛悼傷嗟而不能已況余嘗與同舉者乎哭而
銘之其辭曰

穀垂穫兮雨霖爛糜松方艤兮波濤覆之子不幸類此

卷十七

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兮吾徒歎悲

馬處士墓誌銘

余童時嘗從澹庵呂先生遊邑人馬處士假以館其門
徑深綠樹木森以行出入息遊仰寒翠俯涼陰蕭然有
林谷之趣時余頗有蚤慧聲處士未之信也一日親見
余讀書目數行下連倍十餘卷如流乃駭歎曰名果不
虛得也賓敬之後余長而宦學亦屢館焉而敬彌至今
余自青宮歸省復過之則門徑蕪不治而處士歿久矣
爲之愴然不已處士幼孤窶鞠於祖母馮長而克樹其

產一椽半畦皆其所自營者於書不甚解而嗜之尤歲
延碩儒以淑其子一嘉客至必倒屣傾壺而於縫掖者
尤厚遺之文與詩若獲木難縣黎什龔以藏馮之存克
怡其心歿也哀之甚徧祈諸縉紳銘表挽歌辭冀其不
朽世俗翦紙縛竹爲亭臺旛蓋花鳥之屬以送葬謂之
喪儀其製精巧糜金錢累時月方成而頃刻至葬所卽
毀之或雨輒壞於門庭間作奇技以悅人拋巨費於無
用悖先王之禮破孝子之產世莫有悟其非者處士葬
馮時獨結布亭載木主暨苞笱數事餘皆無之君子嘉
其近禮人多式焉處士諱阜字景高娶高氏生五子樂
熙德閏五年七十有一成化丙戌之八月朔卒明年葬
於城南之原至是熙乃泣拜請銘嗚呼憶余童時猶前
日耳而忽焉不覺已踰強而望艾又詎知澹庵遽卽世
而處士隨之余於是抱無窮之愴其何忍銘今余聰明
不及前時而學殖荒落負處士之昔知矣其安能銘顧
脫驂之無及而墓草之已宿不銘而何以泄余悲乎銘
曰

其生若枿其成若碣其壽也蓋以歸于穴

新刊性理文錦序

宋尚書常挺嘗編類儒先性理文字名曰理窟文貢元吳登甲因而增廣標點更名曰性理文錦梓行于世久而磨滅僅有存者往余肄文在泮至一親舊家偶覩而竒之假以歸覽既而還之後余弟守陟復假焉不可得異日從他人家得三之二然不能全也吾府教成君叔度博采旁求得其全而簡帙多錯亂者既編次之命守陟校定而屬余序遂鐫于梓始余得是書以示人皆未之識後余官京師屢以問人亦鮮有識者蓋雲散鳥沒

殆幾百年而今復盛行於世成君其有功於常吳二先生矣學者得是書熟復而慎取之以戰于文場則夫射聊城之矢樹趙壁之赤幟不在茲乎成君其有裨於後學哉雖然性理未易言也孔孟其至矣乎自後惟楚荀卿漢毛萇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六子言之而不醇宋中葉以還諸儒乃競言之家慕尼丘人儼鄒國肆筆繁牘彌布于天下士莫能徧觀然其醇者惟周二程朱四子而已若邵張謝楊張呂猶有水醇而況下此者乎朱子之爲近思錄也惟取周程張之言少或半辭多僅數

十句故無不醇者而是書所取皆諸儒之雄章大篇燁若錦繡足以震駭耳目而利文場之用有務巧奇工華縛詭聖而叛道者未之屏也故余旣曰慎取之而復申其意於末云

慶太孺人壽誕記

成化五年吾母太孺人壽七十秋八月十有六日其誕辰也先期六日辛酉鄉鄰預持慶禮至太孺人以新瘞未克見命燕之王戌西鄉親賓至癸亥東鄉親賓至皆燕之亦未克見甲子早城中親泊友至午郡校官偕諸

生至皆燕之猶未克見乙丑衛侯以寮屬至始克見而燕之丙寅女賓至見未及燕而鄉宦至藩臬暨鄰邑之使踵至皆見而燕之丁卯昧爽太孺人盛服堂坐家眾捧觴上壽如儀旣而宗族至見未燕他郡邑士夫至吾守令以僚屬至皆見而燕之戊辰燕女賓己巳燕宗族庚午燕家眾辛未犒百執事有烹葢十有一日而禮方畢世重慶誕之禮雅矣自余官京師仰太孺人之誕久弗克慶天順末將請告會史事嚴弗獲歸慶去歲得請以國恤遲其行又弗及慶今秋天淫雨仲叔父病幸而

瘡太孺人繼之日彌留殆弗可慶夫爲人子溫清定省不可以一日曠而慶誕不可以一歲闕者不肖乃焚仕而曠定省溫清不孝之罪鉅矣肆踰十稔欲一慶誕而屢不遂蓋天降之罰而不可追也愁鬢百端忘殯廢寢幸而辛酉之朝太孺人少閒雨亦霽自此遂慶而十日之內畫舸溢于川雕鞍文輿隘于途冠紱切于堂珠翠填于室牲酒充于庭文軸炫熿于四壁笙歌之音喧騰于林野之外邇屬目遐傾耳無不嘖嘖稱歎以爲太孺人榮而丁卯之日適鄉人爲競渡之戲子燕守闌餞于

畫舫羣龍舟先後鉦鼓霆訇觀者堵列沿至櫟社始別守以歸樂甚醉劇蓋十稔之鬱悶兩月之沈憂豁然矣是慶也平時特一恆禮耳在今則爲奇逢爲盛事爲莫大之幸者不肖奚而得之實聖主大造之成也先公餘慶之被也太孺人孝慈貞淑之徵而眉壽無疆之兆也謹識

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辭後

銘誌之言多溢美子弟此作蓋眩於銘誌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

可易哉

上梁文

汲黯遇明天子幸叨東殿之榮潘岳奉太夫人其柰北堂之隘肆因舊業爰創新居鏡川子家居蓬島石桃浦而左楓江世業韋編祖芸棲而父梅讀惟弓箕治裘之必學何簞食瓢飲之堪憂偶玷鄉書僭百五十人之上遂塵國選廁二十八宿之間歸讀禮於茅簷起紬書於石室志欲誅奸諛而發潛德屢與汗青頭白之嗟心固甘澹泊而惡紛華素泯眼赤腰黃之慕子雲三世釋之

十年稍侍講於廣廈細旃薦司經於儲闈祕局許身竊稷契爲比告王非堯舜不陳雖葵藿傾陽性莫可奪然烏鳥反哺心曷能忘亟陳乞假之章幸荷許歸之詔恭辭桂闕遙覲萱堂敘十載睽離之情奉五鼎腴甘之饌歡聲釜沸喜氣嵐蒸富貴於我真浮雲功名在人皆土苴維桑維梓敬先公種植之株某水某邱記童子釣遊之所喜家眾繁如螽羽柰列房稠若蜂窩植槐之庭珠履弗能以駢集樹萱之背綵袖弗可以回旋乃瞻西園寶臨北渚水滢之若玦山對之如屏我先祖所詠之紅

杏綠愁春妍故在吾少時所樹之鉅梅修竹晚秀猶存
欲構數楹於蒼蔚之中先闢一途於芳菲之外不無翦
薙薄有經營出疏廣上賜之金捐賈遠舌耕之粟購材
於雪竇市石於梅園梓人之役羣工斧趨而左鋸奔而
右僕夫之執百事飢食之糧渴飲之漿經始於菊秋落
成於梅臘苟合矣苟完矣庶立子荆之居美輪焉美奐
焉敢勤張老之頌森森乎竹苞松茂奕奕乎鳥革翬翔
棟飛南浦之雲窗含西嶺之雪日出籬東雲生舍北幽
於杜陵老之莊烏歌後院花舞前簷勝若東溪公之宅

爰居爰處載笑載言仰以奉慈親百年永壽之歡俯以
寬闔門千指同居之隘自顧辛勤二十載始有此廬安
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羸陳俚語助舉修梁

拋梁東千丈波光一鏡同玉嶼雲霞凝曙色錦塘花木

駐春風

拋梁西慈母年高髮未絲南極祥光流玉宇西華妙氣

靄瑤池

拋梁南明月清風引笑談樵有山林漁有水兒能耕稼

婦能蠶

拋梁北十載詞垣慚素食斑衣綠酒且娛親白首丹心
終許國

拋梁上芸室遺香久彌放諸弟行看笏滿牀兒孫莫厭
燈熏帳

拋梁下促裝早晚辭親舍九重天上拜龍樓五色雲中
朝鶴駕

伏願上梁之後一門咸休百口均慶母叔之壽自老而
耄耄而期以至於無疆子孫之昌自曾而玄仍而雲以
至於無算處者罔倉豐溢出者金紫蟬嫣振百世之儒
風祝萬年之聖壽

楊文舉公墓誌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義官畢君墓誌銘

成化戊子之秋余自青宮歸省道淮陰有緘而追余舟
者艤而見之則前進士曲陽知縣畢玉也愕而問焉則
曰玉喪先考念弗獲名公碩儒一銘其藏以炳潛德滋
劇哀恫不遑假寐今天賜其便幸公辱臨敝邑是用走
犇不避譴呵以乞銘倘念玉一日之雅而諾之謹遣使
從行以俟余辭以舟中不克文又泣拜固請乃諾焉明
日渡巽社湖遂閱其行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文德姓

畢氏其先當塗縣人祖震戍于淮之大河右衛因家焉
父昇繼之故今爲淮安人君幼穎悟讀魯論未畢輒能
蠲解師奇之長以戍事落其學然克樹行義有稱焉母
殷氏嘗病奉湯藥謹甚每夕然香於臂露拜以禱北辰
病愈乃已與兄文貴協治其貲大昌熾竟老未嘗有闕
牆聲文貴之納芻爲義官暨其子之納粟爲副千戶皆
君成之尋亦以納芻爲義官嘗建義學置義冢鑿義井
至於構橋平道助喪恤孤之事尤夥景泰辛未淮人疫
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七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活成化元年淮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沮而賑之爲
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又嘗葺
淮之三官殿增其像設葺杭之紫陽道院範銅爲玄武
其所在施與至此享年若干卒于今戊子歲七月晦日
配某氏先卒繼某氏子男一卽玉孫男一永卜以是歲
某月日葬于淮陰鉢池山之原銘曰

明河在天不可以漑有卑者湖千畝是賴我揚其舡挹
湖濱墨以書君之銘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七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八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重興上蔡書院記

宋上蔡先生文肅公謝顯道之謫於台也台人父而兄之社而稷之方景定之三年郡守王華翁肇建書院於東湖以祀先生而誨後學規制甚盛元至元三年鬱攸從之夷爲焦土浙東宣慰使陳某徙建於郡城中玄妙觀之右國朝宣德七年雨潦隳之鞠爲蕪墟卒伍或侵

楊文懿公文集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害焉今浙江按察司僉事襄城辛公訪按部高先生之道德始屬知府阮侯勤卽觀右故址屋之侯遂詢視還故所侵畚沙礫鋤榛蕪營材暨稍食未周適布政司參政福建何公宜涖郡爲周其材暨稍食而衛指揮使吳侯傑府同知杜君儼胥相其謀臨海縣丞張訊專董其役爲堂五楹兩廡楹各三門二重甃垣繚之榜之衢曰上蔡書院自成化己丑冬十月始事迄于十有二月落之阮侯謂是舉不可以無述乃道先生之十四世孫賞來請記惟人性本善率之斯爲道矣有弗能率乃俟

於教焉聖賢體道立教所以復人性之善也然道教豈一聖一賢所能獨任必有左右先後之者乃能風靡當時而波漫後世其在上則舜有夔契湯有伊萊其在下則孔有顏曾孟有公孫丑萬章道教所以昌也孟子卒之久河南兩程子作登其門而左右先後之者有游楊與先生角立於世道教於是乎中昌也先生誠篤憤悱爲切問近思之學明道稱之有王佐之才伊川許之十年去一矜字自於師門談之言論闕肆善啟發人同列推之至於英果明決克己復禮所著若以生意論仁以

實理論誠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無不精當而行事高邁卓絕晦翁又諄諄道之不已雖其被讒擯弗獲上肩夔契以溥厥施然而奧言絃議丹炳不渝矯節芳風木茁無謝四海之外且猶傳誦歆慕而況所寓之地哉昔人創書院以崇率而表異之蓋有不容已者世之仕或惟獄訟賦斂是急視道教若弁髦然觀一佳山水廢臺榭可以游目騁懷者輒經營之而於崇異儒先之所曾莫肯一式非辛公之賢孰倡而興非諸君子孰和而成哉夫崇儒先則後學奮表英傑則鬼瑣悔書院之

興豈惟崇異先生而已將俾台之諸士莫不感發砥礪
撤利欲之鄙闢道德之閔蹈上蔡趨伊川晞闕里出躋
聖明之朝贊閔休以揚盛烈延及齊民亦知嚮慕踐義
含仁弗隕其性殆見赤城之下滄海之涯彬彬如河洛
斷斷若洙泗矣余仰先生嘉諸公而喜道教之將昌也
謹識之

重建文明樓記

古之君子居高明遠眺望所以闢耳目之壅滌襟抱之
煩擴志趣之隘以進於道也孔子琴於杏壇游於舞雩

其進弟子於道者歟台之仙居縣學靈星門之左有樓
橫跨於衢塗其始宋人創之榜曰登龍蓋古城之門也
元憲臣高伯元易其名曰文明以隸於學蓋士子風詠
之所久而幾圯浙江行樞密府照磨陳天吉撤故而新
之又久而寢圯逮國朝永樂開弊楹敗瓦蕩無子遺獨
其址巋然如故露草煙蕪交蔽其上今提督學校浙江
按察司僉事劉公紆按部嘗以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
久曠喟然興歎父老或言茲樓所以擬風氣而樹觀瞻
士盛衰所由係者公乃登其址欲復之士民皆獻金以

資營構時典邑者非其人久弗克就於是太守阮侯勤
主之同知杜君儼相之知縣彭君鼎至而承之材璧乃
備庶工乃勤昉於成化丁亥之冬迨己丑之夏而成棟
簷高翔門檻洞啟挹澗光於雲端納山輝於天際穹臺
傑閣莫或與之抗者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漳阜諸
峯其必曰彼高屬霄漢吾德可剡施邪俯白水一溪其
必曰彼萬折必東吾行可濡滯邪睹雲霞萬象花木翬
豹百族其必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邪瞻昔賢之
墟望先達之里其必曰彼奮英揚翹流芬馨永世吾徒

楊文憲公文集 卷六

四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可懈弛而不嗣其芳邪東指台西指婺其必曰彼俊髦
稠而科甲盛吾邑可寥闕邪惕然而省毅然而奮崇其
德若峯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翬豹聲實超
於昔賢先達而科甲徒於鄰邦則夫高明眺望進道之
具不在茲樓乎夫操縵所以安絃雜服所以安禮藏息
修游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甚者酣觴博奕
以爲娛則豈所謂士哉昔楫之廢也士之不振猶可諉
曰風氣宣泄之故樓今復矣士可不自厲也歟茲彭君
奉阮侯之命遣閩塾師張榮壽陳延齡來徵記惟憲副

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矣故推其意而備陳之

時處士墓碣銘

吾寧波府同知時公繹以繼母之憂解官將去衰經造
吾廬請曰繹少而哀長而孤比有祿食而吾父母冢木
已拱弗獲一日之養吾繼母雖嘗迎養于郡邸竟懷土
以歸茲又殂謝無狀不孝之愆於是極矣抱痛何窮惟
是窆窆之事弗敢以忽欲樹之碣而勒之銘敢以累大
人先生苟獲片言榮之則吾父母二人者死且不朽庶
少追繹之愆而紓其痛再拜以請昔余官京師君初拜

楊東坡文集

卷十六

五四明叢書

彩圖刊本

命已聞其賢既之郡郡人至京者悉誦其政之良無閒
比余歸省君屢屢訪謁邀燕禮甚恭而情甚腆今其去
郡人皆咨嗟弗忍捨而余特甚銘其可辭按湖廣按察
司僉事黃公潤玉狀處士諱和字景寬姓時氏濟南府
臨清縣人高祖某曾祖通甫祖克明俱隱弗仕父習字
性成以國子生授肥鄉知縣歷陞工部虞衡司員外郎
郎中至寶慶知府所在有善績以老致政卒於家母某
氏處士貌俊爽性寬厚豁達讀書識理道侍父母無忤
處昆季未嘗有闕牆聲長諸子皆誨之書以繹資慧敏

誨九至臨清當兩京四方之衝舟車寶貨鱗萃其家臨
四達之衢素饒於貲列肆數十閒以舍買歲收其贏貫
益饒而處士雅好施與里有乏絕者周之喪不克舉婚
不克給者助之患難者趨而救之皆未始有德色鄉邦
道其賢娶并氏縣處士某之女恭尊章慈卑幼甚有懿
德而不幸蚤世遺三男曰約曰繹曰紳繼娶劉氏縣處
士某之女性溫淑繹方九齡紳纒臂善撫之以長以娶
生二男曰縉曰緒一女曰妙貞歸某人公壽若干卒於
某年月日并氏以某年月日先處士卒壽若干劉氏以
某年月日卒壽若干合葬于衛河東之高岡禮也孫男
七蘭蕙芹光祖光禱光福光祐曾孫男二世隆世昌惟
處士上有太守公爲之父下有貳守君爲之子前作後
述生可無憂而溘先朝露不逮君之榮養死不能無慊
然其潛德幽光久將弗昧譬之三人夜遊前有秉燭後
有列炬則居其中者自燁乎其光明矣銘曰

昔孟子去齊王欲留行告者時子傳遺其名臨清之時
豈其苗裔瓜瓞綿綿凡幾百世逮寶慶公履歷中外駕
五馬以歸家聲昉大處士楚楚碧梧鸞停匪祿是世惟

德之承奄其殂矣慶鍾于子貳都能官以鴻厥美衛河
之東高岡之中有峩其封惟處士之幽宮互百千禩弗
隳益崇

交游翰墨序

余自省祭如京師次于杭吾浙左布政使蜀張公出一
卷曰交游翰墨者屬書首簡閱之則大篇短章鱗萃輻
輳皆贈公之作也公廉介而能勤慎以恆副外憲則羣
僚肅典方岳則庶民寧歸然公輔之望故其交游多者
芴宿碩與夫譽髦方聞之士而贈公諸作亦多俊辭英

楊文舉卷之五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翰藹然揄揚忠愛之意颯颯乎治世之音有足珍者公
取而卷之豈以爲玩具哉與善敬交之盛德吾於是乎
見之世之達官要人有得篇章率置諸几閒黏諸壁上
蟲鼠奴隸之所侵塵土風雨之所剝卒與壁錢蛛絲同
化而後已余嘗見而竊歎以爲篇章之佳者譬之珠玑
綺繡宜什襲以藏也今乃若此不可惜哉故余有得輒
寶而裝之累十餘卷時一展焉若閱瓊麗目悅心怡因
而歷想其人則高山之仰停雲之思聞笛之感於此乎
畢具旣而自笑以爲官閒地散故獲事此倘俾之居崇

宰劇日不遑暇此區區者其能惜之何異乎彼今公可謂居崇宰劇者矣而亦爲此卷乃知篇章之良足珍惜而余事此豈直爲閒散之娛哉木之斲爲犧尊者將寶傳於百世而溝中之斷則腐爲埃壤而已物固有幸不幸也諸篇章散諸四方蓋夥而其見取爲卷不與壁錢蛛絲同化而與珠綉綺繡偕藏者亦鮮矣吾於是獨見公之德而又慶夫篇章之幸也

劉少卿紹和書像贊

鄉舉之魁禁儲之秀志靡行方學篤才茂踔乎高世之

楊文舉文集

卷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隱然憂世之心論若周舍之諤諤文若所招之悃悃史館經筵春宮禮寺僅露一斑未籥千里宜冠之豸而秉憲於臺端可授之鉞而折衝於閩外若進樞機宥密之庭席爲麴麩鹽梅之味將鐘鼎盡美其形容豈丹青易得其肖似觀是像者不特若史遷之疑子房劉奴之論桓溫而已

祭張暉吉文

痛哉吾暉吉也文則春容瑰瑋可以奪倫魁行則孝友忠信可以式鄉族也器則明達寬弘可以當大任操則

潔廉慎勤可以厲媮俗也奈何困窮頓沛而名僅聞於
甲科憂艱拂鬱而秩纔班乎中士曾一技之未施第四
旬而奄死始喪奉倩之妻終乏伯道之嗣何作善之不
祥萃百殃其至此豈所謂天之小人而人之君子此羣
眾所共嗟匪獨余哀之莫已痛哉吾暉吉也曩年方弱
造余門牆不遠千里浸踰三霜德學交進川浩火煌庶
幾吾道不墜彌光豈惟擢第以破天荒自後離合得喪
憂歡哭笑之層見疊出置之不足詳歲迨戊子我做歸
裝子持使節來自東方邂逅靜海之驛共明月而酣觴
既別而惠問稠疊報前星之降祥聞子病痔復發謂應
勿藥而康余離鄉以覲闕奄將至而聞喪一撫髀而大
慟慘百裂乎肝腸孰知靜海之驛爲永訣之地而前星
之報爲臨絕之章痛哉吾暉吉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
猶子病也弗獲執其手死也弗及撫其柩未返葬於故
墟猶旅殯于蕭寺子魂之孤處而無依是亦余之深戾
痛哉吾暉吉也日月不居忽其端午感時興哀不遑寢
處薦子時羞蒲觴角黍俟時之涼歸子象嶼囑子嫂與
兄撫子妾與女子靈有知尙聆吾語風颯颯兮若秋日

陰陰兮將暮天虺虺兮方雷雲藹藹兮不雨痛長夜之
弗展不知涕泗之滂溥也

重校誠意伯文集序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
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
其孫薦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鈔梓行世然
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寢堙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
君用與其采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鈔乃錄善本次第諸
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儔成之屬守陳序嗟

楊文懿公全集

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自昔夷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
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
之才出佐我高皇翦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
代之華風其讜言竝議牖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
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尙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
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眾
字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暗嗚叱
咤之聲若大海浩漾中畜虬螭鱣鱠鼉之屬睹者駭
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時已傳誦

之及遼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者夫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閒諳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辭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三御史之重錁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質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贈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四川憲副彭鳳儀行傾金閨之彥餞之而鏡川子與焉

楊文舉文集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騎出崇文門稍遠駐潞河之涓時雨潦河溢茫不覩渚涯鏡川子謂憲副曰大哉洋洋乎河之水也憲副曰有大於此者可得聞乎曰可吾家海濱海之大不可得而言也凡天下之水皆歸焉而罔不容物之怪奇瓌麗皆產焉而蔑有窮混兩儀環九州利萬世而氓之冒利輕生者或淪胥焉若一芥虞之潦不能溢夏之旱不能涸澌乎其無津涯淵淵乎莫究其底也會茲河之足大哉憲副曰然鏡川子曰人亦有如海者矣請言之曰古者聖賢畜百行包萬善宏闊而莫能量深厚而不可測晦

明勇怯弛張舒慘時出而莫能億被利者不庸蒙殺者
不恫佑化育侔穹壤天下萬世無得而加損焉若唐虞
三代之佐所謂如海者非耶而世之潔廉自持剛毅不
屈之士輒爲世所指目一不戒則隨以咎故曰礪礪者
易缺皦皦者易汙易論處泰包荒爲先書稱有容乃爲
大德貴如海者子之爲刑部郎也詳法比練文繫鏡照
庶獄之情辭刑當而公無敢以私撓有明廉之聲矣嘗
封章斥大臣寀事左貴戚屢挫而操不渝有剛正之譽
矣乃能欲然自虛默然自訥粥粥然若無能豈嘗見海
而欲如之者歟吾家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子
務學焉無患弗至憲副曰敬聞命矣遂書而寘諸其行
囊以別

送中書舍人沈君省祭序

余嘗讀詩至四牡三復而歎曰至哉周之君臣乎夫人
皆有父母之愛雖出而事君其心固未嘗一日忘也周
世諸侯之士各仕于其國王朝之臣率皆畿內之家
自侯國而入仕王朝者蓋可數已意其時之羣臣雖仕
於位而不離其家自趨朝蒞事外與父母恆懽聚矣惟

其有存頰省聘征伐貶削之事遣使於四方列國始暫離其父母而不遑將焉恆相聚也暫相離也已孺慕而憂思有翩然歸寧之志徒以王事靡盬而不敢顧其私耳爲其君者不謂其恆聚暫離而忽之也常憫焉探其心而爲之憂至其返旆則道此以慰勞之蓋其臣孝而忠其君智而仁可謂兩極其至矣此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所能及也自秦以降四海一君爲其臣者或位於朝或布列於外皆去其家離其父母於百里千里數千里之外近之數年遠之數十年不獲聚而相權宜其

思慕之深至而爲其君者憫憐慰勞之加厚也然有宦旣遂而母窮不自給如李鈞兄弟者有瞻雲聽烏愁思其親而君莫之恤如狄懷英王逢原者蓋不鮮矣治之不古奚足怪哉國朝著令凡人臣離家三載以上者皆得乞歸省祭且賜以道里之費蓋吾天子智仁之大德可謂迥邁前古者矣中書舍人沈君廷美性溫學茂能詩善書鄉論其賢能進齒胄子用拜今職越三載蒙恩贈父雪檜先生如其官封母爲太孺人卽告歸焚黃侍膳忠孝之道庶幾盡歟君歸有日交游若翰林編修丁

原敬者皆賦詩餞之而余因爲序諸作之意其大者皆稱君之忠孝而加勉焉故余特述其大者餘不書

送任僉憲序

河南任君廷輔以明易與鄉選齒國學被選拜監察御史初察京之市肆征屢賦審量衡禁鬪毆亂商賈便之繼巡陝右持大體審庶刑不事聰察苛刻自藩臬逮郡邑咸安之適歲大比監場屋事夙夜惟謹庶士宜之後從都御史項公征西賊婉畫幕中制勝闔外以功食正六品祿茲者被命擢僉山西按察司事其僚友需余

楊文孫全集

卷六

十四

四期藏書

約園刊本

言餞之始余官翰林與君未相識也余既歸省而余弟守耻解元至京師君之于憲從之游逮余還官乃始識君嘉其老成溫厚而惜其遽別言固不宜靳將何以言耶惟君既明易而憲復學易父子一易也余昔謬以易舉而余弟繼之兄弟一易也兩家可以談易矣易廣大悉備舉其一端可以裨君職者與君談之可乎夫所謂按察官者天子所使觀民風而布國法者也在易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二象之相次豈以省方設教之餘卽當有明罰勅

法之舉耶夫匠氏之作室也既觀木之曲直必隨以斧斤治道何異乎是故按察官者既觀民風卽布國法其觀民風也必徧如風行則窮閭委巷無弗詢荒邊側境無不至其布國法也必明如電照則善惡洞察而無隱情必勅如雷震則威富咸訖而無畱刑是爲善明易道而克稱天子所使者君尙勉之

與柯孟時學士書

去歲舍弟歸自杭辱書拜惠今歲盛价至再辱書拜重惠蘇縣簿至又辱書極感愛厚之意每見華緘若暗令

儀甚慰離索之況但聞兼失怙恃復損連枝重以疾苦不知仁人君子之遭閔凶奚至於斯爲之憂歎無已不審近日孝履何如伏惟節哀強食爲國自愛不勝至望僕自歸省還官素殮如舊揣位量己心亦安之第四方變異屢見旱潦相仍元元饑餒頓踣而漂溺蕩析之禍尤有不忍言者且西師未捷饋餉甚艱持使節以鎮撫列藩者多過於更張翻擾黔庶流離至京者皆驅而逐之殆非勞來安集之道私心過憂有甚漆室邑女嘗草一疏矣顧以出位而言未信而諫且廟堂之長策非迂

批所逮不敢以聞辱愛厚甚故私布之然不可爲他人道也萬冀不宣所命先大夫挽章并竹巖記懶鈍未作尙俟後寄幸毋譴

送江西憲副陳君文耀序

歲久旱繼之潦天子悚然祇畏天戒惻然深念民隱赫然罷黜藩臬郡縣之不職者卽慎選材俊以補之於是監察御史陳君文耀超擢江西憲副行有日僚案屬余文餞之嗟乎旱潦之病民也甚矣天子之憂勤也至矣內外臣庶可不圖所以瘳民疾而慰聖心者乎夫旱之

始赫日行空萬物仰照民亦快矣久而草木枯川澮涸四野如赭兩閒若蒸民乃病之一旦雨澤滂注槁者以秀暘者以蘇民孰不怵躍及其淫也九達溷萬彙腐溢爲涇水民多墊溺於是病益甚矣蓋必雨暘皆時民乃不病國之德刑治之嚴寬亦猶是矣是故一之以德而寬則吏縱民慢漢所以衰也一之以刑而嚴則吏遁民殘秦所以亂也德刑嚴寬並存而時出庶三代之治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湛恩汪濊禁網闊疏內外之病民者何限嗚呼是未易殫言也君子守一官則修一職憲副

職刑刑之寬無甚於近時者大江之西巨璫豪將與藩
臬郡縣之不職里閭之無良病民甚矣雖一時巡撫重
臣與臺臬長貳多能以嚴治然民之病其盡去乎君尙
燭隱幽煥汗濁皎然扶桑之輝煊然朱明之威庶奠一
方以綏天子之憂勤矣乎君爲閩中世家尊考翰林侍
讀以文德彰叔考湖廣副使以憲政善而君文雅和毅
舉德學教刑而兼茂之近董學政翰林增芳茲副臬事
湖廣有耀吾想畿內菁莪尙仰時雨之化而江右覆盆
已望赫日之光矣請無徐其行

送山西憲副吳君廷瓚序

士處雄要之職苟怙其勢逞其能妄爲而輕發則不能
無朝夕之患譬之干將發劔鋒芒焯燁用之劔盤孟刎
牛馬固無不可其或弗當非鈍則折故必養銳畜剛而
慎其施然後勢不挫患不萌隨所在而功成吳君之爲
監察御史也初察京倉兼東城寇盜事人已安之旣而
出按廣西猺獞方張鎮之以靜尋按山西歲凶民困綏
之以恩又按福建公鄉闈之選省銀課之額驅竊鑛之
盜平反累歲不決之獄士民舉稱頌之所謂處雄要而

畜剛愎施隨所在成功者非耶茲以年勞進秩副憲於山西正猶駕輕車就熟路者然今之山西歲凶民困與寇賊竄充之病吾民者殆有甚於往歲可不加之意乎夫臨民之道惟恩與威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濟威不振則恩不施非不施也恩雖施而壅塞者眾與不施同故欲施恩必先振威威既振則措克者去凌暴者去民各自遂雖不施恩而民固已感其恩矣且御史憲副之勢有閒而今昔之時頗殊君今欲若昔之綏山西也則莫若以威威非怙勢作威之謂也端吾德潔吾操明吾法與刑則人自畏之而無敢病乎民者書曰德威惟威夫是之謂威畜剛愎施亦近之矣尙益砥厲山西之民其遂矣乎

送山東參政陳君時莊序

成化戊子夏不雨天子敬修省慮刑罰之不中也慎選廷臣出讞南北兩畿獄事而南畿獄事尤夥眾推刑部郎中陳君時莊焯焯有治行足膺是選君遂拜命徧歷諸郡詳訊眾囚明而公敬而恤於是抵譟者噤若夏至而反舌無聲冤抑者訴若困馬之見主而長鳴罪當者

服若冬虺之甘處於穴枉繫者出若麋鹿之脫罟獲而走山林一時人心快之及葺竣事還朝擢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寮友若胡允敬者需余文餽之嗟乎旱之故多矣古昔之救災其具詳矣是未易言也然獄冤亦足以召災而袁安顏真卿之流以辯獄致兩者古多有之今歲四方尤旱而南畿稍雨未必非君讞獄之效也山東列郡今旱甚於他方而又繼之以潦民不流亡矣乎虜使大僚冠蓋相望蓋多能救恤之不知其於周官之十有二政上官均之五術與夫富弼趙抃蘇軾之政董涓之書之論尤詳盡而無遺精當而可法者已行之乎抑行之而未盡乎君往視所治政果盡矣民果濟矣可以安枕若猶未也尙舉前所云者以告于大僚虜使請于朝而盡行之民其有不濟乎百里之言曰救災道也行道有福君在南畿以祥刑救之於方爨今往山東以惠政救之於旣烈福其可量乎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九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愚軒箴

南京僉都御史高公上達以偉識宏才當諫諍糾察之任而以愚軒自號眾皆疑之余雖辱交而亦莫識其何旨也妄言以箴之

顏愚實睿甯愚實智一以窮居一以亂世於皇大夫際時唐虞貴總憲度其可以愚世謂愚者不辨白黑百無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一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所能如彼木石大夫□□識迴才鉅自謙爲愚其孰肯許豈謂世愚欲與之一隨波同塵乃德之賊抑以愚民不以智治聃啟秦禍其可則之古直今詐爲民之疾旣曰疾矣均庸藥石盛德愚貌聖智愚守或可保身徇國則否世之禍福其曷有恆木散而壽鴈瘖而烹相古大臣惟義之適智愚兩忘夷險奚擇敢告大夫尙書諸紳參前倚衡古之大臣

送廣西參政程君用元序

古歛之區有世家曰程氏其先晉新安太守元譚昉家

于茲子姓蕃庶簪纓蟬聯在梁則有忠壯公靈洗在唐
則有戶部尙書仲繁中奉大夫令涯在宋則有武舉狀
元鳴鳳在國朝則有都事德堅韓府左長史孔著皆有
功德可稱道用元則太守之四十九世孫都事之玄孫
而長史先生之子也少承家學長而滋昌敷爲文辭霞
蔚雲蒼鄉大夫書其能大樂正論其秀用擢地官主事
進員外郎以至郎中凡賦役寡多戶口贏縮之數稽之
無弗詳也庾庫金幣倉積芻粟之出納莅之無弗公也
簿領之文量衡之制治之無弗明也多歷年所績用愈
彰乃超擢廣西參政鄉人仕于朝者需余文餞之嗟夫
嶺海之閒八桂所叢百寶所萃地大人眾鬱爲西南大
藩久矣自猺獞之擾更十餘歲干戈日尋賦斂滋甚民
之死亡疾苦可忍言哉聖天子仁不忘遠屢興師征常
慎選牧伯往撫意勤且至矣爲牧伯者可無以仰承之
乎今夫養枿木者必固修藩籬而培溉之加厚不以常
木視也畜傷禽者必謹護樊籠而哺飲之加勤不以常
鳥視也今之殘氓疲庶其可以平時黔首例視之乎必
爲之嚴戍守課耕織恤孤寡賑乏絕薄征緩刑施舍已

責日摩撫而煦嫗之庶無負聖天子之德意然非賢而材者莫之能也君生世家紹聞衣德可謂賢矣職地官治繁理劇可謂材矣尙益加勉其有不能者耶

送楊朝重序

無名君子之所恥也有名君子之所懼也夫眾人在穹壤閒生而世罕識焉死而世無聞焉是與草木獸豸等也而有所謂聖賢者天下慕之萬世仰之惟其名耳名者實之所生也聖賢得其實而名生焉譬諸日月之精華珠玉之光燄自有不可掩者夫聖賢何人也天下萬

世仰慕之而我生則罕識死則無聞是亦人耶何恥如之故君子必奮修其實實得則名隨之方其未名也發一淑言植一休行敷一嘉政人則曰不意其能若是也又曰是人能若此亦可矣莫不稱歎之暨其名盛則人望之重而責之備言行政治非有卓絕乎羣類壓服乎眾心人則曰是人亦若此而已耶一或不當則曰爾亦爲此耶增瑕益癥溢毀重謗靡有不至矣故君子恥無名而懼有名懼無他益修其實而已矣閩楊君朝重德厚而操廉學贍而文偉以鄉試第一齒胄子四方競傳

其文辭凡學毛氏經者咸取式焉既成進士拜御史屢論國家大計朝野稱其風裁無閒言出巡江右尋按兩浙還陟山東僉憲自臺省以至校庠識不識咸謂其當任藩臬之長而是陟未宜夫山東大藩僉憲要職由御史陟者踵相接矣而輿論若此非其名之盛而人望之重耶世之憲職率戒剛毅斂威稜以取忠厚之譽大奸不敢劾也大罰不敢施也大政不敢陳也第能清案牘杜苞苴行不越繩墨之外是足爲賢矣吾恐朝重之名人之望之者不徒若是而止也朝重可不惕然深省奮

然加厲赫然大振揚耶余也不佞亦不幸蚤有名甲申之歲預選士於春官或見余所錄貢士文笑曰某之作亦若此乎不謂非余所及也蓋亦名誤之耳然是選最多魁壘聞望之士其一則朝重也朝重雖非余所選而亦與有光今春予自省母赴京朝重適在浙遇于杭于嘉禾餞至于吳之平望觴詠笑談亦嘗及盛名難居之意茲朝重行其鄉人若御史林君誠者需文以餞故申告之亦因以自警

送河南僉憲王君克正序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請於予曰江陰王君克正以茂學第進士以雋材官給事茲陟河南之僉憲竅案偕願先生贈之言敢以請余曰子與克正皆言官也反需余之言哉則皆大笑笑已請不置余曰吾言易也而行之難百職之政吾皆能言之而皆未能行然亦知行之難而不敢易其言也子固請吾言尙請克正無畏難而力行之爨者不拒薪醫者不拒藥躬爲言官而拒人之言必不然矣吾試言之而子與克正擇焉夫言官者自黼辰至臺省藩臬下逮火伍閭閻無不得言之其言臬事

必曰當廉明當正大當布宣天子之威德當糾官弊當察民隱刑之頗辟獄之放紛貪暴之不黜奸宄寇盜之不熄皆其罪也騰口而談縱筆而書蓋無難者使身處其職而力行之鮮有能易者焉克正往也必且磨晝厲昏夜省曰吾廉明乎吾正大乎天子之威德已宣乎官弊其糾乎民隱其察乎刑頗辟乎獄放紛乎貪暴其黜乎奸宄寇盜其熄乎省之又省凡嘗言乎人者一反諸己而力行之則憲令之布霜凜霆劓名聲之揚焱起水涌欲辭崇階以遠要津不可得已子以爲何如士廣曰

辭盡矣克正當佩而行之天下之琇瑩萃象甚夥克正肯以規爲瑱耶

送趙生玉序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至哉諸葛武侯之言也然世之寧靜澹泊者吾見亦鮮哉故吏部尙書杭趙公之從子聲遠與子有雅欲其子玉走京從余弟惟立卒業適予過杭航之玉曰扁閣下箔若處女不妄出繙簡編秉觚翰無時刻休有故避閣則挾冊就臚上舵旁諷之雖役夫舟子干

叫囂百隳突寂若罔聞見殆靜而寧歟到京館余家余官久而賞猶罄脫粟之飯三韭之蔬與余同嚼甘若鼎膾其睹京之奇貨尤物與凡百瓌麗怪偉之觀漠如也殆儉而澹泊歟武侯當羣雄方沸而獨卧草廬出佐先主則持白羽扇而指揮三軍至身歿之後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蓋寧靜澹泊之至者功蓋三國名震千古實伊呂之匹也其始蓋自靜儉得之世之寧靜澹泊者或變而貪躁其都重任罹大變而袖手弗能一展指者亦或儉靜之士疇克武侯若哉傳云跛鼈千里六驥不致玉

其操爾善擴爾才確乎不可奪也沛乎不可禦也孰量
其至哉玉歸書此以佐余弟之誨聲遠與其季行遠皆
博達士也然余言否

送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兼大理寺卿程公序

北冥有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海運則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九萬里而徙於南冥夫南冥者天池也鵬以
背翼若是其巨而搏擊若是乎遠且高故能至也程公
之適南京其猶是乎公抱文武之材經濟之略始自進
士擢給事黃門已歸然拔萃北虜入寇被敕守禦京城

楊文懿公集

卷十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己而出參大藩入長太僕尋僉都憲以撫遼陽歷歷有
踔偉聲績乃副秋官遷貳圻父適西蜀山都掌夷寇邊
屢伐不克帝命帥征陟公大司馬董師十餘萬深越幽
箐絕崖麤龍背掃大垠築水磨嚮噉而毛燉之乃瓜裂
其地分屬諸夷又徙衛增堡以制其要衝於是百年不
拔之逋寇咸服其辜而西南百萬億生靈永奠枕而無
虞策皆公出將帥受成還朝論功被獎賚甚渥用兼大
理至是乃有南京之命非猶鵬之南徙也耶夫南京國
家肇造之都萬世帝業所基四方輿望所屬而兵部尙

書總司戎政變贊化機自昔固難其任矧今萬邦久恬
百度寢弛坐而因其故則曷以備不虞之變作而圖其
新則奚以詰弗率之民視昔猶有難者夫不剛不柔畢
公所以保釐也包荒馮河治泰所以光大也公尙念之
以表百僚以飭百度以彈壓四方以鞏固億世無疆之
帝業他日海運其將絕雲氣負青天而還北耶公之介
弟侑以武功官指揮僉事冢子敏政又以奇童擢進士
官編修余交其父子兄弟閒雅矣薦紳屬余言餞公不
宜辭乃借鵬爲喻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承恩歸侍圖序

母子之親天性也士有舍其親以仕于國者惟以君臣
之義不可廢且覬祿食貶封以致養與榮于親耳不然
何庸仕也昔溫太真爲劉琨將命江左母固止之絕裾
而去張敬夫議其志富貴功名以傷天性雖使佐晉克
復神州一正天下勦烈若此亦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
塞其天性之傷不若徐元直以失母亂方寸而就曹操
全其天性可貴也夫太真養母少以孝聞方絕裾時固
謂將命不數旬即可還養特遇亂而不克還耳然猶不

免傷天性而來敬夫之議也南陔廢陟帖降世之滅其
天性者有矣况所謂傷者乎則吾於邢臺教諭盧君之
歸安得不張之也君初以鄉舉擢訓誦之澄邁累遷今
官學行兩豐教道丕著蓋將漸于馨矣茲以兄卒無人
乎母之側也疏乞歸侍詔允言旋交游贈以承恩歸侍
圖屬余書其上嗟乎君可謂全其天性而無傷者矣雖
薰天之富貴蓋世之勳業何足尙之余官久母老近歲
歸省嘗有詩曰赫赫三公位堂堂萬金貲何如茅簷下
母子相娛嬉寫其一時天性之樂也然僅再期而爲公
期所逼不任離別之苦欲如君之久有茲樂安可得哉
道不足格君澤不能被民文章無用於世而乃廁班行
糜廩餼與江湖之乘鴈雙鳧無異曷爲弗遂吾天性之
樂哉余於是愧於君矣撫圖搦管能不慨然

祭毛士廣文

給事之官以言爲責世降俗微率尙緘默侃侃毛君蓋
古遺直誠激于中義形於色屢抗其章補袞之職拯拔
淑良劾去奸慝忠讜之聲馳電擊漢有汲黯淮南棟
息魏徵在唐主知得失行總憲度以肅百辟胡遽而亡

眾皆撼域豈天惡直而褻其魄俾奸慝者橫翔自得抑
世溷濁君實厭敷去而仙遊太清是陟窮貴極壽彼躡
彼蹠誰謂蒞蘭弗逮樗櫟惟是令名四海嘖嘖期久不
磨終耀史冊我羞藻頰隕涕含靈匪私于交爲天下惜

題東巡卷

自古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澶淵之役武弁以賦詩退虜
諂吾人抑不知主是役者固文臣而笑談幕府中者詩
人與焉今觀東巡之什乃知浙藩李甯二君之討銀礦
賊也從容嘯詠而賊自退蓋勝算之先定耳武弁能此
者幾何人哉三復敬歎書其末簡

孝節堂記

事有關乎天理民彝者君子必溢口深贊侈筆大書所
以示天下後世俾淑者以勸慝者以慚教化易而風俗
良也故吾於孝節之道有不能已於記焉閩之臺江有
節婦曰鄭氏孺人幼歸余尙春甫余之先被誣爲兵有
司不能白甫走訴于京至再孺人綜其家政秩如也甫
歸至崇安距其家僅千里卒于逆旅孺人犯霧露冒榛
莽躬迓輓以歸時其大姑暨其舅亦新喪姑且老子方

胤家徒四壁立孺人矢志秉節茹苦治生奉姑極怡下
甘暖姑嘗病每夜露禱于北辰愈而後已其三喪久不
舉或勸之火葬孺人曰吾舅與夫皆儒也雅惡火葬非
禮吾亦安忍且其孤萬一成立不悔且恨耶卒爲宅兆
葬之姑卒哭之踰其夫葬從前兆瘞居越四十餘稔年
旣老而子亦彊以仕矣姻族鄉邦稱道之無閒於是薦
紳先生榜其正寢曰孝節之堂彰厥善也其子曰亮以
鄉舉官訓導需次銓曹介戶部副郎林君迪請余記惟
婦人從夫而節事姑而孝所謂天理民彝者實賢愚所
同具萬世不可磨也然或誘於私奪於物而不克行甚
至抉目去夫於生存之時反屑稽姑於富安之日者不
鮮矣若夫生死契闊而固持其節貧苦患難而逾致其
孝若孺人者其在璞之瑛乎其凌冬之柏乎其烏羣之
鸞鳳乎良足尙矣族師邑長行當具聞於朝旌其宅里
而聲樹四方載之史冊而烈騰百禩觀而忤者易心聞
而慕者厲行衛其姜陳孝婦得專美耶爰記以需

送陳叔玠序

醇耐之尊不醞醢酢干將之範不鑄履鉏是故游泳泗

者多大賢出河汾者半廊廟學務求碩師不以是耶我先祖栖芸先生德尊貌嚴學博而文雅髦士俊生麋至于門牆坐春風立寒雪鮮有不造道而成章者叔玠家慈谿族蕃以昌世載文獻方其幼時志大而才肆視三旌無難取者嘗從先祖遊斂華收銳雍雍如也長而教于其里之塾仕而教于都昌邑之庠門人若都給事中毛君弘其一也西河之疑不在叔玠耶叔玠比自都昌至京師徙教東廣之開建過余言別余旣與通家又嘗偕試于浙闈也俛仰今昔有不勝其慨焉蓋先祖於是

楊文憲公文集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世久矣雖其門人亦多殂謝而仕者若河南布政章公繪數輩皆已休致獨叔玠仕方張耳又舍予以去焉秦康送舅悠悠其思韓愈重李觀及其所與則吾於叔玠之別慨可旣耶序以餞之

送周君梁石知廣德序

農之志皆在穡賈之志皆在賄終其身皆無變焉者惟士之志則有在道在功在名與利者旣殊矣至爲風化所鼓流俗所誘毀譽利害所驅則又有變其志者夫功與名利雖或志焉而不可必得惟道在吾身得可必也

而志焉者殊鮮苟志乎此而學之弗懈則持身必端理
家必和蒞官必敬事主必忠治民必仁且義無乎不盡
矣然志不篤而懈於學或誘之或驅之於是變而志功
名則於道有不顧矣志利則於功名有不問矣荃蕙化
茅蘭正不芳屈子所以歎也世之否由士志利而忘道
也誠得志道不變之士布諸庶位求世無泰得乎梁石
聞之英也操履謹端文章雅馴蓋志於道者茲以進士
擢守廣德將以所志者見諸政耶夫以道爲政雖古循
吏亦或未能梁石其慎之政有不獲尙無變其志而益

楊文公全集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乎道焉子夏不曰仕而優則學乎道旣得而政不獲
者未之聞也求余文贈守令者眾矣莫之與也閒有與
者語以政耳彼獨知簿書期會之當急語之政且猶迂
我而況道耶微梁石不足以發吾之迂談

開州察院記

御史職列內外而其署隨之周有御史掌治令秦以降
有御史大夫暨中丞掌察舉非法其屬爲侍御史爲治
書侍御史爲殿中侍御史此皆職于內者秦有御史監
部漢遣御史察郡晉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而隋改

爲監察御史蓋兼取諸秦漢此乃職于外者而其署內則漢創御史臺代多因之唐宋增三院一曰臺院以居侍御史二曰殿院以居殿中御史三曰察院以居監察御史皆臺屬也外則或稱行臺或號分司代不一制國朝改御史大夫爲都御史臺爲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數十人列居十有三道出巡郡縣塞徼則所在之署名察院皆定制也畿內大名府之開州舊有察院旣卑且隘寢久殆墮越謝君鳳伯儀知是州政善民安百廢皆作乃撤舊院新之爲廳三楹高爽宏麗前爲中外二

門楹數各如廳後爲寢五楹兩廂如之下至庖園之屬皆備始自成化五年季夏至仲秋工畢州之父老欲刻石記之而中書舍人劉君淳爲請於余焉嗟乎小人居受處行儻舍甚至暴露于野然且各供其役而不敢懈君子所至輒有署以安皆民之力而君之賜也顧可懈其職乎御史以察爲職自國家利弊下逮閭閻火伍之臧否休戚無所不當察然非德正大操廉剛才通敏明斷而加之以勤慎未見其善察也視墜成黜舍豺問狸曾是以爲善乎察院洞開憲節危立趨其庭者股戰闕

其閔者膽慄非他署比也不修其職而何以處之茲署之建固有司事也伯儀之善政夥矣此何庸多談爲書御史之事俾駐節者覽焉

宋禮部尙書黃公畫像贊

此宋禮部尙書黃公之像也明太子洗馬四明晚生楊守陳獲拜焉若觀景星瞻喬嶽謹論其世而贊曰

黃公度名文叔其字擢科宰邑累遷御史疏請光宗朝重華宮盡逐讒宦者時弗能從遂棄厥官歸新昌山中起爲右正言將論韓侂胄之姦御筆與郡竟奉祠還入

楊文公集

卷九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僞學之籍名垂不刊召副太常游權吏侍出典兩郡溥仁洋惠活百萬口翳桑之餓人全九萬家潢池之赤子裁決訟牒日千特緒餘耳入直寶謨日推轂士曰何報國庶其在此請老至十不允陟禮部尙書論藝祖垂萬世之統在純用儒生與務惜民力其主曰俞謝病提舉萬壽卒贈龍圖史所謂始終一節合古之遺直治民忠厚侔古之遺愛公其兼乎

劉君宗禹拜都察院都事序

世之事常與變相推吉與凶相勝有非人力所能與者

皆天也君子修己以聽之耳天順初有權姦橫甚或詭
侍臣之名疏其惡權姦怒下侍臣于獄侍臣時在告實
病不能疏疑其仇者詭以中之盡鞠其仇不驗連引數
十人皆罪之卒莫知詭者爲誰饒劉君宗禹以進士拜
行人嘗與侍臣同使事疑而鞠之無有然猶謫之俾經
歷衛事於廣東之廉遷浙之寧波連蹇困頓踰十年所
謂變也凶也楚國亡猿而禍林木行者得牛而災邑人
城火作池魚之殃飛鳶致虞氏之滅宗禹其類是乎迨
今乃拜都察院都事衣繡冠豸復造鷓鴣之班所謂常
也吉也婦喪其弗勿逐而得塞翁亡馬引羣以歸潮陽
赴國子之招黃州還禁林之直宗禹不猶是乎用是觀
之變未有不復其常凶鮮有終勝乎吉者盛夏飛霜霽
而已暑隆冬震雷雨而遂寒天道然矣世之人眩常變
迷吉凶愛惡欣戚亂其中非愚也耶君子燭乎理植乎
德罹患難而不隕其素履安樂而不忘其修是之謂事
天宗禹歷年久嘗世多其於此乎昭矣余同年也愛奚
助之因其鄉人之請贈也姑以是言

送無錫尹李思敬序

國朝一戎衣而定天下迨于今承平百禩兵措不用詩
書禮樂之教日弘月昌章縫徧天下博文高科之士世
尤貴之雖有信布關張安所效其技故有謂能挽萬石
弓不若識一丁字者嗚呼豈其然耶天生五材誰能去
兵六藝之目射御存焉今世雖曰右文然玉帶金貂握
重權於中外者皆武臣也輦過卽畧亦或撫髀而歎士
顧有舍武趨文者豈所謂登山採玉入海求珠各有志
耶抑其性所便材所長耶或欲兼有之也絳灌隨陸一
虜酋能恥之士當何若文武并用天下久治之策也李

君之先以武勳主衛事于遼陽有葉與年矣思敬生有
俊才視弓馬韜略若無難者願取經史誦詠之充然有
得雖世儒之胄或愧焉例當襲先職不受也偕諸生三
試于有司成進士擢知常之無錫朝臣產自無錫者屬
文餒之君豈所謂欲兼者耶天下固當竝用文武邑何
獨不然周制鄉遂至小也猶有庠序焉猶有車徒焉況
一邑乎且文不惟詩書武不惟兵甲其義博矣夥矣星
斗也春夏也龍也煉鉛之三十爻也德禮也琴絃之六
也水也玉也政之寬也何莫非文乎雷霆也秋冬也虎

也煉鉛之七十爻也政刑也火也金也琴絃之七也政之猛也何莫非武乎思敬擇焉舉可以治邑者用之無錫其治矣乎位崇者率起於卑材至鉅者雖微必慎乃有成君其摩厲之唐禁之頗牧宋邊之韓范豈天人也耶

贈副郎唐君廷貴序

天地之化日以暵之雨以潤之而雲也出於山川茫洋薄乎玄閒若無所事者然雲不興則雨不降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者所以爲雨之具也四時皆有之然而乘青陽擁淑氣滄而萋萋其所降之雨祁徐而不驟靡柔而無聲根者以蕪蒞者以勾無鉅細遐邇無不被其膏潤者惟春雲則然君子之用世澤民者儀之唐君往以進士知合州余作春雲篇以送之勉其澤合民也君至合則簡苛征雪冤獄民罔不怡嚴保甲築城垣寇弗敢犯又隄江以奠邑居葺學以安士習其澤於合也時庶近春雲之謂耶天官茂其績陟南京刑部副郎合之仕于京者懷其遺愛屬文以贈刑部在古爲白雲司白雲者何秋雲也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時令也秋風起

而白雲飛則草木黃落刑之象矣然英英者露彼菅茅則雖當秋殺而尙能春生猶君子刑期無刑雖榜笞誅戮之慘而恆有哀恤平反之仁也君其念之余聞雲有喜而色黃者豐稷之瑞也有慶而五色備者泰平之祥也君他日再陟將爲喜雲之致豐稷者乎將爲慶雲之開太平者乎抑將爲春雲之雨天下者乎余聞雲也懶雲也之三者未有能且爲君談之

浮梁縣鄉先生祠碑文

古者自天子下凡有道德而教者歿則爲先聖先師凡

學皆祠之周官樂祖祭於瞽宗戴記先賢祀於西學皆先師之謂也若夫卿大夫之致仕而其德功言足教者歿亦祀之國則祀於東序禮所謂先老者是已鄉則祀於社傳所謂鄉先生者是已夫學教民之地也東序養老之地也先聖以下祀之得其所矣而社則祭先農以地曷爲祀鄉先生於斯蓋民生惟在養而教之先農以養鄉先生以教合而祀之明養教相須之義歟一閭塾也父師少師教民學與里胥鄰長率民耕者皆坐焉合祀其類此乎近世自國都以達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廟

以祀吾夫子暨當時羣賢後世諸大儒猶凡學皆祀先
聖先師之典也惟社則廢鄉先生之祀祀亦附於學焉
人性之善也物至知誘待教而率古之教法備矣至於
祀亦莫非教夫祀本以報本始昭孝敬也然薦禩興俯
之禮行而感歎歆慕之情作有不俟言而化者此非教
乎今學祀夫子賢儒教其至矣然觀法之機惟近者切
進爲之序必易者先故鄉先生之祠不可廢也饒郡浮
梁學舊有鄉賢祠在戟門之左祀宋吏部尙書彭公汝
礪龍圖閣學士程公禹參政程章靖公克俊參政辛簡

穆公次膺凡四人開禧閒知縣事趙與清之所創也廢
久矣今慈谿林君岳來典教謂他學皆有鄉賢祠而是
邑未必無賢何獨不祠問之鮮有知者久乃得邑志知
舊祠之故遂卽大成門左爲一室榜曰鄉先生祠以祀
四公增元處士可堂吳公迂國朝廣東布政戴公弁解
州知州吳公惠通七人各爲之贊且記其事然祠隘甚
欲別構焉未克也久之郡推官浦城黃君鼎行縣謁祠
以隘告君遂請于督學僉憲李公齡購地創祠于文廟
之右凡三楹始事于天順己丑孟秋越明年夏季成林

君欲勒文於麗牲之碑以示久也監察御史戴君珊持其書來請夫爲政在人而教又政之至也自祠之廢司政教者不可以僂數孰克舉之今林君肇舉數百年之廢典而黃君成之其輔教導俗之意盛哉皆加於人一等矣所謂在人者非耶爲書以厲後之人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桂坊稿

策題

問自古帝王必有訓典以貽天下後世至於我朝在太祖高皇帝則有大誥三編在太宗文皇帝則有爲善陰隲孝順事實在宣宗章皇帝則有五倫書皆萬世之大訓也比者英宗睿皇帝命儒臣編輯大明一統志載萬國之幅員兼百代之文獻遐邇鉅細翕然可指廢興善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惡炳然可鑑雖曰儒臣所輯而宸衷綽旨親定其綱聖藻天書雄冠于首其可與前四書同垂于萬世歟竊嘗伏觀其略自兩京暨十三布政司皆首圖而次志圖則郡縣基布志則山川風俗人物名宦之屬綱舉目張明如也夫談今者必證古舉遠者必先近圖之與志兩京與十三布政司之制在古亦有之乎山川以下在布政司者固博乎難以議爲也其在南畿者諸生素所見聞可舉其尤歟且羲卦禹疇異代之書也尙相表裏況我朝列聖之訓典豈無相表裏者乎堯言萬世如見周禮

聖人所從諸生其敬對無忽

問書契既作載籍浸繁六經其至者也孔子於六經但刪定贊修耳何謂之作七十子於此六藝或但可言詩或僅聞四代禮樂性道不得聞春秋莫能贊誰謂其通後世諸儒有各專一經而註之擬之續之補之者有兼五經而爲要義爲鈎玄爲微旨爲正義者有總六經而爲法言爲外傳爲輿論者於是經明且久矣孰謂暴秦焚經而經存諸儒窮經而經亡乎諸儒論六經或謂其浩渺難曉或謂可不治而明或謂其皆心學或謂皆我

楊文彙卷之二

二 四 明 載 書

約 圖 刊 本

之注腳一何矛盾至此哉先哲用六經者有以其文倡諸儒有以其術佐人主有以其道繼絕學士將安所從歟如前所陳者請悉數其人而備論其實寧詳毋略也問百官惟將相權任至重歷代官制沿革與其人之賢愚道之得失可得而悉陳歟我朝削將相之權而分任於五府六部前古未有也然任必有所統權必有所寄名亡而實存矣相貴八統四的將貴五材六術今豈異古乎請備論以規之

問余讀易至於豐之繇未嘗不歎聖人之爲世慮深且

至也夫世之所憂者屯耳否耳蹇耳剝耳幸而豐焉世所樂也而聖人乃謂其可憂援日月之中昃盈食以爲喻必欲王者尙大而照天下斯可無虞其爲世慮何其深且至耶今天下承平百年犁鋤尋於遐徼雞犬豷於窮閭達官貴人牆屋被文繡而婢僕厭粱肉民物可謂豐矣自禁衛至于邊防隸尺籍者如雨內外之閑廩固牧成雲兵馬可謂豐矣文昇鱗倅壅於銓曹武弁日繁虞弗能給皆患無術以汰之人材可謂豐矣普天率土凡百稱是雖兩漢唐宋之盛弗能踰也然民物豐矣而

一有水旱則窮者流亡富者乏賈兵馬豐矣而一有征伐則精卒勁騎俱不給於營陣人材豐矣而庶官之員恆闕緩急輒有乏材之歎其故何也豐之可憂者其爲此耶非耶抑又有大於此者耶天下之可憂者其詳有幾憂而圖之計將安出凡天下之事與其貽悔於後孰若預憂於前先數者預憂而爲之計則可以保豐於悠久否則能無悔乎今聖天子臨御正如日中之照天下有司欲秉炬以佐其光也故咨於諸生范文正公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生豈無憂

天下如文正者乎其悉心以告

問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而行治所由異也古之人若堯桀
凱凶較然霄壤天下萬世所知矣若夫聖之清和伯主
之正譎大夫之濫隘士之拯溺受牛與贖人辭金拒鄰
之糝與嫗不逮門之女孔孟有定論矣他若相之或通
或介將之或寬或嚴司刑之或恕或刻以至立教之或
以柔勝或以剛克守郡者或以術破奸黨或以禮和寇
讎治邑者或戴星而勞或彈琴而逸典選者或嗔而與
人官或笑而不與人官治兵者或不戮一人或鞭七人

楊文正公集卷二十

四十四册藏書

約圖刊本

貫三人耳至於同仕宦也有苦身自約有放意自恣同
奏事也有力爭有順旨同侍講也有爲元老而恭有起
布衣而莊同爲直指使也有多誅殺有多縱舍同使秦
也有專美本朝有微說國弊同致師也有右入壘有左
射以敢同在軍見君使也有納不納者矣同除喪鼓琴
也有和不和者矣同鋤地見金也有擲不擲者矣若此
者孰優孰劣疇是疇非九原可作其誰與歸夫論別人
物者大學格致之一端也毋徒諉諸不暇

應天府鄉試錄序

自古御天下者必需賢才而埋賢才猶珠玉也非人求之不自致是故鄉賓興郡國勸駕有司懸科代相踵矣應天府我國家肇都于此今爲南京而鄰府暨州十有七皆畿也夫京畿首善而鍾材昔周漢之東其故都弊矣然鎬京之士萬民所望長安英俊之域絳冕所興詩人賦客尙侈談之況南京雅際熙洽仍擅眾大凡百無異車駕臨日聖化恆先王氣恆萃故方聞偉秀魁壘之士雲出林立比今夔天下解額視諸藩獨盛每科必命侍臣往蒞典禮冠侯服焉今上紀成化之七年府尹臣

亨府丞臣哲以考試官請上命洗馬臣守陳侍講臣瓊皆不敢辭遂冒炎暑犯晨夜凌風濤而南至則同考官監丞臣禹錫教授臣玘臣俊教諭臣子臯臣厚訓導臣祥臣旋臣寬監試官御史臣燮臣昭與百執事具在遂入棘闈胥戒飭曰命鄉論秀爲國與天下也任重且難莫有尙之凡與此者必皆精白厥心勤慎乃事求無負茲任哉其或怠私是癩官也是蔽賢也是負國也弗視于面衷其安乎不畏于人神其昧乎於是合六館諸司十八府州之士凡二千三百有奇試之三遵解額取百

三十五人乃第其名拔其文之尤併鈇梓爲錄蓋古者
賢能之書行年之署猶茲錄也錄一成而士之進退異
焉故已錄者或以欣而未錄者或以戚然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區區者安足計哉且陟臺一級
非努力莫造其顛黍稷之華人惟冀其實故已錄者一
有位焉官必盡職諫必盡言相必盡道相與奉明主尙
三代之隆奄九圍四裔而膏雨之保豐持泰於億萬年
則竹帛鐘鼎名昭于無窮錄安足貴也否則玷斯錄矣
且驥雖一蹶何累千里戰或三北竟收大勳故未錄者
必益修眾德彌燭奧理發之文皆粹乎無瑕侑乎有味
燁乎騰光追儷古之作者則雖在遐僻必有能錄之況
畿內也夫錄者豈直爲已錄者之輿哉尤爲未錄者之
楷也臣故兩勛之謹書于錄之首以獻於上曰連城照
乘之珍至矣請天府登之

送通守李君廷美序

量之器自龠合豆區至于斗斛釜鍾鉅細殊而受粟之
寡多隨焉細而受多則盈鉅而受寡則歉平之者慨也
穀粟之肆糴者曰歉糴者曰盈紛然而交爭有立其旁

者不待乎概一舉目而已識其盈歉矣然或盈或歉始雖紛爭終必底于平而後已士之用世也其材德厚薄猶量之有鉅細而其職位崇庳亦猶粟之有寡多也第用者或未能底于平識者或未若旁立者耳閩李君廷美以進士擢刑部主事陟員外郎其性行和以良其文辭敏以蔚其用刑公以仁蓋鉅量也余官京師於刑曹善五子曰何廷秀彭鳳儀張時敏三時雍與廷美皆士之俊邁而不羣者廷秀鳳儀皆陟憲副時敏陟憲僉而時雍陟郡守矣廷美比擢廣郡守未行以事遷倅於衡

郡余謂五子雖有不齊而爲鉅量則鈞廷美之郡守且猶歉而況倅乎然世之盈者多至於覆而歉者率底于平焉知歉之不爲廷美福也抑士之材德學則進否則退又非若量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廷美仕不懈於學況遭聖明之世他日所受可量乎哉余亦旁立者也識廷美審矣故說量以敘別

新化縣學記

新化之邑創自宋熙寧中學隨以建紹聖開邑治遷今所學亦遷于其西元季燬國初復之至景泰改元又燬

以其地之隘也徙築邑治西南逮今纔廿餘禩已敞而將傾都憲吳公琛輿暨撫蒞茲邑慨焉顧僉憲邵侯琮叔璋曰學敞若茲在所必葺然小邑寡民不可斂以病之費將安出時侯治獄獄有賄當入官者僅二百金請以充費公喜曰可遂命寶慶守謝君省經之邑之父老羣告于君曰今學之地有突有窪故宰宇或爽厥宜而章縫弗利於武病之久矣邑治東垣之外有廟祀城隍尤敞當葺而其地羨餘弘廣且方若矩也平若掌也可以立學請徙而易之君以告于吳公于邵侯皆曰善乃命府知事周田營之自成化辛卯春正月肇作大成殿暨兩廡重門庖庫以俎豆聖賢作明倫堂洎講齋寢舍膳宮米廩以居食師生端其述道崇其門垣以是歲夏六月告成僉謂新學不可無述而謝君之從子鐸官翰林因爲之請余聞之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大學之道在新其德以及其民耳新其德則身修新民之德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古之所謂學所謂教所謂化一皆此而已矣宋人之創是邑而命名也其謂造新邑以敷新化耶抑謂邑新而化隨以新耶然其時新法病民新經課

士烏有所謂化哉降而南渡極而胡元益可歎矣國朝
教化之昌覃于四裔而是邑之以賢能書者猶鮮無乃
狃於舊耶今邑既舊而學屢新隘也新而廣矣陂也新
而平矣陋也新而美矣士可不新其德以稱之乎彼新
學者糜金錢憊心力一皆資之人完則士享之而已無
與焉若新德者則惟致吾之知誠吾之意正吾之心不
待取之外而藉乎人也德苟新矣則鄉薦之國庸之居
穹位享豐祿勳業峙而無疆聲光焯于不朽疇得而攘
之温公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吳公賢

大臣固知所務而邵侯協其謀謝君就其緒皆賢矣哉

送沈大參赴河南序

雪虐而不凋者可梁楹也火焚而不變者可圭瓚也值
不測之變罹無妄之災而克秉其操者其可以居崇位
膺重任也不占矣夫杭沈公克欽始以進士官駕部茂
著勞績累遷正郎景泰之末有權奸不軌鋤斥其素所
不悅忠齏之臣蔓及于善良雖其稔惡自取夷滅然貽
患于國而善類之被其毒也亦酷矣公當是時亦被誣
枉謫戍遼陽嗟乎魚網之設也而鴻麗焉行人之得也

而邑人災焉魯酒之薄也而邯鄲圍焉城門之火也而池魚及焉腐鼠之墜也而博者殃焉此尤人所不能堪者而公行法俟命怡然於冰雪弓馬之鄉加於人一等矣今天子御極日月之光洞燭乎幽壤覆益之下於是向之忠臣首被昭雪公枉亦白乃復厥官今超拜參政于河南塞翁之馬婦喪之弟宋人之犢蕉中之鹿於是乎驗矣公既被河南之命交游若副郎于景瞻者需文饑之惟公才賢卓卓其於參大藩也何有然管仲嘗曰無忘在莒而馮異亦曰不敢忘巾車之恩蓋畏心之易泯而侈心之易生也吾亦願公無忘遼陽則他日居崇膺重豈直參一藩而已哉敢以爲贈

樊山八景記

異時樊進士貴嘗求予記其樊山八景久未暇爲今其叔父時登貢士來復請予詢其詳則曰距縉雲縣治二百武有山曰樊蓋自余始祖兩浙儒學提舉諱杞孫者家其下族蕃望彰縣人因以姓是山焉家之北有別業環樹以梅命之曰梅花墅墅有室大於斗余讀易其中梅盛華時時取雪烹茗飲因號煮雪窩墅西窮麓折而

北水出兩山閒其上篳竹無際是爲竹深澗澗北有塢
曰藏春花木叢其中又北有憩雲岫中多鉅松雲所萃
止澗之西南山紆徑繚迴峯亭在焉亭南樵農雜處雞
犬聲喧是雞鳴垞也垞前溪波磷磷白鷺時下名鷺鶯
懶八景之概若是旣多賦詠之矣願鼎言以記之惟天
下佳山水至夥也得一齒於人以名于世幸矣矧其一
丘一壑盡登於賦詠者哉然輞川之柳浪椒園視武夷
之釣磯茶竈若有慚色藝與德之幸山水固殊也樊自
提舉而下蔡休淑趾顯榮者相望矣時登今又著文行
聲而羣從子姓若御史瑩貢士鯤庠生輔皆有志者八
景不賴之而益彰耶吾筆之爲山靈慶也

送吾景端序

三衢吾景端以易學舉于鄉入齒國子與吾弟守阡景
善國子論易輒推安福劉箴與守阡暨景端數人自京
達四方鮮不知其名每禮部試皆期此數人在高等有
司亦欲羅此數人以爲功然每試而數人無一與焉以
數人學未優耶則爭名者胡可以虛屈有司識未精耶
則所選之秀傑亦夥矣蓋士之進退淹速固有命焉非

人所能與也今數人者名在乙榜例授師職皆辭景端
獨曰吾母將耄矣可擇祿耶遽就焉士無問識不識皆
謂宜再需後試必占魁選不然則隨常資作守宰亦邇
矣胡遽爲親厚者交諫儀曹亦強沮之不可竟得教諭
江浦蓋三釜足樂萬鍾何加固仁人孝子之道也景端
奚啻加於人一等哉入其範模者其肯志富貴而遺道
德也耶然豫章魄旌固明堂大廈之具也收梁棟拾桷
榱者行且至矣景端尙俟之

封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汪公墓表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

十一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教化之行也老引其幼比聯其閭一皆走趨於善故賢
才昌而風俗懿唐虞三代所由盛也秦以降教化墜矣
民不覲德而惟利之覲胥淪於惡閒有仁辟良輔驅而
之善然亦豈得四海挾耶民有能淑其躬以惇于家于
鄉者豈易得哉湖廣之石首有處士曰汪公韓信字用
賢幼涉藝文長崇禮義奮然志植其善宅近市厭其囂
也營荷湖之東老焉樹竹徧舍後山自號竹坡而杖几
其上目翠旌耳璆玉蓋翛然也日誨子與女諄諄於古
之嘉言法行不捨冢子浩取進士累官副都御史撫定

蜀盜聲烈炳中外餘五子亦克無忝二女孟適廣西參
政袁凱季歸太學生徐漢英皆執婦道蓋公之善浸于
家矣公處族黨調蒙周之多愛慕之嘗讀藍田呂氏鄉
約曰此善俗之道也蓋舉乎乃與鄉人之隱而老仕而
歸者若劉知府海輩凡九人爲義鄰之會一如呂約遠
邇稱慕焉蓋公之善流于鄉矣公嘗以浩恩封大理左
寺副年七十有九而卒富榮壽考眾鮮克邁蓋天錫其
福以彰其善耶公墓在麓湖之原葬既有銘矣浩又欲
表於其上以余同年寓書俾弟某來請惟人之性善而
已矣率性而善人人可能非有異且難也然制行者慕
高而趨詭立言者取奇而求備則過矣若公之行無不
可能者俾人皆公若則自家而鄉將無乎不善雖唐虞
三代之俗可臻也又奚求哉余是以書之

贈太僕寺卿牟公爵序

余同年牟公爵初以御史拜僉福建按察司事其律已
持憲若竹柏之挺也其屏奸除慝若鷹鷂之攫鳥雀也
其慮冤錄枉若鄒律吹而燕谷黍也故一時深山窮陬
婦人稚子皆知有牟僉事而福建至今數僉事如公爵

者指不能二三儂然在福建八九年視他憲官之聲資
遠不逮者往往超擢而獨無改于舊輿論爲之不平旣
而陟副使纔踰年又陟江西按察使江西之吏民聞之
曰是福建牟僉事耶相戒毋犯在江西僅三期又召拜
太僕寺卿夫爲僉事聲績卓矣而八九年不調何其淹
也旣爲副使聲績未有加焉而頻歲屢陟遂至今官何
其速也豈獨公爵之利鈍有時蓋試之久而知之深乃
加不次之擢者固聖君用賢之道也今虜寇未夷邊警
且數大將方率數十萬師以往直欲犁其庭而掃其穴
徵馬亟且繁然馬牧于官者或竊鬻其芻菽或私以負
重馳遠或斃且幾半存者餓羸而散於民者以水旱頻
仍民不能保其孥而何馬之能畜酷而徵之祇擠之于
溝壑耳太僕之難爲未有劇於茲時者公爵其無擇蚤
夜圖所以贍國用而完民生者舉之俾聲績無減於僉
憲時則所謂不次之擢昉自今耳優於彼而劣於此勤
於小而懈於大表表於外藩而碌碌於內廷者豈所望
於公爵哉公爵之被召也同年皆爲之喜旣至而喜益
增羣往賀矣又欲贈之言以余在翰林乃俾執簡

送僉憲陳君考績復任序

江西素多豪右其犯憲也雖大官疆吏亦鯁鯁焉若睹
蝟虎莫敢嬰僉憲陳君夢祥至一繩以法弗爲利疚威
愓於是羣謗歛起久弗燿或謂曰金以銳挫革以堅裂
直道之難行也久矣眾煦漂山羣輕折軸讒誘之爲害
也大矣子其慎之夢祥弗爲變旣而當道者惑之連六
年不調考績而弗之最也或曰子可以改未耶夢祥笑
弗答夫貞木歲寒不凋良玉火烈不變是區區者安足
芥蒂孟祥之襟耶始孟祥與余交嘗贈之文聞其持憲

楊文公集卷下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嚴心甚壯之謗若不屬耳茲夢祥來過余劇談下夜漏
數刻指其心曰吾極知所以弭謗市榮之術顧不能負
此耳余益歎重之孟夫子有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夢祥奚所安他固不足計
也余當暑疾瘡作乞文者踵至莫之與也有感于中力
疾爲夢祥一言

大壽字記

大壽字一軸監察御史張君敦之家藏者君之始祖曰
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厥產遺之此亦其一也
自子成傳六世至君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
君取而裝潢之遂求余記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
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
滿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浸
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
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韋仲定爲六十
九種謝善塤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庾元威書
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針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
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
猴雞犬豕以及鉛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
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奠螭腳猶有所遺蓋書之作
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
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
爲考其閒時有疏繆蓋傳摹之本歟然大字宏壯若樓
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罕見足以饒奇
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況家傳數百年之舊物也邪

伏義河圖陳在東序舊本韓文歐陽珍惜張氏子孫尚
世寶此無斃

題南齋魏尚書詩後

南齋先生蕭山魏公諱驥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德
尊望重而壽最高今天子特降敕遣使存問賜之羊酒
且命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時已閱九十八禩矣
未幾而物故日余一再拜之辱愛厚今觀其寄吾同年
袁憲使詩三復慨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於此亦
云

楊文謫公文集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賀章公封給事中詩序

吾邑高橋章氏素以質雄尤尚禮義其先三世同居閨
門肅穆高橋居郭西當水陸之衝而章氏好賓禮士自
藩臬下逮郡縣庫廩之僚吏與游士過客鮮不延致冠
烏叢于其堂舟輿嶧于其門外不啻一雄傳也旣而諸
耆艾皆凋謝盡家日以落門可設雀羅獨靜庵處士幼
孤子立乃能飭躬治產修孝弟睦婣之行諧鄉鄰下致
賓客寢復其家聲迨今則昆弟子姪玉立蘭芳科第之
踵登青紫之交映赫然冠諸名族矣子鑑以進士官黃

門蔚有聲績考最推恩封公從仕郎兵科給事中室封
孺人於是公年六十有五孺人六十有二齡矣偕老竝
榮良足賀者吾鄉大夫士詩以寄賀屬余序之余先大
父栖芸先生以道德文學名當時公之諸父暨公與昆
弟皆從而執經先父梅讀先生暨仲父見素居士季父
韋庵先生與公同門蓋若亢鯉之相益者今梅讀雖贈
編修而弗及封韋庵有二子方舉進士而未第獨見素
封監察御史可與公埒然未及公之富而康也而章氏
有自行人至苑馬卿者有自主事至布政使者其考妣
皆被贈而弗及封封乃自公始用是觀之公之福過於
人遠矣蓋累世之積善一生之種德福於是鍾焉非偶
然而致之也余不佞僅撫實書之以爲序

送李太守序

仕各爲其職固也然有非其職而事勢有可爲者君子
必力爲之抑非氣足敢爲才足克爲者詎能力耶比歲
虜寇屢犯西鄙所在將帥不禦法當誅望天子大布如
天之仁悉宥不問將帥恃而益惰各擁強兵享厚祿閉
城安枕莫肯出一騎效死守令惟供億是務兵非其職

而力莫能禦於是虜益驕暴深入數千里之內殺掠無算若取其穹廬中物而一歲出入數番若商賈無譏征之阻今乃躡臨洮蹂鞏昌駸駸將轢乎鳳翔矣民旣被殺掠復以供億頓踣故道路多觝谿之橫室廬無斗升之畜仁者所不忍聞而況於見之斯時也有可禦虜之策而不爲則亦不仁之甚矣茲鳳翔闕知府擢戶部主事李君往補蓋慎選也鳳翔之仕于京者祈余言贈之夫鳳翔者虞之雍州周之故國秦之內史而漢之右扶風也山則終南太白水則河渭涇沮貢則球琳琅玕而其民厚重質直強毅果敢可導之篤於仁義可率之力於兵農尙矣況我朝涵煦百年之久旣庶且富近雖疲瘵而其良心銳氣故不泯也今將帥猶情萬一虜至爲守者將委其民而去之耶抑與之徒死耶是宜先慮預防不可緩者用今民快之例兼古召募之法治戎器畜餽糧時較閱訓練作其銳而開其良一旦有警則率之禦虜俾下以完其室家而上以蔽王所懷顧不可哉李君自爲進士時已負氣節聞於人暨官戶部遂以材稱比歲畿內大饑詔選廷臣分賑君往河閒民賴以甦蓋

庶乎敢爲克爲者耶故吾以非其職者望焉夫以數十將將百萬兵尙未能禦虜而望之一郡守若迂矣然古之守令能爲將帥所不能者不可俁數姑卽近事言之往歲廣西之寇殘州縣如破竹議者至謂無策可禦矣今廣東僉事陶君魯時丞新會乃能築土城起民壯以禦寇邑人安堵後乃統兵勦寇所向無不克捷諸將皆自以爲弗逮迄今兩廣莫安多藉其力夫以小邑一丞尙爾況知大府而據崇城者乎宜吾以是望李君也雖然此甚不得已之策而吾之過慮耳且夕王師奮而虜寇殲則夫勞來撫集之方樹蓄誨教之政尤當蚤夜力爲而勿倦焉夫非其職者且猶望之而况固其職者尙俟余言之備哉

贈御史張汝欽序

學不可以已也揚子雲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夫自堯至仲尼皆古聖人也且猶汲汲皇皇況下此者可已於學哉今之人多由學而仕仕則視學若芻狗然有勸之學則語以不暇或引歐陽子之言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甚者引趙閱道之言曰稷契皋

夔何書可讀豈其然乎夫學固不可以冗暇而有閒者
冗莫甚於古帝王之治天下然學猶不已仕何獨不暇
而可已於學哉古聖人之所謂學固非讀書著文之謂
然書所載文所述皆古聖人之道也欲學古聖人之道
而舍書暨文將焉求之汲井而搗練其得泉乎文章所
以資濡萬物者也奚止於潤身政事不具文章則雖有
及民終非善政古書若三墳八索九丘之屬夥矣稷皋
豈無可讀者典教明刑豈結繩刀筆所能辦耶或者引
以自懈則誤矣然所謂學者在明乎道而行之也道不

明且行而學云學云豈學之謂哉汝欽自進士選更翰
林庶吉士博覽工著求古聖人之道逮爲御史猶孳孳
若舊其不已於學者耶嘗陳時政劾大臣雖批逆鱗而
不懼其庶乎言行道亦行者耶巡權鹽而輿頌其寬察
漕渠而眾憚其嚴服輒引諸生誨之道其政事具文章
者耶比以考最蒙恩進階又封其所生以逮其配僚寮
榮之需余文賀余惟汝欽皆陟崇位被殊渥茲猶區區
者故不賀而贈冀其益務于學以善其政以行其道而
光且大焉蓋余蚤識汝欽於翰林近又見其尊父約庵

先生賢而工詩汝欽又甚愛余文嘗索稿盡覽之知契若是雅矣豈苟相諛悅者哉不賀而贈也宜

東聖倡和詩序

成化戊子秋七月廿有一日余以歸省出京交游餞至城東十里所皆返獨眷坊庶子童君大章翰林編修商君茂衡刑部主事丘君時雍中書舍人張君世璉復餞十數里以返大章有別業近祖道擅林泉花卉之勝四君因往遊陟酒旣時雍倡古體一章三君遂和之旣而大夫士與時雍好者聞而又和之乃聯爲大卷題曰東

聖倡和詩

卷十

五

四明叢書

約園丹本

聖倡和詩逮余還朝時雍示以屬序余未暇爲而時雍出守吳郡屢書來促憶歸省時秋暑猶赫汗頰余面若雨且泥潦載途騎屢蹶車一覆可謂勞且苦矣然余以久宦驟歸翩然若籠鳥之返於林而悠然若桀獸之走於壙也雖勞苦而亦樂願交游餞者皆攬巾拭汗緩轡兢兢惟恐墜冒暑涉潦至數十里之遠勞苦至此徒以余累之耶甚愍且慚焉今閱是卷乃知諸君獲游陟酣詠之樂而亦忘其勞苦庶少解昔之愍而諸作炳若珠貝交輝鏘如金石齊奏亦足啟今之娛者於是大章世

理俱已逐黃鶴化去別業亦更他主而花下之烏武觴
漉悉變爲草間之蹄涔矣念昔至今僅更五稔而四君
者已存亡相半亡者至不能保其產爲愴然以悲自余
還朝星霜又已三閱欲如昔之再累諸君且未能遂而
徒碌碌班行閒又未克建大猶以覃利天下因喟然以
歎念故舊之厚情羨風雅之遺韻感悼存歿而淬厲忠
孝不敢懈此余之志也因書以爲序刑部劇曹也官者
恆役役至不暇休沐時雍獨能偕三君祖餞遊陟以發
諸詠歌非篤於義敏於政而優於文未克也今宦方顯
志方張觀余言將必汲汲焉奮樹其德業而不肯後夫
余他日亦嘗遊大章別業作一古體併書如左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起癸巳成化九年盡丁未二十三年自四十九歲至六十三歲所作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中書舍人李君應禎告歸展墓交游皆贈之詩詩凡四十六首首有題題自都門至范莊皆山川城郭亭臺祠冢之屬非名勝之景則古陳之迹非其道所過則鄉所遊非其耳目所寓則心志所嚮者都門爲萬國之會猶百行之元故爲首題中間若牛首虎丘諸山江淮諸水

楊文懿公文集卷二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智所樂也獲麟堆宣聖之遺烈也秦伯廟尙至德也圮橋子房帝漢之基也卞將軍廟掛劔墓忠義足法也黃樓蘇守捍大患之績也太白酒樓丁卯橋文名彰也長干寺無雙亭異教之昌可慨也長洲苑歌風戲馬臺隋堤石城古今興廢之故可欣可痛可鏡戒于無窮也范莊相國之勳而睦族之義士可歸宿者故以終焉題不主送歸詩不專贈別意新而辭美皆京師之耆碩譽髦特爲君倡之與故常贈送之什矧殊矣穆如之頌非爲仲山甫不作孔碩之詩亦爲申伯得之君篤學美辭

翰初以鄉選升國學有巨璫勢方赫知其名欲俾訓子
姪亟招之不應一日巨璫被旨薦熏于文廟託學官召
之堅避不見後拜今官選侍便殿嘗命金書老釋經君
上疏言老釋所述非經也書之妄費而無益若治天下
以九經教天下以六經則四方寧而君民皆祉且壽矣
嗟乎秦嬖景監衛鞅因之傳燈有錄楊億潤色其孰肯
背寵以事與批逆鱗而闢異教也耶君於是加於人不
啻一等矣宜乎贈詩鱣殊乎故常之什也余亦與君善
故爲序詩之大旨而併述君之大節俾覽者有考焉

楊文懿公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姚冢宰誄 并序

成化九年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尙書桐廬姚公
冕于長安里第其子兵部郎中璧奉柩以歸嗚呼哀哉
公諱夔字大章正統中鄉試省試皆第一遂爲進士擢
吏科給事中英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羣臣議尊景泰帝
公贊其決虜犯都城符召遼宣二藩犄角賊駭而遁公
預其謀超陟南京刑部右侍郎轉禮部被命考官雲南
三載奏績留任禮部景泰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強
之出率百官詣闕問安退集東閣公倡言復太子眾翕

然議定俄而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獄連襄府懼有變乃詔班師慰王中外大安蓋公之策也既而不悅於用事者復遷南京無何上思其忠驛召至京拜禮部左侍郎轉吏部尋陟禮部尙書國家頻歲多吉凶大禮或常或變公皆據古酌今裁定允當嘗知貢舉刻革舊弊有得士之稱今上嗣統之初及戊子星變及慈懿太后之葬公皆草疏率百官上之有曰節嗜欲以保躬修禮法以齊家出入有防燕遊有度官爵勿濫授金帛勿虛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又曰均愛六宮以繁子姓

親決萬幾以臨臣民近君子遠小人皆人所不敢言者至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倫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或違典禮在庭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者乎世尤傳誦其言拜吏部尙書繼加太子少保先是藩臬由尤傳會舉臺省由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進賢退不肖以臻治平庚寅旱癘辛卯昔見壬辰南方大水公皆上疏條陳天下大利弊乞罷

行者以十數多納而施行每議大典禮大政事眾環視
公莫敢先或甲可乙否公徐一言以決上益信任之嘗
以災異兩乞歸不允比疾遣上醫進藥中貴遺半醴既
薨賜賻祭葬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敏嗚呼自古優於
政者多劣於文高其名者或庠其位騁之前者概蹶之
後通于身者或塞于子而公無一歉焉獨年齡未及乎
耄期勲業未臻于極致故上下多悼惜之走也少欽英
譽跋而望之長挹令儀輒被知遇恆時觴詠笑談忘乎
位與齒之懸也孰謂公遽棄而殂哉哀歎方殷而壁以
誅請是安可辭遂作誄曰

楊文敏公集

卷五

四十四明發書

約編刊本

越有大江其名粵浙怒潮驚濤轟霆湧雪其上羣山崢
嶸截辟紫蓋錦峯宮廳尤絕聚靈鍾神千載一發篤生
姚公閒世之傑儀容魁岸識量廣恢烏有鸞鶴馬惟龍
駮百氏淹貫六行具該瑚璉之器棟梁之材鄉書省選
連奪倫魁文播天下厥聲若雷遂登甲科在中給事有
阜其囊可否獻替大輅北巡儲宮猶稚國覬長君社稷
之利發言盈庭首鼠疑避公奮而前遂決其議虜犯京
城國若旒贅謀夫凡多將怯兵脆公請發符窺閒遣銳

微兩藩兵刻期竝萃倚而角之其畏弗斃先聲所臨電
閃雲際虜聞震驚遁返荒裔錯節旣過利器乃稍擢居
重任舊都亞卿用刑惟恤典禮惟清察官選遜黜陟幽
明入奏厥績留居于京不擇夷險以篤忠貞倡議復儲
獻謀安荆視竈弗媚復南其行不遠而復天寵薦增遷
貳天官陟大宗伯敬恭神祇柔撫戎狄先帝陟天嗣皇
登極大禮便蕃動皆中式一主禮闈令行弊革奸倖旣
驅譽髦斯得屢草章疏以率羣辟竝拜偕進匪朝伊夕
自內而外鉅細休戚備談極陳以匡聖德暨論山陵明

盡懇直上回天心卒正兆域進位冢宰寅亮天工內自
卿署外達藩邦下逮胄子小大窮通孰孰否疇勤疇
備旌別進退衡平鑑空誓登英傑驅去妄庸庶官稱職
民安歲豐時多災異公心忡忡屢獻大計以翰至忠豈
其憂瘁竟殞厥躬嗚呼哀哉昔歲有彗西及台衡去冬
長至天雨水冰何期妖孽殲我老成訃聞宸極哀軫聖
情贈諡祭葬賜賻與并百辟卿士長歎失聲姻戚舊故
雨涕填膺昔余髫鬣已知公名長而翹企鳳皇景星壯
登翰苑幸挹儀刑高位宿齒獎掖後主廢詠酣嬉懼若

舊盟六元方會一老遽薨俯仰今昔能不淚零嗚呼哀哉憶公立朝百僚之上屹若泰山萬峯環向奄云其頽眾將安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眾皆視公金鼓蒼蠅遽云殂謝其疇之歸崇善應變丸轉無滯琦有奇骨可屬大事公最似之今也則逝相條便宜漢宣中興沆陳災異宋眞守成公將伍之今歸于冥萬方元元誰惠誰撫九重穆穆孰匡孰輔如何昊天弗弔下土嗚呼哀哉吉日攸屆靈輅啟行祖奠載道執紼傾城素驥踣躅丹旄悠揚春雲慘淡旭日淒涼渺渺長路蕭蕭故鄉黃腸下窆玉樹埋藏佳城鬱鬱長夜茫茫芻狗灰滅石麟蘼荒寒露碧草悲風白楊鴉啼狻獮狐狸跳梁雍門之言萬古悽愴嗚呼哀哉

麗澤會詩序

孟子論友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又進而古盡矣然一鄉之善士在在可得而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其何所在未易得也霄漢之木亦嘗產於籬樊窟穴之龍亦必遊於江海故京師者天下眾士之萃淵藪也取友者舍此何之焉成周進士皆自學而升有唐場籍先兩監

而後鄉貢唐監卽周學也至我朝進士之科每會試所
登隄南北兩監之士恆占十之七八蓋監者尤士之萃
淵藪琢磨礪礪之具旣眾且至非州邑庠校所能逮故
也士而游京居監何友不可得何道藝不可成哉成化
辛卯春監之士有雅相善者廿有五人胥約以文會而
主於盧解元楷之弟曾則取五經羣籍相講解問難各
出所著共修潤之德善相勸過失互規充然各有得焉
一日燕懼取唐楊巨源東城早春詩廿有八字分爲韻
而詩之總曰麗澤會詩易象傳有之麗澤兌君子以朋

友講習夫二澤麗而相資朋友之會而相資以之然講
以致知習以力行知行亦相資者今諸士之解經修辭
講也勸善規過習也眞得麗澤之象過唐人之私試夏
課遠哉自伐木廢谷風興朋友之道缺矣而近世舉子
尤相忌嫉甚或不假人半章單辭有若茲會其近古哉
之廿五人者皆一時之名士會不旋踵已多奮登于黃
甲餘雖尙屈而黃甲之登皆有可必觀其詩亦足占矣
磐達之漸其始于干幽谷之鳴出遷喬木茲會也其將
登而在位同寅協恭以康庶事乎茲詩也其將颺而在

廷爲雅爲頌以鳴國家之盛乎尙各磨厲無或玷瑕庶
後有傳焉燕之日吳郡湯君徵嘗備主禮故取諸詩悉
書于卷因余弟守阯解元以求予序守阯雖與會然吾
於廿五人者知未悉也湯君尙文崇義蓋與諸士游雅
矣孰爲鄉士孰爲國士孰爲天下士孰爲尙友士尙余
告焉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墓誌
銘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庵宋太傅覺民之後世

楊東坡文集卷五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彥善考諱起宗
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祖妣陳
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佔畢一呻輒能記
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騰塾小生羣往觀
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意與之長爲縣學生博書工
文山喜水泚譽髦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鄉試第一會
試第三皆有文鏡之梓擢壬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
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公居第二賜白
金五兩檟幣五十緡旣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

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且明盡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恤窮振弱禁奸招遺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教正禮俗民慶未始得也以舊令復遽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諭吏民大率如江陵教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再按屬

以省耕收廉利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尤真府後堂暇輒躬爲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而生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公司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賦朝嘉其功賜絲幣表裏各二楮幣千丁潘夫人憂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初貴州草創卽驛爲布政司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貴弗能襲職者十五六公悉俾襲

吏無敢難常移文以通夷情聞抗章以蠲逋稅餉兵春以糧秋以銀使夷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艱甚公俾代糴以銀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旣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公不欲煩民乃請營蘆場之新葺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瓊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閒暨修巡戰諸舡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

楊文憲公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舡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舡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嘗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薨成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十有四上聞嗟悼命有司祭葬之公配湯氏累封夫人先公卒葬于縣西長洋之原公以薨之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六長綱次卽綱次紈次曾同次昌齡蔭國子生次玄齡補縣學

生女二人孫男女十人公蚤孤事潘夫人孝處昆弟友
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惠利爲主
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
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爲縣七月
遽得民如此其深者乎嘉歎久之會命大臣薦所知文
定與學士馬公愉各書所薦皆公名馬公謂公賢而文
宜督學之職文定曰爲縣旣得民矣俾任民牧尤宜馬
公諾合詞以聞乃有德安之陟逮其去德安去貴州也
民阻餞如江陵尤甚德安又勒去思碑於府治焉自庚
戌逮今同時輩行無在者歸若魯靈光之獨存而德業
聞望隱然動天下殆書所謂耆壽俊史所謂名大臣者
其文章操紙筆立就率溫厚坦明深切事理嘗著讀史
備忘天台要略皆八卷詩經集解三卷德安府誌丹台
稿皆八卷藏于家綱將奉柩還葬乃具狀泣請余曰先
君治命固以銘屬先生嗚呼余童而慕公壯被知愛深
矣公嘗入賀萬壽節退燕余第同燕者今戶部尙書兼
翰林院學士商公故太子少保兼吏部尙書贈少保姚
文敏公國子生故盧君楷今余弟守陞凡六人皆浙解

元也三公勳德位望冠常世而公與文敏對居兩京天官豈惟浙之儀囿四海之表也今文敏歿矣公又繼之悲感可勝道哉銘固晚生之職也況公治命其敢辭銘

曰
太公國齊簡禮從俗僅五月終報政何速公爲江陵政非呂望加其二月仁滂惠洋去不能馳稚耄遮阻執祛號啼如子失母黃霸守郡治莫與夷及爲丞相勳烈小虧公自令長邵守方伯入副尚書居守是職材非偏長所在有績於赫厥聲不損彌益晚秀獨揚行輩凋盡一

樓臺李道

卷五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老之遺天胡不憖有馨其俎有舉其封皆帝之賜恩榮始終台有赤城萬古絕只公之休光庶或與比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成化九年夏西兩藩有闕適今冢宰新任政妙選廷臣往補於憲臺得王君繼於刑曹得汪君進而於禁闔得吾張天瑞皆一時之表表者具列以聞於是天瑞有陝西參議之陟天瑞舜江之舊族尊父德宏先生今保定府涞水縣教諭也天瑞早被庭訓文學駁長材器夙成儀表言論夔異乎諸生遂齒鄉論擢丙戌進士拜工科

給事中凡駁正諫救皆識大體逢時宜公卿推重之故
其官僅踰五載輒被茲命腰金服緋以副大藩遷陟速
位祿崇而責任重矣然輿論皆以爲當且謂其後未可
量焉今之陝西古稱關中天府近歲虜伏河壩屢入內
郡邊帥皆弗能禦朝廷屢命將出師且預征三方州之
賦聚數十萬眾必欲直搗虜巢穴掃空河壩之外然師
實未能出塞而屢獻其捷論功行賞已不貲矣而虜勢
益張一歲至犯數郡往返數番大肆殺掠迄今未已有
識寒心用事者得微有失計歟殺掠旣繁且頻而加以

饋運艱賦斂急修築勞饑饉荐民不堪矣牧守者緩征
則罪責立至苛斂則變故或生司饋者或身沒於邊或
妻繫於獄吏不堪矣旬宣之任不亦難乎嗟夫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寬之一分則有一分之賜吾爲天瑞願之
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吾於天瑞觀之天瑞以余
與其尊父有雅甚修契家之好余嘉其厚德故其僚友
之請贈言也不辭

桃源春雨圖記

人之性靜而其情則感物而動豈物果能動乎人哉情

動而物形之耳何以徵之凡物善而妍者宜人情所同
喜惡而媿者宜人情所同惡然而有不爾者花美而豔
也或爲之灑淚竭至毒也有照壁見之而喜鼓琴桓山
者不以墟墓而興哀與燕漢庭者反因樂聲而垂泣志
士之傷春悲秋驕人之醉花賞雪豈以時與景哉信乎
物之不能動情情動而物形矣吾觀汪君貴之桃源春
雨圖但意其爲賞心娛目之具耳而君曰不然此先公
之兆之所在也先公諱榮字文煥別號止齋嘗歷知零
都桐廬建寧三縣事民被其仁士霑其教以老致政歸

楊文齋文集

卷三

十四 四明嚴君

約園刊本

居于歛嘗遊于郭南之桃源巽峯拱前寶相擁後龍山
間政則聶眞君煉丹之所居而虎山紫陽則朱文公講
道之攸處者山縈水迴花木蕃茂顧而愛之乃營壽藏
于其間卒與先妣王氏窆焉吾兄弟數輩仰昊天之恩
極痛九原之不作每歲春雨秋霜未嘗不祭掃而悲號
然燕居行役之際悵望堂封逸乎其不可覩肆爲茲圖
日可展省庶以重吾哀慕而弗之忘耳夫桃源春雨萬
紅爭妍良可賞心而娛目者而君輩乃於此乎悲號至
爲圖以重其哀慕豈非情動而物形者耶夫情由性而

發者性之仁發則爲愛親之情詩曰永言孝思思孝而永言之愛親之至也君輩殆近於詩之所謂矣雖然孝何止於思而已邪君子一舉足出言不敢忘親慎行終身乃爲能卒居處之弗莊交友之弗信斷一樹殺一獸之弗時皆非孝也因情之發擴而充之以復乎性之全者其斯聖賢矣夫因君求余記併書以副之

送刑部尙書陸公致政序

刑部尙書吾明陸公廷玉以疾致政將歸明人宦于朝者戀不忍舍旣燕饑之復謂予宜以言贈顧晚生末學

其安所贈然亦不可以無言惟君子之道出與處耳巖穴之士迷而不能出廟堂之臣溺而不知處其病均也伊尹耕於莘野湯聘之三乃幡然而起自任以天下之重及相湯訓太甲勳業旣就輒告歸蓋古之君子明於出處之義鮮有不若是者晨門荷蓀之徒不仕無義吾夫子誅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乃以禍終此蔡澤所以困應侯而代其位也今公起自甲科擢官刑部至郎中超陟山東布政使徵拜今官生平文學敏贍材識俊邁而尤以德量寬大得眾心法比練達服羣議方

其爲郎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尙書則自僚屬下至于囚徒遠至于天下多感戴稱道之歷十有三載如一日目前未始見也今齒纔六十又五選以老請將以風節動朝廷以行義表閭里以詩禮引宗族而淑之公於是乎得出處之道矣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賦曰鳳縹縹其高逝夫固自引而遠去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又曰鴻漸于達其羽可用爲儀公昔之出也其鳴岡之鳳漸磐之鴻乎今之處也其鳳之高逝鴻之爲儀者乎區區尺鷃輩安得借大鵬之翼扶搖九萬里而從之

懷素草書

卷五

十六四門書

約園刊本

送胡必憲序

人之性固善有誘於物故必教之而後率有漸於惡故必刑之而後改非性本惡而待教與刑也苟卿謂人之性惡心待師法猶枸木必待矐括然後直鈍金必待矐厲然後利故聖人生禮義而起法度猶陶人埴埴而爲瓦工人斲木而爲器皆僞耳是何言之謬與夫木之質本直金之質本利有枸有鈍乃始矐括矐厲之耳使其質固曲固鈍又何可矐括矐厲之耶人之待師法者固其性之善也埴可瓦陶乃埴而瓦之木可器工乃斲

而器之奚僞之有聖人之禮義法度非人之性善亦安
施耶禮義以教法度以刑聖人所以復人性之善者廢
一不可在唐虞時伯夷之典皋陶之刑竝用而相須故
比屋可封人皆君子信乎人性之善也後世教旣熄矣
刑復不中爭奪殘賊淫亂之俗盈天下故苟卿以性爲
惡以禮義法度爲僞豈亦有激而云耶不然何具自謂
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之具
也夫謂塗之人皆有可知之質可能之具非性善而何
嗟乎世益降矣刑益專矣閒有教者亦惟以佔畢屬文
課之耳孰能俾復其性以唐虞斯世也耶國家設憲臣
以董學政蓋有見乎士制百姓于刑以教祗德之意自
漢以來未有也廣東距京師萬里而胡君學行兩優寬
嚴時用士習爲之日新其有志於教人復性者與然教
必久而後洽今君聲望遠揚將陟崇要之任吾恐嶺海
之閒弗獲久被君之教也君奏績將還廣東請生升在
國學者請余言賄之余望君念國家所以任之意益悖
其教士亦念君所以教之志相率而復其性云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時機有言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
之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慨然其所悼者惟曹
操耳夫操肆狡凶而謀篡竊雖鴟虵百勃亦恥而不屑
爲者何長算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
之二子何異乎季豹而伏後董妃豈直其分香之諸姊
耶忍於彼愛於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
馬懿之遠襲其算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
促而卒移漢鼎雖昭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
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爲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歎

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
難也古之人若顏充國若冉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
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
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綸四海而弗及盡見
於世是則可謂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者矣千
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爲之悲傷歎喟而不已況當時者
乎閻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表德器材識
文學一一出於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日勸講
于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於天

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于家
士方仰之若曰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爲鹽梅
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堯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
止於斯非所謂長算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
卿而下皆悼惜之而能言者爲其挽歌詩總若干什余
旣萃成冊乃序焉蓋余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翰林踰二
十載余恆仰公若不可跂而公顧不余鄙德學之胥勸
志業之交親蓋懽然無間詎知公遽棄余而逝耶攄百
愴於片言寓一哀於萬里強披淚而書之

楊文公集卷之三

九

四明叢書

新編刑本

故汪御史挽詩序

嗚呼酷暑起於溫旭微霜至於堅冰天下之治亂豈一
朝夕之故哉一貧不足以成山坏土安能以填谷天下
治亂豈一人之力之所能致哉吾觀乎搢紳所爲故御
史汪公之挽詩因論其世而重哀之蓋公以文行擢鄉
選歷官望江武進二學陟御史智茂著聲績尋巡按福
建坐未安席適盜賊羣起剽野攻城用事者遂以是罪
之死嗚呼天下當是時沔豐仍泰上恬下熙桑雍之患
深且極矣而福建庶富尤爲天下甲吏于茲者率務山

遨溪遊酣醇醖而飢鮮肥糶載金帛無獻民寢不能堪
眊眊乎欲反乎其出者矣而持節之佻狂者又從而促
焉於是匹夫作難而八郡之眾不進鼓羣愚應之蠭興
豕突莫可控御乃勤廟算一遣將不克至於再一方兵
不足至比禁旅集四方之師薄伐不定至尸腥草木血
丹川原然後得平之是豈一御史之罪哉嗚呼民之不
堪實由於所謂遨遊酣飫稠載之羣吏而難之不靖則
介冑之臣之責也乃皆貴焉而或僅貶其官或仍復其
位謂果一御史之罪哉嗚呼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時福

建未靖而廣東湖廣之難隨之雖六師且陷於塞北用
事者亦不免膏野草餵鴟鴞天下幾危而幸安是亦一
御史之罪哉嗚呼行人得牛而災于邑人魚網之設而
鴻則離之公命之不淑一何至此極耶此縉紳所以爲
其挽詩而悲傷憫悼之情痛切深至自溢於言外非若
爲他人強作而虛哀者比也然公沒既久而褚孺人守
節教其二子諧旒俱登進士第諧歷官春坊庶子旒授
金壇知縣嘗推恩贈公翰林編修顯榮方盛公死猶不
死矣九原有靈寧不自慰故挽詩雖皆悲傷憫悼之情

亦多稱道揄揚之辭焉余嘗與諸同官相善因爲之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石阜壽藏記

無錫處士楊君霆汝威靜厚而儉勤克崇厥善阜蕃其
貲嘗輸粟于官用被冠紱之賜年既老矣將卜全歸之
地一日行于其邑石阜山之西疇而凝視內之重岡疊
嶂盤紆芾鬱其相屬外之鉅湖曠原灑滌莽蒼而無際
心固異之顧其東有隴中峙挾以雙澗拱以眾峯雲嵐
澄妍草樹蕃鮮尤足異者人有以青烏子相之曰吉是
謂來積止聚冲陽和陰全氣之地也法當葬其止有以
太玄占之其錯曰唐蕩蕩閑塵塞蕩者廣遠蓋千尺爲
勢閑者悠緩蓋百年爲期正壽藏之謂吉可知矣有以
周易筮之得鼎之恆其繇曰鼎玉鉉大吉無不利鼎定
也恆久也有玉鉉之兆豈後裔或陟公輔耶吉莫盛焉
於是具灰甕庀工徒登列施薙芳蕪引鍤啟壙切玉截
肪爰發爰蓋旣鞏旣完乃創豐室甘楹以備拜掃置腴
田百畝以供烝嘗慮亦遠矣其子謏至京介天官副郎

陳君賓乞余記惟葬擇吉壤生營壽藏古有之矣然吉壤可遇而不可求蓋善人無心而自遇天所福也惡人勤求而不獲神所禍也術者雖欲奪神工改天命得乎如楊君之善宜乎遇矣書以遺之俾後考徵焉

送范參政序

兵部武選郎中范君始居邑庠未弱冠而齒鄉選卽取進士擢主事於武選頭角嶄然見再陞至今官不離武選十數年簿書之冗久益厭之覲高陟去方且從大將出征西司紀功之責被甲跨鞍犯風塵冒險阻以抵絕

微時憩堡墩書首虜不滿將士意旣而虜漸退大將徵還例頒爵賞君乃陞食四品祿仍故職於是歷涉備嘗非昔日之子瞻往歲之元龍矣自數年來邊陲日警用事者屢建遠討之策徵兵聚食預征三方州之賦越數千里饋之民不堪命矣而虜益深入大掠我莫敢出城孰何況能涉險踰遠以討之耶余私憂之甚嘗與君論焉君慨然曰虜誠難禦而邊境城堡遼闊亦難守今饋艱民困甚可虞也莫若撤邊備以守內郡其庶幾乎余味乎其言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設兵所以衛民也兵

不能衛而反使之困民今民畏兵殆尤於虜嗚呼一民也而虜與兵兩賊之不固孰甚焉君言實固本寧邦之意然有甚不可者蓋沿邊城堡宇舍夥矣毀之則我先憊其民棄之則虜得以爲穴其何施而可矧古人有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今我徙而內守則虜將進而內侵祇自蹙耳此甚不可吾嘗詢之虜今衰弱非果難禦也惟我法令寬弛將士驕惰日縱賊而戕民故若不可禦耳昔之爲國者雖當衰敗之餘猶不肯輕棄祖宗尺寸之地況今天下全盛若金甌之完泰山之固者苟使法令嚴明將士用命則雖逐虜於絕漠之外犁其庭掃其穴可也況門庭之寇之衰弱者哉故余雖昧君言然未始以爲可今君超拜廣西參政去惜不得再商訂之廣西嘗驛騷矣近雖平定瘡痍之民未蘇也然猶不能無少警君昔預兵尙思固本之策今職民也顧不能行所以固之者乎旬宣之際其有長策以佐幕府俾寇絕而民永安也余始將聞之

東山樂三銘

距宜興縣治東南五十里有山曰大朝蓋自離畢銅官

諸山蜿蜒東邁至北而蟠又東歷大小蘭山瞰五湖而止其兩支左曰東山右曰西山對峙而交抱抱中有宇鳥革而翬飛者封奉直大夫沈君彝茂常之宅也君衣纓之胃先廬墊隘始墅于此而遂家焉貴鬻富饒行悖孝義商踰耆而望老矣一日行于東山之陽有巨覆釜四周掌平泉甘而土腴草豐而木茂重岡複嶺宛委回環而芙蓉一峯屹當其前勢若平障君顧而愛欲於是乎終焉相以錦囊筮以歸藏偕告曰吉乃審陰陽定兆域鳩工聚甃甬土甃壙券臺旣築華表斯樹構堂其傍

以備拜掃疏泉爲沼而梁之詩列嘉葩別露美石時與賓客燕游其閒卜郎中榮因目其景有八嶂曰翠屏泉曰玉帶名以其所象谷曰幽蘭坡曰瑞芝號以其所有伏虎之石卧虹之橋名亦象也藏雲之塢印月之池號亦有也合而名之曰東山樂丘取公叔文子升取丘之語也旣而君之子南京戶部郎中暉請余記而銘之銘

曰

億世在後萬古在前有生必死疇能不然尸解涅槃皆歸于土雖云飛昇世亦誰覩彼氓蚩蚩諱死貪生我懷

古人司空文明荷雷惟狂石柳大靡惟彼繭室庶無悖
禮大夫憲之自營其藏生氣之會東山之陽幽堂肇完
樹木交翳其封不高曰葬猶未未葬百年既葬億年樂
哉斯丘固哉斯阡

丁太夫人葛氏墓誌銘

大明死難之臣刑部右侍郎丁公用濟有賢夫人曰葛
氏觀其諱也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奸閹擅親征之舉
公從駕以北還次岔道口虜犯蹕百官六軍皆厄於奸
閹莫能發一矢師潰駕陷公殞于難夫人聞之慟幾絕

楊文集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口水漿數日曰吾夫爲忠臣吾當爲烈婦欲自經家
眾交諫之乃止已而朝廷贈公刑部尙書官其子琥大
理評事而夫人始以公貴封孺人進宜人又進淑人後
以琥恩從公贈爵進太夫人年八十有一成化辛卯閏
九月九日卒于家明年十一月廿九日葬于其鄉熊夢
橋之原與公同穴時琥已陟南京刑部郎中歸宅憂命
其子國子監生禎走京師謁余銘狀言夫人世居南昌
府豐城縣之左坊父志遠母蔣氏夫人初事舅姑輒恭
順暨從公宦乃迎而養之於邸一味之甘必以奉舅沒

而姑老于家四時之服恆製而遺之其事公也始而窮處敬已如其達中而從宦禮無加于其窮終而處居祀恆若其存生子有女無男命公之兒子爲後而教育之如己出琬是已一女擇良士朱蘭厚歸之男孫四人曰禎祥祉裕曾孫男五人曰潛淑瀛曰朝喜繼喜均撫愛之下至臧獲咸被其恩外至鄰里之貧艱乏絕者多沐其惠貴極而不肆耄老而彌修族姻咸取法焉若是則夫人之德可謂淑且完矣況公死于難而夫人死于婺君臣夫婦之大義可以暴之天下萬世而無間者是固

當銘銘曰

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婦不再醮實同茲義允毅丁公佐邦之刑赤鞮虎韞從王于征奸閹喪師鑿駱北徙公蹈古猷王辱臣死有淑其配聞喪震驚哭如梁妻白日爲冥口不水漿默與心語夫旣忠臣吾亦烈婦家眾交諫曰毋自戕尙鞠爾後爲公奉嘗其後克類克慎刑罰一被鸞書再光鶴髮夫人之封大壘之壽完德令終孰出其右蓋臣貞婦終古之烈我勸綱倫用銘其穴

在禮天子視學告馘諸侯始立學皆釋奠先聖先師學
官入學釋菜四時釋奠則惟先師至於西學先賢東序
先老瞽宗樂祖蓋亦先師之類一皆卽學行事未始有
廟然莫知先聖先師爲誰說者謂先聖若魯有周公孔
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之類或謂
四代之學以舜禹湯文爲先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爲先師豈其然乎孔子天縱至聖嘗夢兩楹之奠
歿而萬世宗之自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故宅漢高祠
以太牢光武增祠七十二子皆不出闕里明帝詔郡縣
學皆祠之與周公同魏晉祀於國學以顏回配然亦皆
卽學行事至唐高祖始立廟於胄監祀爲先師太宗又
定爲先聖命州縣學皆立廟焉其後州縣多有廟而無
學蓋干戈興學校廢而廟在祀典有司之所崇奉士民
之所歸仰故葺而獨存宋至仁宗天下州縣皆立廟學
然士不滿二百人者學不立故細州微邑皆無學如故
守令之志於教者僅因廟以立學耳國朝自京都達於
府衛州縣雖遠而萬里之外小而十室之中無不皆立
廟學可謂盛矣韓退之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

祀而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爲然余謂壇祀社稷惟祈
與報耳若孔子廟則不但報如社稷而已又不但尊崇
之而已又不但摯見之而已是有教焉而其教也又豈
但使其學之所自而已耶蓋春秋奠朔望謁晨瞻夕
望自非暴棄者則必興敬起慕恆若聖人臨于其上皆
將格其非僻以趨於道德之歸矣故廟與學俱教之至
也眞定府武邑縣自元延祐開建廟與學國朝永樂中
嘗葺之其後學猶完而廟幾廢前令尹楊君琇乃撙節
公費以市材暨傭工徒重建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十
五楹戟門神厨皆三楹乃塑聖賢像樹科頁題名碑又
建梓潼神祠始于成化六年春二月至明年夏四月而
成相其始者貳守曾君遠嗣其終者今令尹甌君徽也
縣人欲文于厲牲之碑以紀之於是吏部主事國君泰
爲請於余焉自古政必有教爲政而不知教者得爲賢
乎教而不以廟學爲先非教之善也三君可謂知善教
矣士被教而不學可乎誦書干祿而不志於道德者非
學也學必慕孔子而力行之以淑厥躬以正其家以康
國於天下斯善學者矣尙胥勸焉

故商夫人輓詩序

婦教不出於閨門故雖有令儀淑行世罕能知知亦不溥然古之詠於詩述於禮錄於史官載於傳記者亦夥矣較於今有若商夫人之備懿德以享隆福者亦鮮矣哉商夫人者今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弘載先生之母翰林編修良臣之祖妣也工組縫涉書禮祇其尊章惠于夫子儉勤劬苦以佐其家長其子女而於先生少時口授之孝經論語諸書皆成誦始就外傳尤日勸督之致先生發解禮闈廷試皆占倫魁以官翰林入內閣

學文彙編

卷三十一

九西明華書

約開刊本

而夫人就養于邸累封太淑人服珠冠繡帔享御膳俟鯖歲時上壽冠蓋填其閭貴而不肆老而彌莊里鄰咸獲無不銜其惠恩壽八十又五歸卒于家可謂盛德完福者矣先生負廓達卓偉之材方升國學世已期其大魁甫入詞垣世又期其宰輔旣而皆然其聲訇動於四方特甚四方之希令謨沐休澤者詢其家以論其世故夫人之德天下罔不聞而其卒也自台鼎之傑華圭之髦爲其輓歌詩者尤眾後十餘年先生起陟今官勲業譽望彌赫以隆於是夫人又被榮贈而其德益出輓歌

詩之什亦日以富先生乃萃爲巨冊命守陳序之卅季
敬姜博達知禮其子文伯從孫康子皆晉大夫也桓少
君修行婦道子承孫景皆漢司隸也方册布之焜燿于
古今矣夫人之賢與敬姜少君蓋相上下而子孫之顯
貴踰之秉彤管者將書焉不終古有燿乎輓歌詩若干
什皆稱揚悼歎之辭也所以致稱揚悼歎者非盛德完
福之聞乎故推以爲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紹和因其先世所作之族譜而

述焉旣自爲序復屬余言劉氏自其先南唐工部侍郎
適始居安福之谷木塘其曾玄三世補上舍生因名其
里曰三舍族多散處他鄉猶皆稱三舍劉氏不忘本也
譜乃工部之八世孫南壽所作十五世孫墳嘗嗣書之
又四世而紹和乃述焉族譜蓋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
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帝繫諸侯則有世本土庶人
則有家謀其已尙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遠止於
顯考近止於其考皆已去墀爲鬼則高祖以上且或莫
聞况遠之尤者乎服自緦而窮袒而殺至親屬旣竭食

或不綴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況疏之尤者乎又況離析於百千里之外者乎若使遠而百世之祖疏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與其敬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鉅族亦多闕焉聞有作者後莫能述於是晚宗遙胃蔓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敝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紹和爲此慮也肆汲汲乎述焉古者世繫禮官奠之樂官諷之今太常禮樂之司也紹和之述譜亦其職歟且其所述文直而事核詳略顯微各有意義又庶乎史官之法而自序於其世系源流歷歷明盡其末告族人以惇睦之道又諄諄懇至矣尙安庸余言然故人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爲之言

復魏知州瀚書

屢承嘉貺感感示及諸作三誦敬歎不啻縣黎明月之在握也然有左見恃愛布之問下西遷雖爲奸人之妒亦緣客氣所招今觀諸作此氣故在以茲處世恐未爲宜更望去矜如謝顯道無伐如顏子淵操敬慎廉介之

心增含弘博厚之德坐俟高陞以樹大勳責善友道也以數取疏自古有之然非可以例閣下也喋喋勿罪

玉山縣學重修文廟碑

玉山縣重建文廟成縣尹蔣君悅欲勒文於麗牲之碑適考績至京踵余門請學故有廟逮乎近歲瓦墁破而弗蔽棟榱腐而垂崩爰乎懼將壓也僉憲陳君騏慨欲新之與憲副夏君寅議協乃命陳通守復與蔣君尸其事而徐太守文澤高貳守璇陳司訓銓徐司訓成皆與其力於是悉撤做宇增高故基遂創大成之殿翼以

兩廡面以重門皆宏壯而鞏固丹雘孔煒象設有嚴周涂盡巒環垣悉赭自成化五年某月經始明年五月告成焉今夫天白人與萬物舉藉其覆燾而生成故天子燔柴庶姓炷熏雖豺獮亦登魚獸無一不薦其誠者孔子之道君得之然後君臣得之然後臣下至愚夫賤婦雖不知而日用肆由京師逮於四海無不有廟自天子降皆跼拜裸薦若弟子亘萬世無閒蓋猶天也然其廟制乃不若浮屠氏之峻廣偉麗久或不葺而敝則架漏支傾以苟時歲鮮克易而建之彼浮屠氏者類皆饑羸

單子朝丐暮乞於人門乃能絲積鉢累以創其居雖蛟
螭虎豹之穴亦得而宮之其徒又能日修時繕無底于
隳閒有隳而留礎城長榛萊者亦多岫然興復而吾徒
享祿爵從卒徒所在百千萬緡可立具顧孔子廟不能
葺與建豈其才反不若浮屠氏哉惰與墨故也惰則袖
手睨廟而已墨則假廟以營其私巧微苛斂民不堪其
毒雖有否者人亦謗之曰是亦假廟營私耳故又多憚
而不敢爲陳君操已潔持憲嚴曾不以毀譽爲戚欣故
所至廟學多葺建者不獨茲邑而已嗟乎涇渭同流眾
自能別事苟善處而不私雖百廢皆作羣謗終弭何憚
乎一廟哉浮屠氏之營寺勤其至矣袖手睨廟不肯出
一指之力者寧不愧之凡官賄必敗況乎假廟以營私
者其心曾豺獾不若也人怨神恫其得免邪請以是言
勒之俾覽者廉勤勸惰墨戒徧天下廟其永無敝抑豈
惟廟而已哉

雲陽弭盜詩序

民生有欲不獲則爭盜之爭欲尤不道而可惡甚者罪
不容於誅朝歌之甯季京兆之儼宗蜀之李順皆鼓眾

肆虐兵將莫之能禦卒俟良守令而平之水之方泄也
涓涓其流火之始然也熒熒其燄塞其涓涓撲其熒熒
乃無焚溺之患涓涓不塞而泛濫于原野熒熒不撲而
燎延于宮室其患可勝道哉盜之初發而不亟平之則
奚若甯備輩而已秦之勝廣漢之赤眉隋之王薄張金
稱唐之黃巢元之紅巾孰非是物也耶夫盜亦人耳人
均稟同賦盜豈獨蛇虺其心而虎狼其性耶蓋亦有不
得已焉者矣太樸之時山無隧澤無梁民各甘食美服
樂業而安居雖雞犬之音相聞猶老死不還往其又奚
爭大同之世食貨充盈教化旁達男有分女有歸孀獨
疾廢有養人皆不以貨利爲己私故外戶而不閉自後
大道隱媮俗興故小大好草竊至殺越人于貨寢起而
滋盛周末以降井田廢學校禮義之教隳民皆窘于衣
食暗於廉恥辭讓加有凶荒凍餒阡於死亡而爲之上
者又嚴刑厚斂以逼之故取人於萑葦之澤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世恆有之甚而爲甯備又甚而爲勝廣矣用
是觀之盜豈其所樂爲哉良出於不得已耳鹿鉞而走
於險魚跳而登於陸兔奔而亡其穴豈物之性也耶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盜
其可矜之尤者龔遂之對宣帝有言海瀕遐遠不霑聖
化民逼於饑寒而吏莫能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
潢池之中蓋有以識此矣世之守令或暴或貪或庸庸
以居厥位至盜賊之作則多孱不克制閒有能誅鋤平
定者未始不快意而誇功其孰知盜之可矜也哉往在
天順辛巳盜起長沙衡州二郡村落多罹其毒有司發
兵勦之或反爲所敗勢益張閒有三十餘輩入茶陵時
進士吳君眞方知茶陵縣事建策亟招徠之既皆聽命
尋復淫毒不已乃誘致而盡誅之茶陵由是無警士民
德之能言者爲賦雲陽弭盜詩若干什至有樹碑以紀
其績者居數歲政治大章徵拜監察御史與余會談及
之君猶惻然若不忍盜之誅死而慊然不居其功余於
是歎君之賢謂其禦患勇而存心仁也仁者必有勇詎
不信然尋閱雲陽弭盜詩爲書其首簡

尊經閣記

六經成於東周而明於南宋蓋天以是防蠱亂之極而
開太平之先也古者卜筮也而有易歌詠也而有詩記

載也而有書有春秋行有禮奏有樂皆烝民日用之常
皇帝王治世之典而天下之道自一而萬無弗載於是
矣方是時或任性而由道或因教而遵道或懼法而不
敢叛道夫孰知何者爲經而易以下六者亦整亂粹駁
不齊未可皆謂之經聖王闢而不作大道闢而不章天
下寢亂周旣東矣孔子生其時窮弗能行其道旣其老
也慮道之不章而天下後世上無以教下無以學相率
以陷於狂愚而禍亂之無已也乃取六經刪定贊修之
畢整而粹詩道志書道事禮道行樂道和易道陰陽春

秋道名分合而言之皆以章道也道章而教行故詩溫
柔敦厚樂廣博易良易潔淨精微書疏通知遠禮恭儉
莊敬春秋屬辭比事兼而有焉則聖賢之盛德而帝王
之大業也是皆可爲萬世教學之法世尊之爲六經戰
國之際先王遺教蕩然盡矣徒以六經具在而七十二
子散而師相諸侯友教天下士得其傳者若孟軻聞其
概者若荀卿魯仲連田子方王蠋之倫各以道德言論
風節表於俗天下猶有所賴秦雖焚書坑儒然六經之
說已深入於人心不可泯故陳涉猶知少長之序以秦

二世不當立而起兵楚懷王老將議遣長者扶義而西
新城三老說漢王行仁義而不以勇力天下遂有所歸
故雖大亂而不至盡淪於夷狄禽獸焉漢之興也高祖
制禮儀太宗求遺書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延文儒
以百數世祖愛經術採闕文天下學士繼踵而集顯宗
臨雍講經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
遣子入學故前後皆又安萬方歷載四百然則六經之
成也蓋天以是防戰國暴秦之亂而開有漢之泰平也
漢世傳註雖眾經義猶晦唐宋之盛未能明之五胡分
晉金源侵宋暴虐之酷自古所未有也宋既南矣而朱
子出顧經晦不明莫能揚其說以覺于世至綱淪法斲
而夷狄得以肆其酷也乃集註論孟章句學庸而於詩
作集傳於易作本義於禮作通解於書命蔡氏傳之而
於春秋取胡傳於樂取蔡書其他撰述論辯以釋經者
尤夥故凡經之宏綱奧旨夫人皆得而聞之元起沙漠
實五胡金源之輩倫耳然以朱子之說方播於朔南故
耶律楚材進說周孔之教姚樞得趙復之傳而許衡繼
出皆能匡主訓俗若制毒龍猛獸而擾之雖滅宋而統

夏然其暴視五胡金源有閒矣我太祖徵儒稽經盡滄
胡俗舉中國之綱常禮樂而復之文皇集性理大全四
書五經畢備始今踰百年上惟經是教下惟經是學殆
欲匹休三代垂億萬載而無疆然則六經之明也蓋天
以是防胡元之亂而開國朝之泰平也故世亂而非六
經則亂靡有定世治而非六經則治曷能久經之用大
矣然漢治非其至者苟求其道以治其心以盡其性而
德配天地治贊造化若唐虞之盛斯其至矣成化六年
春江西僉憲南海陳君騏按節于廣信之上饒謁孔子
廟退訓諸生于學顧明倫堂後有地數十仞欲建閣其
上以儲載籍於是太守徐侯文偉貳守高侯璿相與經
營之始自是年春至明年夏而畢工陳君爲名之曰尊
經閣而寓書俾高侯來請記夫建閣尊經非以爲觀美
也蓋欲諸生窮經得道以用世耳世非道不治道非窮
經不易得經窮矣真知乎是道而實踐之由朱造孔以
躋世于唐虞不於諸生疇望哉

示茂元書

得書知汝預聞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

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
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
夜勤慎無懈庶幾算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
家毒流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
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愧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
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
僅能取仕若在閒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於案
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
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榮
一時而竟淅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
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捉
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謝張布政書

僕自往歲聞守隕弟病危晝夜憂之瘍生肩背閒久而
方愈繼聞弟亡弟之少子又亡弟之婦又亡重悲疊憂
不能自解故病患終歲至失朝削俸百方調治幸而安
全又不意火燎寓舍一間老僕之二子一女俱隨燼滅
驚悸憫恤益重憂悲蓋少慕道德而長不加修將老益

懈累過成惡日積以深故天降災殃至如此酷謂可已矣猶未肯赦然不遽殞其身而乃貽禍其母聞訃擗踊碎心裂腸病患復作幾不能起忍死趨歸而舟隘暑酷加以驚險病又幾殆幸生到家藥不離口強勉襄事借貸以給艱苦何可勝道所幸特恩賜祭葬日晴明差可慰耳然念先妣生鞠劬勞兼以少歷貧苦老寡而以憂死痛何可勝忍耶而不肖遠在數千里外生不定省病不扶持死不視斂不孝至此尙復何言今小祥邁矣而每念一至痛如初喪伏蒙專使遠祭痛哭之餘恭詢台候清安二子痊可伏讀手教憂心頓紓夫顓顓遺一使跋涉數千里之遠加以書問之周諄祭賻之豐厚情與禮兩至非吾異姓之兄孰克是哉使還謹奉狀謝且備道哀衷者以兄弟之情故也荒迷之際他不遑及伏維台察

謝杜布政書

昨蒙銜命涉遠辱臨敝廬祭儀之盛自昔未有且親屈使車至于先隴冠劔景從儀物繁多奔覩擁觀者填道彌野先妣蓋含笑入地矣旣而奉孝帛泊燕飲之餽私

覲之儀祖餞之禮一皆辭焉且曰併以爲賻豈以僕之貧耶國家之制凡官四品其父母必已封四品乃賜之祭僕官纔五品而先妣僅封七品乃蒙聖天子念其近侍勸講之久特賜妣祭蓋非常之盛恩也若有司以常禮視之則爲不恭命矣今閣下具祭送葬若此蓋敬君之命耳豈爲交舊之私哉然在僕則爲受非常之賜矣僕官雖久而家尙貧喪葬之費皆借貸以給之所奉孝帛之類實以貧故一而鮮薄可恥方虞見譴而閣下乃亮其貧非惟不之譴也且辭以爲賻恤故之道於是乎至矣僕感非常之賜且念哀苦食貧重勞故人之恤也寢食不忘因惟貞弟去且道此忱空言不足以報謝雖繁何益搗管伸楮不覺泫然

故華孺人墓表

無錫華炯之妻闕氏孺人卒葬于其里西壽山之原其二子塾基旣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慎誌諸幽矣復屬其族人進士珏請余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習而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誌參其行狀取余所信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澍母蔡氏也

年十七而歸炯其舅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羣子
姓公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爲冢婦佐其姑周旋於內
不逆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貳味常服
惟浣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炯
無廢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紵
之事必身帥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憊姑卒哭之過
哀成疾久而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羣約禱于神祠孺人
曰吾疾不可爲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
謝而止之旣而聞其舅亦疾輒呼天以籲泣下霑巾鬱
鬱不食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已納馬冠帶與基皆
有子矣凡此皆誌與狀之言也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
謂孺人之行備矣蓋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
之書題與爲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
者周人之諡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諡爵謂大夫以
上也魯莊公誅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諡自此始
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諡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
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諡惟后夫
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諡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

族稱孺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之行如余所書亦庶乎賢孝矣凡表人墓者其言有傳不傳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聞雖加以數字之諡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不書諡而孺人之聞其有既乎

適野軒跋

忘腰帶之適忘足履之適同人以于野而亨謀國以于野而獲適野之義博矣哉然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則市朝山野皆適也而野爲尤吾郡吳君潮名其軒曰適野聞求余言余素適于野今雖適朝而心未始忘野之適也且與君家相距僅咫尺他日請老致政必與君備談適野之味茲不多道

題江山無際圖後

右江山無際圖一幅吾友鮑君栗之所藏者間以示余求題君嘗官維揚且久其於江山流峙之景無日不在目中蓋已厭敷之矣又嘗自揚遷黃水陸往還數千里其於蛟淵蜃濤不測之險猩雲虺嵐無端之變晨驚夕愕其必忤惡之矣顧攜茲圖三復披玩乃若愛悅乎江

山而不能忘情者何居夫流而不息者天地之道也時而不遷者聖賢之德也險變百出而終復于安常者時世之事也一目無際江山則皆知之矣而江山不能恆目之也茲圖其可廢乎君以高科顯職俄遷倅外郡稍進貳守東西走奔不已其尙玩天地之道守聖賢之德以待世事之復于安常則茲圖亦一助也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來鶴亭記

湘江右布政使杜公益之之燕寢在廳事北隅成化十一年有鶴翔鳴雲外下止其庭夕宿而朝去自是間日一至或宿或信或再信逮三越月迺止不去邇遐見聞者莫不異之一日冠舄鱗翠有語於眾曰吉事有祥瑞物必驗故徐憲惟孝戶巢白鳩柯守克仁庭栖二鵲雀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鳴庭而崔信明之文播天下鶴銜鱗而楊伯起之位躋公台銜鼓之烏隨車之雉皆有謂矣今是鶴之來也其說何居一客對曰自公之莅澗也緩賦省刑哺餼瘞溺惠政所加皆若挹春暘而飲甘澤和氣致祥宜鶴之來矣然余聞之鶴爲羽族之宗長故今制官一品者其袍繡鶴公政績方張祐福彌盛其將擢居廊廟而貴極于一品乎鶴自七年小變至百六十年而變止千六百年而形定壽莫有尙之者公踰艾望耆精力愈壯其壽詎可量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野蓋鶴聲高亮雖在隱僻深遠之處而靡不章徹也公既發聞于甲科蜚英于郎署騰茂于侯藩而其主器又策名于鄉薦矣異日勳望益著寧不章徹于百世之遠乎既而一客進曰是固然矣抑余猶有說驥不稱力鳳以德聞鶴之爲物也高潔且文翔集必審徐步中禮宵鳴成信其德有足稱者公寬厚而仁知足周物莊重以廉發語不妄德不可枚舉矣其尚邁種若皋陶克敬若君爽則前所謂貴所謂壽所謂名者舍公其焉歸一品之貴匪德曷致千歲之壽匪德奚就百世之名匪德孰成惟公尙念之公曰惟貴壽名余罔或覲若皋若爽其敢勿厲於是作來鶴之亭而余記焉蓋余知公雅矣

甯布政像贊

朝必夙興著自古昔詩歌雜鳴禮載辨色夙夜匪懈仲山甫所以事人早而假寐趙宣子所以卻賊懿彼大夫祥刑之職侍漏金門冠裳帶舄蓋翼翼乎敬君之心又悄悄乎憂民之色將諤諤乎盡臺評廷辯之辭欲烝烝乎助破觚斲珷之力用能布深仁著休績位日崇福日

熾而未底其極也

右金門待漏像

彼豸繡者髯戟眉鋌屹若干仞之壁凜然九秋之霜唯如是宜乎長監司而操憲綱不如何以懾民吏而情遐荒噫此獨其狀貌爾孰能丹青其政刑之肅粉藻其心操之剛

右柏臺肅政像

虞十二州明十三處州有牧有侯伯處有參議參政布政同署我浙江爲十三處之元地大物繁而民庶與參厥政且難況當一面而專布廩廩甯公宣民之父昔參政而分莅數州也棠棣之愛旣深今布政而統治十郡也黍苗之膏彌普尙究其成媿申伯山甫言旋于京作天子之輔

右薇省旬宣像

臨海縣學記

日有持憲節過吾廬者談及台郡守令輒稱臨海褚侯祚之賢余固識之茲臨海二庠生陳炫徐統齋余所識國子監丞陳君旅之書與其教諭汪君恕之狀偕至書請余記而狀述其詳曰學距縣治東南百步所沿革廢興之故郡縣志具之近歲浸將弊矣而久莫能葺褚侯以名進士來亟欲葺之白于郡守劉公忠募富民以貲

助義士潘琳輩樂輸焉乃自成化十二年冬首葺聖殿
賢廡爰及講堂論齋食廬米廩盡完復鑿泮池于殿南
而駕石梁于其上創重屋十楹于堂左右以待諸生游
息外則重門四周以垣踰期而工畢侯廉介有惠政若
修開築堰造浮梁民皆不擾而是役也乃爲政之本也
固宜書余於是益知褚侯之賢而陳君余雅賢之覽狀
之辭汪君蓋亦賢也余其可拒嗟乎教學固政之本也
然凡事皆有本末何獨政耶古有小學大學在今猶然
但今小學則句讀點畫屬對詩簡大學則舉業古文視
古學皆末耳古小學則洒掃應對六藝皆末而愛敬隆
親爲其本大學則齊治平皆末而格致誠正脩爲其本
統而言則學之本在道德而功業文藝無非末耳大學
論格致之方近道必先於知本魯論紀聖賢之學時習卽
繼以務本凡本不難於知而難於務今孔孟程朱之書
家傳人諷皆知學之本矣然山林之士營生庠校之士
慕祿率習於末而鮮務其本故俗漓政弊世不復古吾
黨爲貧與行道不得不假途於舉業一舉則將有天下
國家之責可不先立其本乎舉之得失有命其業不必

專且精自可以爲道德之學既學道德則餘力亦足以爲舉業二者可並行而不相害也今舉業者蚤夜誦味經傳以明其理於心亦近於格致之學矣惟不專此以求精而有志於道德益格彌致灼知善而愛之惡而憎之則必謹獨禁欺而於善也一若美食奇貨實愛之而決取之於惡也一若冀穢鴆毒實憎之而決舍之自表裏幽顯巨細久暫始卒無不然亦不待強而然一以快於已而然則意可謂誠矣意誠則可正心脩身而由賢入聖否則卒墜於小人耳故大學雖格物至先而惟誠意至要格物者譬若辯洲陸知國野覩庭階而已誠意則脫淵登陸而道路可趨也遠野入國而市朝可造也離庭陟階而堂室可登也何要如之故意誠則心可正而忿懼樂憂不動矣心正則身可脩而愛惡敖矜不辟矣心正身脩則文皆至言舉必高第措之家國天下有不齊治平者哉昔韓子譏異端謂其欲治心而外天下國家怪也今吾黨欲治天下國家而外身心可乎然則專舉業而不務道德者惑矣舉業精不過取倫魁於一時然亦難必道德崇則爲聖賢於百世良可必者夫政

之本褚侯既知而務之矣學之本士既知之矣而可不務哉因記以勸之

祭從姪茂亨文

汝生數歲吾卽趨朝仕久而返汝已垂髫羣童逐余輻湊鱗集汝獨出羣瑩然玉立愛汝期汝撫之誨之曾未聞歲又朝京師數載而還汝冠已久進趨慙慙被服衰衰行脩言道文贍以華謂當大就以世吾家旣登鄉闈與叔偕薦豈獨吾樂萬口欣羨賀筵未撤病疾遽興伏枕累月我心惻惻彌留沈綿竟歸冥漠與人且傷何況汝伯二旬加六一女猶稚天胡忍哉迫汝早逝彼天生材必當成之秀而不實焉用苗爲世謂天道惟善是福汝禍而殤曾何不淑豈天果吝闕厥靈奇汝太貪取俾神殛之豈天視人亦取英彥旁觀歷詢汝入其選百想千慮祇益痛悲豈無諸姪孰與汝齊茲又朝京一觴訣汝老懷如刲血淚成雨嗚呼痛哉尙享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峩諸峯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辭先生嘗仕有官階

矣皆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于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常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脩耄老不懈德足重於眾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有道而甚文者歟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蟹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良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太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進舉鄉飲酒禮于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屢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煙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嘗給徭賦墾圃鬻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

於學以己心爲嚴師而靳造于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
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
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
慎行若此里中弟子多從之因教其學問爲文辭不作
粗麗蕪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
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
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
史出按湖廣罪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廿人威
望赫然英廟卽位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者爲

憲臣以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
事屏浮薄獎俊賢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
妄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
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中瘴
甚戍卒歲死或幾半爲奏徙於夷曠之地人感之至今
丁史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御史李
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官
二人又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諳刑律先生
弗辯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漕租闕蘆場

革其積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以小學四書諸經注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注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爲

楊文彙公文集 卷二十三

九朝明禮書 約圖刊本

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穰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注皆味各爲之注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注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卜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隆具狀屬余銘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尙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闡以正學旣駸駸

于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尙道德而文藝仕
進不甚貴之逮于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繁而向
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
矣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於古
者尙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
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辭文清公瑄
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極芸先生雖顯
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
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淵文辭

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
多長與隆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尙時獲親炙之
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
人贈安人繼室以舒氏五男長性永新訓導次教次道
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毅文雅
政聲章甚次達國子監生孫男廿有七曾孫男十有九
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眾若償之矣
況又有不朽者在乎銘曰

在古聖人未始不學其學伊何道德榮獲敷爲勳勞著

爲言議以澤當時以覺後世譬彼天道生物爲心霆雨

發育日星照臨是二道者蓋難乎備姬孔至哉程朱其

次爰及吾郡二敏豐清敏 高憲敏四先袁楊 舒沈深寧王應 蘇文潔黃 東

發亦各有傳晚生黃公天性孔懿自其少時已克孝義

長而好學听夕簡編心驗躬履誓趨聖賢明理在書謹

行于獨發是二矢射彼一鵠乃齒鄉論乃作校師道尊

敦洽厥聲四馳迺陟於朝六察是職茹雪嚼冰隼翔鷹

擊天子曰咨學政日靡愼簡憲臣俾振而起八桂成林

丹傲之極鳩舌卉裳在泮挾策先生不鄙示之周行沃

楊文齋文集 卷二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醉俾醒瞽豁而明徙莅湖湘專典臬事鷺車所臨風聲

逾厲彼貴方逞我守其恆呢訾慄斯則匪我能巧詆旣

成用宰百里斲楹爲榱大匠斯喟素位安命何有怨尤

利興害去惠仁滂流尙丹其心遽白其髮飛不盡翰歸

休于樾有子克肖亦豸其冠孫曾螿蟄敬恭暄寒問居

簡游舊著是閱漬墨磨丹之死不輟儀禮爲經傳惟戴

記合而注焉晦翁之志經書補注庸學指歸有刊彼誤

有拾此遺道德陰符暨孫武子亦各注之以闡厥旨深

衣制幅誤注爲裳千載之謬一朝用章格言孔多厥有

別錄餘文暨詩亦溢于楨古者不朽惟德功言先生庶
乎鄉之前賢嗟彼蚩蚩耽寵與利紆朱懷金以炫于世
奄其逝矣湮滅無聞孰與先生身亡名存我銘斯匪
但焯德且以砭愚庶其有擇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銘
天順初英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昂馬于畿
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
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迺與祥合
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
章而歷詰之某道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且對歷陳二
凶罪狀明甚然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
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
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
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
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
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諳

成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亂臣逆黨必先淫刑重法以箝羣眾之口而懾服其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皆誅滅而公乃復于位由天子之明足以別忠邪智勇足以定禍亂故也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

有五葉至公會祖同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楊蓋其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爲御史僅兩朞而罹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箴沈琦工詆誣皆莫敢孰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千萬工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糲而屢空爲革勢豪

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無識爲首
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墩驛署舸艦甲兵皆以次
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
甯衢所之裏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
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
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
卑隘逼塞迺撤營宇改創數百楹穹鉅偉麗闢其前衢
廓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
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防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
流入城河出清湖開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
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
泥以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
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
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
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
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
之至定海數日迺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
智量其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

斷認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桑蠶以爭民利諸婦女毋
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察案往問尙與論
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成化戊戌七月
朔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疏爽有志節喜建功業而
才足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
無不惜之公娶計氏封孺人生三男長源縣學生次淮
次澗側生一男澮最少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原以余
與公有雅持憲副胡君榮狀請銘余讀狀至天順問二
凶事爲之慟哭流涕不能已豈獨爲公悲也哉嗚呼正
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
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
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英廟
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其社稷之
臣殆盡此余所謂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
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於是
勢燄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
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
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

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毀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爲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余脩國史旣嘗書之然春秋之法辭之重言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故因源請重書之併及其勲業之著者其他文與行皆略之銘曰

人與萬物生天地中惟厥性貴不與物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惟綱常允不可離有或離之以肆厥欲宜兩其翅宜四其足策名委質以服事人有死無貳是名曰

楊文憲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六四明錄書

約開刊本

臣烈烈楊公事我明辟豸冠繡衣實有言責視彼跋扈害國殃民忍不能默飛章奏陳彼日鴟張志將改玉凶醜炙天莫或敢觸公草白簡以率其僚歷數彼惡願肆諸朝天威之嚴國典之極濱死不渝厥心惟亦爲國之故以忘其身是曰忠讜庶幾成臣瀕死而生入幽而顯帝心孔昭天道不遠公有巨才亦有嘉行有學有文有繁厥詠我皆略之不書于石獨揚一忠以勵百辟華嵩可夷滄渤可湮惟忠讜臣億載不泯

與胡憲副書

僕自與尊師會川先生同年因交閣下久矣故昨蒙枉顧輒敢進規冀少裨教化而兩浙諸生均被賜耳傳聞見譴知過而悔故奉書以釋輒承垂諭捧之欣然逮誦味之則知過益深而悔愈甚矣僕位望未隆雅能自重交友既久義當忠告雖被譴何恤特以一郡諸生之故而爲是甚不得已之辭耳閣下不亮其意乃謂僕信讒邪之言又爲讒者恃度其心云云忿惡之情溢於言表則奉書不足以釋譴而反足以激怒俾閣下以吾郡諸生爲讒邪而惡之能不重責於是悔過不勝旣矣然見

譴之言實得之道路非由諸生之讒而來論忖度云云者諸生實未嘗萌此心也何閣下逆之億之一至此哉來諭以僕爲故交知己又謂吾黨稱堯舜而宗孔孟自謂所職卽唐虞司徒之屬所莅卽孔孟及門之徒信斯言也則知閣下必若堯之稽眾舜之舍己孔子之無失故曾子之不遺舊矣僕何疑於見譴又必若契之敷教在寬皋陶之刑期無刑孔子之不倦教顏子之不遷怒孟子之必自反矣諸生何憂乎見責故僕復敢進其愚直之說焉來諭謂今日士俗知務名而不知務實知從

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獨士之罪耶雲之所蔽洞無不冥水之所衝隄無不壞有惡洞之冥隄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爲一方慮而爲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尙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責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使熊公鍊僉憲方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脩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材賢昌至今仰公若山斗儀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奔競若流仕宦之家請託成市風俗人才日以反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爲愈近歲僉憲張侯悅莅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託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羶除蟻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爲窮理守義而朴撻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爲宜乎士習之滋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託蠱飛螭鳴反不逮

張侯時者豈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謁韓大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何理道范夷叟以爲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託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閣下枉顧之日一頃而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者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閣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循其私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嫗女而人不疑其

亂者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閣下焉得人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徇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于心奸者尙得以藉口而況賞或僭施于故人顯宦之子罰或濫及于善良英俊之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徇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者此奔競所以滋眾請託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怱惡讒者而忖度其心亦求人耳不拒囑而或徇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

固其所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閣下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士之三忠而一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病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治其標凡官皆不可徇請託然或

闕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坯教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冶百官之坯植立萬事之本也一徇請託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教化墮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而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教化不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東廣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仕宦如雨一郡凡幾人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能嫌也焉得事事徇之而人人悅之故吾計以爲莫若一切閉拒

所至勿受書未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則召其所
請之生對眾戒諭且厲其餘考則屏門子出入以防其
覬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潛換禁阜隸往來以防其遞
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朋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
議嚴視吏牘以防其改案既然矣於是校閱之必慎而
勤品題之必明而當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轉移當退者
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勿以私恩而僭且費罰必
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
權衡奔競請託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

高門而降心卑首委貨傾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
迫之不得不爾彼請託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
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
而黜陟當矣又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
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
請謁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丕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尚
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
其有若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然亦未可概
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議其矯

激然不害爲賢臣今世道日弊若眾皆奢也而獨儉眾皆圓也而獨方眾皆放也而獨約眾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爲流汙之行而後可閣下將奚擇焉抑前計乃所謂治標之一方耳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七之三患可矣閣下其精察乎危微之心而毋認危作微明辨乎善惡之幾而毋認惡作善詳審乎義利之行而毋認利作義凡所行惟從理而不從欲惟務實而不務名惟求己而不求人必使口與心同行與言顧則道明德立而容色言動皆足爲士之楷模孰不化而賢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且不用況用扞撻此則非僕所敢贊矣僕少之時亦頗有志於天下閣下所問素明預定之見亦頗有之但其見非腐則迂安足爲閣下道之今且老矣尙安能調元贊化而作新天下之士整齊天下之民如閣下望哉隨世功名付之弟子行且謀去耳然狂奴故態未改故爲閣下僭言之閣下尙取其告之忠而毋尤其道之未善是冀

送郡教鄭君序

義利本一也而末二焉易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子思答孟子治民之問曰先利之孟子曰不有仁義乎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是則義之所在卽利耳然人或見利而不見義也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人或昧於義利之別也故朱子曰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張子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聖賢義利之說至是明且嚴矣然世猶有認利以爲義與趨利而忘義者夫認利爲義但不昭之過耳趨利忘義則不淑之罪也市井之夫爭錐刀之末無足怪者若夫薦紳君子或流於不昭或陷於不淑者噫可惜哉師生以義合者也師之道莫大乎義而其說莫先於義利之辨然今之師於郡縣學者或道之不講藝之不授而惟屑屑乎相見之贊時節之饋者豈其不昭也耶抑亦不淑也耶鄭君之師吾邦也九載于茲矣蚤夜惟諄諄乎講授而於贊與饋之厚薄有無漠然不計於衷諸生有窘者遇其贊

饋輒辭之而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藥之死亡者恤之
彌久而益篤可謂昭且淑矣君子哉若人吾雅重焉而
慨其去書是以餞之君世家潮陽其族之擢科第縮銀
黃者後先相望而君由鄉舉歷今官故人門生多在顯
要者行且推轂俾得溥其義乎

端硯銘

吾弟守陟解元人遺之端硯余銘其背曰

金其聲玉其質煙雲之所由生風雨之所自出其用之
以明六經而攜眾體其攜之以尊倫魁而登輔弼也耶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寧波府脩廟學記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賑守吾郡既大稔矣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于教化之地顧廟學皆完獨殿與兩廡毀磚盡剝遂撤而新之於是執鬯奉饗者皆坦如矣士寢食之屋猶隘或弊迺爲膳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卽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民居道隘且囂塵迺購民徙居以闢道樹兩坊表於東西衢於是弁而游學輿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璣肆謁余記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衮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于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子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

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

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不可況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自後世尊

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殺矣尙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泰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

魯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眞宗羅從彥告書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迺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諡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

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于今儒之僻隘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萬世之公論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尙爲闕典今若不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良弼豈容有闕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因併記以俟雖然孔子之道在君臣猶當身體而力行之況上乎今士結髮誦孔子書而講明其道口之以爲說筆之以成文者比比然也求能身體力行者何其鮮耶蓋徒志淪魁而不志聖賢徒貴高爵而不貴令聞徒學文辭而不學道德焉耳苟於此焉審其輕重先後而志聖賢而貴令聞而學道德始於持敬格物漸於立誠端本進於克私返禮而造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至極矣雖或未極而道德一有諸已則文辭自工倫魁

自得而高爵自至矣有不得不至者其命也彼顯顯於
文辭者豈亦能必得鈞之有命孰若力學道德而不虛
爲孔子徒也尊孔子必加帝號而後爲尊之極余既有
攸望矣學孔子必備聖德而後爲學之極余寧無攸勸
乎故附記以告若吾郡人材之秀傑風俗之純懿與廟
學之沿革則郡人李公瓚王公應麟金華黃公縉記之
備矣無庸余言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右北京八景詩集一冊計三十五葉兵部武選郎中吾

鄧洪君之手筆也余家舊有是集印本久而失去嘗與
君言及之無何君手錄如印本裝潢見惠詩文合百餘
篇字踰萬數而皆楷法細書未始有一字苟且余得之
驚喜蓋足爲家藏之珍矣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
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間
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
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
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
梨孔摹甚便於是五經百氏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

傳寫易易極矣然印本或未易購惟窮儒小子猶有賴於筆者今君貴至大夫致仕年今六十四矣而肯手寫是集以惠余則其於奇編奧帙手書以自讀者必多有之蓋其好學不以貴而疏老而懈若此窮儒小子當何如哉余少也貧嘗借書手錄而字極可憚遠不逮君之楷法今年僅踰艾而目已眵暗且不能如君之細書甚用自愧家今有書殆萬卷而羣從子姪獨取一經四子誦味以爲舉業餘皆視若長物束之高閣不一展視矧肯手書而讀之余嘗諄訓嚴戒俾其博學篤行以趨於道然其習猶在彼而不在此雖舉業亦未能勤慎無懈益用感歎君諱常字子經急流勇退人也閒居以文自娛人無賤貴有請皆應之且速雖頻數未始厭至有一家得數篇者其爲文敏且不吝至此余尤歎羨之

遊雪竇山記

余聞雪竇奇勝雅矣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廿有一日丙戌訪親舊于奉化因欲遊焉四川布政司經歷王君紓懷敏嘗與余同舉時需次居家遂爲治具鄉貢士宋君旭景暘馬君釭靜之約同遊已丑四人者輿騎山縣治

西觴于余祖姑應氏之宅又西登曰嶺夫人之廟嶺顛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折北皆平原有地濱湖江曰白作洋時旱澇之餘地多楮獨是洋黍稻彌數千頃蔚如雲心爲之憚俄避雨道旁樹下雨止又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時旣午矣糧長吳猷明留飯于濱溪之庵蓋縣令曹君濶所命士人蕭君鳳廷儀問余遊策蹇迫及于庵偕飯而行西至山麓緣麓西南數十折始覩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治蓋五十里矣僧宗禮在他所聞余遊迫及于亭中亟先歸寺景暘

以疾返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住山永信率徒迂入亭巖茗爲名其亭曰寒碧途遇採蕨根者擔相屬多菜色爲之惻然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險隘蒙蔚至此則巒闕林豁曠視無際僧俟官必於此乎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細刻皆磨滅不可識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北數步卽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曲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而旣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杭稔不殊平野殿

閣僅在危坡忘其爲萬重山之絕頂也登殿造方丈茗
已遂出覽勝殿前數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
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觀瀾閣古漱
玉亭或在茲所與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卽錦鏡池
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墮爲田矣又南亦
作閣以道余名之曰聽泉亭旁有峻徑西折而南觀瀑
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於千丈巖下爲隱潭奇麗甚
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屋祠龍古之
飛雪亭豈在是與聞有妙高峯徐巖桃花阮皆勝景

欲往覽以暮且遠弗克還聽泉亭懷敏已布觴豆於其
中矣侍飲者善歌歌聲與澗琴林笙相應和觴數行逼
夕還方丈懷敏又已翦燭布席矣觥籌疊飛歌舞迭奏
論談諧謔往往一握爲笑宵分在席者皆醉明日僧具
晨膳已廷儀別去懷敏靜之循故道返余獨自御書亭
而西石磴號百步街者絕峻且隘不可輿徒步至腰復
見所謂瀑布者仰觀之始盡其奇麗蓋泉出兩澗注峻
壁若水晶簾自九霄中垂下至半壁有石突出承之若
盆泉激盆四出若玉瑩珠跳雪飄花舞復聚作匹練垂

至所謂隱潭者乃蜿蜒作白龍循麓去爲之竚久始行
道中倦欲屢坐石盤桓步五里迺真然猶峻隘懍懍乎
惟恐墜至小晦亭乃與懷敏靜之會談余甚悔誤從石
磴之險而靜之反悔不獲偕余盡瀑布之奇麗也明日
遊法喜寺懷敏辭歸又明日江行親友攜酒肴餞之船
中偕遊江濱之法昌塔山兩寺辭去夜雨作迷失津望
野中火熒熒遺僮就問之野人持燎引船至解元鄉之
南靜之始迴舫去余藉燎至家則已霽矣夜半雨復作
自是越月方霽惟雪寶邇吾家宜若可朝暮遊者然未

楊文集 卷二十四

九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遊之卅載恆糜于俗塵旣遊之三日遂繼以霖雨遊亦
不易得矣矧吾與懷敏靜之宦轍無恆幸于茲乎會聚
尤不易得也耶因記歲月貽同遊者

對鷗閣記

閣名對鷗成先志也我楊隲之楊當宋元世族蕃家盛
居室亦繁且侈矣國初以豪右抵禁曾祖祖相率而避
地於是傑棟華榭鞠爲蓬蒿久而故址陵夷漫莫之省
先君子年十四五卽有幹蠱之能姑苦躬劬營營植產
卓然振奮於傾覆流離之餘寢以豐阜迺冀除故址而

屋之僅十餘楹而堂室庖滷之類亦粗備矣堂北十數武卽大川蓋古所謂小江今謂之碧川者故嘗構閣其上礎猶星散於淵底每雨潦之餘川流洋溢于兩溪飛鷗振鷺出沒於煙波之間先君子顧而愛之輒誦唐李嘉祐之詩曰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誦已猶竚立徘徊久不去蓋其志欲復故閣而對鷗焉未之遂也方是時先君子旣被冠紱之榮矣而常幅巾紉扇徜徉於水濱林下秀眉脩髯風度閒雅兒者以爲神仙中人也後沾一命甫望書而卒官久而家以累析居余

素推前十餘楹屋與兩叔父而別營西園堂北有竹數百挺竹外亦碧川也成化十年始累礎構楹于川上者凡三閭而鋪板爲閣者二又明年續構四閭而閣亦二乃治七閭之中之閣而塹飾之戶其南窗其北置竹牀其中而尙以筠簟藤枕因取先君子所誦之句而扁之曰對鷗之閣余時與賓客游且息焉闢戶則青瑣拂天碎金鋪地珮環竽籟之聲泠泠然開作不已啓窗則鏡光耀日縠紋弄風鮒繞礎而羣泳鯉中流而獨躍白鳥浮游忽散作飄雪掠雲外去映田茂林一綠千里遙岑

如障如眉隱見於墟煙郊露之表在四時皆足以娛耳目而於夏尤宜蓋炎赫蘊隆之際水竹引風交貢涼競獻爽人望之而喝消就之而汗止居之而神清蒲葵之扇誠無所用之對鷗而眠不知五侯爲何物誠足樂也使九原可作其肯暫離于此乎九原有知其不神遊于此乎雖然先君子德量淵宏才猷敏達學豐而文贍常慨然有兼善天下之志然連蹇困頓鄉三試而不錄國一命而遽終瑣瑣一閣志猶弗遂而況恢恢乎兼善者哉余小子今幸成其瑣瑣者矣而恢恢者猶未之成愧可知也其或有時乎不愧耶告我後之人毋若余之愧而遺其恢恢者亦毋不若余之愧而墜其瑣瑣者用識之盛閔

朝天倡和引

余與憲副會稽胡公謚廷愼雅相善成化十四年秋八月各自壘室赴京得會于杭憂苦之餘道途之際獲與故人相詠觴喜可知也遂聯舫北上次吳門酌毘陵菊酒雨滯未方涉江登蜀岡以眺隋煬陳迹歷歷在目爲太息者久之乘月帆檝社越呂梁宿彭城挹二蘇之芳

風度開汴濟沿衛河以趨平原雖皆平昔厭遊飫覽之地而景之所遭情之所感往往非故有而新出二人動輒詩詩輒和歌吟亂棹謳揮灑趁帆蔭日以是爲樂不知跋涉之勞且久也余既造平原廷愼後久待竟不至乃先抵京道中懷念及他作無幾廷愼到京又和之而其別余後諸篇則余冗懶弗克和矣初余二人之滯朱方也適戶部主事趙君祥夢麟在其家數來慰勞問出一卷曰二公偕朝天暇中必倡和請悉書之卷生幸沾覆焉二人笑曰倡和誠有之然皆信口成者其可書乎

辭往返數四竟委卷去因攜至京無何廷愼被命任河南謂余曰夢麟且至胡可以白卷還之乃各發其草擇書數十首其倉卒未和而尤鄙淺者不與焉余詩既不逮廷愼而字以手拙目昏故草且大尙不能終卷而開河暨舟中二首命男茂元書泊頭暨靜海兩章弟守趾編脩書之廷愼作小楷始卒皆親筆無一字潦草尤足羨也旣而廷愼別去夢麟至遂還其卷易日夢麟復持卷求引其首余惟詩與書俱露醜矣而可重之以文耶因謝之求不肯已尋又以公務將南適有日今晨折

簡示曰連日暑甚昨夜一雨作新涼鬱蒸散盡矣藻思必清幸爲生一抒之余念夢麟行急雖微清思姑爲之搦管時前院榴尙芳玉簪鳳仙諸卉正菲益池荷蓮競爽皆爛若張錦翠覆若燕沈箋無不可愛後圃柳四周成雲池水漫橋茄紫菘韭青匝地瓠絲瓜刀豆引蔓將拂天皆詩景也惜延慎弗及見余懶鈍弗能吐一辭夢麟肯過我作數十篇書此卷中以掩余拙亦一奇也書以邀之又書以寄廷慎

題雪景圖

楊文齋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柳子厚詩也會稽俞仁本寫此詩之景吾鄞鄭君光俊得而藏之求余詩其上憶蘇子瞻嘗譏鄭谷詩有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簑歸者乃村學中語而謂子厚前詩有格殆天所賦不可及然他日又謂漁簑句好真堪畫何哉余一日退朝初雪願同行者絳袍繡補綴以琪華瑤華而翱翔容與於金坡玉堂閒清麗絕倫亦人間一時勝景也因口占絕句云白雪點紅袍人出金門下詩翁殊未觀漁簑獨堪畫同僚爲之一噓余不

能詩雖詩亦不能子厚若故爲書子厚詩跋以子瞻詩
評而區區一時口占一絕亦附於末者蓋欲啓觀者亦
如吾當時同僚之矇云

紫袍玉帶硯銘

紫羅其袍白玉其帶何意石虛中官如此乎大無視其
飾請觀其德蓋重厚而剛溫潤以粟內博深而能容外
廉方而可則用之不驕舍之不戚斯亦可謂大臣者矣
曾編修畫像贊

翰學之孫憲長之子脫略綺紉研覃經史書傳父格筆

楊文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陣掃千人之軍策繼祖風詞源流三峽之水故能奮自
諸生升爲造士紹兩世擢科之榮成三葉臚傳之美方
洎職于史官將獻忠于天子此昔者晉公預擬其榮今
者仲尼未見其止者歟

半林記

吾家鏡川許故有竹一林徘徊乎嘯歌其側徜徉乎偃
仰其下風聲月陰澆氛滌垢湜如也旣而築室侵之翦
鋟青蒼僅踰其半尙足以延風月而辟氛埃宅中塵空
常避去就之別來每念無已兵部主事濮用昭謁余曰

吾兄教諭用明嘗自號半林以晉被知先生也敢干半
辭以彰半林余遂喜曰子之兄之第亦若吾之家與因
語之故用昭曰非是之謂也家兄熟居校遊學豐材茂
欲大行於時也而禮闈抑之僅得掾文學三易任皆山
邑官散地僻焉所施其材志嘗喟然興歎以爲道二仕
與隱而已矣仕則職業鞅掌或位望勢微及天隱則就
幽曠養閒恬耳謂吾仕耶則凡百猶未改隱之態也謂
吾隱耶則冠纓祿秩已竊仕之名矣昔人謂半隱者非
此之謂與仕者國邑隱者山林吾其半林者與故遂以
半林自號云耳余曰旨哉子之兄之號也蓋安土樂天
之心立朝行道之志一於是乎寓矣吾與之官雖異而
趣則同何以言之吾晨出而趨天子之廷拜竚僅踰時
退講脩史之勤可數耳餘則撫泉石遊邊玩花木于子
此非半林也耶吾三官翰苑一職儲闈祿食率計十五
春秋而拜慶居憂家食春秋亦十又五又非半林也耶
此合前語子者則吾半林三子之兄半林一耳凡晦明
寒燠蟄奮榮悴奇腐之類倏焉更忽焉禪莫能知也焉
知不有以全國委半林而授之政者乎然吾家全宅之

美未若半林之清第恐全國之貴未若半林之高耳吾
髮種種無能為不夢見周公八矣子之見負其材器而
富於春秋故人門生欲推轂者夥全國始未議半國之
政有不授之者與為識以俟

貞則堂頌

翰林侍講黃巖謝君鐸其家有堂舊榜曰貞則蓋以是
表其祖妣趙孺人也孺人雅有志操年廿九而寡以巽
美而殷富也多慕覲之乃斷其髮俾媒者杜口散其貲
俾貪者革心守正秉節老死無易若松柏挺而金石堅

楊東坡文集

卷二十四

六十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也夫是之謂貞其媵嚴氏齒方踰弱將嫁之力辭乃與
終老惟孺人端貞故媵妾效法若準為平而繩為直也
是之謂則觀乎世俗亦筭而穴窺方鬢而目成雖姬姜
猶有然者況婢妾乎貞固罕矣則尤難也我懷古昔衛
兩夫人惟莊公夫人之賢也而其娣戴媽淑慎其身靈
夫人之節也而其傅妾供養不衰今孺人足參之矣然
兩夫人皆無出者惟孺人有出而主妾相守不遠送于
南也子孫環侍不願居于外也蓋得易之貞吉又兩夫
人所不逮者世無尼丘公時無卅金子不德少文姑為

之頌美其辭曰

惟婦道之貞實天畀之性既克全于躬又垂則於媵等是道其上之則鵲巢唱而行露和關雎感而漢廣應也凡有性者其盡然則子咸孝而家肥臣咸忠而國定也貞耶則耶名其有竟耶

故國子助教司馬君墓誌銘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伋隨高宗而南築紹興之山陰族滋茂國朝有諱簡者仕知平陰縣敷政豈

楊文公集

卷三十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弟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上距開國纔六世而溫國則十有二世矣方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既累困名場文益華暢聲稱燁然彰以鄉選登乙科授贛州府學訓導贛士久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簡厥良爲講解點竄加勤而其尤若董越至與其子堊同藏脩均服食故士皆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修時學且傾圮君欲興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鼎新

公亟稱其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興學一若在
贛時其士與學遂爲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助教授陪
脩職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廿又九日壽六十又五
子璽以進士歷遷監察御史著聲績將勉封進階而君
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撰璽編爲卜有二
卷藏于家君配孺人朱氏同邑人考某爲鄆城縣主簿
以卒妣姚氏選壻得君始贅而後歸焉孺人端嚴慎靜
未始輕發片語適君方窘乏爲鬻奩中裝以置田宅姊
辛作苦夜輒篝燈績紆陪君誦至中宵始休君之貴

給業成內助居多然屢妊不育收劉氏姨之男乳之卽
聖也聖嘗學宋克帖孺人視之曰吾聞字爲心畫此帖
敬輕傀儡豈端人所書遂撤之凡族姻子姓婢僕一見
輒能別其臧否私以一二語斷之要其終鮮有爽者壽
五十又六卒於成化丙戌七月十又八日葬于其邑朱
家嶼聖今卜以某年月日葬君與孺人同穴迺狀行誥
銘余與君同鄉選而璽與余子茂元鄉選又同余知君
雅矣固宜銘君有大志恆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勳
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面丈弗獲布一籌以

終方官贛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眾至數百
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
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
効今承命敢後卽日挾一僮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
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
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減豪
罪而賞其餘卒自新於是眾稱君智且信述今未脫牙
頰閒而孰知其素蘊之淵宏此何足芥蒂者哉嗚呼哈
矣銘曰

有洌檻泉不川而沼天喬漸其澤皆軼雲而參昊于越
闕于匪不斷虎虬偶露微鏐徒足震駭夫虬蟬轂莫能
推竟腐于轍蕙蘭可枯其芬不滅

祭王僉憲文

吾郡慈谿如鄭東里君家其閒如馬巷王氏自曾大考
以來已蟬嫣乎青紫至先公大司空勳烈其尤卓偉內
外持刑公有兩弟競爽未與君趾其美公誠如高山深
林龍虎變化之不可揣君亦如翠竹碧梧蔚鸞停而鶴
時勤敏攻文謙和尙禮鄉書賢能與國胄齒連屈禮闈

乃擢御史出按南畿式揚風紀陟僉憲於大江之西聲
寢寢乎將起近入覲于皇朝俄告終於旅邸懿渥洼之
駿足逝驍騰於萬里候中道而頓踣孰不隱傷而歎喟
況世契如余哀可知矣念傾蓋以逮今僅將及乎兩紀
暨分袂於維揚猶未逾乎四禩遽聞凶音墮淚如水薄
奠一觴君其格止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王君
墓誌銘

淵之寧海雅稱文獻邑嘗有儒出仕以忠被禍極酷故

民憚爲儒其入于學者始皆有司驅迫之若往戍邊避
逃不得而後入入則閤書捐硯故放於繩墨之外日冀
罷黜閒有畏賈楚申佔畢者亦惟數歲以俟貢更數十
載未始有一秀論於鄉司教者皆患其習已久而不變
也第與相燕娛而已正統乙丑蘇郡王君以乙科擢訓
導於此喟然歎曰是果不可變耶乃召諸生善論而懇
教之擇其少且俊者日爲之背書解義裁其文辭每五
日則稽其書之生熟義之暗明文之駁純而罰賞之其
尤者至與同飲食撫愛如子常自朝抵暮方休雖祁寒

盛暑不懈踰數載士浸浸肯學而文乃曰士不與鄉論
吾不去至景泰丙子鄉論其秀一人曰趙禧卒如其志
前此司教者皆以不職降黜至君始考最陞教諭於蕭
山以內艱改江西之德興皆克盡厥職若今御史孫需
員外郎徐洪御史張憲皆其教而秀者然莫勞於寧海
至今人猶稱道之不衰君居家孝以慈處鄉黨和厚在
職時嘗有寮病而卒躬視其湯藥棺斂諸生貧而饋之
者輒辭曰用侑爾毫楮之費固不受故人尤感之君世
爲蘇之長洲人曾祖某祖仲榮父惟善皆不仕君諱讓

字存謙號樂道生以子經貴棄官拜敕封文林郎大理
寺右評事其室封孺人子男四長卽經以壬辰進士累
官右寺副次綸次縉次紳女四其婿則陸哀張謬沈養
浩尹珍孫男三女四癸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君
卒壽六十有八卜以明年某月日葬於其邑武立鄉先
塋之側於是經以進士顧源狀拜余泣請銘初君教寧
海余嘗識之其滿而去也諸生請余餞以文爲道君所
以敷教變習之詳而末謂寧海之教不可以常績課且
君之才不宜以教職拘者則余旣知君矣而經又余所

論之秀也義當銘銘曰

有健治山山本濯濯樹之森然漸中工劇勞甚功鉅而其直也薄家樹俯梓獲利倍捷旣不得於彼殆取償於此今其人已矣家之利曷有已哉

誥封宜人邵氏墓誌銘

宜人諱淑正姓邵杭之仁和人故錦衣衛副千戶敏之女少保兼兵部尙書饒唐于公諱謙之婦今應天府尹冕之妻也白府尹居家至官京衛被謫戍邊起登鄧署以陟太僕窮達險夷無不同者晚始送其女歸吏科給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三十四明張書

銘歸刑本

事中張晟而隨寓于其邸踰四稔以卒殯還將葬晟乃具行狀而鄉進士倪阜爲請銘於余焉按狀孺人少工翦製結縷足不及外閫雖家人未嘗聞其嘻笑聲宣德閒歸于氏時少保公以兵侍巡撫兩藩宜人從府尹事大舅姑于其家大舅姑嚴甚事之當其意鄉鄰以爲難自後府尹所至宜人必從景泰初當公典兵政府尹以門功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家聲赫奔至矣而不敢挾以驕及天順改元適公爲權奸所戕府尹謫戍北徼世途艱險甚矣而不至憂以悴成化初公蒙賜祭以雪冤旌

忠府尹復官改兵部武庫司員外郎繼陟南京太僕寺少卿家業復備矣而不肯懈以弛其育兩女愛而能勞待其妾庶女嚴而有恩饋遺姻親周恤鄰里與其他才識智術皆非庸婦所能逮也兩女皆歸張晟長卒而少繼之也晟卽吏科給事中具其狀者三庶女一歸倪阜卽鄉進士請余銘者一歸德清縣學生徐九萬又一在室宜人卒於成化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二矣其葬在錢塘縣永泰鄉南高峯之麓附於其姑贈一品夫人之塋之次嗚呼當正統之末北虜入寇國勢岌岌乎危矣羣臣非奉頭鼠竄則縮手無策獨一少保公躬任扞北之勞力拒遷南之議而竭智殫精以圖回天下舉累卵而泰山之可謂社稷之臣矣凡有血氣者其孰不敬仰而愛慕之哉愛人者及其屋烏而況其冢婦乎然則余之爲銘豈特爲宜人而已銘曰

有婦之塋必聳必久無或毀傷尙視其舅其舅爲誰少保于公功在社稷終古不窮

與黃行人書

作贊如寫眞必形容得其實如模寫得其眞乃可信今

而傳後不然則飾砭作噬豷虎成狸誣辭贅語安所用之余平生於今人必知識者乃爲之贊以此敬也昨承委贊令祖心不欲爲而未敢遽辭今承示像則彭詹事公已贊其上形容旣得其實且至矣謹矣漢雖強贊不過贅語或失之畫虎成狸又安容喙哉敬用奉還併還原幣伏希恕察

贈余助教

書曰惟敦學半記曰教學相長子毋以士鮮而忽於教焉勿以齒長而怠於學焉夫大明而不息者曰暮之光也普施而不擇者時雨之化也吾猶不敢怠忽而況於子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四

十四 明 徵 諸 約 同 刊 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鄞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七元文會詩序

天順中吾浙呂文懿公自解元累官翰林學士任內閣
予爲編脩公嘗語予曰吾欲作六元會少宗伯姚公大
章亦欲作之予未喻公曰吾浙前後解元今在京者六
人吾欲燕會之也然二公皆不果作成化六年冬南京
吏部侍郎范公捧萬壽聖節表至京今致仕少保商公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明倫彙編
約閱刊本

爲兵部尙書兼學士任內閣姚文敏公爲吏部尙書予
爲洗馬而盧君楷與予弟守阯爲國子生六人皆浙元
也適同天順之時之數予偶與商姚二公談及呂公前
語二公欣然曰今當成此文會遂命予先焉不敢辭乃
以聖節之日會六元於予第而延吾鄉刑部尙書陸公
主之余從弟守隨爲御史亦預席酒半酣姚公口占一
絕有四十年來六解元之句僉聞之皆浩然有吟興遂
以姚公之句分爲韻而詩之推商公作序踰二日繼會
于商公之第范公遽辭而南餘欲會者皆止旣而余念

山西按察僉事今副使胡公廷慎亦浙元也其人可重
迺援宋王君貺預耆英會之故事以招之胡公遂爲詩
及後序寄至余慮詩文久將散亡故命工作六卷各
首圖而繫以詩文分藏于六元之家至于今寶之解之
有元亦古矣由今觀之吾浙沂范公而上旣十有五人
蓋未始有會其人多躋顯要揚芳烈者久而或不能詳
焉沿范公而下又有四人或已卒或未第或官于外
故會僅六人若范姚商三公之德業位望自前罕儔而
商公連爲三凡雖古亦稀見蓋國家文明之化吾浙靈
秀之氣皆莫盛於茲時者今成化十五年胡公以釋禪
至京需選余已遷學士而守陞方官編脩於是翰林脩
撰謝于喬禮部主事沈述之兵部主事楊質夫國子生
黃廷璽又皆浙元也七人相謂曰今浙元視前會加其
一可無會乎乃以正月十有六日醖會于于喬之第顧
前會逮今僅踰十稔高陸二公已休致而范姚二公暨
盧君已殂謝獨余兄弟兩人在亦可慨也是日七人者
迭爲賓主獻酬盡歡余謬當首席諗于眾曰古者於旅
也出於燕也詩燕必盡獻酬之禮詩必致箴規之辭今

可古也夫不朽在德而功次之言又次之士當以百世之豪傑自期不當以一時之倫魁自足今吾儕視前三公尙未能及盍各爲詩以交箴互規勉繼三公又進而追古之名臣碩輔以豪傑於百世哉眾以爲然乃取宋歐陽文忠公貢院詩之頸聯分爲韻而成詩授予俾序予於前會苦鷺鳩之伍大鵬既有愧矣今會適以老鴛引羣駁於席閒復以做帚先眾珍於簡上能無慚乎不得已而強筆之

徐太守更字解

楊文談文集

卷十五

二四明校書

給國刊本

荆門太守徐君泰始魁京闈試憲署時余識之顏赭鬢玄風義志氣偉如也後出宰羅田陟守荆門懼家難而歸與余別廿餘載迨釋服至京造余邸則顏蒼鬢斑獨其風儀志氣偉如故耳余款留笑談閒字之曰士亨君蹙然曰僕已更字爲大同矣子猶未知乎余曰冠而有字第尊其名耳而或以爲表德蓋未之考也高柴之字子羔冉耕之字子牛曾是以爲表乎夫字惟尊名則士亨之與大同一也若以表德則士亨之與大同何遽劣也而庸更之君曰僕五世祖有諱亨一者方僕冠時賓

不知而誤犯之爲是更耳余曰禮於王父母有不諱者
况五世祖君子已孤不更名今子之冠賓在乎而何其
不憚更也君曰禮固不諱然僕以吾字之犯先諱也每
聞人呼之輒蹙然而不寧故嘗請於先子而更之昔之
人有父名岳而不聽樂者非不知嫌名不諱也有字子
平公甫者乃其叔父命之而非實也夫亦各求其心之
所安而已耳余曰昔有字公羣而更文甫者以文足尙
也有字昌齡而更景烈者以烈足貴也今子之所更者
吾惑焉竊聞君子和而不同譬之羹焉和則五味相濟
食之而心平同猶以水濟水疇能食之譬之樂焉和則
五聲十二律相成聽之而心平同猶琴瑟之專一疇能
聽之故君子貴和不貴同若夫同塵者聃也同波者楚
也同流俗者鄉之愿也而墨子亦惟同是尙子豈慕之
乎吾望子言不附和行不苟合眾暗而孤鳴羣馳而獨
駐卓卓乎其殊異也而乃尙同乎同猶未善而又奚貴
乎大也君曰非是之謂也蓋僕名泰而易泰之彖傳曰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
同人用是知泰否之辨惟在同異之分同則泰異則否

耳而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至公之心也僕竊願焉而子以爲不可則又將更之惟所命余曰大同烏乎不可我姑試子耳夫言豈一端而已乎曰和曰異曰同莫不有有不可者同寅和衷可也而同塵和光則不可異道同仁可也而異謀同奸則不可和而與物皆春可也而從流忘返則不可異而背邪違俗可也而亂常拂理則不可同猶是也吾前試子者皆同之不可者耳今語其可者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誰得而獨異口有同音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心有同然其孰能異之謀同者隔遠如見心同者其利斷金同卽和也事以與眾同而濟善以與人同而大此同亦卽和也君子不貴同乎謀而大同則身康強子孫逢吉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故可游金石蹈水火此猶淺之爲說至於聖賢大同之道則雖寓萬里之遠生千載之後無不合舉六合之廣兆姓之繁莫不從上古大同之世天下爲公孝慈皆推於人貨力不私於己故謀閉不興而盜竊亂賊不作同不貴大乎大同則泰矣故一門大同家之泰也四境大同國之泰也萬邦大同天下之

秦也子以駁材嘉政秦一州矣其亦思所以秦天下者耶君謝曰博哉言矣余曰未也同之大蓋本於正不正則所問者惟昵近之情阿黨之欲耳烏乎大蓋必至正於已而後大同於人易之繇曰同人于野言大同也又曰利君子貞言至正也語大同而歸之至正斯盡矣乎君再拜曰盡矣請書而佩之

詩壇雅韻序

人之生也有形斯有聲有心斯有志志發於言而爲詩聲成文而員謂之韻自古詩無不韻者世旣降詩體屢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變韻學寢微虞后夔所典之歌永周太師所教之詩音世莫傳其奧於是西域反切之學入而江左聲病之說興焉魏晉已有聲類韻集諸編述者世益久皆泯莫略矣惟唐韻略宋韻補傳至今焉韻略蓋因梁沈約之四聲譜而著禮部據以去取舉子之文歷世皆因後儒增脩者眾諸家從之若韻會韻府皆是物也然梵學吳音承譌莫舛世皆病之韻補則吳越取易書以下逮宋文集共五十種凡聲韻異近世者皆纂之宋子用以叶詩與楚辭然亦不能無可議國朝洪武中嘗命儒臣刊正

舊韻定以中原雅音著爲洪武正韻宋學士濂謂其一洗千古陋習可不信哉今錦衣吳僉衛嘗覽百氏提要鈎玄摘其辭可資詩者悉隨洪武韻而繫之纂成若干卷名曰詩壇雅韻屬予序惟古詩不可尙矣今詩概不越乎古近兩體而用韻各殊古體多出入于韻略韻補而近體則惟韻略是拘雖知洪武韻爲正音而猶罕用蓋謂近體唐詩也韻略唐韻也而唐詩必唐韻是用也可謂固哉昔孔子定詩三百皆可破之絃歌者第取其音耳曷嘗論其世耶唐之詩其格有足法而韻多可譬

今律近體者苟唐其格而洪武其韻則音正以諧祇益嫩耳何害其唐哉作古體者不須言矣雅韻之編其欲俾人舍譌韻從正音以趨於古哉雖然天地萬物皆有自然協比之音有不待強而合者雖風霆之鉅姑蚋之微且爾而況於人自壤叟衢童逮桑濮之賤彼烏知音律而矢口成詩夫孰非韻信自然者自然之音與天地萬物同而可析之以四聲限之以數十韻乎嗟乎古者詩作而韻生後世乃依韻以作詩詩道盛衰於是乎繫吾安得隆古之英與論大音之妙哉

大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

道碑

人材與國運胥盛衰元凱之庸也以有虞八士之產也以成周而漢以降凡其盛時則萬石三戟之家與八裴五竇四韓之屬炫熿于先後比其衰也閔然大明啓運列聖不承殆今百年之久大化薰蒸至和感召乾坤沖淑淵祕之氣茂發而弘敷於是竹有駢柯瓜有合蒂禾有六歧九穗之異而況人之鍾其尤者乎故父子傳芳兄弟競爽聯珠疊佩于中外者累累相屬也有若公家

楊文公文集

卷二十五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拙逸先生以鄉選累官鴻臚寺卿而公擢進士歷今職諸弟曰昇曰昱俱義官曰昌儒學訓導曰冕河南解元曰景駙馬都尉兩世七官亦旣盛矣況鴻臚在九卿之列布政侔諸侯之冠世鮮能到駙馬帝室之貴戚尤莫敢覬而森然萃于一門何其盛哉公姓周諱晟字德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曾祖廷元善而隱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寺卿父諱顥卽拙逸先生也母宋氏封恭人公之在母也祖夢一儒者過其前交揖而退寤而公生喜曰是孫他日其以儒發身乎後果符其言公姿

表秀偉穎敏嗜學年甫十九卽與鄉論齒國冑旣成進士遂拜刑部廣西司主事考最被敕命授承德郎選陟永平府知府巡按御史奏其廉能公正撫字得民巡撫都御史又奏其勤慎公平六事畢舉乃陟湖廣右參政巡撫湖廣都御史又奏其端方勤能且老練廷論將陟之會以外艱去服闋改山東按察使又陟布政使江西居內艱卒於家成化十五年七月廿有六日也年纔五十有一公方事刑部輒以廉能鼓舞奉命讞南畿獄囚詳愼明允列郡交頌其守永平也視屬縣有鮮桑棗闕

二麥者課民廣種兼植民藉以給郡有產榛山場歲賦榛子數萬斛爲勢家擅其利而歲賦反取之濟民久矣公一日諭勢家還山而命民取榛子供賦齊民德之無已首斷累歲疑獄數事民服其明誅盜魁暨其黨數十人宵柝爲弛歲時嚴鄉飲之典士民非果備齒德者不與教民婚姻以時有貧不能妻者勸富人出財帛相一累詢孝子節婦得數人皆表其閭以厲俗天順癸未帝郡蝗發入樂州公卽齋沐以禱蝗多飛遺餘皆投葦灘自斃明年夏季盧龍撫寧二縣田有花黎蟲夜食禾而

晝伏土中不見公卒僚屬禱于城隍祠卽日雨降蟲盡
殫禾乃大熟其參湖廣也所至輒詢民故審其害利而
罷行之嘗分守蘄黃歲旱民餒輒與屬官行禱屏騶呼
御輿蓋甚暑且勞不恤雨大澍遂勸富人出粟周餒民
感悅其廉山東也雪冤抑屏奸貪風聲凜然振暨布政
江西甫踰歲亦既有聞故凡其治所聞其卒也無不嗟
悼之公性孝友歷官俸餘惟以給父母兄弟未始有私
藏嘗請恭人養於山東廨舍繼爲駙馬迎入京邸公慕
之切累書復請適駙馬捧節冊出使便道奉恭人就山

東公與弟平鄉訓導昌出百里外迂以入道擁觀嗟羨
乃築怡萱堂日率子婦承候雖公務冗劇不少怠比居
恭人憂竟以毀滅性焉公初娶沈氏先卒累贈恭人繼
劉氏封恭人亦先卒子男三孟曰嫡孫劉出仲曰大孫
季曰興孫庶出女二陳仲和張口聘之余初識公于刑
部遂識駙馬後識拙逸先生又識解元往返其父子兄
弟間屢矣見公行履寬和材猷果達雖門望赫奕而不
驕位業隆盛而不懈益敬愛之方冀其謝蕃垣以入輔
王室詎料其年僅止此然其所樹立蓋雖耄期有不能

者渠黃白犧一日而千里不幸蚤斃然已嘗越國過都
迴造于西極世皆稱其駿矣蹇驢駑馬不離早樞蒿莽
閭雖老壽亦安足道哉公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其邑
楊記村先兆之旁以沈劉二恭人耐其鄉人李通政和
狀其行而駙馬奉以徵余銘其神道之碑余不克辭銘
曰

世德之家積而不發際時純熙浦不可遏如彼賈士爲
山爲陵氣維春矣草木怒生公家累仁有年有葉自拙
逸始青紫鱗襲同氣六雋公實長之奮先擢第以作士
師乃守大郡乃廉大藩乃陟方伯位莫與尊最其勳庸
亦昌且大壽胡不遐僅止于艾墓道有石螭首龜趾載
公之徽暨其世美其世之美惟國之休不顯亦世陳錫
哉周

歸榮堂記

君臣之倫大矣欲爲臣則不能不去鄉而之國故多走
奔四方弗獲一駐鞍其桑梓雖懷銀黃被青紫而鄉人
莫覩意其若舊布衣然閒有歸者則或失爵亡譽辱在
泥塗若楊惲糴賤馮衍居貧庸夫得而易之歸而榮者

又或盛年鼎貴莫保其終若季子大印楊僕三組君子弗尚也惟夫位尊而年至致政而歸休溢渥潤及于丘園餘光照灼其里閭則人莫敢易而且瞻望咨羨以爲榮斯足尚矣在于今若南京吏部尙書致仕錢公者尤罕矣哉公志偉而材宏學博而文俊自少以辭翰雄異聞擢甲科高第官翰林至學士嘗使外邦宰劇縣所至輒有赫赫聲而其文徧布于天下雖裔夷如朝鮮交趾亦知貴之晚拜南京吏部侍郎嘗請老上念其舊學宿望委任方隆固留之茲賀萬壽至京復請老堅不可留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二西明叢書

繪圖刊本

乃命進尙書秩賜之誥命重以敕書俾馳驛歸此曠代之異數也公不敢當抗章以辭制曰恩命重頒爲卿歸榮辭不允公乃拜受旣而翰苑宮坊國學諸公皆謂制中歸榮二言可榜爲堂之名公欣然從之遂命守陳記守陳雅被公之愛敢辭惟昔人歸老者有以休休名亭有以綠野名堂有以遺老名齋餘多類是者休休語其情耳綠野道其景耳遺老襲古人之陳言耳未有權傳玉音昭揭天語俾人聳觀傾聽如茲堂者堂名而公之榮侈矣抑公之歸也不言而人已豔其榮雖曰謙謙焉

曰吾辱吾辱人固莫之信也而奚必名堂以侈之蓋有謂矣愚聞之君主仁臣主義引年辭爵臣之義也公膺力誠老計謀始壯且堅請而決去者義固然爾敬老恤故君之仁也上憫以官職之事勞公而俾佚於家然又重恩疊寵以慰其歸仁則至矣義而獲榮由上仁而榮之也蠟木四照之所以茂昌華耀者孰非雨露之澤日月之光耶故堂之名非哆公之榮也惟以張天子之德俾躬被者百世必報見聞者四海皆興耳敬稽首而記之

祭張邵齡文

昔在景泰之始詔選進士之尤數僅比乎列宿榮殆登乎瀛洲閱中祕之圖籍味內廚之醪羞皆感恩而厲志誓晞孔孟而企伊周顧鄙陋其無匹幸吾兄其與儔談宇宙之奧理講皇王之大猷同斧藻其辭語並圭璧其操脩聲若塤箎鼓鈺之交應氣若礪針珀芥之相投眞異姓之兄弟小四海而邇千秋聞何闊兮七載復聯轡於皇州兄南宮而弟東觀勉德業其齊優羨吾兄之逸足遂高馳而遐驅

音

始登浙西之太守終冠江右之諸

侯富教與文召媿美蕃宣期中前駢休愧蹇步之局促
竟歲月其悠悠僅遷長乎王署遽抱哀而居憂蒙遠垂
乎賻祭方感念而未休遽傳聞乎凶訃腸百裂而涕橫
流欲撫棺與臨穴悵道遠而無由仰吾兄之才德匪前
賢其孰侔位薦尊而勳烈彌盛將入輔乎宸旒爲酒醴
之麴釀作巨川之方舟澤靡遠而弗被名終古其長留
胡茲事之難必竟在外而殂幽壽止乎五旬加四苦中
道而摧軫信蒼生之無福亦天道之有尤肆與人皆爲
之悼歎弟其能忘乎悲愁雖墓草之已宿尙梁月之不
爽其歆不

內簡尺牘序

內簡尺牘一策凡十卷宋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
部尙書孫公所著門人李學士祖謙爲之編注嘗刻板
矣久而亡焉家有寫本無注其十世孫封戶部主事玘
寶藏以授其諸子俾重刻之子有曰仁者今爲副都御
史巡撫西蜀刻旣完乃寓書于余請序諸首余家有此
策舊刻本雅讀而美之今申誦竟日益歎其美不已古

者君臣僚友姻故之往復言議通謂之書時皆削竹木爲簡牘以筆之簡以竹牘以木或皆用木而制有長短之殊簡長二尺短猶半之牘僅尺一耳自秦始以臣告君者易名爲表奏而僚友姻故之往復者自如時漢用紙矣猶有謂書爲折簡爲尺牘者因古也近世乃謂書之短者爲小簡而其長者尙如故此策旣曰內簡又曰尺牘疑若因古簡牘之制而兼載短長書者然其所載實皆世所謂小簡也古之書長或百餘言或數百言或數十言羣籍雜載之以傳多至不可數若其短而數語

單辭則鮮百載而傳焉范史僅錄嚴光答侯霸者他無取矣韓文公答大顛者世疑其僞雖晦庵辨之未釋也獨歐蘇之作雖半楮幾字而散於四方者人盡掇拾之以板傳然語或鄙俚句或雷同者有之蓋一時任意信筆初不料其傳而掇拾之者未始擇也內簡尺牘百餘篇皆尙書公退閒之時之筆也其閒有曰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獨於一丘一壑未嘗輒以與人自敘有曰柳子厚不堪謫辱欲自比於蹩浮屠病顛之駒而怨懟不已至比天爲癰痔草木果窳曉曉至老死其於

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故某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望當
世君子論人有曰革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
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疑其毒而棄之則痼疾
不可爲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其意度閒雅
識見迥邁若此而文采清新華妙靡苟遺之辭鮮重出
之句誦之至竟皆可愛可欣而無一可厭惡者其固有
意於傳耶抑編者嘗爲之擇也以余論之可謂盡美而
足法者矣紀之甌部之鼎胤之舞衣夏后氏之璜孔之
冠履魏玄成之笏皆一故物耳其子孫尙寶于世世而
他人得之亦以爲寶況先世文辭之盡美而足法者乎
宜乎寶藏而重刻也封君之欲揚祖美都憲之克成父
志皆可謂孝矣尙書公諱覲字仲益初爲中書舍人輒
權青城之難後知臨安又知平江及爲戶部皆未幾輒
罷故其出處稍見於宋實錄而元人脩宋史不書然
其文字可貴當時所者接踵老猶不厭余嘗見其靜治
堂如農齋崇安寺五輪大藏諸記橫山堂浮遠堂諸詩
皆豪偉瞻麗惜未睹其全集然毘陵暨他處崖鏡冢刻
與道釋所贍士夫所錄者尙多有之雖全集亦或落在

他人家都憲其博采而總刻之與此策並傳於世公其有耀於無窮哉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天下之道惟中可以盡之大之五常小之萬善皆不可偏也不可倚也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惟中而已堯舜三代之所傳孔氏祖孫之所述皆是道也天下之事不可以不中刑其尤者人命之死生民德之滅否天下之治亂一於是乎繫焉舜命皋陶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至周穆呂命乃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曰明于刑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非在中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威中有慶其言重辭複所以深戒刑之不可不中也然情僞是非殺而不可別上下輕重惑而莫能定求刑之中也不已難乎司刑者或柔而不立情而罔見貪而無賴則固失之不及若剛矣而作威明矣而用察廉矣而賣公則又失之太過中行者其難得也得中行以司刑刑焉有不中者哉金華陳公廷輔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初巡廣東適大兵征伐之秋繼按北畿當權貴旁午之地後陟山東按察副使罹凶荒仍荐之歲其同事之或

柔或暗或貪者輒罷黜去有作威用察與賣公者則暴
得顯名立致崇位公居其閒常毅然執法而未始虐於
人瞭然見事而不以夸於眾潔然守己而不靳人之知
其庶乎中行者歟茲乃以最陟河南按察使其交游若
廷評戚君昂者屬余文餞其行余與公有雅不可辭夫
河南中州也是惟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
和而萬物阜安者以中行洩中州其何尙哉然余猶有
告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中
固至德然中德亦自有至有不至者譬之堂焉四隅非
中也當四隅之中固中矣然或有尺寸之偏不得爲至
中雖數分一分之偏亦未爲至也公亦勉焉以求中德
之至而行之則刑無不中將見中州之民亦且化而中
矣

贈主事戴公挽詩序

人之心感於物而動則必形之於聲詩者聲之成文者
也由心有所感而形於是可以觀可以興焉是故感吉
慶之來則樂心動感橫逆之至則怒心動感凶喪則哀
心動感禍難則憂懼之心動感親暱則愛心動感神人

之尊則敬心動惟其心之感動有異而聲之異隨焉是故樂心動則其聲嘽以緩哀心動則其聲嘒以殺怒心動則其聲粗以厲憂懼之心動則其聲繁以促愛心動則其聲和以柔敬心動則其聲直以廉詩無不具焉夫樂而嘽緩若擊壤考槃者非耶哀而嘒殺若黃鳥薤露者非耶憂而繁促若五子之歌正月之作者非耶怒而粗厲若相鼠者非耶愛而和柔若關雎棠棣者非耶敬而直廉若清廟載見者其又非耶世於擊壤考槃可以觀虞周之化矣於黃鳥薤露可以觀三良之良田橫之義與秦漢之失矣於五子之歌正月之作可以觀夏周之衰矣於相鼠可以觀鄆之陋矣於關雎棠棣可以觀夫婦長幼之倫矣於清廟載見可以觀文武之德矣觀其美則思勸觀其惡則思戒此詩之道所以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杏郡主事戴公昌故徽州貳守之從子今汀州太守僖之父也嘗作一齋覆之以茅因號茅齋以昭其儉生平喜詩書恬於勢利居常濟人利物鄉邦稱之無閒言以僖貴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踰艾而卒僖賢而有政聲峻陟有可必者故凡朝廷之壽俊都邑

之英髦知僖而仰公者皆悲公之早逝而不及三命之
馳爲作挽詩踰數十篇其體裁辭致不一然皆所謂哀
心感而嘯殺之聲也處士之善積厥躬屢流於後者可
於是焉觀之矣後有覽者寧無感發興起思淑其身以
昌其後者乎故余爲之序

祭錢克明文

昔子方冠誤景余風涉三江與九壩越數百里而來從
質秀資敏志豪氣雄講道懋德再踰春冬曄然丹鳳之
方毯瑩然白璧之旣鑿逝將凌雲霄而薦郊廟豈燕雀

楊文登公文集

卷二十五

二十四明

約園刊本

瓦礫之能同胡屢挫於鄉論七舉而名始登于天府之
中又久淹于壁水五戰始得雋于南宮孰不謂始之鈍
者終必利前之塞者後必通何期一命之未受奄罹疾
而告終嗟子材器內之可秉要而持重外之可剽繁而
折衝曾弗獲暫庸少試遽盡付之空空嗟子德行居常
貞介而鄙流俗動必詳慎而慮始終旣孝且弟又信以
忠宜永享乎千福反備膺乎百凶走奔南北疾病困窮
不延厥嗣竟天其躬神奚爲而昧昧天曷故而夢夢吾
爲之痛心疾首濟老淚之沾胸因吾弟之南邁託旅櫬

於孤篷庶道途之安裕免孤寡之驚沖陳一觴以祖奠
言有盡而痛無窮也

陸處士墓表

處士諱桂字廷芳號樸庵世居海鹽之馬殿里近創平
湖縣而馬殿里入焉故今爲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
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田宅日益闕子姓日益蕃齒
德日益高偉然鄉閭之望而邑大夫歲飲之于庠亦既
允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
誥封之榮而遽卽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既卜葬

樓文懿公文集

卷三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勳狀處士之善多矣
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長泰閒歲嘗歉有詔富民
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粟六百石一
時偕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勒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
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
鄰飢者眾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
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
女弟爲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
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

處士於女弟猶爾人以爲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
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祝鳴瓊瓊以追薦者相屬也
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夫嘗設一齋供家眾病惟迎
醫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聞子姪欲祠祝輒
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
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詩
則誌墓者已具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
故聞之者信傳之者眾而其人之善乃彰後世銘表諸
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或有本實
者故人厭觀情道併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
宴筵羅列繁雜至蒸腐魚而縑其外綴蠶果而處其中
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益不記莫若選薦一二佳品人
則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可
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
彰者哉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余家食時頗有志於天下建官翰林所職者文耳日勉
焉以供職有以文請亦強應之雖踵接於庭未始厭也

近歲亦覺吾衰甚矣雅志怠且忘有請懶弗能應願獨
喜種樹寓舍後有地纔畝餘藩以爲圃雜蒔菜蔬愛之
憂之厚冀而勤灌之養其芽蘖扶其破傾耘其蕪穢搜
其蠹蝨而除之故菜蔬日茂蕃而吾日董僮僕于其閒
客或請文率語以不暇今刑部諸大夫士若劉君廷珍
請餞其穿熊君良佐之行而吾子茂元雅與能君厚
爲之先容是不可辭乃卽種樹爲喻蓋仕之郡邑猶家
之圃郡邑之民猶圃之果蔬也民之待撫字不猶果蔬
之待種樹乎撫字者必課農桑申孝弟薄賦而省刑周

貧轉弱匡枉直邪凡貪暴奸宄寇賊之殃吾民者悉掉
而去之俾民皆富以淑猶種樹者冀灌扶養耘搜而茂
蕃也凡撫字種樹之若是者皆本於愛且憂耳不愛且
憂其何能然昔柳子傳郭橐駝盛稱駝善而謂他植者
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而木性日離因以譏世之長人者
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謂令之煩者不過督
耕植促線織耳吾觀令之長人者孰克愛之憂之而何
太恩太勤之有有煩其令者則其刑獄賦斂期會之類
耳孰知民之耕線而督之夫督耕線而煩其令且卒以

禍況刑賦諸令之煩禍尤甚也孰念而憂之此民之所
以日困也嗟乎果蔬微物人猶愛且憂之而反不愛民
何耶晉子皮有言衣服附在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也我遠而慢之故愛未蔬而茂蕃之者如余
皆是也愛民而富淑之者安得比比然耶熊君以高科
累官刑部郎中儀觀秀偉材識明達選部將大用之而
先試以劇郡於是有鎮江之行君在刑部用法詳慎而
存矜恤之心夫法以治有罪者也尙矜恤之而況無罪
者耶推是以占其爲郡其能愛民而撫字周悉俾富且
淑也庶可冀乎尙益懋之余傾耳以聽休聲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二十六

明郵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大盆石記

鏡川叟居京師客或以方盆盛巨石遺之盆高二尺膽廣僅盈三尺石之高倍于盆廣如盆稍歛焉置之存養室之庭以石陷于盆不甚顯也乃積土盈盆樹石于盆土上石始顯而庭中羣石眾芳盡出其下旣又實膏土于其腹以爲原加奇石於其頂以爲三峯於是乎植之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卉被之秀蔓煙冒之而嵐生水注之而瀑出宛然一小山也叟日玩之不厭焉然是石也庸陋堅樸粗厲廉稜徒以其高厚碩大而有隆類岡有峻類崖有窾類澗有突類岵有呀類洞有紺類谷故可飾之爲山耳非若他石之狀樓閣形虎鳳備青黃黼黻之章具湖山雪月之景怪奇妍麗而可悅者計古今天下萬山中石猶河沙市塵然若此其粗陋則草翳苔蝕蛇豸之與羣熊鼠之爲伍居者弗睨過者弗顧其誰取之如彼其奇麗亦或伏於幽遐祕於深祿有愛之而莫能取其見取也則

必走豪宅歸勢家泥塵全邈囂譁凡砧几之餘腥脂粉
之殘膩舉得而汙之甚或啓爭端藏禍機若文饒之醒
酒遺災於監軍東坡之仇池賈禍於貴戚又甚則若慶
雲萬熊奇峯與太平獨秀神巖歷國如傳舍凡若是者
叟焉得有之而茲石也幸爲人之所取不爲人之所爭
入乎冰清之門處乎玉潔之庭漸翰墨之膏潤染蘭蕙
之芳馨卓立永奠直將超萬物而閱千齡此豈非其遭
歟雖然吾於茲石亦比德焉夫堅樸廉稜高厚碩大皆
君子之德而隆峻窳突各有所類德之備也實土加石
可矣茲石亦君子也故爲之記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一別五六載思心如饑知去冬釋禪必今春握手不圖
軒從尙遲遲行也近惟畫錦之輝照映山水日與親戚
舊故相詠觴樂可知也僕近日衰病日甚大與閣下在
京時不侔恆爲心痛口瘡眼疼所苦近復加痔與疝五

疾交攻百方未愈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
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幾里而喜遊陟今皆不復
爾文甚厭之有請輒峻拒或強恥不已不得已始搦管
草草與之去終歲無幾篇酒不復沾脣客至懶飲之請
飲亦謝不赴西山如畫小南城如錦皆不復往一觀回
憶舊遊如俗所謂隔世事矣且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
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然宦況已
索然矣以此日勉強一朝外輒閉門卻掃第與弟子相
談語教孤姪長孫讀書引數小孫玩庭中花木遊屋後
園地日用是消遣耳餘皆置之度外獨思仰閣下之心
未始忘然人往南方者多不知有知之而欲附問則其
人已行矣故到京踰歲未始有片簡達者茲因貴邑張
生便草此奉問計秋風涼日高軒必至京破例把一盃
相屬也諸留面布不悉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誌銘

成化十五年夏五月二日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右參政陸公病于家亟語其二子夔龍曰吾死
得劉欽謨參政爲狀而楊惟新學士銘之吾無憾於泉

下矣翼曰卒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紫薇里之丹霞
塢夔乃述其治命并欽謨所撰狀授龍倬來請公諱景
字孟昭蘇之常熟人曾祖善卿祖士能父公佩以公推
恩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徐氏封太宜人公少耽
學務詩規溫李步許杜企王孟諸家聲馳吳下或勸之
仕乃入學肄經作文輒中樂獲取景泰辛未進士歷刑
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仁恕明敏以文學飾法比常提牢
牢重囚皆三木加鐵索而臥之牀偃仰展轉不得也鼠
日夜嚙之血涔涔流公見而惻然輒求狸奴十數畜之

牢鼠竄伏囚德之至死被命接事于河南于山西皆一
訊得其情議罪咸允還奏稱旨任部治獄率類是故事
三法司常有六獄當會奏各擇其屬之尤典之公在其
選每奏眾推公草立就皆蔚然成章鮮不歎服居久之
陟參福建奉敕巡海道董兵餉先是有商率羣船通諸
夷遇他舶無問官民皆掠之殺人浮海上如筏數歲莫
能捕公至卽奮然曰是賊且不制脫倭寇突至將奈何
遂練兵發艦跡其所在擊擒之併其醜皆伏法戍卒所
居曰玄鐘營者久而弊兵器亦多朽窳皆爲繕葺若新

漳泉二郡水嚙郭爲築隄防捍倉庾諸宿蠹備詢而盡
剗之閩人服其威惠俄以讒罷歸時甫踰艾壽耆而止
公配項氏封宜人夔其所出補太倉衛學生龍出側室
長女歸德州衛指揮同知李雄少女方羈皆側出所著
有螢窗秋臺閩海雲泉諸稿藏于家公和易闢達有智
能精力奉母嘗盛饌甘醴命侍兒鳴箏琵琶以侑歡友
二弟皆爲輸粟取散官榮之與人一見輒如放泛愛善
謹所識列侯貴戚近臣遊士甚眾迂儻慶弔之禮鮮或
失公隙常與游陟詠觴以爲樂有醪率主之必益以己

錢立治具加數倍每歲元夕率張燈合伎樂燕客勸數
十人連數夕方已爲人扶顛起廢周乏拯危常不計事
利害貴有無爲之殫死無所歸者數喪費尤鉅然視其
曹無廢事察其家無厚產世用是稱之而讒者反以是
藉口其鄉先達有握重權者嘗屏人與客語時睨戶外
恐有耳屬他客莫敢進公直入謂曰明公當大公至正
以倡百寮何至屏人私語鄉先達赧然無以應公飲不
能數盃自食無珍味余嘗延數客于座或傳公第有校
尉微賦喧其門客皆曰孟昭素持廉烏有是有之必其

館客也問訊果然其鯁而約又若此雖稱者未必盡知
之余與公同年且同朝久昔歎其退今哀其亡也銘可
已乎其詞曰
奔逸之學固亦能範而馳也方逐禽左人曷故而遺之
有星煜煜本在箕尾之閒也久謫人閒世天取而還之
蘭生深林悴而亡也其芳不朽吾得而揚之

復何布政喬新書

鮑知州至承惠書幣感感書辭甚美覽之不能休然僕
昔謂方岳之尤者惟吳尙忠錢廷珍與閣下三人此廟

堂之公論也豈僕之私言哉僕但先且數耳閣下之賢
固無待僕之知獎僕愚且暗恐亦未爲知閣下者而書
詞乃以弊簡肅之知范文正歐陽文忠之知曾子固擬
之不於倫矣而閣下以范曾自期待此則僕之至望也
自廟論旣公尙忠遂陟次當閣下而近乃使庸鄙者先
之僕深訝焉詢其故則知由小譖耳當道者不信君子
之稱而聽小人之譖亦可慨矣然士如良金美玉自有
定價豈一人浮議所能貴賤之哉望閣下勿以此而前
卻亦勿求其人而尤之惟益厲素節彌布善政吾知紀

綱鈞衡之任終不能捨而他適也鮑知州歸草草奉復不悉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被命整飭薊州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越三載得疾請歸未及報疾已亟輿至京師之寓第卒成化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年纔六十有二自將佐守台下逮兵民皆悲慕不已交章列其行治請賜葬祭以寵異之制曰可舊典凡官四品以上賜祭三品以上加賜葬今公官僅四品而葬同三

雙松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品實異數也非有大得乎下而深獲乎上曷克致是哉公姓汪諱縝字潤夫廬之六安州人高祖富德安府同知曾祖景道莘縣知縣有能譽嘗被賜金帛之徵祖克敬不顯父洪麻城縣學教諭以公貴累封大理寺丞母某氏累封太恭人公承家訓起州學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操己慎布憲公讞獄多所平反吏民安之丁封寺丞公憂復職按浙江持其素益厲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方秉權焰焰其子商于澗自鎮守官以下皆曲意悅之以公獨不禮也歸譖之達怒遣校尉偵之卒

無以罪也還掌江西道適今上嗣大統言官劾門達抵
罪薦前都御史王公竑李公秉皆復任天下謹快公預
力焉先是兩廣蠻寇出沒且十年屢征不克至是命趙
都督同知輔率師征之遂命劉御史慶與公察官軍有
生事與冒功者皆寘之法公與劉協心申令師肅然憚
之自京抵兩廣所過按堵且以策贊帥擣賊穴如破竹
既而審首級有妄者斥之俘獲有係吾民者縱還其鄉
凱奏論功拜公大理寺丞秩滿陟本寺右少卿尋擢都
憲被飭邊撫郡之命遂乘驛徧所治戒將佐練士卒葺

城堡樓櫓簡器械軍聲用張虜莫敢犯且厲守宰俾勤
恤民隱無或怠違舊例邊軍糧餉永平府給古北口薊
州給山海關皆以車運費重而途艱然緣邊米價頗賤
公請以銀代糧分給之兵民兩便皆歡欣感戴至今公
性孝喪父哀甚迎母就養京邸逮都憲考最例進階公
請輟階進母太恭人之封比死惟以弗克終養爲恨其
爲人寬厚溫恭臨政詳慎未始徼赫赫名然其所治無
論朔南人皆悅慕之公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五人長曰
睦陰陽訓術次曰暉曰曉俱州學生又次曰昉曰眼孫

男十有二人陸輦卜葬于其州之某地既請三祭酒仲
深銘周侍郎堯夫表矣乃復請余碑焉余與公有雅弗
克辭系之銘曰

六惟古國皋陶所封於今爲州公家其中公之高曾以
逮于考三世顯榮公大厥紹奮登甲科遂與六察威惠
所加六詔兩浙兩廣麻沸帝命師征公監以憲有聞無
聲孰狠孰貪孰猛如虎孰敢干令以犯吾斧運籌佐帥
師擣賊窟封豕長蛇是絕是忽矜彼係累有我赤子釋
而從之還厥宅里奏捷第勳丞于大棘貳卿無何都憲

楊文盛公文集

卷二十六

九國明徵書

約國刊本

是職驚車按邊將士用銳高城深濠虜駭而喙督守與
宰字其下民雨稿俾秀化愁爲欣胡不耄老僅耆而逝
小大邇遐交傷並喟天子有詔斧封巍魏刻石墓道過
者式之

策題

問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說者謂黃
帝堯舜爲立德禹稷爲立功史佚周任臧文仲爲立言
矣然余有疑焉夫德固可自立而功言非德其曷能立
之朱子謂道德文章不可使爲二而德功言乃可使爲

三乎黃帝堯舜禹稷皆古聖人也黃帝堯舜果無功言而但立德禹稷果無德言而但有功耶若夫史周臧三子其言比之聖人猶霄壤也可獨謂其立言而以次於數聖人耶是皆必有說矣自禹而降若殷周唐宋諸君亦有德功言可與數聖人並者歟逮我國朝一祖四宗皆以上聖之資當大寶之任其德言功俱與數聖人並矣可得究其詳歟夫天地之德化育之功奎壁之章固萬國所共覩齊聞而況在京畿之內者哉是不可讓矣問孟子七篇之末歷言堯舜至孔子之見知聞知說者

謂其敘道統也韓子原道亦言堯以是傳舜歷數之止於孟軻是則道統固始於堯矣然朱晦庵謂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吳草廬亦謂堯舜以上道之元堯舜以下道之亨洙泗魯鄒其利濂洛關閩其貞何其與孟韓異也自上古至於堯舜自堯舜至於關閩傳道統者爲誰可歷數而備論之歟孟子稱無有乎爾草廬言終無所歸是皆以道統自任者韓子晦庵亦嘗自任否耶今學者謂孟子繼孔子已無閒言謂草廬繼晦庵猶有異論試爲決之若謂草廬不足繼晦庵

則歸之何人後生可畏焉知諸生不有能繼者乎請舉
平昔之所以造道者告我

問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外此無他民也故四民
安則天下治矣古之帝王未有不安此而稱治者然義
農十三卦之制耒耜教耕以興農日中爲市以通商何
不及於土工虞九官之命稷播穀垂共工何不及於土
商周禮太宰八則有馭士者矣農工商其無馭乎九職
列農工商矣士獨無所職乎管子謂昔聖王之處四民
使士就燕閒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而不雜故

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而不遷然伊
尹處畎畝膠鬲販魚鹽果不雜乎樂胥之後在阜楚相
之子負薪果不遷乎降及後世益雜與遷甚至放爲游
惰變爲道釋矣而凡士之游校者送迎奪業衣食困心
入官者待闕苦久資格苦拘工之上京者艱於客資居
家者疲於官役商之督大利者爲勢家所侵務小本者
爲征徭所窘是三者皆病矣而未有甚於農者耕耨正
忙而召役者叫囂其室麥禾未熟而徵租者鞭撻其膚
故雖力耕疾織而樂歲多凍餒凶年必流亡也而士者

或玩愒不學浮華無實農者或惰而不力富而不節工者或作巧技以眩俗爲苦器以誤人商者或表美售惡務奢逞慾又皆自病者今欲盡去其病且驅釋道游惰悉歸之四民必有道可處也願聞所以處之道

問忠孝臣子之道也堯典曰克諧以孝下武曰永言孝思暨諸書雜記無不以孝爲子道者至若伊訓言爲下克忠魯論言事君以忠是亦以忠爲臣道矣然魯論又曰與人忠曰爲人謀而不忠豈忠不止於臣道耶曾子孝經固爲萬世之法馬融忠經雖爲僭竊不韙然其指

要可得言歟古之忠孝者蓋多矣至史晉初作孝友忠義兩傳前史蓋闕遺也今能歷舉以補之乎繼晉作傳者更孝友曰孝行曰孝感更忠義曰節義曰誠節實異乎抑同乎自晉至宋元忠孝載於史傳者可悉數而備談歟古之論有小孝中孝大孝而廬墓未聞有大忠次忠下忠而死節不與後世入孝友傳者多廬墓入忠義傳者悉死節也願聞其指夫臣子之道亦難矣若何而可以爲忠孝耶荀子曰不急之察無用之辯棄而不治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則曰切磋而不舍也故與諸

生相切磋之

問京畿天下之本必使財富足以制四方俗善足以其表百郡則本固而天下寧也今穀價方昂收馬多耗野窳糴草之供山乏薪炭之採市常多丐途或有殍力耕者困而益稀冗食者驕而滋眾財何由而可以盡富耶工奴駟並貴人優妓服同命婦擅官肆而佔民產者日繁處奇技而售怪石者時橫士多乞于墻間女或期于桑中鬪牆屢盈枹鼓數起俗何由而可以盡善耶古之君天下者有意百姓以和萬邦有載冀都以同九州有

鎬京辟雍無思不服有鎮撫巴蜀海內用平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有徙郡國豪傑以實陵邑有恩澤偏厚於河內有兵衛獨重於關中是皆知京畿爲天下之本而固之者也可言其詳歟我國家自昔固本以至于今迴超乎前代教化之所先食貨之所聚實以郡豪屯以重兵殊賚曲赦有非外郡之所得者尤多矣而財猶未盡富俗猶未盡善何耶其致之必有由而處之必有道也請悉陳之

順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庚子秋式當試士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守
陳右春坊右諭德臣陸簡主京師順天府試事順天與
畿內七郡合六館諸司士就試者凡三千六百有奇論
其秀僅得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額也惟九州之域風氣
習尚皆異古之帝王一道德同風俗亦必久而後洽焉
大明興國曠古所未有而兩京對峙于南北蓋自太祖
高皇帝都應天府尋號南京太宗文皇帝卽順天府爲
北京至于今都焉臣守陳往歲嘗被旨論秀于應天今
復論順天之秀於是兩京之士皆得而悉之其秀之蕃

衍碩大蓋非四方萬國所能踰也然應天在江左由孫
吳至南唐凡八代屢營建都而鄰郡亦嘗爲輔至國初
仍作京畿政教之辨重文獻之稠疊宜其秀之蕃且碩
矣順天在冀方與今畿內數郡自石晉沒于遼以至于
金元歷四百三十有餘歲遭我聖朝乃始復歸于華夏
新化雖治舊俗或遺今其秀乃與應天諸郡並蕃而齊
碩者何居守陳聞之燕有谷寒不生黍鄉衍吹律以溫
其氣而黍生焉況有大於律者其所生豈特黍而已哉
自我神祖掃胡俗以復華風列聖丕承德洋仁普逮今

百餘稔矣正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雖月窟日域冰天炎海之外亦皆漸被變遷而況順天諸郡乃日月之所近臨也風霆之所先鼓也雨露之所偏渥也其秀蕃碩不亦宜哉然秀於昔者率能振芳英敷茂實以無負乎大造矣今之秀將與秀於昔者爭芳而四方萬國之秀復與秀於京者競茂舉明世於三代之隆固丕基於億年之久不在茲乎試畢錄成守陳當序故道兩京之秀之蕃碩以見神聖功化若此其隆俾天下皆興後世皆慕焉若夫勛厲士子之詞已屢發於前人

而同考與提調監試之銜名則具列於次簡皆不敢復言之

大盆石後記

存養室之庭置盆罍甕缶以貯奇石畜文魚樹水陸之嘉葩葦布星列而大盆石獨居其中暄燠之時爭妍競麗爛若雲錦盈庭逮時將凍則盡徙諸盆罍甕缶或納之窖或薦之室無留庭者獨大盆石屹然如故或亦議徙之鏡川叟曰不可彼柔脆之物不足以禦風霜冰雪之凜一或凍之則鮮者殞礪者折花實者併枯其根不

可以不徙而茲石也天賦之剛性地界之堅質恢然其體巍然其形雖有勁麗不爲之撼也雖有凜冰不爲之泐也雖有厚雪不爲之埋也是奚庸徙哉且物必須人力而後徙彼徙之物輕者僅一舉手之勞而重者亦不過萃數人之力耳而茲石也合盆與土重不啻百鈞非得鼎士數十人固莫能舉而淺窳隘室亦莫可容也豈易徙哉且吾庭不可空無物也吾目不可窅無觀也今妍華紛麗之盡屏而堅樸靜重之獨留時一目焉亦足以厲吾操而養吾德是固不可徙也然則終不徙耶曰

太液池之上有山焉其名曰瑤華島蓋累石爲之者石盡環異足觀矣儻欲得堅樸靜重者陟之其顛以樹萬物之表而增九仞之勢將興而進之一人呼招羣眾推挽斯乃可徙耳不然則如吾前記所云卓立永奠超萬物而閱千齡亦不偉哉

小湖山賦

要樂齋之庭有物焉埏埴所作煨燼所存體圓蓋法乎乾質厚實本乎坤色黯如漆腹空若樽中外刻鏤作芙蓉文其名曰何黝蓮之盆又有物焉出自崑山巉巖峯

土百峇五百切虎坐而垂頭熊踞而盤踞爲岫爲峒有洞

有壑勢欲軼雲玉雪其色頂踵肥寬腰膂羸窄其名曰何玉壺之石盈盆注水置石于其閒水則萍泛鱗泳石則蔓卉青殷渙漣漪於墀下瀚煙霞於砌端不煩登涉曠足遊觀故合而名之曰此吾洞天之小湖山也客有見者莞爾語余此特一勺之水謂爲何湖一拳之石謂何山歟余曰此洞庭湖也卽禹貢之所謂九江此泰山也卽舜典之所謂岱宗客乃喞口揭唇兩手交拍而大笑曰子何誕妄之甚哉天洞庭之爲湖也萬壑所趨九

水所匯包楚帶吳綿亙入九百里吞若雲夢者蓋不知

其幾冲澗渺瀾莫余切灑仕減切澗在角切滂普方切灑匹秘切駭

浪洪濤震薄無際日月出沒乎其中雲雷長育于其內

節彼君山插天盤地峙其中流僅若螺髻十二其巔已

大莫之與比泰岱之爲山也造化鍾秀爲五岳宗力切

窾仰孔切崩任力切劣六直切上薄太空入歸鳥於池皆生切

曾雲於盪胸道羊腸而上者越四十餘里然後至於天

門之內日觀之中猶未造乎絕頂然已視羣山如蟻封

黃峴石壁馬棚鷄籠凡若此類谷峪崖峯君正負切嶧迪

靡纏屬紛從跨齊越魯盤千數百里而青不窮其高且大莫之與同子以勺水拳石爲湖山固已不題對爲洞庭泰岱又何誕妄至此余曰至大惟天與地同道凡萬物不能似天地何者非小故曷空四海梯米中國者北海之若塊視三山盃視五湖者大鵬之鳥然則洞庭之於勺水泰岱之於拳石相去安能以杪且物之小大定分固異然性有所偏亦有相制彼春陽之比爐火日月之比燈炬蛟龍之比蜈蚣犀象之比狸鼠此其小大之相懸固不可同年而語然而凜冬一爐救春陽之所不

燠暗室一燈徧日月之所不燭蛟龍長萬鱗也見蜈蚣則驚而縮犀象凌萬獸也覩狸鼠則畏而伏以此見春陽日月之功尙小蜈蚣狸鼠之威尤大其可小勺水拳石而大洞庭泰岱也耶然此徒差厥形未概以理殊不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吾同體何貴何賤孰遠孰邇舉筵與楹西施與厲塵嶽涓河彭祖殤子分雖萬殊理則一耳故勺水卽洞庭而拳石卽泰岱其何分於彼此客乃斂容低首端拱而請曰此小湖山者惟天地大之而已抑別有物亦大於此余曰方寸之地有湖山焉陋

叔度之汪汪軼子車之巖巖豈惟至鉅亦復至纖其大則天下莫能載雖豪末不足以定至纖之則其小則天下莫能破雖天下不足以窮至鉅之域然其大其小無形與聲離婁之目不得而明師曠之耳不得而傾爾安得而識之於是客若有慚長揖而去吾獨立于湖山之前仍逍遙而容與

送潘栗夫序

工部副郎潘栗夫既能其官而又以懿德贍文有聲乃陟四川僉憲往提學政交游胥屬余贈言余曰在漢文

翁守蜀郡世稱其能教化由今觀之其事易而淺哉美之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府耳時僻陋有蠻夷風文翁二教不過選小吏詣京受業博士歸以爲仁職或察舉至郡守刺史脩起學官置弟子除其更繇俾在便坐受事行縣傳教吏民榮之故俗化而文雅然不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其事若此豈不易且淺耶今諸郡縣皆有學不待脩起學皆有師無埃京博士諸生不但除繇且復給廩守令或與相揖讓如賓友其得解者則郊勞而表厥里何受事傳教之足榮由解而進至

有秉鈞軸位台鼎者郡守刺史奚足列民俗文雅且踰漢時使文翁復生而守蜀吾意其無他教化矣粟夫往將何爲不有難且深於文翁者可施之耶古者士制刑以教祇德司徒脩禮明教齊政歸在一道德以同俗也文云乎哉今以僉憲而提學既兼士與司徒之職而或者惟以文教士未之盡也粟夫思盡厥職必更治條約皆右德而左文擴吾明充吾誠片談半武一足爲其準程訓以諄辭感以懇意示以至公匡直之輔翼之刑而威之賞而誘之薰炙久而漸漬深俾皆造道成德竊以淑于家達以淑于國于天下凡在學莫非道德之士齊民慕而化焉舉四川七郡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吾所謂難而深者非粟夫之賢其誰可語此夫士之從教猶士從型金從範也教以文旣文矣教以德其不德乎粟夫能勿迂吾言而力懋焉他日教成世傳之曰蜀之俗文雅由文翁而道德由潘某豈不偉哉吾嘗傾蓋于君之尊父僉憲公而君與余弟惟立編脩麗澤焉契家之好厚矣故舉其職之至者規之

楊森公文集 卷二十六

二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鎮闈臺記

古者天子諸侯皆有臺以揆乾度望國氛觀民俗而因以議政斷訟饗神燕賓亦莫非爲民也福建布政司之南數百步所有故臺焉高二丈許廣五之輪殺廣之半闕其中爲門而屋其上蓋自閩主龍啓元年築之號其門爲龜頭宋祥符間侍御史嚴辟疆更門號曰環珠自後數百年屋屢廢輒興或謂城南山頗驕倨臺勢必崇高雄偉乃能抗之以屏蔽列署而奠安一城不可廢也成化十三年屋又燬廢久莫能興今左布政使李公嗣右布政使錢公璫欲興之謀于按察使溫公琮暨庶僚皆協質之巡按御史徐公鏞亦允乃具材鳩工命福州知府唐君珣營之自成化十七年二月旣望至其年某月吉落成屋舊九楹今如其數而宏麗過之萃萬景於欄檻之前會四封於簷楹之際登者咸快焉旣而參政應公灝以事赴京書請余記欲勒石問其臺之名未始有惟昔者越郡築堂名以鎮越淮郡創樓名以鎮淮皆有謂矣福建古閩地名是臺曰鎮閩庶乎可哉夫鎮安也鎮閩者安閩之民也國家建官惟以安民民之不安官之責也安民有道臺其一端爾登是臺者仰而瞻乎

上一輝之乍形片氣之或見必思殫災防患焉俯而觀乎下街衢緯經蕩宇鱗次五民百化之紛集者老稚富貧爭讓啼笑與夫鉅微良苦斂舒沽售百出而無窮必思平政謹教焉近而城闈之表巖煙吠聲自邇屬遠不絕疇實莫恤孰冤弗伸必思覃惠慎刑焉遠而層峯巖巒之外七府十衛下逮百司有不職而民病有克職而民利者必思激揚黜陟焉又遠而蜚樓蛟室之際列島諸國率皆遙貢我廷亦或竊窺吾鄙必思懷柔折服焉舉凡觸乎耳目者輒以慮之心而善其道則合閩之民靡不安矣其或登是臺也玩眾庶而驕心生嗜貨寶而貪心作愛覽江山而燕樂之是務民則不安矣官其獨安乎往事惟監尙未遠也可不懼哉余辭雖拙果勒石而冀諸臺亦足以示勸戒於遐久也夫

周易本義直講序

四聖之易自漢以來傳注無慮數百家惟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並行於世國朝選士之制治易必兼傳義士遵之久矣至於近時乃往往廢傳而專本義豈謂傳義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傳詳義簡競務簡以利捷

耳夫士不能博通五經而各治其一已愧於古況治易而不兼傳義惟簡是務益趨於陋矣暨其幸得一官則併其簡者亦視之如弁髦棄不復顧其能仕而學者幾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天長縣學教諭李君鳴盛蚤受易於其父長而講習不已奮發于文章既被鄉選以憂居家取易溫習因以平昔所見聞諸說纂集成文名曰周易本義直講時僅文繫辭而已逮起家官天長則又及上下二經踰兩年而畢乃因其鄉人脩撰傳君曰川寓書請余爲序余閱之累日不能盡其言大抵主本義而賓傳皆循循然不敢越矩矱之外蓋欲以示其徒處則爲橫舍講解之資出則爲場屋文辭之用其用志亦勤矣余少嘗讀易閒作舉子文字亦主義賓傳多與李君同者暨擢第而歸益味經旨著易私鈔所見有異於前時蓋以易爲卜筮用而非爲卜筮作者伏羲則河圖而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大禹則洛書而作洪範所以敘彝倫之道也圖書非爲卜筮而出易範豈爲卜筮而作尙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範之一疇耳易豈火珠林之比哉程子作傳實探伏羲之精以發性命之理蓋不

但衍周經而已朱子嘗謂程傳義理至備象數猶欠故
作本義推象數而明占筮其辭尚簡不過補傳之不足
耳學者豈可廢傳而專本義哉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備
非博學詳說不足以究之諸家之說百氏之書皆有可
取而不可廢也博而詳焉精擇而反諸約於是恆存諸
心實踐諸己推而普濟於人則庶乎得易之道也豈當
但以決科而已李君尙進於此哉余因序以復君且告
凡治易者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古也家之不可以無譜猶國之不可以無史史或無焉則國統君治臣才民俗與夫禮樂刑政之詳理亂興亡之故皆闕寂而無傳雖當時嗣主亦何徵以數其典繩其先而況於易代曠世之遠哉周列國數百惟魯秉禮而其史爲聖經揭十二公如日月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七

一四明校者

一約開刊本

雖他國亦賴之有閩五季十國獨南唐尙文士爲之纂述者眾雖其方術詭諧亦至今若存其餘有史不能如彼二國則皆闕而不章又其餘無史或史不傳則同歸於闕寂甚矣史之不可忽也譜亦猶是哉夫譜所以明本源辨昭穆敘尊卑別疏戚啓尊祖睦族之心興象先貽後之道信不可無者無之則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敘與別也於是上祖疏族皆莫知其爲誰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後何以貽愈遠則愈失矣故古者家必有譜若州閭史之所藏

圖譜局之所掌皆是物也近世譜學廢矣惟業儒守古者迺能重此或作或述而貴戚徹侯不執掌於事爲則紛綸於佚樂奚暇此哉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屬子姓未必蕃也猶不可以無譜亦或能譜之而所謂貴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積善而累仁其族屬子姓率葛藟而益揖者苟無以譜之是使積善累仁者泯沒而無聞葛藟益揖者渙散而不收曾庶姓之非逮也可乎駙馬都尉蔡公孟暘其先曰仁美府君者始自當塗遷居鳳陽再傳而思中府君始占籍於京師裔德含

澤凡幾世而大發於公其族在鳳陽與京師者亦旣矣公以選尙淳安長公主爲人清修簡重於凡聲色貨利澹然無所嗜而喜書崇禮好與章縫之士遊時稱其賢嘗念厥家世欲爲譜之而當塗以前曠不可知乃稽鳳陽以後者舉其名字行業及其嫁娶卒葬一一書以爲譜而天子所賜之金冊錦誥卿士所贈之大篇短章皆錄焉其於所謂明所謂辨所謂敘與別所謂啓與興者庶乎備且悉矣觀此亦可以見公之賢也夫公之賢蓋嘗有所象者其族屬子姓可不思所以象之者乎苟

皆象之而皆賢則蔡氏之宗不但日熾月昌而且駢青疊紫與國咸休茲譜將與玉牒並垂於無窮矣其可忽哉公嘗以譜求余序故爲書其首簡

與吳尙忠書

與閣下別久矣企仰之深恆欲一面而不可得忽承手筆恍然若睹風儀欣慰然獎借期望之過殆非迂愚拙蹇所敢當也至閣下自述爲辛苦萬狀容或有之謂迂疏執泥遠謫遐荒則何其言之過哉初廷議之欲設都憲以撫雲南也蓋以是方當奸奄培克之餘適小

邦窺覘之際萬一不虞事莫如預故須都憲巡撫然任大責重甚難其人徒寬厚者不能以防患第強察者必至於生變惟閣下兩有才德而於政練達老成得剛柔緩急之中足以當此任責非他臣之所能也故以聞而擢焉而閣下云云是誠過矣然今居中用事者少年寡知務作威福內外貴賤皆重足屏息而公卿將帥多出其門矣又復弄兵徼功幸寵適虜方弱亦有天幸東侵北襲皆遂其所圖以欺妄上下然往還賞勞府庫費金數萬所過之地供饋不貲而一席或費千金公私掃地

赤立官軍被虜殺與死於道者數且繁甚雖得虜人畜
數百何補所失之萬一徒啓釁於夷斂怨於國耳時惟
御史強珍稍能言其東侵時欺妄之一二遂謫戍於邊
誰復敢言之者近又欲征交南余司馬子俊嘗力言沮
之意猶未息惟待機而動耳邊衛將佐將有窺其意而
妄報夷情擅開邊釁以迎合之者使得遂其意則流毒
必廣貽禍必盛最天下治亂之機非獨一方安危所係
而已京師距雲南不啻萬里而交趾又在其外自彼傳
言在此億事者或以爲不足慮或以爲深可憂皆未必
眞且當問下其知之眞矣必精思審處拯民窮於已極
消邊患於未形俾朝廷無南顧之慮而果愜廷議羣望
則不日且徵矣豈遐荒所能淹哉閒官不勝憂國之心
故爾喋喋誠不識時忌望勿以示人

重興汝陽縣學記

人之性稟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
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眾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
必引其俊與英者而先焉教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
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

位之所至而布之彥淑者慕而趨焉鬼瑣者恥而格焉
萬姓以和庶類以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
所謂俊與英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於
異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無廚則饌不烹工人無肆則
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教
也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
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眾人之復性何莫
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
人未始有無性之日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
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者而況於闕且廢哉此汝陽
縣學之重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
開府於學東尋謂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
地時成化七年春也學廢而師生散行者惻焉而有司
以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復顧提學憲
副大台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倫曰古
者建國教學爲先子衿城闕詩人所刺今汝陽學廢盍
相與興之侯曰固亦慮之矣敢奉命遂相地擇基得之
府學之右顧帑竭賦殫賞無從出迺以義倡邑之富者

國子生陳寧一日餽五十金繼餽者繼屬爰市木瓦程
工庸命汝陽令河閒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閒東
西廡皆倍其數中外門各三閒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
齋閒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減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
庖廩之屬總十閒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而居之
又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閒生舍四十閒外建社
學亦五閒創始於七年秋季畢完於八年冬孟蓋陳公
文廉謹厚雅爲士民慕悅而張侯孫君皆賢且能故雖
當窘冗之秋克成此久大之績也十年春陳公書來請

記余許之無何罹憂竟未暇及而秀樗王卽世今崇王
居其府陳公三人者先後皆以變去武林錢侯斌繼守
汝寧今考績至京閒過余曰汝陽縣學成已久稔堂之
梁桷瓦甍有撓折破缺者走皆葺以新殿之丹雘有剝
者亦飾以章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石矣聞陳公
嘗請先生記鵲石待久記成未耶余曰未也吾過矣遂
爲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以性教而生
惟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不成天下民物曷
由而遂耶嗟乎天地卓立於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

世皆知之矣性內也盡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
煙霞也人不力修其內而苦求乎外甘與煙霞同滅而
不奮與天地並立何哉併書以告居學者

齊東縣漏澤園碑

古聖人之君天下者見民生未遂既教之以耕獵而食
織紵而衣居之以宮室聯之以比伍閭族矣比其死也
則斂以衣衾棺槨又擇地營冢以祕之而免於狐狸之
食蠅蛄之嘬且封且樹因而寢加禮文封樹以貴賤而
隆殺焉成周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而族墳墓居其

一冢人掌公墓之地凡先王及諸侯卿大夫士各以族
葬辨其兆域爲其封度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令
國民族葬而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至於民
有死於道路者則蜡氏令埋而置榻書其日月懸其衣
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又每歲孟春必申掩骼
埋胔之令至其伐不敬而有京觀蓋亦不忍彼骨之暴
而收瘞之因封以爲觀耳豈專爲懲淫虐示武功也哉
古聖人之仁心仁政至且備若此嬴秦不道舉古聖人
之政廢之蕩然盡矣後世人主於民之生者猶或未能

遂之况能逮於死者收瘞暴骸非唐太宗之賢其疇克
之人臣有若元稹之作義冢陳向之奏創漏澤園者不
亦罕哉嗟乎生而遂死而祕此人情之至願也其或以
兵以荒以遠行以孤獨而轉於溝壑踣於原野其腐齒
遺骸爲鳥鼠所殘馬牛所蹴而莫或祕之俾其游魂滯
魄啾鳴於陰雨之朝燐走於雲月之夕孰忍見而聞之
惻隱之心人皆有者豈以古今異哉山東參政邢公表
居正蓋嘗惻乎此故命其屬郡縣各置漏澤園一所以
瘞凡骸之暴者於是齊東知縣趙君英廷光相縣治西
一里有弗地縱可二十八步橫稍有加遂垣而門之以
爲圍遺隸盡收境內之暴骸瘞之君以進士知是縣清
慎且能此特其仁政之萬一耳聲績旣彰徵用有日懼
後之人或不修是園欲樹碑以示故其同年刑部主事
林君俊待用爲請於余昔西伯得死骨而葬之人曰西
伯澤及朽骨況於生者吾意邢公其必能遂山東之民
趙侯其必能遂齊東之民矣乎凡天下之事舉之甚難
而廢之甚易是園雖小役然非上令下承皆心乎仁者
莫能舉也後或不修而廢則旣瘞者將復暴未瘞者莫

之收啾鳴燐走生民有不寧矣是則不仁之所爲也夫
人仁則天必佑之不仁則鬼必誅之人其擇於斯

送南京刑部尙書張公序

古經之傳至今者率多錯簡書其尤也不特武成一篇
而已余讀舜典自正月上日至於達四聰皆史官記事
之辭中間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
之語而

以下闕

直菴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以上闕
取重於人而亦以是賈怨遇事輒辦若刃迎縷

楊文齋公集

卷二十七

九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解有不待頃者浙藩聞其材辟爲從事民有補戍者其
婦詭死不之從當逮繫戍所公爭曰婦人逮繫或被辱
乃責其姻戚將之工部命造大紅織金紵絲三千疋計
科銀三萬餘兩適歲凶民饑公請借夏稅絲充之民賴
以不困其所建白率類是自布政使以下多折節從之
滿考授光祿寺署丞典寺政者生貴甚公不爲屈曠有
煩言乃改福建布政司都事逆賊鄧茂七方張巡撫尙
書見公輒才之委以軍餉初餉者賃舟浮溪溪險惡業
舟者以覆餉責償破其產皆逃不出民乃負擔以餉疲

且寤公至榜於衢曰舟直今倍於常一舟或覆餽眾舟均償且與誓以爲信於是舟出餉給民德之不忘旣而承檄統民兵守松溪政和兩縣賊穴官臺山公以計招降其尤黠者遂用其策取渠魁戮之而宥其脅從盡反其耄倪兩縣按堵公以政和延袤五百餘里山深林密吏不能徧撫民易爲亂請分其地別置一縣從之遂置壽寧縣至今功上進二階巡按御史薦公可大用未報會新巡按者事多不法被巡撫尙書奏劾疑公發其事乃中公以法而罷之公曰日者謂吾齒四十六當罷官

今適其時命足信也遂歸治舊產養母壽終歲延師以訓子孫作會族亭以睦其宗時與故舊觴詠山水花竹閒效仲長統立志論作寫情說以言其樂平生所作詩文搦管輒就而不留稿傳於家者無幾初號直庵後更號九樂山人然人猶稱其初號云孺人姓余行二考曰安妣曰陳氏孺人少慧且溫良而端慤余謝世有連而直庵幼已俊故歸之敬舅姑和娣姒眾推其賢從宦京邸儉以足用逮福建之遷則遣少房隨公而自居家養其姑每雞鳴輒起暑寒無閒家眾數十口辭所咎罵罔

敢有意違者紡績之勤白首不廢姑耄而臥病孺人亦
且耆矣猶晝夜奉湯藥不委之人撫子孫慈而克教姻
黨有孤貧者濟之鄰之嫠婦病嫗多遺米或糜以哺之
故其卒也哭之者多慟焉子男一曰恩封翰林院修撰
少房生女二長適上虞潘府次適同邑胡某孫男五長
卽遷以狀元拜修撰遷今官次選次遲次迪次追曾孫
男一正昔李翱之皇祖考妣韓愈銘之曾鞏之祖考王
安石銘之翺鞏文皆名世自足揚厥祖而猶託諸人惟
得韓王之銘而其祖德大彰至於今不朽今遷殆庶乎

翺鞏而乃以託余豈其人哉然余與遷同產於浙同官
於翰苑而吾子茂元又與之同年辭不獲也爲之銘曰
惟士之合最難乎全有失於人乃得於天吁嗟直庵自
信其直或擠而擯之憐人之力壽富考終孫且廊廟將
馳而贈之蓋天之道彼得於人者有吉其妣而終乃凶
有達其身而子孫以窮孰與得於天者其若公乎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成化十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至京考三載績書
最被命進階以厥考嘗得五品封例不得復封四品上

疏乞移己所進階於其考妣誥贈厥考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妣封太恭人既而得疾四月廿有三日卒於其邸壽纔六十有一天子遣官賜之祭公卿以下弔祭皆哀有歎息至失聲者公諱環字璠夫別號栗庵其先汴人八世祖筠孫宋進士官至中大夫判揚州從高宗南渡居浙之山陰高祖克銘徙居仁和曾祖修祖璧號完齋以子貴贈南京刑部郎中考厚永樂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刑部郎中今贈中憲者也妣太宜人洪氏今封太恭者也公少承家學且受書於汪御史士淵更受

易於蔣知府尙勤旁涉百氏爲文辭典雅贈密輩行交推遜之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以第一甲第三名進士拜翰林編修與庶吉士楊瑛等進學于中祕居贈中憲公憂復職同考丙戌會試預修英廟實錄陞修撰拜白金綵帛之賜簡侍經筵告歸省母起主應天府鄉試預修續資治通鑑綱目陞司經局洗馬主考順天府鄉試選侍皇太子講讀于文華殿擢陞今官眾方期其大用詎意其遽止於斯哉其室潘氏有賢孝之行封孺人子男三長孟繩杭州府學生次孟經又次孟紳四女

執歸太學生姚智紉歸翁宗善組歸刑部員外郎陳洵
封安人綺歸倪英公所著詩文曰栗庵稿嘗出以屬洵
曰吾文固不逮韓昌黎然望子如李漢也公之至京邸
於洵獨孟紳侍先公得病公之喪凡費與勞洵併任之
亦病既與孟紳先後愈乃偕求禮部侍郎謝公一夔銘
公之穴而復請余文揭於墓道余與公嘗同官相厚知
之頗悉公性謹厚狷介其學務於明理而力於踐行非
徒數數於文辭而已故其立心行己未始涉一非義而
於五倫之道庶幾無愧焉者公少奉贈中憲公與太恭
人已得其歡心及中憲致仕徒四壁立公居藥爲嘗以
供旨甘不缺居憂之際哀與禮胥盡焉在官孺慕太恭
人甚告歸省焉戀戀不忍舍乃與潘孺人謀曰吾舍祿
則無以爲養遂祿則不能侍柰何柰何吾且圖養子盍
代余侍乎孺人曰諾乃與一子留侍公獨攜二子以至
京邸或勸之納婢妾公曰若是則是吾以養母詒吾室
耳不可寒衾孤枕蕭然如苦行僧者經九載至陞官然
後歸則孺人病久且殆幸胥會至浹旬而卒於是獨奉
太恭人至南京孝養備至有人所不能逮者恆念潘孺

人獨居以卒而老不及偕不忍復置室鰥居終身撫一
庶弟甚厚始卒不渝也在翰林事上極恭恪纂書校文
勞勩無少懈爲太常釐正宿弊與其僚嘖有煩言人多
譴之其下或饋之果蔬雖微必卻去與友朋交誠而直
友或有過雖讐於言必正色直辭以規之或見怒不悔
也公於五倫若是其何愧哉以余觀於公庶可謂篤行
而有道者歟是固當銘銘曰

人道謂何五倫而已古所謂致知力行不越乎此惟欲
力行故先致知旣曰知矣盡力行之知致行力是爲聖

楊文憲公集

卷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題刊本

賢不能行者知亦徒然況實未之知而徒務於言今之
君子或色取仁而口談理自以爲知道人亦以爲有道
之士至考其彝倫較其踐履有愧於道者亦且多矣視
吾瑤夫類不有泚

彭文憲公文集序

少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諡文憲彭公卒旣七載厥子尙寶司丞頤集
錄其文成若干卷示守陳俾之序守陳官翰林於公嘗
爲屬義不可辭然未能遽作茲司丞謁假歸欲勸是文

於梓若不可緩者乃序之曰古今文至眾矣創意立辭者固人人異後或擴而章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或攘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資得乎學乘乎時與位之故耳公少也靜默莊重得族叔父僉憲公貫陶而器之暨發解入國監又筮於祭酒李忠文先生故其涵蓄負抱迥邁乎流俗乃擢殿元拜翰撰僅數載而三遷秩副太常又數載遂入內閣優游於宥密之地容與於恬熙之時者殆二十稔屢陟顯階穹秩極於少保自昔殿元之遭鮮逮焉者方是時文聲籍籍內之貴戚重臣外之雄郡壯縣下之右閭豪室欲假文以炫前橫後者奔湊於其門故恆爲記序碑表銘贊題跋之屬以闡德揚勳厲職獎俗張吾聖明之治化若昔人儻約賓戲九歌七啓子虛思玄之體無自而發其辭皆爾雅而周詳坦緩而和易未始有怪僻率略險躁憤艱之態蓋其資懿其學端其時泰其位崇故其文有不得不然者一時能文之士疇敢望之然此未足以究公也嘉禾植於崇岡之上雨膏而日烜之其葩花爛乎羣目固非幽芳凍秀所可倫也抑人之賴其比閭其實者不旣多乎覽茲集者尙有

論於斯

復尹侍郎正言書

承示書賀僕進官而勉僕乘轎且承筆扇之惠俱拜領矣僕才劣位卑乃分之宜故雖一時輩行盡位公卿而獨青衫白首未始有伎求怨尤之心者安其分也翰侍九載例陞少詹僕去冬已近八載而蒙恩謬陞僅先一載耳往固無欠今亦何補視閣下之翰副未滿三載而一蹶遂踰五階者安可同日而語然松蘿短長亦各其分豈敢望哉況老衰得此不知爲榮譬如病人雖得珍

楊文齋文集

卷二十七

十六四男讀書

約園刊本

羞玉饌口弗能甘況乎鮭菜亦與蔬食何殊而閣下乃爲之喜惠書垂賀故人忠厚之情至矣深感深感學士乘轎同乎三品此固祖宗優儒之令典今法不容其孰敢違若如來諭自倚齒德勞望爲時所重而輒以金緋乘轎必多旁指竊議者矣豈復重而美之設有誰何諉曰舊典彼繩以今法何辭以對之前吾官者旣失舊典已非一人又非一歲矣後吾官者安可謂失自僕耶以吾垂鞭敲鐙與後進無復等威者此當道之責也豈僕小嫌曲謹之過哉自古禮法之士必致力於小嫌曲謹

故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召公所以告武王之聖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得無過乎僕平昔守禮與法雖造次未始違之苟非禮法所得爲者雖高官大爵不以芥蒂於胸中而況區區者乎召公又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小嫌曲謹此僕之所常致力而老猶不敢懈者也嗟乎今之位高顯者多謂己能自致視卑晦者皆無能之人不復一念及之而閣下乃獨垂念老拙欲俾之齒諸公而殊後進其懷舊恤故閔惜耆老之心至矣以此推之倘閣下被徵而當道其肯置余鞭鐙閭哉

楊文舉文集

卷十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風布謝不宣

獅子贊有序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牝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記帝登黃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狻猊日行五百里爾雅狻猊類麀貓食虎豹世謂白澤狻猊皆卽獅子耳是獸恆產於

中國數萬里外西域荒僻之地非天子威德及於幽遐而遠夷嚮慕縻以入貢則中國不得見之自周以降惟漢武帝唐文皇及我太宗皇帝之世三見耳今皇上膺景命嗣丕基德洋仁溥既二十載於茲故凡東夷西戎南蠻北貊梯航而來貢者日以益滋若速擅阿黑麻諸國乃西域極遠最僻之地不知距中國幾十萬里自前代未始有一譯通者今乃相率貢獻而是獸至焉有以見皇上之德超漢武軼唐文近趾我太宗遠追乎軒轅矣昔唐文嘉是獸嘗命使臣作贊與賦我太宗時作詩賦贊頌者尤眾臣今竊承明詔敬作贊詞固不敢望放摯之言亦庶幾騶虞之義耳贊曰

有偉一物猛獸之尤首聳髯彈尾大而修萃黃雲以成體閃赤電以爲眸齒森乎鋸鑿爪利乎戈矛步立則風涌川澤哮吼則雷震山丘雖犀象熊虎曾不足以充其一啖又何數乎麀麋豺兕之流其威猛雄傑莫莫之儔顧乃格心帖耳與人狎優遠離乎西極直抵乎中州馴伏乎赤墀丹禁瞻眺乎鳳闕龍樓珠絡綵毳金鈴繡毼同百獸而率舞與四靈而偕遊得非彰吾皇上之盛德

有猛舉服而無遠弗柔也哉

三世承恩圖詩序

四川布政司參議陳君宗調自爲戶部居與余同巷相往還久矣余巷爽塏獨高於諸巷初未有名也自余名之曰高坡巷而人遂從而名焉余左鄰則王御史畏之儼而其子溥尋登進士官行人右鄰則余同年鄧允哲明與其姪秀兩御史嘗居焉余自居是巷未嘗他徙逮今垂三十年昔之民居化爲官舍十六七而一門父子兄弟同顯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豈京華之秀氣

楊善本

卷二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尤萃於茲巷也耶一日余與寮屬坐東閣偶語及此其歎其盛謂宜易其名曰聯芳巷以表異之陳君未之聞也已嘗謂茲巷爲聯珂里而歌詠之矣豈非人心之同歟君詩有曰大小吳者謂吳太僕少卿道本原與其弟進士泰也曰二傅者傅修撰曰川翰與其弟中書舍人潮也曰大小林者謂林員外世調壘與其弟主事壘也曰二李者謂李給事時雍孟暘與其弟御史孟陞也曰三劉者謂劉知縣口口遜與其弟參議道訓導迪也五楊者謂余與余弟府丞守隨編修守陟進士守隅及余

子茂元郎中也亦更有尙參議美中綱與其弟縉潘僉
事口口禎與其弟三事祺詩偶遺之之二十人者率以
進士顯惟遜以鄉舉進以薦進耳官今雖內外異而皆
嘗同朝共居惟禎初官南京評事亦嘗來與祺共居焉
此余所見聞數十年間一巷之內已如此況前數十年
與天下論之其盛曷可數耶蓋國朝之文化自古未有
也陳君既有參議之陟其鄉人乃作三世承恩圖系之
歌詩以贈其行三世者謂其祖某以鄉舉教諭鹽城其
考志大以君推恩累贈戶部員外郎與君爲三也同巷

之父子兄弟一時同顯者歟矣求如君之祖孫三世皆
榮者蓋亦鮮耶昔詩人崧高之作本送申伯也而旁及
於甫侯江漢之作本送召虎也而上逮於召公蓋稱揚
其家世而欲其繼美無忝焉耳今圖詩之所謂非以此
歟君爲人老成重厚於政多練達今之四川其能大惠
於民以無忝於厥世也蓋可必矣圖詩既完僉求余序
余老懶作文久矣顧與君同巷往還之久辭不克焉天
甚熱病新愈信筆草草不能文也

祭楊時望文

師之所存無長無少古有是言世罕能蹈君長於余道固相似胡爲吾從強以師禮吾不敢師而幸友之麗澤交益卅載於茲君體頤而豐容肅而靜學欲貫乎天人志欲希乎賢聖造次不離乎誠跬步必由乎正聞惡人若己仇視民瘼爲己病皎皎乎潔廉之名凜凜乎循良之政是宜高位普施壽考終命胡僅踰乎六旬而竟止於一令士庶賓客同晞其吁何況余子余弟又況於余慟不自知哀何有極薄奠椒漿庶幾來格

擬會試錄序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鈞圖刊本

成化二十年禮部會試錄成考試官楊守陳謹序之曰世人有千畝之野者必使良農治其田有百物之貨者必使良賈張其肆有萬鎰之寶者必使良工琢以爲器夫然後田可稼而成貨可售而贏器可貴而銘也天下者人君之大田野也大貨肆也大寶器也可不求良臣以其治之乎唐虞帝咨兪舉莫非聖賢治化之隆無能及已夏商亦克用又有周質興賢能故皆永寧常泰後王雖或任非其人尙賴流風遺澤至久而後失之兩漢詔郡國薦士唐宋設科第舉士亦皆得人致治至於鴻

都糾封畫學之興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餘若秦隋無
足齒已國朝太祖高皇帝興學樹師俾士各通一經日
涉百氏以修其德行道藝而纂其文辭日程月課季考
歲較俟其成而貢舉教之如此其詳也每三歲一科科
三試試三場非俊莫能預有勤苦老死而不得舉者進
之若此其難也既試而授之官必有年勞而無過愆者
始得寢遷其秩凡三載一考之朝覲備考之憲官又廉
劾之有未久而黜有終世而不陟者用之如此其慎也
其他吏仕親蔭亦難且慎未始有徑進而驟崇濫榮而
素飽者五朝列聖一遵是道故官皆得人既致百餘年
之治矣而我皇上不愆不忘彌久彌遠至今會試乃復
命官主考而凡分職定期與夫賜子供張防範較閱之
法悉循乎舊而加嚴凡百執事罔不敬恭無懈士就試
者凡□□有奇詔取□□□□人質精選也於是皇
上御宇已二十年而開七科矣昔在有宋慶曆二年開
科取四百三十五人時仁宗在位方二十年僅開六科
其後歷二十一年而又開七科當時所任若杜衍之封
還內降若富弼之寬減民力若韓范之釐革弊政若歐

王余蔡之論斥奸臣無非良者夫宋至慶曆乃日中將
戾月滿將虧之時也惟仁宗克任諸良故其治道冠宋
諸帝而在位傳世之久雖前代亦罕儷焉然較之三代
以上有協和萬邦有在位百餘歲有傳世八百禩者則
遠不逮豈諸良之致君猶有所未至歟守陳閩之掘井
者必及乎泉潛川者必窮乎源陟山者必造乎巔皆不
可苟安而中止也今之已貴而在列及方進而用賓者
皆當鑑日中月滿之勢盡窮源造巔之道必近邁乎慶
曆諸良而遠追乎唐虞三代之英將見皇上之弘化也
如唐延祚也如周享位也如農黃何宋仁宗之可擬哉
敬書以併告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中嶽廟碑

凡物皆有神自天地以及三辰五嶽下至坊庸之類莫非物也而必有主宰乎物者無形與聲至妙不測斯其所謂神乎凡神之功利乎人者人則祀之故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類皆春官掌之而其他載諸書者眾矣國語曰天之三辰民所仰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地之五行民所生植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生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戴記曰山林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也二書所言可謂明乎祀神之義矣山高而尊者曰嶽詩云崧高惟嶽是矣白虎通謂嶽者角功德蓋演說耳古文嶽與岳同虞書巡守至于岱宗南岳西岳北岳孔傳謂岱宗卽東岳泰山而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恆山也左傳杜注亦與孔同周禮鄭注中岳爲嵩高餘四嶽皆同歷世從之爾雅惟以南岳爲霍

山少異餘亦無不同者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治東八里所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而總名爲嵩山又曰嵩高以其在四方之中而高故云耳漢武帝嘗登太室從官在山上聞有言萬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增太室祠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自後廟祀不絕或搏像如人至唐封爲中天王宋進封中天崇聖帝逮我太祖高皇帝詔謂岳鎮海瀆自有天地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故盡去其

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刻木爲主歲一祀之有司行事於是中嶽亦去帝號直稱曰中岳嵩山之神載之禮典昔胡五峯嘗言天道於人事本同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而與皇天並號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可謂正大之論今我太祖詔命尤精且當實千古之特見可以爲萬世之定法矣廟在太室黃蓋峯下舊殿若九子若四岳者凡十有六區與碑樓及亭及廚庫及門總七百五十五間皆宏偉壯麗元末兵荒之後僅存百數間餘

皆隳矣存者累歲風雨震浚寢殆於弊惟寢殿七間尤甚殿中有像蓋國初木主雖設而像不忍毀也成化丁酉大風雨寢殿之瓦墜幾盡棟榱亦多撓崩獨像儼然而上鮮庇覆旁無蔽遮雨沾日炙且岌岌乎將墜矣庚子之歲古雄侯君觀士賓以進士知登封縣事謁廟至寢殿拜瞻神像惻然傷之輒欲重構而縣政方弊歲又大侵不可以勞費但補漏支傾而已又明年政通歲稔民大信之乃率僚吏瞻顧經營適縣治築垣得埋錢數萬緡或者以爲神助因用之構材傭匠悉撤寢殿而重構之如舊閒數且加壯偉其餘亦皆繕葺可久經始於壬寅五月朔至癸卯十二月望日畢工其邑教諭楊君清靳君倫寓書請記夫政在事神治民二者實相須也故慢神則民不安虐民則神不享敬於神者所以仁於民也凡神皆當敬而況中嶽者功利萬姓秩視三公而今縣長如古諸侯登封實在其地禮當敬祀而或視其殿宇將隳神像失庇不葺不構得爲敬乎君於是可謂修政而敬神者矣固當書況君之尊父奉璋公今爲僉都御史鎮撫西垂余固所識而其介弟泰今爲進士又

余所論之秀也故書不辭君材邁穎績用昭宣行且被
徵擢之命其他政尤多足書以非廟事所係故不及書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人生而穎異者非有以養之而自勉焉則或不能及於
常人苟有養而能勉則雖童蒙亦可聖也而況於穎異
者乎馬之墮地走者固千里之駿也然或困於芻粟之
乏或累於纏牽之長則不能以千里芻粟豐矣纏牽短
矣而或逞其雄猛之性狂奔而蹶駕妄躔而傷人則反
弗逮駑駘之可乘矣故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穎異而有養者其可不勉於德乎士恆願文學勲
業之名世而不知德之不修則二者亦獻笑貽譏之具
耳苟修其德則雖無片辭寸功亦自足以不朽矣而況
兼二者乎然文學勲業皆易爲者惟德難成必格物致
知無一理之不明而後進於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無一
善之不備斯可謂德之成也是果難耶惟勉則至矣廬
陵王君世賞少穎異絕倫厥考尙書恭毅公嘗訓之庭
年甫十五輒與鄉選明年遂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
士儲養久之乃拜編修滿考陞侍講交游請余文贈之

余少時鄉人亦稱其早慧然視君則不逮遠矣雖儲養亦與君同而徒弊弊於文藝閒進德不力垂老而無成每思古聖賢之道德聲光灼於今者未始不愧心而赧顏也君在翰林其瑰辭逸翰俊才雄辯已克稱其資而猶日孳孳不已豈有志於不朽之大者而其他未足以自足也耶尙以余爲戒而勉之必造於古聖賢之域而後可也若其職業蓋聞之稔矣安庸余談

甘州布政分司記

自古邊鎮必置兵以防禦兵事惟食爲先是以饋餉急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攻守積倉重於武庫司會計出納之政者可不慎歟國初肇建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甘州統甘州左右中前後及肅州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十有二衛及鎮夷莊浪古浪三所皆古雍州之域月支嘗國之以役屬於匈奴者自漢武帝始得其地因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斷匈奴右臂匈奴自是衰弱有奪我祁連失我焉支之謠後漢初唐皆爲邊郡晉失之而四涼迭興宋亦失之而西夏恆據則中國往往不寧其所關係若此在今號雄邊巨鎮常命都憲總戎中貴撫鎮之

而所謂會計出納者則布政按察兩司各遣官分理其
甘州山丹永昌肅州鎮夷高臺諸倉則屬按察司而涼
州鎮番莊浪諸倉則屬布政司事權不一有無不相通
融識者病之成化辛丑巡撫都御史侯公瓚以聞乃專
設布政司參議一人以總理之銅臺劉公賓適承茲命
顧總理當居甘州而未有其署乃假西寧道居之每按
察官至則難乎其居於是謀欲建署請於侯公暨鎮守
太監覃公禮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公璽皆從之遂與都
指揮僉事晏侯彬擇得前都指揮馬榮故居之地售以

公帑白金若干然其地從寬而衡隘復得指揮呂洪郭
聰等之閒地合爲一區從其五十二步衡殺其二十步
乃建前堂五閒以蒞政兩廂各三閒東以待賓西以容
吏中堂兩廂皆如前堂廂之數而後堂殺中堂兩閒兩
廂殺中堂之廂各一閒所以安寢處具庖湑而又治其
餘地爲圃四周以垣而其南爲中門三閒外門加其二
閒而總榜曰布政分司因吾執友行太僕寺卿錢公璣
寓書請余記魯語有之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倘署不
建命何以虔劉公其可謂虔矣公始以庚辰進士拜工

部主事歷陞郎中遷陟今官余嘗餞以言固稱許之矣
邊儲事殷自昔分理者尙或病焉而公當總理之任乃
綽有餘力能建著虔命且足以遺後官安居之久計則
其於會計出納蓋莫不愼而善矣匪才且賢其曷能哉
署始事於癸卯八月之八日至其冬之十二月廿七日
畢工明年十月十日任特書謁余以兵務當亟還拜祈
甚懇遂爲之記速畫者無妙染疾書者多誤文疇能不
余哂哉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楊公文集

卷二十八

七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兩廣皆嶺南之地蓋在湖廣以東者曰廣東以西者曰
廣西其府州縣衛所凡數百各設都布按三司以統率
之矣然而寨洞諸蠻時出剽掠甚至殘邑隣城席捲而
去三司暨府縣衛所諸吏或懦昏貪酷不能練兵育民
而反以病之故朝廷常遣重帥攻守特命都憲一人以
總督兵事撫循民瘼自非才德政事卓邁者成負重望
於時者不在茲選成化二十年夏上命大理寺卿宋公
爲右都御史賜之敕書令牌往踐其任公之鄉人仕於
京者屬余言餞之公淳安世家故河南布政使公之家

嗣自諸生登進士第拜大理評事以仁厚存心以正大廉潔立行以明慎公平議法時已稱之自是累五階歷三十餘年不離大理一嘗出撫畿內政績益彰聞望彌重簡在乎帝心將陟之內臺以總朝綱任之秋官以掌邦刑也顧兩廣去天萬里安危之繫甚重非公莫能鎮之故煩一暫往耳夫以天子股肱耳目之大臣而特出以撫萬里之外之地此聖主不忘遠之大德已足感遠人之心矣而公之宏才厚德必能使將勇兵強蠻夷不敢出沒吏廉且勤元元各得其所舉嶺海數千里之遠皆奠枕而無虞卽見璽書徵用坐之廟堂溥其澤於天下矣余與公同年也當景泰辛未之歲同年二百一人皆官兩京之華署無一人外補者可謂盛矣一轉盼間不覺已三十餘載升沈存沒有不勝其可慨矣今在朝者惟公與兵部尚書張公騰霄工部尚書劉公克明戶部侍郎李文盛兵部侍郎俞公振恭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公惟臣太僕寺丞白公舜臣及余八人耳而公又出撫萬里之外之地其能無悵乎然璽書之徵計在旦夕行復同朝笑談如今日矣其鄉人之望

蓋亦如同年之情也因書以餞公且以慰其鄉人

送少參沈時暘序

細可以知大外可以知內其盡然乎其不然乎往余職史事毗陵沈時暘方成進士猶有未室家將乞假歸娶聞來謁余見其年雖少而容止端謹如老成人嘉之爲賦詩以餞其歸後時暘拜官南京戶部余被命論南畿之秀往與之會贈余以詩其詩與字皆端謹者也視其政政如其文考其行行如其貌察其心心如其行余知而重之近時暘陟參陝藩居憂釋服謁選至京師與余數往還又見其手書近作數十篇比舊加擴大練熟蓋浩浩乎春之瀾也穰穰乎秋之黍也而所謂端謹者未始變也他可知矣旣而拜參閩藩翰林春坊諸君子偕往酌別各餞以詩而屬余爲序余以前所云推之閩藩之政不亦可前知乎世未有端謹加以擴大練熟而賦不得其平澤不究其下者奚庸余贊之余齒衰學落盡謝諸文而獨爲時暘作此不有知余者乎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墓誌

銘

公諱寘字世宏姓董世爲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元
未從我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沒子眞保以功授燕山左
衛百戶從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夾
河之戰子智代之以忠臣子特進昭勇將軍大同中屯
衛指揮使徙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余氏皆贈夫人公昭勇之仲
子生而駢脅鐵面膂力絕人性沈毅寡言笑識者以爲
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弢尤習且善騎射一
時軍職子無及也兄宣習父職而早卒無嗣公乃繼襲

敷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怒馬控弦從以
數騎手撻之而返正統己巳虜人寇吏科給事中陳襄
毅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召赴京師廷議大發兵襲虜
公力言國兵新勦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
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
降虜安置畿內者並起爲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
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徇捕之且督操河間濟陽大
同三衛兵盜聞解去尋被敕鎮河間弛張軍務深協時
宜而尤以端嚴自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

曠公經營繕葺增重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
景泰癸丑召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
襄公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關賊尤熾公擊之經四十餘
戰皆捷進至撩羅擡網二寨山益險惡眾驚顧莫敢前
公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都指揮
僉事班師復營天順改元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年
勞當陟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西
籙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
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犯關公聞
變急率麾下士邀賊於西長安門外賊已東奔赴家特
詔公追勦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礮攻其家遂破擒
之乃實授都督僉事尋被敕總督揚州諸路備倭官軍
開府于吳厲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艦戎器威令赫然震
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鄉選者厚饁之肄社學
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今上嗣位賜敕勞以白金綵
幣尋復賜敕兼督常州及蘇松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
糾眾僭號江海公畫圖刻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
北噉角觜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援且曰如約則當

捕賊無餘不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獨以兵進獲厚
及其黨數十人餘奔噴角鬚其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
請還居京師閱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
年七十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諭祭且給麻布齋糧營
冢墓臨葬復諭祭焉公初聘何氏俄娶支氏夫人復娶
何氏皆早卒繼以藍氏側室劉氏王氏皆有生子男八
人長璋當嗣職次琇鄉貢進士次璘次琦早世次琥次
璉次某女八人長適指揮僉事孫蒸次適指揮僉事徐
能次適指揮僉事周濟次適指揮僉事宋瑄次許適寇

深早卒次適千戶唐英次適舍人陳敏聰次許適指揮
僉事周增孫男四人女六人公少孤事母夫人孝母患
風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母飯餘輒取而嚙之疾瘳
乃已人以爲難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席寵怙侈者平
生飭躬惠眾講武尚文庶乎古之所謂良將者矣璋等
將奉公櫬還葬河間某之原乃以諭德程君敏政狀詞
余請銘余素與公厚而琇又余所論之秀也尙何辭銘

曰

慶源皖山委於瀛海明威昭勇厥績世載公生而異質

如晉文甚毅孔力絕其輩倫世官之典兄終弟及公既
及矣韜鈴愈習在正統末中外被兵近臣推轂以佐中
興以謀則臧以征則克以鎮則寧秩用是陟惟征惟鎮
恆在於南歲月如矢竟備其髻或謂當時胡塵未息公
宜北征深入霆擊俘大當戶轅左谷蠡茂勳穹爵夫孰
與齊胡但鎮南俾佚以老其然豈然是或一道古者論
武固有七德今家四海何論南北吳楚之交壤數千里
島夷數窺盜賊間起自公出鎮踰十周星威武所壓山
恬海寧百城星羅萬井鱗次民熙物豐賴公屏衛勳若
是茂孰矜破戎箭亦穹矣何必封公高壽令終子姓奕
奕有侯文銓有嗣武職斧封魏峩天子所賜史臣銘之
以詔永世

大明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呂公墓誌銘

有纒經而過余者其介爲之辭曰故雲南布政使呂公
之孤子林姑悲忍慟圖所以昭德焯勳於不朽者弗遑
寢食用走奔數千里以祈銘於先生冀憐而賜之遂以
錢布政所撰行狀示余受而讀之悚然曰公先子之
所識者其贈先子之文今猶龔藏於家愚常敬仰之顧

公德器恢宏文學典贍自爲使職以至方伯勳業之盛
眾靡不知然狀之所述者略矣愚聞亦弗能詳且齒衰
學落何能爲不朽之具姑撫其槩而爲銘曰

公姓爲呂家蘇之常熟累葉弗華趾美傳淑厥考宗敬
贈按察副使妣陸贈太恭人皆以公貴公諱曰因希顏
其字別號復庵厥資早慧年十三而孤賴母氏教育編
蒲以書然茲以讀童而校遊師磨友礪學日以豐文炳
而蔚弱冠登科正統己未拜官行人四方六轡周爰咨
諏慕古之庸使拔登憲府試以獄刑惟敬惟恤單辭明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清乃擢御史冠豸立廷議論譽諤風采端凝卓囊白簡
奸宄震驚出按畿內孰民孰兵炯鑑用照何有遁情條
便民十事多允而行逮己巳之春擢副湖廣臬事敷求
民瘼繩糾吏弊惟峒之蠻頑莫能治四掠村墟殺人爲
戲公扼其衝以威以惠捕若豕蛇撫若孩稚邊境用寧
民用生遂政績方揚聿歸守制天順甲申起家遷職職
長臬司治古滇國憲度風聲無改於昔官吏兵民漢獠
蠻獫孰敢恣睢疇不懾服乃陟布政使仍其治所破凱
爲圓不躡舊武茫茫窮荒蕤蕤稷黍斂吾霜風膏以露

雨志倦於勤稱疾解組里居十稔擘壤詠歌復庵之稿
日積以多揆其平生端方博大澗涇脂韋則匪其態仕
早徐行位高勇退自初逮終俯仰奚愧成化甲辰二月
辛酉壽六十又七卒殯以柩公娶王氏凌氏繼姻一贈
一封皆爲恭人譚氏再繼王氏貳嬪公有三子曰相林
彬復有六女壻皆秀民惟林肄學志紹縉紳卜其宅兆
虞山之麓琢辭於珉尙示華燭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仕韓公
神道碑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
都督同知致仕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其子邳州衛
指揮使廣總江北直隸諸衛漕事至京以訃聞命有司
諭祭營葬給麻布齋糧如例廣既拜謝卜以是歲某月
某日葬之邳州峒山之東之原乃以金知府銑所撰狀
謁余泣拜請銘其神道之碑案狀公諱志字英氣其先
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閑良官編戍燕山左護
衛後從太宗皇帝靖內難伐北虜歷歷樹戰功累官大
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性剛毅寡言笑馳駿引強眾莫

能逮年甫弱以大寧公請老卽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政務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扈駕北征宣德元年從宣宗皇帝馳樂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荅刺歹地面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眾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當南北孔道之衝兵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葺城陴使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

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都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英宗皇帝大嘉之特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嘗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於邳日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爲樂

歷廿餘稔而考終弔而哭者墳巷塞門皆素感慕者高
大考和曾大考實大考及考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高祖妣萬氏曾祖妣楊氏祖妣車
氏妣甄氏俱贈一品夫人妻蘇氏封如其妣之贈子一
人卽廣才行勞望皆克肖爵位未可量也文一歸本衛
指揮僉事李昂孫男五人縉紳綸紀綱女五人長歸徐
州衛指揮徐寬長子誠次歸本衛指揮僉事申永次歸
指揮同知單鏞長子溥餘在室曾孫男女各一人俱幼
惟公早嗣門蔭屢效勞績卒能分閫副樞而外殫殫虜

內讎逆臣皆與有力勲望焯焯於時固已足尙況其弟
禮累官都指揮僉事從子玉任金吾衛指揮同知門閥
顯盛而歷事五朝累荷殊賚不危不溢乃復享有高壽
以撫孫曾蓋其才德有度越人者矣是固當銘銘曰
韓以國氏始自武子實繁厥嗣蔓延四維有在昌黎著
聞唐時公亦其族世潛而淑弗耀厥躅自公之父從戎
奮武肇有爵土公嗣而與奉職於京屢從上征還守邳
衛奄踰十禩聲績暨異國步俄傾入朝帝闡晉清塞塵
敵干纒弩電掃強虜薦陞督府逆臣誅夷寵恩日滋玉

帶蟒衣老致厥事歸安故第大臺而逝天子曰咨命彼
有司祭之葬之岨山之側建此幽宅有碑奕奕示百千
春更知若人明之虎臣

惠民渠記

水居河圖北位兼一六之數而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
水爲之首其生克利害非他物所能並者人非穀不生
穀非土不植土非水不滋故溝洫河渠之利最爲民所
急者今畿內廣平府壤地千里土沃官稼然漳滏滄泊沙
之泗水環郭交流歲或雨霖則源奔委壑齊漲競溢以
至決隄壞防橫流於四境漂麥禾仆垣宇民罹其害自
古環城有隄二十餘里諸村亦各有隄皆所以禦茲害
者然歲久則隄壞而不能固水甚則隄決而不能禦民
之患其有既乎國朝自永樂十二年至今水已五溢爲
害而成化十八年尤劇自城之外皆茫洋浩渺成一巨
浸至百有廿里之廣民之患苦其劇可知時則有貳守
鳳林王君經原常殫心竭力施其素負之才百方治之
患去而民安二十年丙辰天子命地官正郎平陽李君
進時勉來知府事下車詢民利害遂知泗水之故以初

政方宥未有以慮之明年乙巳春夏旱民艱食君喟然歎曰水嘗爲民害而不爲民利豈其性固然哉乃與王君謀作渠溉田易害爲利遂躬駕出郊周視地形水勢之高下而經營之惟永年縣之義井堡地最高餘皆下高以建閘下以開渠而引澆水以注之其閘廣二十七尺袤二十三尺底用椿承石磬平兩隄亦有石磬而貫以鐵錠石皆有陷處可容板兩旁之內則以繩懸木板投石之陷中墜自底漸累平岸以閉水緩急則漸挈所墜木板而水泄焉此卽漢書所謂水門者也閘西構屋

五楹以居役夫環閘築垣百堵以防私泄水者其渠廣皆如閘袤則不一引水北至閘二百步出閘三百步分而爲四西過南壇至於社壇之北凡十有五里北過五橋堡至於西隄又北過龐家莊至於北隄又北過漸馬莊至於新莊堡合於洺水總二十五里其役民以田畝受利之寡多爲差肇自孟春之上旬至孟秋中旬而畢西一渠溉田三萬二千二十畝北三渠溉田七萬六千二百畝總一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畝是歲雖旱而大穫麥十七穀禾十之九凡二十萬石異日倘復雨霖則

水無奔壅溢決之患郡其常稔矣乎父老社良輩因名
之曰惠民渠且感德無已欲徵文勒石以永公之名乃
求郡學訓導林爾寬書請予爲記予嘗怪江北之地在
百列國數十王侯百官朝聘祀戎之費不可以僂數賦
歛至繁而土地所獲皆足以供上聞有凶荒不至甚病
今其地寬廣肥饒播種甚易若穫則不異於古且無古
列國之繁賦然而稍罹水旱輒至流亡甚而父子相食
比歲逾甚曾不若江南礪窄之地耕耨艱而收穫鮮者
歲非大侵鮮至流殍是曷故哉蓋水之利害爲之也古

者江北地多閒廣而各有澤藪川浸以畜水田皆井牧
而爲遂溝洫澮以通水故旱潦有備豐凶皆給自井田
壞而遂溝洫澮蕩然無存以至於今澤藪亦多湮廢故
旱則乾雨則溢而年穀不成財窮民困其本由此江南
則近海而水易泄古之圩壩碛閘往往猶在足備旱潦
此江北所以不逮也竊嘗思之今之江北溝洫旣廢澤
藪或涸而大川巨浸尙如古者苟有若史起之引漳水
李冰之開蜀渠則立可富民而給國何旱潦凶荒之足
虞然世之守令高者銜名以冀陛下者營利以俟黜皆

不過役役於將迎賦徭獄訟之末至民流亡則惟罪歲而已彼豈能史李若哉夫器皿之精且固者非良工莫能爲也牧芻之廣且蕃者非良牧莫能求也民利之大且遠者非良守令莫能興也李君以名進士歷地官旣著績用今官輔郡甫及期歲輒與王君籌畫而變害以爲利化凶以爲穰將爲是郡百千年之惠不徒區區一時之功利而已非其心之仁厚恤民而其才有過人者豈能之哉他政槩可知矣是固當書抑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由前有作後無繼也前人艱難而成之後人怠忽而壞之豈不深可惜哉鴻隙陂之壞也民怨翟子威而幸其誅滅是可鑑者使作而有繼繼而無絕則民之感惠豈有盡乎召信臣造鉗應陂而杜詩修之不廢民有召父杜母之歌名稱至今是可法者伊書以告後人

江孺人壽詩序

往余忝進士入翰林同年錢唐江用良爲兵科給事中往還頗簡後用良陞山東參議又陞參政久之致仕還其鄉余嘗以省親還京道過之用良出肅喜甚茶話久之慨然曰同年有過杭者鮮能顧林下人公何獨殊於

眾也余爲之大笑然用良時既病矣疲茶苦不勝衣出
語聲氣僅屬余憶其壯時以高科登臚仕而狀貌偉岸
氣槩豪逸旁視若無一人可當其意者詎知其今衰病
一至於此既別爲之歎息不已用良之室陸氏封孺人
者性慧精女工且讀書聞大義克治其家生七丈夫子
多能勤學其叔子曰瀾以進士選改庶吉士於翰林因
拜編修今以孺人年七十爲求諸縉紳詩以致頌祝而
屬余序之於是用良下世久矣同年之在者無幾俯仰
今昔不勝其慨余甫耆多病苦厭文字往往謝人之求
而壽序乃甚厭而尤謝者顧同年之子能擢科者猶少
而況官翰林其有幾人同中之室能享高壽者亦少而
況有子能求文祝壽者復有幾人故不能謝而直書余
意以序之若夫頌孺人之盛德而祝其高壽者則諸詩
備之余可略也

與彭彥實簡

往歲嘗邀閣下與屠朝宗數公共賞盆蓮取杜少陵雨
裏紅渠冉冉香之句人各分其一字以爲韻而詩之一
時觴詠樂甚忽轉盼閒不覺又數載矣今日盆蓮盛開

而僕病不能賞惟足感歎況時事益新病軀寔弱明年
蓮開之日知復何如然則往歲翫賞之樂亦難常得而
分韻之詩其可輕棄也耶今諸作具存而閣下雨韻之
詩獨闕蓋當時草創未錄而僕因循未及求取之故也
天新雨晚風涼希檢舊作乘興一揮灑僕卽當與諸作
裝以成卷異時林下時一展觀猶可想京華之樂事禁
苑之交游也娛老之具傳家之珍皆於是乎在閣下諒
不靳也病不能親書希恕察

初十日彥賈送詩至
十四日遂感風疾

贈朱廷璧

相文齋公文集

卷六

三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吾鄉朱廷璧以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陞河南參議
將行余贈之言曰河南中州也其天地合而四時交風
雨會而陰陽和百物皆阜安者然近歲旱潦頻仍道殣
相望豈有以致之而然歟凡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
本者醫師之良也吾子質厚而和易清慎而明達仕旣
有聲績矣往踐厥任尙與長貳偕視民病之緩急而究
其本末以治之凡政無不中庶足以弭民患召天和仍
致百物阜安如古昔也書曰民心嚮中惟爾之中子其
念之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八

宇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故國子盧君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饌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饌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己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內外匈匈有司竟文致之眾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監

楊文懿公文集

卷二十九

一 四明廣書

約園刊本

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旣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歎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況所謂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疇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眾請留在正統閒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

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實始遷
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焉大振
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涵晉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
不仕而原定以子齊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
邁長乃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
事委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滋茂臨楮若農操鎌疾刈
而禾菽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
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推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部
連不利率一時國子之傑爲麗澤會以講習業成而疾

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有四其
子熙扶櫬歸葬於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弟格成進
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母至弟姪無
不順適襟度曠夷無畛畦城府與遊處者皆若莫逆且
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辦視天下若無難爲者眾期其高
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玉之刃方發於劍而遽
折籥雲之足始離於廡而駭踈疇不爲之痛悼也耶余
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往余與兵部尙書兼翰
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尙書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

范公道濟泊盧君泊余弟守阯同讌余邸六人皆浙解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中人各成詠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偶儻才人不以爲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忠愛集後序

故汀州府推官王公仁以死事得祠於其土祠榜曰忠愛至今三十有餘年公先本姓謝久猶未復其子一夔以大魁官翰祿始復先姓今累遷禮部右侍郎乃會萃一時公卿大天士所作忠愛祠詩文附以狀銘哀挽之

作合爲一冊曰忠愛集將鉅梓以傳屬余書其後余閱諸作乃知公在宣德正統間始爲是府經歷以陟推官能仁以濟民甚得其心至正統末鄰郡盜起能勇以捍賊卒死其事余於是沈思痛悼爲之太息流涕不能已焉天下之事狃於治安溺於驕泰則禍至而莫之知患生而莫之禦古今皆然也當正統末天下游豐仍泰極矣而閩尤庶富之甚爲其官者第知僣金幣庖酒饌日邀媵燕賞以爲樂民或困於水旱盜賊訟獄之苦莫之恤也一旦匹夫橫行烏合響應官猶忽而易之至其橫

潰四出而不可當也則又皆怯縮避逃爭爲全驅保妻
子之計故勤士師再出至尸腥草木血丹川原然後平
之嗚呼狃治安而溺驕泰者其禍患必至於此余所以
不能已於涕也苟使當時之官平時皆能如公之仁則
盜無從起及盜起之後皆能如公之勇則又烏覩所謂
尸腥血丹者哉然彼遊樂與怯避者率不免於刑誅幸
而免者名亦滅矣胤亦微矣孰若公之廟食於永世而
子位於崇貴也耶夫仁以濟民勇以捍賊此不過人道
之當然非有所覲而爲之然歿而廟食子貴則天道之
自然者人道邇而當盡天道遠而足徵凡觀是集者豈
獨仰公而已其亦可以興夫

闕趣存稿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今考
之詩作於春秋之世者亦多矣焉得謂之亡故先儒釋
之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邵康節曰刪後無詩余
亦謂無雅頌耳若國風蓋亦有之雅若烝民頌若惟天
之命實性命道德之闡奧餘亦高邁卓絕信後世所無
也國風高卓者惟關雎淇澳緇衣七月之類僅亦可數

其他諸篇則後世賢臣孝子良士貞女之作往往有之
若夫鄒衛鄭陳之風果盡如集傳之說則多淫詞媒語
醇儒莊士之所惡聞而恥傳者不知吾夫子何錄之至
如此其夥後世狹邪之巷倡蕩之闈男女自道其情事
一如詩者豈可勝錄若仍從小序之說後世如其美刺
者亦豈鮮哉文忠子曰詩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
不以古今而有異者古之詩皆其性情之發而辭足以
達之故多不可及者後世徒取古之詩掇拾模擬而不
本其性情則非詩矣宜康節謂之無也若有發於其性
情而達於其辭則亦古之詩矣夫焉可蔑之至若朱晦
庵之感興甘篇則研讀後世有雅亦可也第萬億之一
二不可例謂有耳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先生嘗出其
先尊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郎中公詩一冊曰園趣
存稿者命守陳序之詩雜古近體僅百八十篇蓋散逸
者多矣此百餘篇者皆以應酬朋舊隨其意之所欲言
而遂言之無不質直坦明自中矩度初非左模而右範
旬鍛而月鍊者其詠懷十六篇尤爲傑出而末篇亦自
言此矣今詩若茲稿者亦安可蔑之也耶先生位隆業

盛而尤以文學鳴天下其詩在今鮮匹蓋早有所受而進者公本家吾郡之慈谿後徙於杭嘗發廩助官賑饑蒙賜敕旌其門素性敏達能不出戶而爲人排難解紛人服其智識自巡撫重臣洎藩臬郡邑有疑咨之無不立解其才足用於世而蘊之至者以死逮先生始大發焉公諱誠字與誠別號園趣因以名其稿云

明宣義郎節庵章公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節庵章公諱和字智和世家郭西之高橋曾祖仁孝祖闕春父耀世隱而良公少爲府學生

其重不羣深沈有智識言必擇而發行不悖乎理誦書纂文日有常程人固已愛重之矣永樂初命江南富戶分口徙實北京公以家富當徙輒奮然曰伯兄長家季弟猶稚吾當舍學以往而仲兄輸將可也時公已孤年甫十九母嬾氏憐而留之固辭以往他富室皆謂北京遼荒凍沍人爭避是役公顧若此至京籍於大興縣受廛於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皆蓬棘沙磧痛剪掃而屋之墾其旁作圃藝蔬以爲業日勤且儉嘗用澆豐時方建都創宮殿賦徭孔殷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

曲故蓄以爲常雖時價湧貴不少吝公私稍隙輒手一編不釋待人寬厚恭誠動必顧禮義賓客至者食豐而不侈飲洽而未始醉之寓公游士或就焉館穀彌久不懈時以道理諭閭族爲之處劇定疑扶疾拯難有貸不計其償乏絕者不俟貸而賑之至於學徒續從亦皆辭其資故閭族感仰信服事多咨稟而後行或有鬪爭亦請片辭以決而不詣公府其僕嘗爲馳車轅死或繫御者以告公謂御者曰汝非有心殺之也釋汝不治汝當戒其後聞者益稱公之寬仁草竊之徒至相戒毋窬其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七十四明錄書

一約園刑本

垣久而德尊名顯自簿令至於卿公常禮於其廬且以政事訪之縣嘗築誌書聘之爲總裁郡歲舉鄉飲酒禮必肅之爲賓嘗乞假再歸每歸則家眾益親旣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延師誨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鑑誨之亦成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其家俄燬久不能興乃驚其圃之半得白金二百兩寄歸築序若干間用是嘗落至自飯脫粟不悔嘗有例凡懷才抱德與經明行修者用薦得

仕要人爭欲薦公者公曰吾若是則諸孤不能堪是役
破吾家矣竟辭之既老而鎰乃爲之飛芻給邊例授以
正七品散官宣義郎公不喜曰吾安用是爲哉強而後
拜命屢嘗請歸不允既居京六十六載年已八十有四
始得請以歸於是嚮之同役者或逋或沒盡矣在者非
其孫行則子行皆攀戀涕泗不忍捨歸三載成化了酉
九月十九日以微疾卒于正寢壽八十有七戚者慟疏
者哀遠而聞者悼嗟而京之族閭皆若喪其親其感人
至此配孺人劉氏永清衛指揮興之弟某之女性貞靜

楊文懿公文集

卷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攻女工閨門肅穆居常布衣蔬食節錢穀之用至於蒸
嘗宴犒治具必豐且潔於公之德與嘗皆有助焉然無
出一妾有子亦不育公乃立紹爲後紹死其從子銘後
之孺人與公偕老而歸先公卒於成化乙未十一月十
八日壽八十與公合葬於清道鄉五嶺先塋之側葬後
七年而鎰求守陳誌其藏守陳曰葬久無及矣顧守陳
爲公契家子知公頗悉安可無辭以述之比見世之庸
士往往有被虛褒溢美之辭以勒諸圓首方趺之石昭
揭於墓道有若公之德禮潤其身友愛溢其家義惠洽

其鄉當時鮮匹至今猶稱慕不衰者獨何翻無片石以昭揭之而播其休於遠與久耶公雖乏子而立後享四世之祀作德垂百世之名視彼有子放不祀不德朽無聞者何如也世之乏子者可以無憾而爲善者可以無懈歐陽子之言信矣故併書以爲表俾益具石勒焉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宋竇誤閣直學士廣東提刑謚文正何公諱坦別號西疇嘗著書一帙曰西疇老人常言李忠簡公昂英旣爲之序其子知紹興府事鑄爲梓行於世矣久而泯焉八

楊文獻公文集 卷二十九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孫吏部尙書諱文淵常訪求之未獲也吏部之子今刑部侍郎喬新嘗與禮部侍郎丘公濬談及之禮部謂此書載百川學海中然恐非全書也刑部遂借其本錄而刻之示余請序書凡九篇曰講學曰律己曰明道曰應世曰涖官曰原治曰用人曰正弊曰評古篇各十數章或推舊聞或出新見皆切於修德致治勤於警世諭俗而未始有名法縱橫之談虛玄怪誕之語吾意其人必學術端而行治修者忠簡稱其布憲嶺東折奸洗貪風方凜凜難犯蓋可信不誣也昔伏勝治尙書以教授

而八世孫理爲高密太傅理子湛位大司徒賈誼疏政
事以匡建而六世孫光爲常山太守九世孫逵遷侍中
凡善源深者則慶流遠也今吏部作於前刑部述於後
豈非文正流慶之遠哉文正平生多所著作不獨此九
篇而已他若語孟訓蒙讀史管見南華要旨西疇集累
數十卷皆散逸不可見矣刑部勤學博文凡古之遺書
猶且百方詢得而況祖先之作乎異時萬一得之盡刻
而並行其補於世教者必多矣余雖老尙庶幾見之

後樂園記

楊文懿公全集

卷十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官京師寓舍在大時雍坊之高坡巷舍北有地廣若
千丈長殺其若干尺其邊皆植生柳插槁葦以爲藩藩
之內又藩之以爲園園占地十九其南倚屋壁爲臺臺
中累石如山旁植眾卉臺外數武皆瓜豆棚臺西稍北
闕藩爲扉入扉循臺棚之閒行及半乃轉而北兩荼麩
當道聯絡蒙蔚而豁其中若巖洞然入洞又北夾道皆
卉木道外則蔬畦畦外邊藩皆植棗而其中植梨桃李
杏其若干本道窮乃濱池池有橋旁置葡萄薔薇其架
跨於池上亭兩旁亦皆瓜豆棚也池甃以碎甃而橋以

舡板亭構以篙木而上覆旁蔽皆以葦芭且置石甃磚
桌瓦鑪鐵硯於其中昭吾儉也構亭時適梨花盛開因
名爲雪香旣而更曰風詠尙吾志也時雨旣霽園爛如
錦吾嘗攜弟與子姪或延賓客遊於斯詠於斯觴且奕
於斯未始不樂也寓舍自天順戊寅始置惟敞屋四層
層纔一間側出而視其後地僅三四尺其外陂澤連綿
潢潦之所走集穢汚之所聚居茫乎若無涯際夜出望
北隄人家微燈明滅不聞人語聲渺若江湖之隔每雨
霖漲溢沙岸善崩驚濤湧如大川舍亦岌岌乎其上古
嘗驅童奴畚土礫以填之日增月益淺平爲地逮歲壬
午市鄰屋以廣厥舍畚土益多積久而地益長廣稍爲
蔬畦中有池甚寬蓋畚土始自東而北而西而虛其中
以爲池也至癸巳陂僅如澮乃盡濬其地以成園猶窪
且瘠復畚膏土以培之且侵池池日狹蔬日蕃以茂甲
午新厥舍四層層七間或五間園廣稱之而長不及廿
之六庚子種樹甲辰醵池乙巳構亭而園之事始畢焉
吾自壬午之歲已有爲園之志見諸詩矣後漸爲之更
十有一年而始成又歷十有三年而方畢何其艱哉蓋

事多富務而急者此宜緩也吾執友方伯錢公嘗嘗吾
舍涉園而樂之謂宜名爲後樂蓋取范文正公先憂後
樂之語亦規之也今園事告畢乃榜於扉曰後樂園而
遂記之以無忘吾執友之規

風憲說贈石都御史屠公朝宗

凡形於天地者莫不有職焉日月職乎明雷霆職乎威
雨露職乎澤下至山岳河海未有無所職者惟風無形
儼然而起則萬物莫能攖其勢忽然而鳴則萬物莫能
掩其聲吹焉而晦者明撓焉而靜者作噓爲暄燠而枯

楊文憲公集

卷二十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以生呼爲寒涼而苑者以凋揚大帆舉大鵬拔大樗
櫟掃大霾氣使日月之屬各得其職天下萬物各遂其
生而造化以成風之職其雄矣乎國之羣臣內則六卿
各有所掌外則諸侯各有所守歷代稱號不一而分職
皆然蓋猶日月山岳之類也而有所謂憲臣者自周已
興至漢而重平居若無所職而實無所不職其猶風乎
是故豸冠端立望者神悚風之勢也白簡職宣聞者膽
落風之聲也迪萬乘之膏勤糾百司之昏息風之吹晦
而撓靜也理枉冤於垂死折奸豪於方張風之生枯而

凋菴也視羣臣有賢聖而淹下位有才傑而居草萊者
則爲推揚薦引風之揚大帆舉大鵬也有妄庸而據要
地有佞幸而盪君心者則皆彈擊罷去風之拔大樗櫟
掃大靈氛也由是主德明朝著清萬姓和平國以永寧
非風之成造化者乎世稱風憲者以此其或安而不起
默而不鳴所執者偏而不能吹撓嗚呼之備所務者小
而不能舉扶掃拔之大則豈所謂風憲者哉然風有專
於一方有普於天下者惟憲亦然今之所謂按察司者
一方之風也所謂都察院者天下之風也職之大小難

易較然可知矣而長院者其尤難哉吾鄞屠公朝宗資
儀秀偉器量恢宏其文學則華而瞻其才識則明敏而
果達自登進士擢御史出按四蜀入預三法司事皆能
其職所在有名稱用進僉院而隨副之其名益揚茲乃
被命特拜右都御史視篆於院在列咸喜而鄞人特甚
相率屬余言爲賀惟公居風憲之職固能且久矣然今
職大而尤難不可不加懋也故作風憲說以贈之俾時
省而力行焉抑文辭亦有類風者矣吉甫作頌穆如清
風惟仲山甫聽之爲周家中興之良佐今余言耄曾不

逮比竹公愍寘之耳乎

復儲保余世英書

兩承惠書未及裁答蓋自春徂夏恆在病鄉今雖愈猶未能朝也伴來復承手教示以奏草地圖深感愛厚之至伏念人臣爲國固其職分然多謀其身家之利則於國事有不遑恤雖今聖明在位保傅盈朝求其不謀身家而惟國之謀者亦鮮矣獨閣下一心孳孳爲國知無不言行無不力自前勳績焯焯在人耳目聞者已非眾所能逮今撫兩鎮乃復殫忠竭智日夜計謀涉遠登高

躬冒艱險卒定建墩剗崖開壕築垣之策以禦虜安邊樹國家億萬年之洪業此在古人猶不多見而況於今耶敬羨敬羨昔閣下撫鎮延綏嘗行此策功怨皆多旣而怨亡功存至今虜不敢窺兵民安富雖百世猶將賴之此閣下之所以自信朝廷之所以肯從有識之所以注望也然今之時及宣府大同兩鎮之地與昔延綏大有異者昔四方多警上下猶知戒謹不若今日文恬武熙惟玩好是求惟燕遊是樂置邊務於度外也內外臣僚猶能輯睦不若今日臣各異心互毀交擠議論相矛

盾也民風士習猶知循理尚公不若今日人皆惟利是務昧天理而蔑公論也陝右雖饑他方猶稔不若今日殫殍塞途骸骨徧野父子至於相食貓犬或且無遺舉陝右山西河南之地無不然也彼延綏之地去京絕遠工役不及於勢家怨謗罕聞於中禁不若兩鎮之咫尺京師而有職役者或結中貴譏譖易以行也且其倉庫皆有宿儲雖復徵發皆取之有司孰敢弗給不若兩鎮公私掃地凡百皆仰給於京師而議者謂剗腹心以補手足也又況畿內屢歉今雖少豐不勝公週私負之交

修北郭橋道工既作矣讒言一興輒輟工而謝罪重勞
兵民遠運薪木之屬復還故處以橋道之直達陵寢工
部之善探中旨且猶若是況乎其他此僕之所以懼也
然閭下近日奏令京軍饋邊與之路費頗優人皆樂從
此魯論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周易所謂損下益
上而民說無疆者也然則事苟得宜則可無謗議功亦
無難成者孔子曰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公則說閭
下優待內臣善撫將士今計二千二百餘里之邊增建
四百四十墩每墩用六百人越六日而成惟在今歲八
月與明年四月及八月皆不寒不燠之時滿此三月而
畢亦既寬矣然或有懶慢者不肯用力貧弱者不能盡
力若督促嚴苛人將不堪宜稍緩其限要以必成可也
閭下之撫士卒嘗使糧料給足今與此役者每月復加
以行糧六斗銀三錢鹽一斤亦既惠矣然恐頒惠之官
時有侵剋則人不知感最宜察而禁之此外若別有措
置更少加惠賜則人無不樂從者矣閭下心惟爲國凡
事皆不容私既甚公矣然去歲往列郡徵糧者亦頗有
私恆時在幕下預政者未必皆公此乃道路之言未審

虛實然亦不可不察而禁也推此之類行無不當俾下
絕謗議上隆委任庶大功可成而憚閣下爲國之心遺
兩鎮無窮之利也雖然爲大國者設險莫如修德地利
不如人和爲大臣者必格其君而後政可聞安其身而
後業可成也昔僕與閣下秉燭對筵談至中夜固已及
此矣何閣下之不見信也初閣下奏賑饑之策僕在循
吉萬先生座上聞之輒言遣官太多先生與閣下皆不
謂然僕自以性愚而未始更歷且事已遂不敢力言既
而遣官四出所過役夫廩米之費頗難供給所在政令

之施又多與巡撫巡按之官各執不諧有司莫知適從
無不以官多爲病愚言不幸而中矣故曰愚者千慮必
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僕雅荷閣下知愛之深又
知閣下德量之洪故敢冒陳其左見伏惟恕察是荷

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往歲兵部尚書張公嘗以疾請致仕詔謂其諳歷既久
精力猶健未允也今年春三月又請詔謂其老成練達
未及引年尙未允夏四月又請詔復不允而促其蒞事
公乃堅臥不出所親交諫不聽至閏四月又請上重違

其意乃優詔許之且賜之敕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名皆異數也觀上之所以留公公之所以決去若此雖古聖王之待其臣與大臣之待其身者豈有異哉公旣得請以暑未行今秋且涼乃始戒道其屬之四司郎官偕請余文饒之公余同年也同年二百一人今立於朝者惟五六人耳而公又去固不勝其歎惜然自公論之則有不勝其欣慊者夫人之仕宦泛乎若江海之舟或誕先登岸或臭厥載不可必也故雖竭忠效勞聲播遐邇而一中禍機名在謫籍有終身

不獲齒者矣其功立名揚馴致台鼎雖欲歸休而不能決去終陷險難有併棄其平生者矣是皆可悲也公爲人重厚簡默凡事有執持始任御史在天順初與同列共劾權奸謫戍南徼備嘗艱苦當是時豈料有保儲司馬之職耶暨今上嗣位始復其官尋陟按察使都御史以至今官位高責重日復一日雖欲決去而豈能必上之從雖去而安知異數之至此哉可謂不勝其欣慊者矣然則上之恩德誠如天地父母一飯豈可忘哉雖在家居每言國事昔大臣之義也況在畿甸之近哉公其

念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詩序
吾友安成彭公彥實初以景泰甲戌會元登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拜編修歷事景皇英廟皆著勞績恭遇今上踐阼日侍經幄進講堯舜姬孔之道啓沃深至嘗被綺衣金帶之賜累陞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其學行才識足當輔相之任人固望之歲在乙巳十二月遷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大政思所以救時弊而追古治者日勤於心稍見施用被賜上尊珍果金幣器服寢躬明

楊文懿公集

卷十九

十九四明讀書

約園丹本

年夏六月得疾臥邸中御醫賜饋踵至秋九月上章辭祿不允冬十有一月內閣臣俱進秩公在臥中亦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又明年春三月乞歸養疾蒙允賜敕路給其舟與廩家給以粟與隸皆有數且命其疾愈復官而續行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上之寵恩可謂至矣而公之謨弼則厄於疾而禾盡也嗟乎士窮經學道欲作相以匡主庇民而躋萬方於安富仁壽之域古今多有之然或有其心無其具有其具無其位有其位無其時時矣而不獲久入矣而不克終此相之澤天下

名後世者所以鮮而古之丙魏姚宋所以貴也若公者
心與具兼位與時遇矣乃遽以疾而不獲久繫舟航於
濟川之頃收霖雨於大旱之時良足慨也然公年方踰
艾幸而疾愈復官信如明詔則將殫心竭力航四海而
皆濟雨萬國以均豐功成身退善保其終庶足以報寵
恩全名節而並古之良相矣夫公之歸也翰林自師保
以下皆賦詩餞之余與公同官三十餘禩相知契最深
相期待甚重故爲之序

伐老柳賦

楊文舉

卷十九

十一

約園刊本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
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尤老者
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稅於京羣告於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
賦殫貲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
仰赫日之暴之柰柳陰之周布瞻彼眾柳鬱如車蓋榦
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
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妖姬之舞態豈解禁雪霜之
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柏之後凋同櫟樗之徒

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
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秀乎蘭菊旣矜翹而
擅榮且哀凶而萃毒巢鷓鴣於其顛孕蟻蠹於其腹落
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蠹金毳之上服況其陰影之連
接其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恆濕而不乾喟吾
米之頻暴尙吐氣如浮煙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
煎昔叢竹以蔽庭而剝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況茲柳
之爲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
指其最鉅而尤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

力之所能爲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
故鼠穴社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
至故負擔者極重則顛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渝於
旦夕風與雷其皆厲盡眾柳而拔之併掃六合之陰翳
曦光洞燭於九垓嗚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晞民
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遭徒沈憂而永喟謂余言其
無徵盍姑淹而少竢

恤民亭記

翰林院之堂之西南隅有亭焉黃屋峙後翠林擁前蕪

庭迥沼嘗藝卉蓮蓋前人所建以備遊燕之娛者近歲
院政久弊垣宇多墮予既視篆則自廳堂廂廡外及三
朝房下至庖庫廢漏稍稍繕葺惟亭尙完未之及也俄
而吳民之輸廩米者糜至予爲之慮之蓋恆歲輸者奴
僧胥隸率附勢而邀其賄以米晝暴之衢遂爲輿馬所
踐或雨潦漂之夕斂之門廡復爲奴隸所竊無算朝夕
憂勞累月不克廩其苦甚矣而莫之恤也於是余揭榜
禁奴僧胥隸嚴甚莫敢犯暴米於亭前之小庭與院後
之大庭夕覆以葦席而不斂晨卷席而又暴之栖民於
庭後之齋廡閉閣深嚴與焉奴隸莫敢至又幸無雨潦
不踰月而廩完民苦乃小紓焉嗟乎民之苦不可勝道
也予家本農備諳民苦姑舉其田賦一事略言之春而
耕種時猶凍寒手足皴痛不可忍夏而糞耘野日如火
田水若湯忍熱與濕偃僂爬沙腰折而指損或水蝗噬
之棘與礫刺之流血不止旱則率婦子灌溉踏車胫足
竟夕不寐秋而刈穫必廬於田以防盜盜或刃之死負
擔登場流汗浹體疲極而不能休其服田之苦若是攬
青刈禾未及一飽而催租之吏已至叫囂驟突摧窗敗

靡爲之獻酒殺奉錢帛獲少寬假後至者益悍遂詈箠
執縛以見官官又箠之流血或見骨必罄貲破產以輸
之歲凶則雖鬻子女猶不給其納稅之苦若是若夫輸
稅於京者則買舟越江淮踰河泗以抵潞遠數千里帆
風雨纜月星晨夕不得寧開阻灘膠進寸退尺勢豪者
又鞭撻驅逐而先之或被盜劫其訾或罹風惡水險而
臭厥載計雖破家莫能償徒號啼於川滙甚或遂葬之
魚腹其水漕之苦若是及川路旣窮又賃車自郊而奔
城丑與亥息馳數百里枕土飯沙冒塵盈風雨面黧骨
柴雖故舊莫能識或爲盜所劫或驢仆車翻委米於泥
塗不可拾其陸輓之苦若是幸而入城宜可慶矣而輸
廩之苦又有如前之所云者甚哉其可憐也痛哉其足
恤也吾力不能恤其諸苦隨所植而稍恤之亦庶幾古
人所謂寬之一分而已嗚呼天樹君而建官惟以爲民
也今官荷君恩幸不與民偕苦而坐享飽暖之樂其所
飽粒米莫非民之膏脂也胡不少憐其民而稍恤之且
縱奴僮胥隸椎剝之何其忍耶民易虐天難欺吾未知
其終免否也嗚呼民乎民乎可無恤乎官乎官乎可自

娛乎子欲以前所慮而行者爲常法也故名亭曰恤民
而爲記以自省且以告後之人

楊文懿公集

卷二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三十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銓部稿

起戊申弘治元年盡己酉二年六十四歲至六十五歲所作

徐奉政誄

往歲在辛卯余自南畿論秀還道遇左春坊左庶子今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時用溥過余舟慟哭拜請曰先公諱琳字廷璽別號荆南漁隱常之宜興世家贈戶部郎中諱考福之孫瓊州知府諱鑑之子孝友立於家惠義敷於鄉以溥仕勲封累至奉政大夫左春

楊文懿公文集

卷三十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壽七十有三成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嗚呼痛哉溥謀所以振發其幽潛而光昭於遐久者若狀若銘若哀辭若輓章稍稍備矣獨闕一誄敢于子筆將先公死且不朽時余旣諾焉而道途匆遽未之能也逮時用服闋還朝屢申前請不可數計矣而冗懶相因久猶未能也比歲衰病交侵學殖滋落凡請文者固謝之已盡而時用請猶不已念平昔與時用最相知厚而聞奉政公之行且稔況前旣諾矣可食而肥乎今病少閒姑爲之一言歲在戊申距辛卯十

有八載矣余之言久而方發公之行其久而益揚乎誅
曰

人之生世有萬不均彼梟此鳳前舜後椿或產於富竟
卒於貧或老而秦其少也屯繫奉政公性良以淳方在
髫鬣儼如成人省覲郎署貌言恂恂瑜珥紉袴視若埃
塵既長而才父賴之切視獄於燕迓喪於粵友愛所悖
庶弟孤姪成其室家惠以金纈閔鄰暨鄉振彼乏絕義
冢之營仁及朽骨有子秀偉桂林一枝翔於翰苑以翼
儲闈天賜爾誥顯秩再馳帶銀袍錦顏赭鬢絲野翁溪
叟與相酣嬉奄踰大耋謂當期頤何圖一疾遽其全歸
嗚呼哀哉最公平生惟善是蹈厥父高作厥子大紹自
髫無憂至於斑皓既艾而榮以踰老耄譬彼一夫宵行
於道前有秉炬後有執燎行乎其中已足餘照況自攜
燈其能不耀奄歸於幽聞者興悼嗚呼哀哉荆溪浩浩
白石磷磷漁隱於此倏焉迹陳有艇誰權有絲孰緝鷗
鷺悲慘蟲吟豸呻汀花斂笑渚柳凝顰若親若故觸物
含辛嗚呼哀哉瑞雲之山有封若斧疇宅其中相臣之
父昔處華堂今也荒土舊碣新碑薜繁莓蘚白楊號風

蒼松泣雨潛窺竊遊樵童牧豎雉兔跳跟鼯嘯聚雍
門之彈抱恨終古嗚呼哀哉

題剡源先生手札後

此元剡源先生之手札今尙璽李君應禎之家藏者先
生姓戴諱表元字帥初吾郡之奉化剡源鄉人七歲學
古詩文多奇語後師鄞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嶽祥以文
章名家宋末登進士乙科教授昇學歸屢薦不起窮苦
而學行彌厲寓鄞授徒甚眾袁學士桷其一也元初以
執政薦強起教授信州輒棄去卒于家元史有傳稱其

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余嘗得其手
札稿百餘篇多剡源集所未載者其辭信如史所稱而
其字眞行相閒清勁端重與此札無異也余又嘗訪舊
於奉化過所謂剡源者雖其故宅遺裔漫未能識而瞻
盼雲虛霜澗峻削淵澄恍若高標猶在爲之低徊不能
去者久之先生在時其文猶自祕重不妄與人有得其
片言半楮者皆寶之況去之百餘年後乎此札良足寶
也李君能文善書居國學時權嬖招其就塾堅避不往
暨官中舍命書金字佛經抗章以諫其氣節可尙也故

余爲之題

書駕部主事范君時澤墓誌後

嗚呼此吾故人范君時澤之墓誌也君將葬時其子桂錄其平生行履遣人詣京求予爲狀予時方病不能也其人懇告葬期已逼乃語之曰以所錄爲狀可矣竟不知其所錄云何而誌言予爲狀蓋以此歟今桂又持誌求補狀以實前語予爲之悲痛涕洟不能已焉能狀哉憶子肄學時已與君善暨官編修而君第進士益善後君官南京駕部主事考滿來奏績予聞其一女少而賢

求爲仲子茂貞之婦媒一往輒從聘日值雪凡幣篋酒罌羊牽之屬方飾以紅而遽變爲白僕隸際際私語謂不祥子笑而不疑也娶後越九載生兩女皆不育而茂貞死婦誓不再醮守節至今已七載矣子每一懷舐犢之愛輒痛徹心骨老淚下如雨嗚呼尙忍言哉君初善子當景泰庚午嘗過予寓館小酌談笑至夜半燈作花成數穗君指謂曰此燈報喜亦太早計待吾與子秋試畢當作如此花也其颯然一笑是歲余忝舉明年叨第入翰林而君連蹇越十有餘年而始第其用世視予晚

矣既第乃官僅十載而遽以病卒年纔四十有四其謝世何早耶予時繫官所弗克一弔祭至今追悼無已嗚呼尙忍言哉君性淑良資尤警敏家居順其親甚愛其二弟接人恭以和莫相忤者少遊郡學讀書屬文不以祁寒暑雨懈兼治其家自田宅遠米鹽瑣屑皆綜理精緻甚或手鋤以墾其壁且達世故問之國政失得民情戚休一一如已親歷雖評古價亦不爽分釐故人皆道其才久而文學益贍乃第而官其在駕部持廉秉公不畏強禦眾皆重之然政務簡稀無所用其才子嘗語之曰士安之贊君實之枕敢以贈君君每念不忘當道者亦欲擢之要劇而遽已謝世或謂君以徧歷諸郡較闕羣牧而過勞成疾此大不然以君之材使當雄藩大郡饑饉之餘攻守之際百務蝟興而鱗集亦可以立辦彼區區者安能病之惟其命止此耳故爲國惜才者往往爲之慨惜而予之悲之亦不獨親故之情而已嗚呼尙忍言哉雖然旣不能狀亦不可不一言以舉桂之請也乃披淚而書之

客有自鄆來者謂予曰致仕憲副黃公新作四友亭於
舊堂之東先生知之乎予曰未也何謂四友客曰鄉之
徂徠丈人淇澳君子庚嶺居士三人者與憲副公友而
四也先是丈人以材稱君子以節顯居士以文著性質
雖殊而皆喜立於幽僻閒曠之地當天寒歲暮時物變
易凡世之揚翹舒英若柳子春槐子夏陶氏李氏之倫
皆憔悴隕穫掃無遺留而獨三人者角挺參立雖雪虐
霜饑而未始有少變故世謂之二友憲副公雅負棟梁
之具操尚無愧乎史魚搗華抱素皜然不緇一塵而位

未陟卿年僅踰艾輒厭貴辭榮歸休於林下艱阻困窮
志不少挫良可與三友友者然平昔與三友情親而迹
疏亦已久矣近得鄉之隙地治以爲園亦幽僻而閒曠
乃延三友於其中或撫而盤桓或對而嘯詠或索而其
笑心孚志合若所謂金石之交者故稱四友而以名其
園中之亭也予曰美哉併予爲五友何如客曰先生亦
庶幾乎可友三友者且憲副公之故人也然猶濡跡市
朝未能脫屣乎塵囂之外胡可友四友哉惟先生毋耽
天寵力辭而歸斯可耳予乃莞然笑曰我其歸哉子還

語憲副公增一榻於亭中以待我

賀甘肅行太僕寺卿錢公致仕序

吾友錢公廷珍累官甘肅行太僕寺卿既越三載以考績赴朝中途被疾度未能速愈扶還於家逮今上初嗣大統以人望起致仕尚書王公宗貫爲吏部予忝右侍郎王公與余嘗議公耆才宿德不宜重勞以藩臬之任當陟之臺省以佐新化然以公疾尙淹久未及舉而公遽上致事之章情辭懇至上遂允之王公與余弗克遂前議而凡士夫之知公者謂其年齡未逮七十才德尙

楊文懿公集

卷三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足任重無不惜其致事之早然亦高其早致事而皆歎慕焉子因而思之任無崇卑惟進而樹勳烈退而全名節乃爲君子之所貴耳其位秩恆卑與凡勳烈素昧者固無暇議若夫位秩崇矣勳烈著矣而晚境末路不能知止戒得乃至喪節敗名甚或罹不測之禍爲世所嗤若是者古今至多矣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遂拜監察御史出按四川超陟福建按察副使繼進按察使於雲南江西所在皆剗宿弊祛大奸弭禍亂於將萌誅凶逆於方熾蜀閩之人至今猶稱道不已尋又進福建布政

使勞來撫柔民方欣慰驟遷今職甫數載而廢牧替息
邊兵用強其位秩之崇勳烈之著庸眾疇能逮之今年
未至而遽引疾請老何其銳於退哉使公千進務入必
躋臺省重位以滿人望以遂平生之志願譬之張帆度
海安能保無覆溺一或不幸取名罹禍悔其噬臍今乃
見幾於方豫勇退於急流鳳翔鴻飛超然於矰羅之外
節完而名全矣況其田足稼山足樵水足漁荷亭竹樹
日可燕嬉兄弟子姓姻戚故舊日聚處而談笑心怡神
愉必將享大耋期頤之壽是可賀也故余寄此文以賀
之余乃公之異姓弟也年僅少公三歲而尙縻於朝亦
嘗請老上懇留之故猶未能決去引領望公且慚且慨
何時竟與公徜徉於梅墟桃浦閒嚼楊梅烹石首鴈月
詠花以追逐公之樂而壽哉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